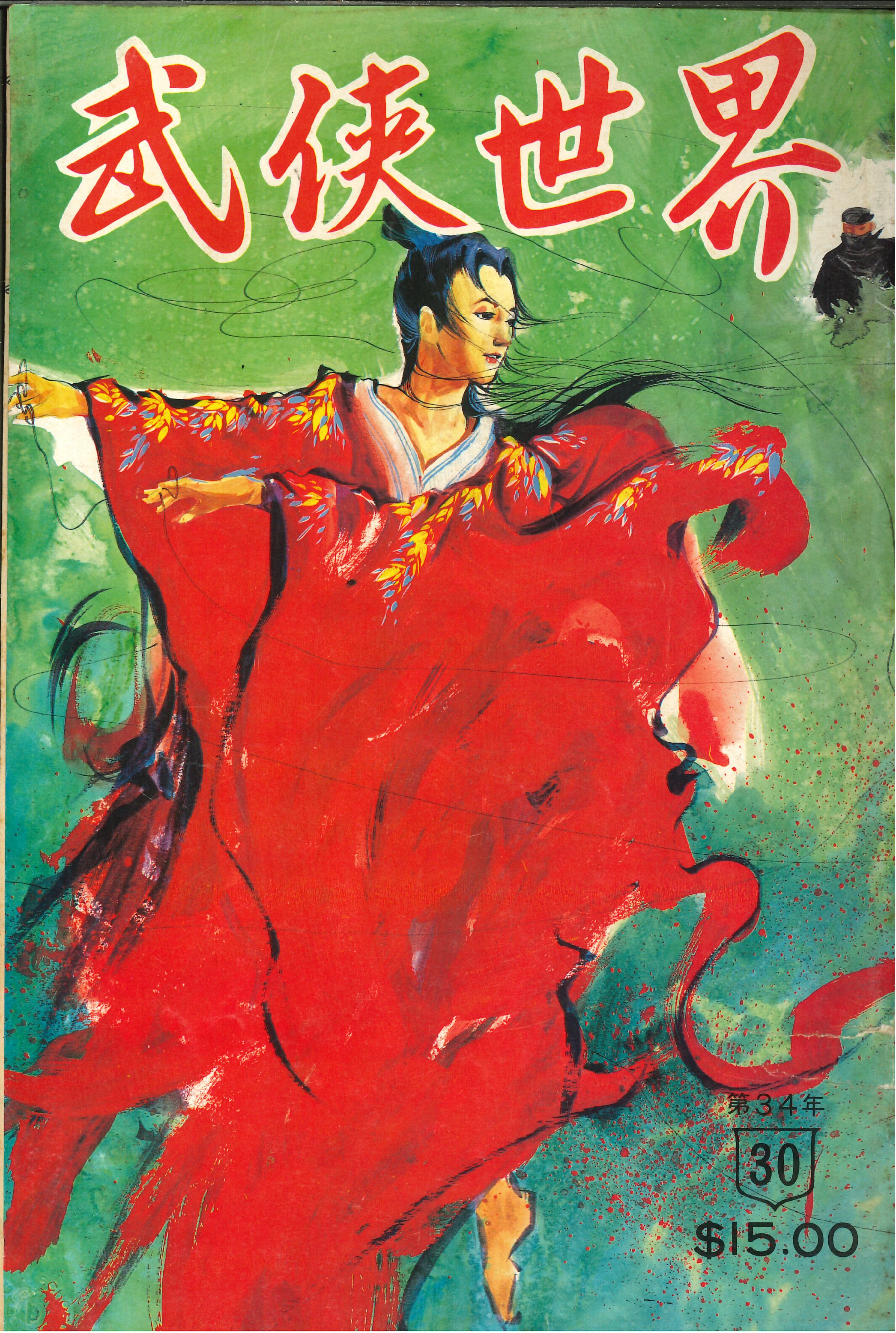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30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 九天玄女傳奇故事完結篇「遊戲人間」。九天玄女乃「九天秘笈」天使的化身，她週遊列國，堪點龍穴惠澤天下。在桂陵一役助其愛徒孫臏與龐涓鬥天機兵法，從此「圍魏救趙」成為千古佳話，孫臏亦成兵法名家……並順應天機成就了第三徒兒鍾離春的姻緣，使齊國成為人間樂土，保住了百年基業……使洛神宓妃脫胎換骨改變命運……使黃石公成為天機秘笈之繼承人……故事引人入勝，似幻還眞，確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值得欣賞。

*　　*　　*

本期刊登的短篇「鐵漢嬌娃」，分上下期刊出，內容新鮮，故事感人。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揚子江先生撰著的「劍在江湖」，乃揚子江先生續「金刀會」又一篇 新作，欲知主人翁華天虎如何保 護「珍珠劍」…… 屆時請留意。

尚有一期完短篇「忠烈英魂」刊出。

*　　*　　*

81.12.03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30期

（總號173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九天玄女傳奇故事／蕭　玉　寒・文　可　飛・圖

遊戲人間

桂陵一役　結下良緣

申牌時分，太陽已然偏西，漫天的雲彩，被霞光染得一片金紅橙黃，閃灼變幻的雲團，有如飛禽走獸，有如蓮花蒲團，在金紅的神秘光環中，猶如西方的佛祖世界。

此時，燕國的十萬大軍，已抵達魏國的邊鎮定陶城郊了，十萬大軍中，車馬過半，聲勢極為浩大，但一路曉宿夜行，行軍挺進迅速而又隱蔽，因此大軍直抵定陶郊外，魏國依然毫無所察。

定陶是魏國的邊地重鎮，東面是齊國，北面是趙國，地處魏、趙、齊三國的交滙點。

齊軍統軍大將軍田忌，眼見定陶方面毫無動靜，便不由拈鬚大笑道：「三國交滙重鎮，魏國竟不派重兵把守，當眞失策之極！」

齊國大參軍孫斌在「神車」上微一沉吟，便微微一笑道：「不然，田將軍，定陶雖乃三國交滙之處，但征戰之年，魏國圖霸中原，並不甘心僅以此為界，其北向欲取趙，東向欲取齊，定陶於此戰略格局中，僅乃緩沖暫時小鎮而已，魏國豈會駐守重兵？」

田忌想了想，便道：「既定陶無關痛癢，那便揮軍西下，直取魏國都大梁可也！大梁被攻，魏軍必從趙撤軍，返國救駕，然則趙國之圍即可解也！」

孫斌微一搖頭道：「不然，此時尚不宜攻魏都大梁也！」

田忌一怔道：「孫先生初時力主圍魏救趙，因此揮軍入魏，不取趙都邯鄲，為甚此時又主放開魏都不攻也……咦？聖姑師徒來了！」

田忌忽然一頓，原來此時九天玄女和鍾離春，已飄然而入營帳中。

孫斌一見，在車上忙向九天玄女道：「孫斌拜見師傅，請師傅指點行軍方略。」

九天玄女微笑道：「田將軍與斌兒答對，我已盡知矣，但斌兒既精於軍法之道，身任齊國大參軍之職，自應立威於此役，我亦不便置喙，一切由田將軍和斌兒裁處便是。」

孫斌點點頭，決然的道：「是！師傅。依孫斌之見，田將軍圍魏救趙，不可徑情直遂，宜先揮軍南下，佯攻魏國平陵，且在佯攻中佯敗，如此方可達救趙之目的也。」

田忌一聽，有點迷惑道：「為甚佯攻平陵？且又佯敗？如此豈非示魏以弱嗎？魏國不以為意，又豈會放棄攻趙回師救駕？」

孫斌微微一笑道：「不錯，田將軍，此舉正是欲向魏示之以弱，然後救趙目的可達。」

田忌不由連連嘆氣，似很為自己的方略不及孫斌的鬼神莫測而嘆息，鍾離春此時也忍不住了，她眨了眨眼，格格一笑道：「大師哥，你莫弄玄虛好嗎？為甚佯攻又佯敗？又要故意向魏國示之以弱？若打不中龐涓這鬼東西的痛處，他又豈會撤攻趙之軍哉？」

九天玄女此時却微微一笑，鼓勵似的向孫斌道：「斌兒，衹需胸有成竹，知己知彼，便可下決斷矣！」

孫斌一聽，更不猶豫，朗聲道：「是！師傅，孫斌以為，平陵乃魏國東部軍事重鎮，兵多糧足，地形險要，易守難攻，根本不宜硬攻，佯攻平陵，而又佯敗的目的，乃為迷惑、痲痺龐涓，令他以為我軍指揮無能的假像，他必然繼續放心圍攻趙國邯鄲，如此便可進一步消耗其實力，而不急於回師自救，同時我軍便有廻旋之力，尋機破魏矣！」

田忌一聽，驚喜參半道：「如此龐涓必全力攻趙，若趙都邯鄲一破，則趙國必亡，救趙的目的豈非難達？」

孫斌微笑道：「戰爭之道，切戒固執於一城一池之得失，而在於殲滅敵之軍力；若能殲敵之軍力，則城池可失而復得；若敵之軍力尚存，則城池得而復失，此乃用兵之要旨也。」

田忌想了想，便轉向九天玄女道：「請問聖姑，此行是吉是凶，望聖姑代為一卜。」

九天玄女聞言欣然道：「好吧，我便替齊軍此行入魏卜一卦便了。」

九天玄女說罷，即便袖占一課，却得「易經」之「復卦」，卦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田忌忙道：「是吉是凶？請聖姑指點。」

九天玄女微笑道：「復卦又分坤震二卦，坤乃順卦，代表十月，亦即此時之進軍也；震乃動卦，代表十一月也；十月進軍當可大順，然後待十一月即可大動，一舉而竟全功也！」

田忌一聽，登時疑慮盡消，決然道：「如此好極！傳令三軍，繞道定陶，直取平陵！」

於是，齊軍十萬兵馬乘夜挺進，第二天早上，便神不知鬼不覺地插到平陵郊外三十里的山背後，大軍駐紮下來，嚴密佈防。

此時已有密探偵悉齊軍已入魏，而且有直取平陵之勢。

探子火速呈報魏惠王嬰齊，魏惠王獲知訊息，吃了一驚，連忙派飛馬入趙，把齊兵入魏欲取平陵的軍情，向正圍困趙都邯鄲的龐涓傳報。

龐涓一聽，却遣派探子向魏惠王呈報道：「齊軍欲攻平陵，乃自取滅亡也，平陵已伏下重兵，且地形險要，易守難攻，齊軍攻平陵必敗，乃其指揮無能，狂妄自大之故也，魏王放心，龐涓集中全力，攻滅趙國，斷齊軍退路，一舉殲滅，當一戰以竟全功也。」

魏惠王接龐涓回話，心中驚疑參半，但素知龐涓善用兵，亦不便令他回師自救，祇好多派探子，密切留意平陵方面的軍情，以便萬一勢頭不對，便火速令龐涓退軍自救。

三日後，齊軍果然向平陵發起猛攻，但攻了一日一夜，依然沒把平陵攻下，據平陵方面的探子回報，齊軍久攻平陵不下，已死傷慘重了。又一日後，平陵方面的探子回報，說齊軍久攻平陵不下，死傷慘重，已乘夜敗退，向齊國方向狼狽逃跑！

魏惠王一聽，大喜道：「龐將軍果然料事如神，齊軍由此無能之輩指揮，豈是我魏兵對手，速入趙國報知龐將軍，不必猶豫，全力圍攻趙都可也！哼哼，寡人先滅趙國，再向你齊國報此一箭之仇！」

魏惠王自己也大爲放心了，根本對齊軍的攻魏不以爲意。

此時齊軍已退過魏、趙交界的地域，進入齊國的巨野，忽然不再向後退却，原地潛伏下來，却也沒再度攻魏的意圖。

於是，魏惠王及龐涓接報，更完全放心，入趙魏軍在龐涓指揮下繼續全力攻趙都邯鄲。魏惠王也疑慮全消，在魏都大梁不作任何必要的防禦準備。

齊軍潛伏於齊國巨野，領軍大將軍田忌有點心焦了，他問孫斌道：「我軍潛伏於巨野，不進不退，任由魏軍猛攻趙都，却有何意圖？」

孫斌微微一笑道：「虛則實，實則虛也，時機未至，且任由魏軍消耗軍力，我軍則在巨野休整，以逸待勞，此爲虛也；待時機成熟，再決然而出，彼爲實也！虛虛實實，迷惑於敵，彼必敗無疑！」

田忌將信將疑，但他既知孫斌乃九天玄女的首徒，盡得聖姑的天機兵法之道，用兵之鬼神莫測，決非自己所能比擬，因此也不便決然反對，祇好按捺焦燥，一切由孫斌安排處措用兵方略。

整整一個月後，入趙的魏軍，在龐涓的竭盡全力攻擊下，終於攻尅趙都邯鄲，趙肅侯祇好帶文武官員，逃入齊國避難去了。

就在此時，孫斌向田忌決然道：「轉兵西下，此其時矣！」

田忌道：「好極！十萬大軍直取魏都大梁嗎？」

孫斌微微一笑，隨即決然道：「不然，可派三萬輕車銳卒，直驅魏都大梁城郊，以突然猛烈的攻擊之勢，逼迫龐涓立刻回師自救，再以七萬齊軍之力，伏於龐涓救大梁必經之桂陵，準備痛擊！」

田忌正沉吟間，聞龐涓攻克趙都邯鄲訊息，走入營帳的九天玄女和鍾離春，九天玄女已含笑點頭道：「不錯，此乃順應天機兵法之行，田將軍不必猶豫。」

田忌一聽，大喜道：「既然聖姑亦如此斷定，則孫先生此計必勝無疑。」

當下田忌依孫斌之計，兵分兩路，一路輕車銳卒，由他自己統領，直取魏都大梁；另一路齊軍主力，則由孫斌統領，九天玄女和鍾離春居中協助，秘密直插桂陵，以逸待勞，準備向退軍返國的龐涓大軍作迎頭痛擊。

田忌率三萬大軍，以雷霆萬鈞之勢，直撲魏都大梁，沿途魏兵均是殘弱之旅，不堪一擊，因此不消一日一夜，田忌的精兵便已進抵魏都大梁城郊了。

魏都大梁，自魏惠王從安邑遷來定都後，已成魏國的命脈重鎮，得失關乎魏國的生死存亡；偏偏魏惠王又被前段齊軍佯攻平陵佯敗的迷惑，以爲齊軍不堪一擊，指揮無能，不以爲意，在大梁根本不作任何防禦準備。

此時眼見齊軍突然直插大梁，魏兵登時張惶失措，沿途不堪一擊，很快就被田忌的精兵逼近大梁城郊了。

魏惠王十分恐慌，一面下令大梁守軍奮力守城，同時急令龐涓，十萬火急率入趙魏軍主力回師救駕。

此時龐涓剛攻下趙都邯鄲，正得意之極，準備揮軍直取齊國之際，却忽接魏都大梁危急，被齊軍猛攻的訊息，登時又驚又怒又氣，但也無可奈何。

龐涓祇好留下一部份兵力駐守邯鄲，同時顧不得魏軍久戰疲勞和損傷，親自率魏軍主力，日夜兼程，回兵赴救大梁。

從趙都邯鄲撤軍返魏都大梁，行程達四百里路，中途尚要渡過黃河天險，方能返抵魏都大梁，戰國時大梁（即今河南開封市）尚在黃河北面，魏軍從趙國退軍，非要橫渡黃河不可，因此黃河北岸的桂陵渡口，是龐涓率魏軍退兵的必經之路。

龐涓亦已意識到退軍路上，可能遇伏，因此他從趙都邯鄲退出後，即繞了一個彎，先折向東面的魏縣，渡漳河直插濟寧，作出東擊齊國的姿態，以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逼田忌、孫斌的大軍退兵自救。

龐涓的魏軍直插濟寧的訊息，很快傳入齊國，齊威王接報亦嚇了一跳，忙火速派人向遠在魏境的田忌報訊。

田忌接報，亦驚疑不定，他一面攻打魏都大梁，一面却派人潛赴桂陵埋伏的孫斌，傳話說：「魏兵直插濟寧，有攻打齊國的意圖，齊王有着我等退軍自救之意了，請孫先生從速定奪！」

孫斌接報，向身邊的九天玄女沉吟道：「師傅以爲此事如何？」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龐涓此子急功近利，他爲求功名不擇手段，魏國是其唯一可以大加利用的土地，他豈敢置魏都大梁不顧？況且龐涓本命已屆轉捩點，他一度的旺運，祇怕即將隨天機大勢而衰退了……一切斌兒可據此作出判斷！」

孫斌略一沉吟，便即醒悟，向九天玄女含笑道：「莫非天機大勢已是不利於魏國之兆了嗎？」

九天玄女微笑道：「如何不利於魏國？斌兒且說說看。」

孫斌道：「魏國久霸中原，連年四出征戰，早已天怒人怨，自身國力亦大受損耗，目下雖已攻陷趙都邯鄲，其實已成强弩之末，行將衰落，龐涓之本命亦將隨此天機大勢而轉凶矣，未知是否如此？」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此消彼長，龐涓本命隨天機大勢衰落之時，便是斌兒你的本命，隨天機大勢暢旺之期，你還猶豫什麼？」

九天玄女一頓，見孫斌沉吟不語，似仍因自己已身殘而自傷，便微微一笑，續道：「斌兒目下雙足已殘，凶危本命之期已過，往後當可一往無前矣，爲應此本命劫數，你的名字亦須一改，不如便把『斌』改爲『臏』字吧！」

「斌」是文武集一身之意，而「臏」字則是雙足殘廢之義，九天玄女替孫斌如此一改，他的本命劫數便全數應驗，亦即如流水如斯逝去了。

孫斌一聽，沉吟半晌，忽然醒悟，欣然向九天玄女謝道：「是，師傅，人之本命，亦隨天機大勢而變，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之本命亦旺久必衰，衰久必旺；我既改『斌』爲『臏』，便即預兆凶危之運從此邁過了！」

於是，孫斌日後又改稱爲孫臏了，他自得名爲孫臏後，果然在戰國年代，屢建奇功，成爲歷史上不朽的一代名將，而「孫臏」這個名字，便一直留存於世上了。

當下孫臏更不猶豫，向田忌急派來的使者道：「請尊使回告田將軍，請田將軍回稟齊王，務請稍安毋躁，魏軍意在回師自救，之所以直插濟寧，擺出攻齊的姿態，欲迷惑齊軍，逼我退兵返齊，以便中途截擊我軍而已！祇要沉穩以待，不出半月，必有殲敵捷報傳送齊王！」

田忌派來的使者急急的拜辭走了，孫臏更無絲毫動搖，加緊佈置在桂陵的伏擊魏軍準備工夫。

＊　＊　＊

二天後的深夜，一隊爲數近萬的精兵，忽然風馳電掣的奔到桂陵，領兵的將領，竟是齊太子田辟疆。

孫臏接報，在中軍帳迎迓齊太子。田辟疆被領入中軍帳，孫臏一見，礙於他是齊太子的身份，正欲在神車上向他行禮，田辟疆却先行向孫臏俯身道：「末將田辟疆，參見孫大參軍！並代齊王向孫大參軍致意！」

孫臏忙道：「太子乃儲君身份，君臣之禮不可亂也，孫臏豈敢受太子參見之禮？」

田辟疆時值英年，但處事倒甚有分寸，他一聽便向孫臏肅然道：「孫大參軍乃齊國軍師，田辟疆奉齊王之命，率一萬精騎助戰，僅領兵先鋒將領而已，軍規豈可以身份定論？因此末將田辟疆參見孫大參軍，乃軍規之當然也。」

孫臏一聽，大喜道：「如此好極！齊王決斷英明，不受魏軍佯攻齊之迷惑，專心致志，靜待戰機，更得田太子一萬生力精兵，魏軍必敗無疑矣！」

田辟疆微微一笑道：「文王接孫先生密報破魏之策，登時豁然而悟，斷定龐涓必不敢於此危急之際冒險攻齊，便下決心反守爲攻，派末將率兵增援，務求一戰必勝！此外文王亦接田將軍密報，說聖姑九天玄女和鍾離春師徒，已駕臨孫先生軍中，大喜過望，破魏的信心因此更足矣，文王對末將說，有九天玄女聖姑師徒三人助戰齊國，乃齊國百姓臣民之萬幸也！」

田辟疆一頓，忽然又輕聲加了一句道：「文王之所以派末將前來助陣，用意有三，一是堅穩軍心；二是讓末將親歷戰陣；三是趁此良機多向孫大參軍求教天機兵法，以及……」田辟疆忽然又一頓，臉上也居然一陣漲紅。

孫臏已猜中田辟疆的心思了，却故意含笑道：「太子，未知以及什麼，但說無妨。」

田辟疆這才輕吐口氣，道：「辟疆年已十九，但一直不肯認立太子妃，文王臨行對我說，此行且趁機與鍾離春姑娘多接近，他說鍾姑娘甚有旺國旺夫之相，若能招納爲太子妃，則齊國便有福氣了……此事尚請孫先生居中成全！」

孫臏一聽，呵呵一笑道：「此

事不難，孫臏自有安排矣！」

兩人在中軍帳說話時，九天玄女、鍾離春師徒二人却忽然深夜到訪，田辟疆忙向九天玄女致候，又與鍾離春寒暄幾句。

鍾離春却格格一笑，對田辟疆道：「太子不必客氣，此非叙舊之時，師傅她深夜抵此，正有警兆向大師哥他通報呢！」

田辟疆一聽，深知九天玄女的警兆必然非同小可，便連忙按捺兒女私情，閉口不語。

孫臏亦不敢怠慢，忙向九天玄女道：「師傅，是甚警兆？尚請明示！」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警兆有二，一爲燕子雙飛，一爲惡狠入穴，臏兒仔細想想，憑你的悟性，當不難明白。」

孫臏一聽，暗道燕子雙飛，即燕子齊飛之像，這其中便隱示了一個「齊」字，又燕雙飛即鴛鴦伴侶之意，此時恰値太子田辟疆及鍾師妹巧相逢，此兆莫非隱示太子和鍾師妹，不日將雙飛入齊國嗎？若然如此，也便難怪師傅不肯明言，祇可意會了。

孫臏又暗道：惡狠入穴，意即惡狠將入陷阱之意，此兆必隱示魏軍行將掉入陷阱之事……孫臏這般判斷，便忽然向九天玄女含笑道：「多謝師傅提點，孫臏明白了！」

九天玄女聞言點點頭，也不問究竟便欣然道：「很好！臏兒既已領悟天機警兆，當可決斷行事矣……」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已有前方探子緊急闖入中軍帳，向孫臏稟報道：「孫大參軍，末將剛接前哨兵急報，報說龐涓的魏國回師大軍，已渡過黃河，向桂陵疾進，距此地已不足二十里矣！」

孫臏一聽，更不猶豫，當即決然下令道：「傳令三軍，立刻進入作戰戒備，三軍將領速入中軍帳聽令！」

傳令兵飛快出去傳令去了。

不一會，孫臏統率的七萬大軍，加上太子田辟疆馳援的一萬精兵，均已進入高度的作戰戒備狀態。

三軍將領亦迅速雲集到孫臏的中軍帳中來了，此時孫臏的八萬齊兵，分爲前鋒、左拱、右屛、中衞、後守五軍，太子田辟疆親率的一萬太子軍，則撥作最精銳的後備軍。

當下孫臏分別向前鋒將、左拱將、右屛將、中衞將、後守將下達作戰軍令。

首先是前鋒將上前聽令，神情興奮而肅穆，大有急不可待，躍躍欲戰的鬥志。

孫臏讚許的微一點頭，却隨即肅然道：「前鋒將接令，令你前鋒一萬兵力，先行潛伏桂陵前鋒四周險要，魏兵抵達時，祇管放其長驅直進，待其中大軍進入桂陵中路，即勇猛出擊，把魏軍攔腰斬成兩截，再集中全力，殲滅被斬斷之魏軍尾部。」

前鋒將立刻肅然道：「末將領令！」又立刻疾步而出，先行佈置準備去了。

孫臏又道：「後守將聽令！」

後守將不料孫臏先行委以重任，當下大喜而出道：「末將聽令！」

孫臏道：「魏軍前、中大軍進入桂陵中段，即任其前鋒向西南大梁方向進行，當其前鋒抵桂陵尾段，後守一萬兵力，即全力堵截，不許其一兵一卒漏網而入大梁！」

後守將接令，亦急步跑出去了。

孫臏又決然道：「左拱、右屛、中衞三將聽令！」

左拱、右屛、中衞三將軍，立刻上前聽候令旨。

孫臏道：「左拱、右屛兩將軍，待魏軍中軍在桂陵中段出現，即左右合擊，分割包圍，力求打亂魏軍的指揮中樞！」

左拱、右屛兩將領令而出。

此時中軍帳中，便祇剩下中衞將軍及太子田辟疆兩將了。

中衞將軍眼見各將均已有重任，獨剩他未出，不由按捺不住了，大聲道：「孫大參軍！末將請命，誓與魏軍決一死戰！」

孫臏注目中衞將軍，微微一笑道：「中衞將，本參軍平日教授之八門陣法，未知已演練純熟否？」

中衞將軍挺胸大聲道：「動如脫兔，靜如磐石！早已精練純熟矣，就等孫大參軍下令出戰罷了！」

孫臏欣然一笑道：「很好！本參軍今日便先以此八門陣法，一挫魏國中原霸王的銳氣！中衞將軍速速去調集兵力，集中中軍候令！」

中衞將軍一聽，大喜道：「原來孫先生尚有如此厲害絕招！末將這便立刻前去調集兵力，佈成八門大陣，祇待魏兵中軍受死！」

中衞將軍再無半點抱怨，迅即疾奔而出，調集軍力去了。

此時中軍帳內，便祇剩下太子田辟疆一位戰將了，他正當英年，急欲在戰場一顯身手，因此心中大感焦躁，但他又奉父王之命，一切聽從孫大參軍的調度，因此又不敢出言抗命，左右爲難，神色難捺之極。

孫臏目注太子田辟疆一眼，忽然轉向九天玄女，道：「師傅，弟子之佈置如何？」

九天玄女微笑道：「你已盡得九天秘笈中天機兵法之學，本命又已與天機大勢滙合，大勢動則本命亦可一往無前，尚猶豫什麼？」

孫臏一聽，亦微笑道：「是，師傅，但尚有一事未明究竟，請師傅指點。」

九天玄女欣然道：「你但說無妨。」

孫臏道：「孫臏雖已推斷，此後必挫魏軍銳氣，但其中的關鍵，却是如何方可把龐涓的中軍引入八門陣中？又龐涓是否會墮入陷阱？若其警覺，避開桂陵，繞道而行，則破敵之計便全盤落空矣……因此孫臏正爲此爲難也！」

九天玄女聞言微微一笑道：「天機大勢雖呈一國一軍一將運命，但亦須靠決策之人善於把握戰機，更須善於製造戰機，方能百戰百勝，一舉克敵。」

孫臏一聽，點點頭道：「師傅之言甚是，孫臏亦早有製造戰機的打算，祇是製造戰機的人選，一時難以決斷。」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目注太子田辟疆和鍾離春一眼，忽地微笑道：「臏兒放心，本命已與天機大勢順應而動，又豈止你一人哉，本命之萌動，決非外力所可以阻擋也……」

孫臏正沉吟之際，太子田辟疆忽然朗聲道：「請教孫大參軍，此役是否關乎齊國之安危也？」

孫臏微一點頭道：「不錯！此役雖形爲救趙，但實則救齊，唇亡齒寒，便是此理也。」

田辟疆一聽，隨即慨然道：「既然此役關乎齊國國運之安危，田辟疆身爲齊國太子，在緊急關頭，豈能退縮將士之後？田辟疆大膽請求孫大參軍，允辟疆作這製造必勝戰機之人！」

九天玄女向孫臏微微一笑，孫臏會意，暗道師傅的天機神算，簡直已達出神入化的地步了！太子田辟疆果然是製造戰機的最合適人選，也祇有他才有此份量！但師傅剛才意中所指，似亦包含鍾師妹的本命於其中，未知這又是否應驗迅速？

孫臏這般轉念，便忽然道：「太子自告奮勇，令人敬佩，但太子乃一國儲君，不宜輕涉其險，萬一有甚差池也，教孫臏如何向齊王交代？因此委決難定也！」

田辟疆慨然道：「孫大參軍放心，末將可立下軍令狀，生死自負，父王決不會怪責到孫大參軍身上！」

孫臏依然搖頭道：「雖然有軍令狀，齊王或許原有，但一國儲君，用作誘敵之餌，成則名垂千古，但戰場凶險，萬一有甚損傷，便教天下人笑我大齊無將可用矣！」

田辟疆不由焦躁道：「這又不成，那又不可，辟疆身爲齊國太子，難道便須坐視惡鬥，一事無成嗎？」

孫臏沉吟道：「除非有身手高强之士，甘作太子誘敵副手，貼身保護，以策萬全，此事孫臏方可作決斷。」

孫臏說罷，瞥一眼鍾離春，但見她臉兒忽然漲紅，似躍躍欲有所爲，心中不由暗道：鍾師妹的本命果然萌動了，師傅的判斷靈驗非常！

孫臏正忖念間，果然鍾離春已臉色紅紅的躍躍欲試道：「大師哥……既然田太子如此有勇氣，倒令人敬佩，怎可潑其冷水？至於他的安全，鍾離春忍不住欲挺身而出，護其左右便了！」

孫臏一聽，忙向九天玄女詢示一眼。

九天玄女含笑點頭道：「陰陽本命，皆逢犬旺之期，水火互濟，何愁大事不成？」

孫臏一聽，登時疑慮盡消，決然的下令道：「如此甚好！太子軍領兵將田辟疆聽令！」

太子田辟疆一聽，大喜上前，躬身道：「末將田辟疆恭候孫大參軍令旨！」

孫臏即肅然道：「令你相機誘使退軍魏師中軍，進入我八門太陣，以達擒賊擒王，槍挑蛇七寸，一舉破其指揮中樞，令魏軍分崩離析，以一舉殲滅之重任！」

太子田辟疆一聽，這才知道製造戰機，原來是單人匹馬，誘敵進入陷阱之生死重任！而此舉不但關乎他個人的生死榮辱，更關乎此役的成敗，進而直接牽連齊國國運的安危！田辟疆年方二十，雖已有出戰經驗，但身負如此重任，還是平生第一次，因此他不由微感突然，稍爲一怔，但隨即凜然受命道：「末將田辟疆遵令！」

孫臏目詢九天玄女一眼，見她臉色欣然，便不再猶豫，當即又下令道：「鍾離春聽令！」

鍾離春見大師哥孫臏臉色肅然一派大參軍的威嚴，便不敢頑皮，學着軍規，上前一步，肅然道：「鍾離春聽令！」

孫臏微一點頭，道：「鍾離春雖爲客座之身份，但既甘願接軍令，便是齊軍中人，須受軍規所約制，妳明白嗎？」

鍾離春第一次目睹孫臏治軍點將，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但見他一派神色肅穆，知不可胡鬧，便亦肅然點頭道：「鍾離春明白。」

孫臏這才道：「今令妳緊隨太子田辟疆左右，負責誘敵深入，並保護太子安全，不得有誤！」孫臏一頓，但見鍾離春神色欣然，似渾不知此行的凶險，忍不住又道：「鍾師妹！此行或須獨自面對龐涓的千軍萬馬，切勿輕率大意，絕不

可與敵硬碰，祇須把其引入吾之八門陣中，並保護太子周全，便大功告成矣，餘則切勿插手，以免有所損傷！知道嗎？」

孫臏末了的一句，並非以大參軍的身份發話，而是以同門師兄妹關切的口氣了。

九天玄女不由微微一笑，心道孫臏此子宅心仁厚，甚重情義，因此他雖乃一代軍帥之材，畢竟並非相侯富貴之身，本命如此，決難相違。

鍾離春聞言却格格一笑道：「放心吧，大師哥，鍾師妹我自有辦法保護太子周全，並保證把龐涓誘入你的八門陣中便是啦！」

孫臏一聽，這才暗鬆口氣，因爲誘敵之人，一位是當今齊國太子，一位是他的同門師妹，任何一人有所損傷，均決非他所願，但要誘龐涓入巷，却非太子田辟疆親自出馬不可，否則佈下的一切便會落空，如今眼見鍾離春胸有成竹，又深知她已盡得師傅九天玄女的眞傳，單武功一項，便決不在龐涓之下，這才稍稍放下心來。

潛伏在桂陵的齊軍，在孫臏的精心佈置下，已萬事俱備，祇待即將到來的龐涓大軍掉入天羅地網了。

* * *

魏國桂陵的春夜，一片寂然，祇有山野中的瑟瑟風聲，草木間的唧唧蟲鳴。

一彎下弦月，間或鑽出雲層，山川林茂，因而被抹上一層灰白幽暗的冷光。

集結了八萬齊軍的桂陵，此時沒有人聲，也沒有馬嘯，誰又料到，在這淒清的月夜中，正醞釀着一場驚天動地的戰役！

第二天清晨，薄霧如紗，混濁的黃河水上飄盪着團團霧氣。

此時，趁着夜色，已安然渡過黃河的魏國侵趙大軍，近二十萬兵力，雖然疲憊不堪，但却已安全回抵魏國的腹地了。

從黃河的北岸，祇須再走一日一夜的路程，便可直達魏都大梁城郊，然後與守衛大梁的魏軍兩面夾擊，孤軍深入魏境的齊軍必被全殲！這似乎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了！

退師的魏軍主帥龐涓，指揮軍馬安然渡過黃河，抵達黃河北岸魏國腹地後，不禁長長的鬆了口氣，他在中軍帳中呵呵大笑道：「齊軍由田忌率領，有勇無謀，孤軍深入我魏國腹地，不過是自尋死路而矣！假若是我龐涓，必趁敵渡河之際，突出截擊，則或可一擊成功，不料田忌竟無謀若此，任由我二十萬大軍安然返抵腹地，田忌必敗無疑矣！」

中軍帳中，魏軍隨行的參軍恭維道：「龐將軍用兵勇猛，料事如神，先前擺出欲攻齊的陣勢，早已把齊威王嚇破膽了，他必已急令田忌退兵，豈有餘力截擊我退師大軍嗎？」

龐涓傲然的大笑道：「當今世上，誰敢與我龐涓較量！」

那參軍倒還有點自知之明，他小心翼翼的進言道：「聽說龐將軍尚有一位大師哥，同師於九天玄女門下，若此人投入齊軍效力，龐將軍倒不能不有所提防呵！」

龐涓一聽，神色先是一凜，但隨即又自負的大笑道：「不錯龐某曾有一位姓孫的大師哥，但此人已被龐某用計廢去武功，一個失去武功的殘廢囚徒，還能成得了什麼氣候！九天玄女就算有通天的本領，亦難令他重振聲威，此人既除，龐涓何足懼哉？！」

參軍忙陪笑道：「龐將軍着着搶佔先機，當眞鬼神莫測！」

龐涓斷然的下令道：「傳令前鋒，立刻開拔，日夜兼程，直插城都大梁！違令者殺無赦！速速傳令下去！」

龐涓軍令一出，剛渡過黃河，尚未及休整的魏軍前鋒三萬兵馬，祇好立刻動身，先行向桂陵方向疾進。

魏軍三萬前鋒兵馬，向桂陵方向開進後，沿路竟平靜非常，到第二天清晨時分，已行進到桂陵的尾段去了。

龐涓接報，傲然的大笑道：「田忌果然有勇無謀，桂陵渡口如此險惡之地，却不設伏兵，任我回師大軍長驅直返大梁，裏外夾擊，齊國必敗無疑矣！」

參軍一聽，連忙賀道：「龐將軍英明神武，天下莫之能敵！但未知我中軍開進與否？」

龐涓得意的大笑道：「本帥先行派出前鋒，用意乃試探齊軍的虛實，若前鋒遇伏，本帥便來個將計就計，中軍掩殺過去，前後夾擊，全殲埋伏的齊軍，若前鋒進行順利，則顯見齊軍並無埋伏，指揮無能，我中軍亦就長驅直進，再無所畏懼矣……」

龐涓正欲傳令中軍向桂陵中段長驅直進，他尚未及下令，前鋒已有探子神色驚惶的闖進中軍帳，向龐涓報道：「龐將軍，大事不好，前鋒三萬部衆，剛開進桂陵尾段，便被無數齊軍包圍合擊，並截斷其向中軍靠攏的退路，處境危險，望龐將軍定奪！」

龐涓一聽，不由怔了怔，隨即向前鋒探子厲聲喝道：「齊軍大部份正攻我都城大梁，桂陵何來大量齊軍？汝所探若有差遲，知否所犯何罪？」

前鋒探子滿額冷汗，却堅決的

回道：「小的所探，千眞萬確！齊軍無數兵馬，的確猶如天降神兵，行動迅猛，眨眼便殺傷我魏軍前鋒近萬兵衆了……但望龐將軍速速救援！」

龐涓不能不信了，但却不以爲然的傲笑道：「就算齊軍設伏，亦無濟於事，待我中軍殺到，齊軍伏兵必將全數覆沒……」

龐涓正欲傳令中軍開進桂陵，以便前後夾擊齊軍伏兵，但就在此時，魏軍兵營外面，却傳來一陣廝殺聲，不一會，又有魏兵闖進，向龐涓報道：「龐將軍，齊軍突出，把我軍攔腰斬斷，後衞部衆五萬兵馬，被齊軍四面圍困，也不知齊軍有多少兵力。」

龐涓一聽，神色亦不由一凜了，因爲他畢竟久歷戰陣，深知前中後三軍被分割包圍的凶險，此時首尾已被分割，若中軍再被合圍，則三軍首尾不能照應，中軍又陷險境，軍心必定大亂，屆時作戰能力必喪失殆盡，以至潰不成軍！這眞是軍中的大忌！

龐涓權衡利害，心念電轉，終決定中軍依然長驅直進，繞過桂陵，直逼大梁攻城齊軍，以解都城之危，至於首尾十萬齊軍，祇好暫時棄之不顧了。

龐涓有所決定之際，中軍帳外，突有一陣衝殺聲傳了進來，立刻有偏將奔進，向龐涓報道：「龐將軍！營外有自稱齊太子的少年將軍，僅帶一名侍從，英勇無比，直向中軍殺來，擋者披靡！並大喝欲與龐將軍你單獨決一死戰……龐將軍之意如何？是否下令弓箭手把其人射殺？」

龐涓一聽，不由勃然大怒，厲嘯一聲便疾步而出，執槍跨馬，衝出中軍營帳，他放眼一望，但見在朝陽下，一位戰袍閃亮的少年將軍，手執銀槍，正在營外左衝右突，他的身後果然僅有一名侍從相隨，而且手中並無武器，那少年將軍所到之處，魏兵、魏將必有死傷。

龐涓不由怒火中燒，拍馬上前，厲聲大叫道：「狂妄小子！敢自稱齊國太子！更膽敢視我十萬魏軍如無人嗎？龐涓今日單槍匹馬，先取你頸上人頭！」

魏營中龐涓的參軍眼見主帥冒險獨出，嚇了一跳，連忙指揮中軍衞隊馳出護駕，近千中軍衞隊躍馬挺槍，風馳電掣般驟奔而來。

那少年將軍一見，却毫不畏懼，不但不退，反而挺身馬上，頭一昂，正面迎向龐涓，傲然道：「龐涓！本將便是齊太子田辟疆！有甚冒充之說！你敢與本太子單打獨鬥，先決一雌雄嗎？」

龐涓仔細一瞧，但見少年將軍英武不凡，銀袍銀槍，果然是齊太子田辟疆！他不由微吃一驚，暗道：怎地連齊太子也在桂陵出現了？莫非齊軍有詐，明攻大梁，暗地却衝我龐涓的回師大軍而來？

龐涓雖然有所警覺，但他本性驕傲，出戰以來，所向無敵，未嘗敗仗，因此並未把桂陵齊軍放在眼內，反而暗喜道：「果然是齊太子田辟疆！這當眞天助我也，擒賊先擒王，祇須把齊太子擒獲，還怕田忌不乖乖就範嗎！」

龐涓打定主意，便勒住戰馬，待參軍率一衆衞隊來到近前，才悄聲向參軍吩咐了幾句什麼。

龐涓言畢，那追上來的近千衞隊，竟又呼地向四下退開了。

龐涓拍馬上前，傲然大笑道：「你果然是田辟疆！龐涓今日就如你所願，單槍匹馬，與你一決雌雄！」

龐涓說罷，向田辟疆後面的侍從掃了一眼，但見此人身披便服，頭戴軟帽，遮住了臉面，根本瞧不清此人是誰，心中不由又一陣狐疑，暗道：田辟疆竟孤身犯險，莫非他所帶的侍從有甚驚人殺着嗎？

田辟疆見龐涓目視後面的侍從，勒馬不前，似有猶豫，便哈哈大笑道：「龐涓！枉你統率千軍萬馬，竟怕了本太子小小一名侍從！既然如此，本太子索性釋你之疑，讓侍從退後，再與你獨鬥三百回合！」

田辟疆說着把手一擺，那侍從果然乖乖聽令，把馬頭一撥，退後半里之遙，在這距離內，侍從就算有通天本領，亦決難向對手施展了，而且這名侍從又手無寸鐵。

龐涓一見，大爲放心，他哈哈狂笑，驟然拍馬，便向田辟疆衝殺過去。

龐涓的武藝得自九天玄女的親傳，果然不同凡響，一桿鐵槍，疾如靈蛇，直向田辟疆身上要害狠噬。

田辟疆的武功源自田氏世家，與田忌將軍同出一脈，本也非常厲害，征戰以來，罕逢敵手，如今却是第一次與九天玄女的「玄機武學」較量。

田辟疆但感甫一接戰，他的全身要害，便被對方的鐵槍罩住了，騰挪閃避竟艱難之極，心中不禁駭然，暗道：龐涓不愧源出九天玄女聖姑門下，單憑他這一身武藝，齊軍便無人可制矣……若非天緣巧合，得聖姑師徒援手，偖大中原，以至天下，非魏國莫屬也……

田辟疆心念電轉間，那敢絲毫大意？無奈祇好施展家傳的田氏槍法，護住全身要害，不被龐涓得手，但依然左支右絀，那還有半點還擊之力？

兩人僅鬥了二三十回合，田辟

疆的右腿便被龐涓一槍劃過，雖未刺透，但已痛徹入骨，田辟疆愈打愈氣，他年少氣盛，竟連孫臏切勿與龐涓硬拚的告誡也拋到腦後。

祇聽田辟疆怒吼一聲，不顧自身空門大露，手中銀槍反手回挑，直刺龐涓的咽喉！這一招乃田氏槍法的絕招，名爲「閃電銀槍」，出勢果然狠辣之極。

可惜田辟疆碰上的却是龐涓的「玄機槍法」，此等槍法乃九天玄女悟自九天秘笈而創，極善於以强制强，亦即對手愈强，玄機槍法便愈發厲害，以至稍微露出一點破綻，也立刻被玄機槍法挑破。

祇見龐涓手中鐵槍猶如閃電，從根本不可能的角度，向田辟疆的銀槍一點，田辟疆但感銀槍柄劇顫，手腕一麻，銀槍竟失手脫落，他那招疾如電奔的「閃電銀槍」，也便被立刻化解。

不但被化解，而且因銀槍脫手而飛，他已失去武器，赤手空拳，生死便全在龐涓一手掌握了！

果然龐涓嘿的一聲，鐵槍一沉，却沒刺向田辟疆的胸前要害，祇把他的退路封住，厲聲道：「田辟疆！快下馬投降受縛，本帥免你橫死戰場！」

田辟疆手無寸鐵，知再難硬抗，祇好尋機脫身，他向四面一望，不由心中一凜，祇見四面八方，均已有龐涓的衛隊圍困，他已萬難脫身了。

田辟疆這才憶起孫臏的告誡，心道：自己一時好勝，到底誤了大事了，他仰天長嘆一聲，雙目一閉，道：「田辟疆決計不降！你乾脆把我一槍了結了吧！」田辟疆打算豁出自己，免因爲自己誤了國家大事。

龐涓却似乎窺透田辟疆的用意，他嘿嘿冷笑道：「田太子不必驚慌，本帥決不殺你，太子一身抵萬軍也，有你在本帥手上，還怕你侵魏齊軍不乖乖棄械而降嗎？嘿嘿！」

田辟疆一聽，心中如遭電殛，暗道：自己一念之差，竟墮入龐涓的算計，壞了孫臏一役以穩齊國運的大計，他愈想愈恨自己魯莽誤事，不由仰天長嘆道：「田辟疆一念之差，誤國誤民，不死亦不足以謝天下矣……」田辟疆此時已萌自盡以補錯失的念頭。

就在此時，祇見遠在半里外的那名侍從，突然風馳電掣地急馳而至，在田辟疆欲擧掌自拍天靈蓋之際，出手如電，已連點他身上麻啞二穴，然後又伸手一挾，把田辟疆從馬上橫移到自己的馬背前面，策馬便欲回奔。

龐涓一見，立刻厲聲大喝道：「來人！把兩人死活留下！違令者殺無赦！」

龐涓自己亦策馬上前，搶先攔截，此時那馬上的侍從，忽地一聲嘿嘿道：「龐涓！你敢損田太子一根毫毛，鍾離春教你腦袋難保！」

龐涓一聽「鍾離春」三字，不由猛吃一驚，他深知鍾離春的厲害，單憑她那一手仙琴魔笛的神技，便可殺千軍於無形了！

就在龐涓略一猶豫間，鍾離春已抱扶太子田辟疆，向後面疾馳，在千鈞一髮之際，恰好突破了龐涓近千衛隊的合圍！

龐涓在自己的眼底下，白白被鍾離春救走田辟疆，失去一次不戰而勝齊軍的良機，他豈甘罷休？而且在自己的部屬面前也放不下顏面，他盛怒之下，把什麼也忘記了，竟厲聲大叫，下令道：「傳令下去，中軍立刻向桂陵隨後推進，本帥先把齊國太子擒拿！……」

龐涓軍令未落，已策馬向鍾離春狂追而去，他的近千衛隊亦連忙衝了上去。

一時間，在通向桂陵的大道上，近千鐵騎，風馳電掣般追擊前面一騎兩人，在偌大的原野瘋狂追逐，其狀蔚爲壯觀。

龐涓一馬當先，衝在前面，眼看前面一騎兩人，已愈跑愈慢，彼此相距已不足半里路，龐涓厲聲大叫道：「田辟疆！你今番插翅難飛矣！乖乖下馬就縛……」

龐涓喝聲未了，就在此時，祇聽一聲炮響，四野突然冒出無數齊軍，迅速向中央靠攏，佈成了一個四方陣，數萬齊軍身穿八色戰衣，按着青、綠、紫、白、橙、赤、藍、黃八色順序排列，五彩繽紛，蔚爲大觀。

鍾離春抱扶太子田辟疆，早已一閃而進陣中走了。

* * *

龐涓一見，猛吃一驚，立刻勒住馬頭，不再貿然衝前。

此時陣正中門忽地一開，一輛鐵車徐徐駛出，車上端坐一位身披黑戰衣的將領，手執杏黃旗，向龐涓遙遙一指，微笑道：「龐將軍別來無恙乎？」

龐涓一見鐵車上黑衣將，不由心膽一寒，但他天生傲氣，立刻又不屑的冷笑道：「原來是逃奔齊國的魏囚徒！大師哥別來得意嗎？」

黑衣將正是孫臏，祇見他微微一笑道：「還死不去，蒙龐將軍所賜，囚徒之身，成了齊國的大參軍！」

龐涓一聽，便知自己用計坑害孫臏的毒招已敗露了，孫臏必然恨他入骨，此時相逢，除了一決雌雄，已再無其他閒話可說！

龐涓居然一笑，不加否認的厲聲道：「你乃齊國人，果然對魏國

有害無益，龐涓先把你除去，正是搶佔先機的妙着也！如今你已成廢人，施此奸計，區區陣法，便能圍住我十萬雄兵嗎？」

孫臏一聽，却也不怒，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區區玄機八門陣，果然難圍二十萬魏兵，因此孫某人已先把你的首尾斬掉，剩下這光禿中樞，吃起來便輕鬆多了！」

龐涓一聽，怒火中燒，心道：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孫臏或殺或捉，則魏軍的士氣便立可重振聲威矣！

龐涓心念電轉，座下戰馬突然疾射而出，挺槍直向十丈的孫臏衝去，他身後的近千魏軍衛隊，亦發一聲啊，勇猛的掩殺過來。

孫臏見龐涓挺槍直射而來，微微一笑，座下鐵車早閃進旗門之內。

龐涓怒火中燒，殺得性起，當下毫不遲疑，戰馬四蹄騰空，又向旗門內殺去。

祇聽噹噹數下鳴金之聲，四員齊將四般兵器直向龐涓的鐵槍擊來，龐涓奮力一挑，四般兵器招架不住，連人帶馬退了一丈，但立刻又再度衝了上來。

龐涓怒火中燒，也不答話，奮力一槍，把一員齊將刺翻倒地，其餘三員齊將連忙向後退避。

此時龐涓的中軍數萬精銳也趕到增援了，龐涓此時已被氣得兩眼生煙，而且其勢也不容他再猶豫，祇好下令，數萬魏軍中軍精銳，悉數衝陣撕殺，力圖把孫臏的八門陣破了，趁勢再殺向都城大梁。

龐涓帶領衆魏將竟向八門陣猛衝，突然陣中又殺出五員齊將，半圓形地把龐涓及數名魏將圍在中央，雙方的兵卒也糾纏厮殺起來。

龐涓自恃武藝精湛，神力驚人，毫不畏懼，數個回合，又把五員齊將殺退，對方也似乎不敢與龐涓硬碰，祇好採車輛戰法。

龐涓殺得性起，厲聲大笑道：「孫臏，區區八門陣，豈能困住本帥的十萬大軍，看本帥今日就把你此陣破了，好教天下人見笑，堂堂九天玄女的玄機八門陣不外如是也！」

龐涓一馬當先，率魏軍直向陣深處衝去，所到之處，如入無人之境，龐涓的傲氣更盛，已不把孫臏佈下的玄機八陣放在眼內了。

正當龐涓在陣中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且傲氣十足時，八門陣中突然三通炮響，霎時煙霧瀰漫，晨初的太陽也失去光輝，抬頭望去，就如烏雲重罩的昏月似的；陣中也變得陰沉灰暗，不辨東西。

龐涓不由猛吃一驚，心頭一凜，原來當龐涓的數萬中軍精銳進入陣中後，八門陣的威力才突然發揮。

此時但見齊軍八門陣兵，旗分八色，兵分八方，人隨旗轉，猶如漫天戰雲，睹之令人眼花撩亂，心神俱震。

未等龐涓及衆魏軍將士回神，一隊黑衣黑甲的齊軍殺到，殲滅近千魏軍後又迅速退走，緊接又有一隊綠衣綠甲的齊軍殺到，殺得魏軍一批後又倏忽不見。

如此無窮幻變，紫、白、橙、藍、赤、黃各隊走馬燈般輪着向魏軍衝殺，每變化一個回合，魏軍必有死傷，而齊軍却似潮水般源源不絕，無窮無盡，單是這等詭異的陣式變化，便令魏兵驚惶不已，鬥志渙散了。

魏軍入陣後短短時分，被殺被傷者幾達一、二萬人，其餘的也將無戰意，士無鬥氣，眼看再拖一段時間，魏軍非全軍覆沒不可了。

龐涓心頭劇顫，他連忙令全軍從陣中綠衣綠甲的「生門」拚死殺入，再從黃衣黃甲的「開門」處拚命殺出。

魏軍數萬兵衆，慌忙向黃衣黃甲的「開門」殺出，但就在此時，陣中的黃色却忽然變成一片赤紅，赤紅亦即死門，乃齊軍精銳集結之處，龐涓見將士死傷無數，不禁驚惶不已。

原來孫臏在陣中見龐涓似乎略識破陣之法，立刻把杏黃旗一搖，正玄機八門陣法，登時一變而成顚倒乾坤八門陣，因此「開門」登時顚倒爲「死門」，龐涓的數萬大軍，恰恰掉進齊軍精銳的重圍合擊之中，被分割成無數小塊。齊軍神出鬼沒，合則八陣，分則六十四中陣，再分爲五百一十二小陣，每三小陣成鐵三角把一小隊魏兵罩住，片刻便被吃掉了。

龐涓拚死衝殺，此時他身邊的衛隊亦僅剩百餘人了，他的隨行參軍亦已血染戰袍，他拉住龐涓的戰馬，哀告道：「龐將軍，再戀戰下去，全軍勢將覆沒矣！」

龐涓咬牙切齒道：「龐涓誤墮齊軍的奸計，數萬中軍，死傷殆盡，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去？誓要擒殺孫臏奸賊，以洩此恨！」

參軍嘆了口氣道：「留得青山在，哪怕無柴燒？龐將軍若因此捐軀，祇怕再無人替你復仇了。」

龐涓一聽，長嘆一聲道：「當日不殺孫臏，竟有今日之敗！一念之差，終成大錯！」說罷，他厲聲大叫道：「衆將聽令！拚死突圍殺出，殺出一個便算一個！」

龐涓拚死殺出玄機八門陣，他回身一望，玄機八門陣中的火炮煙霧已然散開，陣中魏軍屍骸遍地，未死的屆已大半向齊軍投降了，再

回顧左右，身邊隨他殺出的衛隊，僅剩三數十人，他不禁仰天長嘆道：「枉我龐涓久歷戰陣，竟敗在初涉戰場的孫臏手下，九天玄女的天機兵法，莫非天下無人能敵？」

龐涓憤恨交集，但也無可奈何，祇好帶着三數十人，潛行返都城大梁，再作打算。

桂陵一役，齊軍在孫臏的精心指揮佈置下，憑九天玄女親授的「天機兵法」中「玄機八門陣」，以八萬齊軍，吃掉了十幾萬魏軍，僅龐涓及數十衛隊得以倖免，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圍魏救趙」桂陵大戰。

經此一役，魏惠王被迫與齊趙求和，把邯鄲歸返趙國，趙國亡而復存，這是魏國久霸中原的第一次遭受如此慘敗，其獨霸天下的野心遭受一次沉重的打擊。

桂陵一役，孫臏的大名也傳遍天下，列強皆暗地告誡：齊國有孫臏一日在，皆不可向其妄動干戈也！因此齊國便保住了近百年的和平歲月，成了戰國年代唯一的「偏安樂土」。

戰後，齊威王欲拜孫臏爲右大將軍，與田忌的左大將軍併列，但孫臏婉拒說：「一國無二主，一軍又豈能有二將？令出於二，則必亂也，軍令既亂，則軍心必散，豈是國家之福？孫臏但求齊國安穩昌盛，百姓亂中稍安，則心願足矣，餘則何求哉？」

孫臏有功不居，仍然尊田忌爲帥，令田忌感慨不已，他向人感歎道：「田忌有幸，得遇如此知己，夫復何求？」自此田忌對孫臏亦言聽計從，視如手足兄弟。

田忌與孫臏聯手保國，無人敢萌異志，威懾天下，不敢輕攖其鋒，就連西北方的霸王秦國，當時的國君秦孝公渠梁亦向羣臣警誡道：「孫臏乃孫武一脈，兵法奇才也，天下列國皆不在寡人眼內，但齊之孫臏除外也！」因此秦國雖然四出征伐，但近百年間，居然不敢向秦國動兵，孫臏之威，由此可見一斑。

而鍾離春這位「絕世龍狐」之女，桂陵一役，勇救齊太子田辟疆，於危急關頭，不但救了田辟疆，而且救了齊國，因爲假若太子落在龐涓手上，那孫臏必然不敢放膽施爲，那桂陵一役，誰勝誰負亦未可知矣。

鍾離春立此奇功，齊威王爲取得九天玄女門下的相助，便封鍾離春爲太子妃，而田辟疆與鍾離春的一段奇緣，亦因而結合，鍾離春日後成了齊宣王田辟疆的皇后，九天玄女替鍾家點下的「仙狐煉丹穴」，其龍氣之盛，終出一代「絕世龍狐」，貴爲一國皇后，其玄妙之處，當眞不可思議。

至於一度與九天玄女有師徒之緣的龐涓，果然不出九天玄女所斷，其本命屬「鷹形」，長於進取，但心性殘暴，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終有桂陵之敗，及後更在馬陵一役，被孫臏設計射殺於馬陵的一棵樟樹下，猶如「猛鷹終在樹下喪」的可悲命運。

九天玄女偶爾恒山一行，便引出了這一段流傳千古的傳奇，玄妙之極，一直爲世人傳頌遐思不已。

其時九天玄女已離開齊國都臨淄甚久，連她的嫡傳弟子鍾離春和孫臏，也不知九天玄女的仙踪隱於何處，齊威王曾派人四出尋訪而終不獲，無奈祇好自我安慰道：「聖姑仙踪雖緲，但其二大弟子皆爲齊國效力，這總算是寡人的絕世奇緣矣！」

這果然是齊威王的「絕世奇緣」，因爲若非九天玄女携同鍾離春這位「絕世龍狐」入齊，又怎會有孫臏助齊抗魏的傑作？更不會有鍾離春成爲齊國皇后，以其自身的「仙狐煉丹」龍氣，與齊國國運滙聚，蔭庇齊國的近百年的和平偏安歲月，此乃後話，一筆表過，也就此不提了。

其實當時九天玄女仍在齊國地域，但九天玄女自鍾離春這位「絕世龍狐」，終於貴爲齊國太子妃後，她多年的心願已然了結，對塵世間的慘酷爭鬥已有點厭倦，便不辭而別，就連她最喜歡的女弟子鍾離春也沒告知，獨自一人離開齊都臨淄，身如行雲流水，眨眼已不知所踪。

九天玄女離開齊都臨淄城，向西南面飄然而去，她的行踪飄忽無定，加上她的輕功絕世，幾成半仙之體，當世無人可及，齊威王派出尋訪的人，如何可以發現她的芳踪？

九天玄女一路向西南方向而去，她但見山水愈來愈瑰麗多姿，眼神不由一亮，暗道：按「九天秘笈」的「地脈道」所論，山動者爲龍也，龍身變格有三：一曰天龍、二曰崗龍、三曰地龍；天龍峯峯聳拔，崗龍如蛇過路，地龍灰中穿線；高山重起，貴如湧浪，脈氣奔行，此正齊魯之地脈寫照也！

其時九天玄女的「九天秘笈」奇學，已愈發精湛，不但於天機一道洞悉透徹，且對「地脈」、「人間」二道亦已靈運自如，她目睹齊魯地域的瑰麗山水，龍氣郁郁，不禁心神俱往，暗道：難怪齊魯多俊傑，此乃龍氣地脈之所以然也，今日既有緣登臨，倒不可平白錯過，但能把天、地、崗三龍眞跡略示於世，亦足以造福世人矣！

九天玄女自在風水冰洞中，獲「九天秘笈」眞傳，在塵世中久歷滄

桑，按「人間道」的行年推算，她已是步入中年歲月了，雖然她的容貌及心境猶似青春年少，半點沒有滄桑痕跡顯露，但畢竟她的心性，已不知不覺，潛移默化，與師門本旨「天下爲公」逐漸同化了，因此表面上她對塵世似有厭倦，但內心深處與世人的感情却更形深厚，不過已非局限於一人一事，而是着眼於天機大勢，天下蒼生的宏宏大旨矣。

老子「論道篇」十六章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爲公，公爲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老子之意乃說世人之行爲，假若一切合之「道」，那便與天地同儔，身雖歿而神不殆，九天玄女現身於春秋戰國年代，又源出老子門脈，她與老子的「無爲方笑大巧」的本旨，自然悠悠而歸其「道」，這便是老子學說中的「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了。

洛水女神　脫胎換骨

當下九天玄女一直向西南方向前進，不知不覺，已遠距齊都臨淄城百里路了。

忽聞水聲嘩嘩作響，原來已近黃河不遠，九天玄女曾目睹黃河龍門口磅礴而出的龍姿，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地已近黃河入海之處，未知其風水脈氣如何運行？

她心存疑念，足下便忽然生雲似的，飄飄悠悠，却快如電閃，直向黃河入海的東岸移去，她的輕功之高，幾乎已達不着形跡的境界了。

九天玄女來到黃河入海之處，已是深夜時分，但見天上明月銀光四洒，地上黃河奔騰入海，好一派幽偉奇景。

九天玄女目睹黃河入海口的雄姿，不由微嘆口氣，心道：氣勢雄則雄矣，但水向東流，海容無量，就算再雄再猛的龍氣，也被浩瀚大海吸納盡了，此地於「地脈道」來判，豈是風水貴格之域？

她心中感觸，便捧出仙琴老人所贈的玄鐵琴，面向大海而坐，心中又不由一動，暗道：當日我曾發宏願，欲迎海而吹「潮生曲」，且看可否導引大海遍起波濤，但玉笛已贈與春兒，用作保國之用，我這宏願，祇怕一時難遂，罷罷！「潮生曲」不成，便來個「高山流水」琴音吧！

九天玄女默運神功，伸指向玄鐵琴猛地一彈，一縷仙音隨即向四下射去，此時她的心境已與月夜海濤混滙一片，「高山流水」的意境因此而發揮得更淋漓盡緻。

琴音起處，但見月兒飄忽不定，原來是陣陣白雲，似亦被琴音吸引，飄來一聽；嘩嘩的河水也忽然靜了，河水有靈，似亦在側耳傾聽，河海交滙，月夜澄空，一片飄逸琴聲。

九天玄女此時已近半仙之體，她手下的「高山流水」琴音，自然非同小可，足令天地神往，鬼神動容。

就在此時，黃河水上，忽地傳來一聲幽幽的嘆息，這嘆息聲似有若無，飄忽之極，但九天玄女功力超卓，早已被她攝入耳中了。

她抬眼向黃河水上一望，心中不由微吃一驚，暗道：當世誰家女子有如此功力？竟可凌虛立於水面之上？

原來在月色之下，一位女子，正足踏黃河水面，凝神傾聽琴音「高山流水」，忘情之處，感觸入懷，不由幽嘆一聲。

九天玄女心中一動，便忽地把琴音一轉，意境更幽雅迷人之極。

黃河水的女子，果然心神俱往，情不自禁，竟隨琴音翩翩起舞。

但見她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又如輕雲蔽月之彷彿，流風回雲之飄遙；遠而望之，皎若明月之光華，近而察之，艷如芙蓉出綠波。

又見她凌波微步，足下生雲，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退隱約，若往若還。

好一幅河上美人月夜凌波畫！

忽地，河上的女子舞影橫飄，直向九天玄女這面飄來，俏生生站在九天玄女面前，微一揖輕聲道：「姑娘絕妙琴技，美妙之極，眞可令人起死回生，化悲爲樂！」

九天玄女凝目向這女子一看，祇見她美如月夜蘭花，幽雅淡靜，猶如九天仙女降臨，祇是略嫌過於幽雅，且氣息若有若無，簡直非人間之物，心中便不由一動，暗道：此女非仙非人，形質似有若無，怪道可站黃河之上凌波微步了。

九天玄女沉吟道：「請問姑娘是誰？來自何處？」

飄來的女子幽幽的嘆了口氣，輕聲道：「吾乃伏羲皇的女兒，名宓妃，遇溺於洛水，迄今已數千年矣。」

九天玄女已盡得「九天秘笈」的奇學，因此對自稱伏羲女宓妃的女子回答，倒並無驚駭之意，祇有點奇道：「宓妃姑娘如此說來，妳的肉身墮於洛水，豈非已達三數千年？聞說人間百年一輪廻，姑娘如何能久處河水之中？」

伏羲女宓妃幽幽一笑道：「百年輪廻，乃指鬼物而言，神祇當不在此限，宓妃不幸遇溺於洛水，一靈不滅，歷經數千年，已成洛水之

神矣，亦已成不壞之身，今時今日才有幸與姑娘相遇，聆聽姑娘的絕世仙音。」

九天玄女聞言，微笑施禮，道：「原來是洛水之神芳駕降臨，果然是絕代華容，但宓妃姑娘既爲洛水之神，洛水遠在魯地千里，又聞神祇之道，井水不犯河水，涇渭分明，不可愈越，洛神姑娘如何可從洛水抵此黃河入海之處？」

伏羲女宓妃洛水之神嘆了口氣，道：「黃河之神河伯本是我夫君，他曾帶我一道乘飛龍牽引之水軍，衝波劈浪，從黃河直上崑崙，在崑崙山上流連忘返，後來河伯又一直把我送返洛水，河伯與我甚是恩愛，可惜後來却被拆散了！哎……」

九天玄女聞言不由一怔道：「神祇乃半仙之體，無遠弗屆，一靈不滅，乃不壞之身，神祇的姻緣，誰可加以破壞拆散？」

洛水之神苦笑道：「世上由人到鬼，由鬼到人，其中僅一綫之隔而已，人間既有諸多兇殘，神道豈無暴戾邪惡？那后羿入神道後，看上我的美色，便與河伯爭鬥，后羿自恃勇猛，又有射神箭在手，他把河伯的眼睛射瞎了，還把我搶走！從此我便被神道中人所不齒，說我不捨身殉夫，不貞而從二，更有神祇以神鞭抽打洛水，令我終日痛不欲生……哎，世人以爲神祇快活，其實諸般苦楚又有誰體察？」

九天玄女聞洛神哀訴，心中不由滿心同情，怒道：「那后羿何等神勇兇猛，連黃河之神亦非其敵，他更射神箭肆虐神道，宓妃姑娘一位弱質女神，又怎可抗拒后羿的欺凌？那以打神鞭抽打洛水的神祇，祇怕鬼迷心竅，放着元兇禍首后羿不去怪責，却來欺負妳洛水女神……可氣！可恨！」

洛水女神幽幽嘆氣道：「此事我亦曾奏聞上天，哀告上天作主，救我脫此厄運，但上天竟不聞不問，小神於洛水受難已達千年歲月矣！哎。」

九天玄女愈發怒道：「后羿射妳夫君河伯，搶妳洛水女神爲妻，上天竟不來主張公道？這簡直豈有此理！」

洛水女神聞言又向九天玄女一揖道：「素聞姑娘前身乃王母娘娘麾下九天秘笈使者，上掌天機，中管人間，下握地脈，手掌乾坤一切生靈之吉兇禍福，因此小神才不遠千里，借助前夫河伯的餘蔭，從洛水入黃河，上下求索姑娘仙跡，天幸於此黃河入海處相遇，尚祈九天玄女姑娘助我脫此痛苦厄運，則小神感恩不盡矣。」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微一怔道：「洛神姑娘如何得知我的出處來歷？」

洛水女神道：「小神上下求索，欲脫此厄運之勢，於洛水之畔，巧遇當世得道老祖李耳仙遊至此，他向小神指點道，欲脫此可怕厄運，唯有向當世的九天玄女求助，因此小神才知玄女姑娘的芳駕仙籍也。」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原來是師傅老子他暗中搗的鬼！故意給我留此難題，哼哼，待此事了斷，看我不上邙山清宮去，揪他老人家的鬍子玩玩麼……但不知他老人家仙體可安好？還有那見鬼的師哥鬼谷子，可憐的師姐筮丹又不知如何了？

九天玄女心念百轉，浮想翩翩，不禁半晌無言。

洛水女神見狀，以爲九天玄女不欲插手相助，不由幽幽的嘆了口氣道：「既然連玄女姑娘亦感爲難，那乾坤之內，亦再無人救助小神脫此厄運矣！」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微一嗔道：「誰說我九天玄女無能助妳？不敢助妳？哼哼，我偏不信邪，決助洛水姑娘脫此厄困！」

洛神姑娘一聽，登時喜得向九天玄女盈盈一拜，欣然道：「如此小神先行拜謝玄女姑娘的大恩大德！」

九天玄女苦笑道：「我雖決意助妳，但未知我那『人間道』奇術，是否適用於神祇？因此成敗得失，全看洛神姑娘妳的運氣了！」

洛神連忙道：「但蒙玄女姑娘慨然相助，小神已感激不盡，成敗得失，豈敢有怨玄女姑娘？但祈不吝賜教！」

九天玄女目注洛神，沉吟不語，好一會才忽然嘆了口氣道：「洛神姑娘是否終日皺眉不樂？」

洛神幽幽的道：「身逢此逆境厄運，哪能心靈舒暢？委實皺眉之日居多也。」

九天玄女微一點頭道：「洛神姑娘本命之相，額上微生二豎紋，眼下且有橫紋，山根昏黑，髮雖秀而曲捲，鼻雖美而赤氣侵紫，面如桃花而艷極，此均乃孤獨夭折困苦之本命相格也，本命如此，自然厄運纏身不已。」

洛神聞言一怔道：「玄女姑娘所言，乃我於人世之本命，我於十五歲時遇溺，已應夭折之兆，難道此身已爲靈體，尚受人世本命所制約嗎？」

九天玄女微笑道：「本命牢附於人之肉身靈魂，肉身如此，靈魂豈可倖免？」

洛神一聽，不由仰天長嘆道：「若然如此，則我宓妃當永伴厄困苦楚矣！上天於我何太殘忍？」

洛神說着，竟潸然淚下，神色

楚楚可憐，惹人憐憫。

九天玄女雖然功力通玄，心堅如磐，但亦不由一顫，同情之意油然而發，竟衝口而出道：「洛神姑娘，且稍舒懷，今日妳我既有緣相遇於黃河之畔，我豈會坐視不理？說不得亦勉爲其難，爲助洛神姑娘脫此厄困，誠盡棉力！」

洛神宓妃一聽，這才稍稍轉悲爲喜，殷殷向九天玄女謝了，這才輕聲道：「玄女姑娘，請指點解救妙法。」

九天玄女默然不語，似在思忖什麼，一會才問非所答的道：「洛神姑娘是否可移駕於陸地山峯？」

洛神皺眉道：「山水各有神祇轄制，水神若上山地，稍停未償不可，但欲久留居處，則須先求得山神祇首肯矣，不然便有越界侵犯神道之嫌。」

九天玄女一聽，便鬆了口氣，微笑道：「既能上山便可矣，至於居留之事，且容後再作打算，事不宜遲，我這便伴妳尋一處脫胎換骨的去處吧！」

洛神一聽，連忙稱謝，她對九天玄女深信不疑，因爲她身爲洛水女神，自然深知九天秘笈使者的乾坤本事。

當下九天玄女與洛神相伴而行，一路沿黃河南岸向西南方向移去。

洛神走的是凌波微步，婉若游龍，翩若驚鴻，姿態幽雅之極。

九天玄女走的却是她獨創的「無爲虛步」，但見她足下如生雲，飄逸如流風回雪，風姿之綽約，竟與洛神女神堪與媲美。

一路向西南飄移，洛神一路低首無言，忽抬頭向九天玄女道：「玄女姑娘，前面便是泰山地域了。」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東方乃「地脈道」中所示，萬物交替，初春發生之地，泰山恰恰位於東方之極點，號稱東嶽，推爲神州五嶽之首，其上豈無龍氣地脈？看來欲令洛神姑娘脫胎換骨，勢必登泰山一遭了！

九天玄女這般轉念，便問洛神道：「洛神姑娘，按妳等神道排班定位，泰山乃何神所轄制？」

洛神道：「泰山又名岱宗，宗者，長也。萬物之宗，陰陽交代，靈觸石而出，遍而天下，主天下萬物生死貴賤諸事，又主召人魂魄，知人生命之長短。五嶽以泰山爲尊，地位尊崇，乃下界羣神之首也，主泰山之神，乃天帝之孫，號爲東嶽大帝天孫至尊。」

九天玄女沉吟道：「洛神姑娘，隨我上泰山，可有爲難之處？」

洛神宓妃秀眉微蹙，輕聲道：「洛水亦爲泰山所轄，洛水之神自然亦尊泰山爲羣神之首，別的山域途經尚可，但泰山地域就算路經，祇怕亦需東嶽帝君首肯，若這般不請自上，萬一東嶽帝君降罪下來，洛神如何擔當得起？」洛神言來，唏噓無奈之情，溢於言表。

九天玄女心中又添一份憐惜，暗道：原來神祇亦有這諸般苦楚無奈，洛神宓妃在世時已屬夭折不幸，爲神不料亦慘受神道欺凌！哼哼，被着九天玄女遇上了，豈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理？令她終年莫之奈何，黯然神傷！

九天玄女這般思忖，助洛神之心因而更堅決了，她的秀眉一揚，決然道：「宓妃姑娘放心，有我九天玄女在此，就算東嶽帝君、天孫至尊現身，又豈能欺負於妳？且放開心懷，隨我走一遭泰山之巔罷了！」

洛神宓妃想了想，這才微露歡容道：「是，既然是玄女姑娘之意，想必東嶽帝君亦不便拒絕九天秘笈使者的降臨吧！洛神隨妳上泰山走走便了！」

＊　＊　＊

泰山果然不愧爲五嶽之首，九天玄女近處仰頭一望，在月色之下，但見泰嶽山勢雄偉磅礴，峯巒突兀峻拔，壯麗非凡。

九天玄女目力奇佳，她細觀之下，不由嘆道：「泰嶽，泰嶽！高矣，極矣，大矣，特矣，壯矣，赫矣，駭矣，惑矣！」

洛神宓妃一聽，亦不由微笑道：「玄女姑娘這高、極、大、特、壯、赫、駭，惑八字，當眞把泰嶽的神龍表述得淋漓盡緻！玄女姑娘如此盛讚泰嶽，想那泰嶽神天孫至尊知道了，也必定歡喜之極矣！」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我此行上山，却是向泰嶽神天孫至尊借地，他若知我等來意，未知歡喜還是生氣呢？」

九天玄女說罷，也不待洛神宓妃回話，毫不猶豫，向泰山東面掠行而上。

行不多久，便見大片櫻桃綠竹，遍佈山路兩旁，竹畔溪流鳴珮，蕩漾搖翠，於此風清月白之夜，水月交輝，倍添瑰麗雅異。

洛神宓妃目睹之下，不由心神俱往，喃喃的幽嘆道：「如此勝景，竟又比洛水雅麗多了，宓妃若能有此雅靜居所，此生所受厄困折磨，也就不算什麼了。」

九天玄女聞言不由微微一笑，暗道：此行正是爲妳尋覓居所，以令妳脫胎換骨，從此悠游快樂，永絕厄困，妳數千年的苦難也挨過去了，又何必因一時一事一物而嘆息傷神？

九天玄女思忖間，領先而行，足下如行雲流水，雖然山路險陡，

於她來說却無異於平地，毫無阻滯。

洛神宓妃緊隨九天玄女身後，她心中雖然惴惴不安，生怕泰嶽之神天孫至尊怪責降罪，但有九天玄女這位九天秘笈使者在身邊壯膽，忖料就算泰嶽，亦須給她一點面子，微一咬牙，硬着頭皮亦飛掠而上，她踏的是「凌波微步」，施行於上山之路，自然毫無阻滯，俗語云欺山莫欺水，水神登山，自然游刃有餘，輕鬆之極了。

不料就在此際，洛神宓妃忽然哎喲一聲低叫，捧着胸口，眉兒緊蹙，似痛苦不堪，她的「凌波微步」，也決計難再移前半分。

九天玄女功力通玄，洛神這一聲低叫，她立刻便聽到了，連忙回頭一望，見洛神痛苦不前的情狀，不由急道：「怎的了？宓妃姑娘！」

洛神宓妃捧胸呻吟道：「不知怎地，剛踏上此段山腰路段，小神的心胸便如被尖刺所刺，愈向上走，刺的力度愈大，終於痛苦難抵，不能再跨上一步了……」

九天玄女皺眉道：「宓妃姑娘乃神靈之體，怎會有俗世兒女痛苦之狀？」

洛神宓妃嘆了口氣道：「俗世之人，自然難於令小神卻步，但若神祇出面阻止，其法力奇高，則小神雖有神靈之體，亦決難抵禦矣！哎，看來宓妃斷難登此泰嶽了……」

九天玄女一聽，登時大怒，她因為對洛神的遭遇極之同情，情切則意亂，竟忘了以「天機」之術去探測究竟，忍不住便尖聲怒叫道：「何方神祇，竟敢阻我九天玄女去路？」

九天玄女話音甫落，洛神一聽，更嚇得身子抖顫，以為九天玄女生氣怒叫，必定闖禍之際，月夜幽山竟忽然傳來一聲廻音！

那廻音道：「豈敢！豈敢！九天秘笈使者降臨，千山萬水、百川萬原，誰敢阻妳去路？」

九天玄女分明聽清楚這廻音了，她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又尖聲道：「既然如此，那為甚又來為難我等？」

那廻音道：「九天秘笈使者欲上泰嶽，那是泰嶽之榮耀，豈敢為難阻路？但使者身後之伴，乃小小洛水女神，豈能貿然犯上登山？因此九天秘笈使者祇須獨上，留下洛水女神，則一切絕無險阻也！」

九天玄女一聽，這才猛然憶起洛神宓妃示警之言，暗道：果然被留難阻擋了，她望一眼洛神宓妃，祇見她早已嚇得渾身抖顫，弱質女神，楚楚可憐，心中倍添憐憫，決計不忍把她抛下不顧，相反更增助她脫困之心。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不由破例開口求道：「不錯，彼乃洛水女神，命運悲凄，欲有求於泰嶽之靈，尚望尊駕瞧在九天玄女面上，准她上泰嶽一行。」

那廻音稍頓，即廻響道：「洛水女神未經呈稟，擅闖泰嶽神府，已犯戒規，乃有罪之身，豈能允她上山？」

九天玄女氣道：「難道不可破例一次嗎？」

那廻音道：「天有天律，人有人法，神有神規，豈可逆違？」

九天玄女大怒道：「乾坤之始，水火交滙，陰陽併齊，日月運行，方有天地萬物，山川海流，天地生萬物，萬物皆有其生息居停自由，豈能如此冥頑不靈，困守如此清規戒律，而無憐察體恤之心？哼哼，莫把我九天玄女惹怒了，不然，管教你泰嶽之神亦無安寧之日！」

也許是「九天玄女」的名頭太過響亮，而且對方又深知她那鬼神莫測的「九天秘笈」的厲害，因此九天玄女這一嗔怒，對方竟然沉寂了，好一會，那廻音才又嘆了口氣道：「九天秘笈使者稍安毋躁，妳欲帶洛水女神上山，亦非毫無門路，她祇需破了神屬朝泰嶽的機關秘語，便即破了神屬上山的規律，自然便可施然直上了……」

九天玄女一聽，眉兒一揚，道：「若不能破呢？」

那廻音立刻決然道：「若不能破，那便受規律所限，決無寬容！」

九天玄女道：「然則那機關秘語很厲害吧？」

那廻音道：「當然，若非大智大慧之神，決難堪破，否則如何叫護山之機關秘語，而且須事先言明，機關秘語不出猶可，一出而不能破，則平添一條擅窺泰嶽神祇秘語之罪，二罪俱罰，洛水女神所受磨折必更慘酷！」

九天玄女一聽，瞥一眼洛神宓妃，但見她花容慘淡，身子抖顫不已，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宓妃姑娘，看妳的運命果然乖戾兇險之極，是否大膽破此上山秘語機關，一切妳且把握自斷矣！」

洛神宓妃柔腸百轉，似在苦思此舉之得失輕重，終於鼓起勇氣，輕聲向九天玄女道：「小神宓妃願意一試，此生所受磨折已夠慘酷，又何懼再更深一重？但求命運有所轉機而已！」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欣然一笑，道：「好！欲人救必先自救，哀莫大於心死，祇要不屈不撓，堅貞奮進，則逆境可轉順，運衰亦可化旺矣……」九天玄女一頓，又極輕微道：「宓妃姑娘既有此意志，我九天玄女必助妳成功便了！」

洛神宓妃一聽，便放膽大聲道：「洛水女神宓妃，願意冒險一窺上山機關秘語，若不能堪破，甘願身受其罪！」

洛神宓妃如此一叫，那廻音登時沉寂了，似亦再無話可說。

僅一霎，突聽一陣軋軋脆響，泰嶽之巔，忽然飛下一塊黑沉沉的物事，疾如閃電，呼地降在九天玄女和洛神宓妃面前，又立刻增大，原來是一堵巨大的石壁，恰恰把上山必經之路擋住了。

九天玄女微一怔，再向石壁仔細一瞧，在月色之下，但見石壁上面，刻了二個古怪之極的文字，竟連洛神宓妃亦聞之未聞，見所未見，她不由一陣發怔，喃喃道：「這……這到底是甚意思？」

原來石壁上面，刻了兩個古怪文字，道：「虫二」！

洛神宓妃目瞪口呆，費盡心思竟參詳不透，心中不由幽幽的道：「如此艱深奇奧，如何可知其意？看來宓妃此生，已難望有所轉機矣……哎，天機緲緲，夫復何言？」

九天玄女目注石壁，沉吟不語，好一會，她忽然臉露微笑，向洛神宓妃伸手一指天上明月，又指一指身邊擦過的清風，又欣然一笑。

洛神宓妃本性本亦聰慧，祇是慘受磨折，精神困頓，心思恍惚，才一時被難住了，這時一見九天玄女的手勢暗示，靈根一閃，忽然亦豁然而悟，花容終露喜色了。

洛神宓妃更不猶豫，朗聲道：「虫二者，乃『風』、『月』兩字之字心也，二字去其邊即『虫二』也，亦即浩浩泰嶽，風月無邊之意……未知是否其意？」

洛神宓妃的話音剛落，那廻音便忽然嘆息道：「難得！難得！洛水女神果然甚有慧根！風月字心乃『虫二』二字，既去其邊，便即泰嶽風月無邊之意啦……泰嶽鎮山秘語果然被妳一言堪破了！」

九天玄女聞言呵呵一笑道：「既鎮山秘語被堪破，那尚容石壁擋路嗎？」

那廻音亦呵呵一笑道：「鎮山秘語已破，自然便通行無阻矣，那石壁豈會阻妳等去路？」

九天玄女聞言向前一望，祇見那石壁忽地又軋軋作響，竟無風自動，平平的移到路旁山崖，與山崖混然一體了。

從此之後，登泰山的人，便見到山路旁邊的石壁，刻着「虫二」兩字，據說但凡能猜透這二字之意的，上泰山便必然通行無阻，平安順利；若猜不中的，上山時便必定損手傷脚，凶險不已。

當下九天玄女欣然一笑，向洛神微笑道：「宓妃姑娘，如今大可安心而上了吧！」

洛神宓妃向九天玄女盈盈一拜，暗地謝過她提點之恩，臉露歡然一笑，隨九天玄女一道向泰嶽之巔掠行而去。

順利越過「虫二」石壁，山路越來越陡峻，傾斜陡立，雜草、野樹掀人衣帽，山風從上而下，如猛獸吼鳴向人撲噬。

洛神宓妃餘悸未息，驚道：「玄女姑娘，這等兇險陣勢，是否仍不容小神上去？」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但凡足令世靈脫胎換骨之地，乃大地靈氣所聚，神人共爭之，異獸守護之，豈會平靜如水，宓妃姑娘不必驚疑。」

洛神宓妃深佩九天玄女的驚人本事，微微咬牙，硬着頭皮，緊隨九天玄女而上。

山路蜿蜒而上，從一個山峯轉上另一個更高的山峯，當眞是峯上有峯，上下盤繞，看似無路，卻又有路。

九天玄女和洛神宓妃再掠上一段，眼看已近泰山之巔天柱峯，說也玄妙，剛抵此處，山風突然沉寂，再往上一段，突見一株古木，聳立於崖麓，稍遠一座寺廟隱掩在古木幽深中。

九天玄女凝目望去，但見寺廟前後左右的地域，均透出瑞氣千條，繞寺廟升騰迴繞。九天玄女初臨泰嶽之巔，心中不由一陣欣喜，暗道：若非巧遇洛水女神，我九天玄女竟連如此龍氣聚滙之地也錯過了。

上了泰嶽山巔天柱峯，脚下是偌大一塊平台，突聞一陣水响隆隆，原來是瀑布自天柱峯山崖向下直瀉，月色之中，如白練懸空，山鳴谷應，下面是一個清潭，潭上橫跨石橋，狀若天虹落九霄，奇景雄豪之極。

九天玄女一時興起，微運神功，疾伸一指，以指力在山崖石壁書刻：「龍躍九霄雲騰致雨，潭深千尺脈氣縱橫。」

九天玄女的指刻字筆力剛勁，意境恢宏，渾不似女兒的胸臆。

洛神宓妃目睹微感迷惑，詢道：「玄女姑娘所刻之字，似隱含『龍氣縱橫，惠澤天下』之意，未知所指何處？」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泰嶽果然不愧為萬物交始之地，其地脈龍氣之盛，天下絕無僅有，俗世有『紫氣東來，齊魯多俊傑』，即此謂也。」

洛神宓妃這才明白，九天玄女的意思，乃指泰嶽形勝，龍氣地脈之盛，冠於天下山川，心中不由暗喜道：「九天玄女精於天機之道，她所判必有其道理，若眞能借助泰

嶽之力，令我脫胎換骨，洗刷衰運惡名，則泰嶽無疑是洛神宓妃的大救星了。」

洛神宓妃正自欣慰思忖，寺廟那面，忽地傳來一聲蒼勁的音響，這比剛才山下的那迴響顯然又有不同，前者飄緲無定，而此時卻是一派蒼茫而疾勁：「水來泰嶽攝地心，九天奧秘會知音，龍躍九霄天峯頂，脈氣浩渺此中尋！呵呵，泰嶽月夜，終有貴客降臨矣！」

九天玄女一聽，暗道：這偈語意味深長，似已隱隱知自己的來意，更隱示「泰嶽龍氣甲天下」之玄機，這發聲之士，絕非等閒之輩啊！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便亦朗聲道：「請教是何高人，可否現身相見？」

九天玄女話音甫落，寺廟山門下，忽地現出一位白鬍僧人，也不知他年歲到底有多大，但滿面紅光，體態穩健，猶似青壯年紀。

九天玄女一見，微笑作揖道：「敢問大師尊號？」

白鬍僧人合什道：「阿彌陀佛！老衲法天玄，人稱天玄和尚便是，未請教女施主尊姓大名？」

九天玄女微笑道：「方才聽大師偈語，似已知我等來意，大師法號天玄，果然玄之妙極，我也不敢相瞞，俗姓鍾名靜，尚請大師指點一二。」

天玄和尚呵呵一笑道：「老衲素聞當世出了兩位奇人，一位是尋龍祖師鬼谷子，一位是風水聖姑九天玄女，而這位九天玄女俗家恰姓鍾名靜，未知是否便是鍾施主妳？」

九天玄女不由亦呵呵一笑，坦然道：「九天玄女是師傅替我起的外號，不料世人只知其號，不知其姓氏矣！」

天玄和尚微微一笑，忽然道：「素聞施主精於天機、人間、地脈三大秘學，今夜有幸相逢，老衲倒有天兆之疑垂詢，未知可肯賜教？」

* * *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我尚未及向他開口求教，倒被他來個先發制人搶先一步了。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大師爲甚知我精於三大秘學？可知盛名之下，其實難符。」

天玄和尚聞言大笑道：「施主周遊列國，尋龍點穴，妙釋天機，早已傳遍天下，老衲豈會不知，再者施主略施妙法，授徒代演天機兵法，便令齊國延國運百年，如此功力，仙神難及，尚自謙其實難符麼？」

九天玄女見天玄和尚對自己的來歷瞭如指掌，不由又驚又奇，心道：我與這老和尚素未謀面，他怎知如斯詳細，莫非他有未卜先知之術？既然如此，他又爲甚說要詢問什麼天兆之疑？這老和尚到底是甚來路？」

九天玄女這般思忖，便微笑道：「大師有甚疑問？且說來聽聽，未知我是否知其一二？」

天玄和尚呵呵笑道：「解此疑難者，普天下除施主外，只怕難尋第二人矣！」他一頓，隨即肅然的道：「老衲夜觀天象，目下雖然宿星併列，主列國爭雄，但西北方位，帝星已隱隱閃灼，此乃主西北之王不日將一統天下，未知施主以爲然否？」

九天玄女默然不語，稍一沉吟，方微一點頭道：「既天兆已現，大師所推斷自然無訛。」

天玄和尚隨即微笑道：「既然施主亦確證無誤，天機如此，施主爲甚尚力保衆小星宿不落？如遣徒施天機兵法，救趙保齊，如此豈非逆天之舉麼？」天玄和尚之意，已有考究九天玄女的含義了。

九天玄女的傲氣不由被激了起來，她呵呵一笑道：「天機固然如此，但大師是否已察西北帝星有甚異兆？」

天玄和尚被九天玄女這一問，不由沉吟道：「當晚所見，西北方位帝星閃灼，只有一團赤光包裹，並未見有甚怪異。」

九天玄女肅然道：「赤即紅也，紅即血也，此星一出，血染天地，如此尚不算驚天異兆麼？」

天玄和尚一聽，亦猛吃一驚，忙道：「按施主之論，則此星日後當令天下血染麼？若如此，則蒼生危矣！」

九天玄女斷然道：「不錯！因此我才不惜順大勢而逆天機，保住樂土一片，以稍減天下蒼生之苦。」

天玄和尚喃喃道：「但此舉不怕慘遭天譴麼？」

九天玄女慨然一笑道：「日月乾坤運行，然後萬物衍生於天地，天地既生萬物，萬物自然皆有休養生息之權也，此亦爲乾坤大勢，但凡順此大勢者，又何懼逆反天機？此即爲順乾坤大勢勝於困守天機也！」

天玄和尚一聽，目中藍光一閃，但隨即斂去，向九天玄女合什謝道：「玄女施主乾坤與天機之論，令人茅塞頓開，老衲一直爲此耿耿不安，今夜聆聽教誨，當盡皆釋然矣，多謝玄女施主！」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大師多謝我什麼？我所言不外是有感而發而已，大師也不必以此爲念。」

天玄和尚肅然道：「不然，玄女施主之論，乾坤大勢勝於困守天

機，顯然已比天機主宰論更勝一籌，世間爲王爲治者若能參透此無尚玄機，則天下生靈有福矣！老衲代天下蒼生向施主致謝。」

九天玄女笑道：「大師你念你佛，我行我素，多謝什麼？不必客氣，不必客氣，倒是有事相求大師。」

天玄和尚微笑道：「玄女施主洞悉天機、人間、地脈，憑此足可乾坤縱橫，老衲尚能助你什麼？」

九天玄女微笑道：「不然，自古道入廟拜佛，大師既已久居泰嶽，對泰嶽一切必知之甚詳，有不明之處，自然須求大師指點了。」

天玄和尚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言重，老衲雖居泰嶽，但泰嶽之大，浩浩茫茫，豈敢自誇知之甚詳，但未知施主欲相求什麼？」

九天玄女尚未開口，她身邊的洛神宓妃已忍不住問道：「請問大師，泰嶽之神天孫至尊府居何處？」

天玄和尚一聽，目注洛神宓妃一眼，精光一閃，似已察覺了什麼，卻不點破，和顏緩聲道：「這位施主愁蹙滿面，似身受苦楚，但未知施主何事探問泰嶽神祇？」

洛神宓妃幽幽的歎了口氣，道：「小女子果然飽含苦楚，剛才貿然上山，已有冒犯之處，不外欲拜泰嶽神天孫至尊，祈求寬恕擅闖靈府之罪罷了！豈敢有他意？」

天玄和尚聞言，微一沉吟，便呵呵一笑道：「施主之能上此泰嶽之巔，全因有幸遇上玄女施主，一切皆由其定奪，與施主妳並無相干，妳也不必去拜見泰嶽神祇了。」

洛神宓妃迷惑道：「大師爲甚不肯賜示泰嶽至尊神居府？」

天玄和尚忽然呵呵一笑道：「人神原先相差一線，神之大者，自能與天地萬物合二爲一，見泰山即見泰嶽神也，施主又何必耿耿於懷呢！」

洛神宓妃尚感迷惑，目注天玄和尚的九天玄女忽然接口道：「宓妃姑娘，既然天玄大師如此說，想必有其道理，妳也不必再去深究了！」她一頓，又轉向天玄和尚道：「大師，素聞泰嶽乃五嶽之首，萬物交始換替之地，大師久居此地，想必定會發現此山有甚吉祥之兆，未知大師能否指點一二？」

天玄和尚一聽，目注九天玄女和洛神宓妃一眼，又微一沉吟，這才忽然微笑道：「實不相瞞，老衲對此山吉祥之地，早有所察，只是難遇根基深厚，足發吉祥地脈之士，今夜有幸與玄女施主相遇，可謂恰逢其人矣，老衲又豈敢藏私？亦正好趁機了卻此一段宿願。」

九天玄女微笑道：「大師所料不差，我上此峯，正是爲尋一吉祥之地，大師莫非已知其源嗎？」

天玄和尚微笑道：「老衲每夜於天柱峯遙觀，有紫雲每從玉盤峯冉冉騰升，是否吉祥地脈，老衲不敢妄下判斷，一切留待玄女施主實地查勘。不過據老衲所知，那地域非同小可，尋常人等，亦難近其身畔，更遑論獲取矣！老衲親眼目睹有村民貿然闖入，均有去無回，可知兇險之極，但望玄女施主慎而處之。」

九天玄女聞言亦微微一笑，道：「多謝大師提點，玄女自會善而處之，但不知玉盤峯位於何處？」

天玄和尚伸手向極東面一指，道：「極東之峯，便是泰嶽玉盤峯矣，此峯連老衲亦不敢貿然而上，因此不能領玄女施主上去，尚請自行決斷。」

天玄和尚說罷，也不再言，轉身便返回寺廟去了。他的身法雖然速疾，但與常人也並無多大異樣。

九天玄女目注天玄和尚的背影一眼，忽然向洛神宓妃微笑道：「據天玄大師所言，玉盤峯果然甚爲兇險，等閒之輩不敢貿進，宓妃姑娘是否有勇氣一闖？」

洛神宓妃微一沉吟，便幽幽的道：「宓妃苦難纏體，早已苦不堪言，就算有更大兇險磨折，也只好認了！」

九天玄女微笑點頭道：「好，心誠所致，金石爲開，宓妃姑娘意志堅貞，纏身苦難必可除去，且上玉盤峯去也。」

九天玄女與洛神宓妃，毫不猶豫，展開身形向極東面的玉盤峯掠去。

不一會，玉盤峯便呈現在眼前了，但見峯頂月下自來去，彷彿直通九天，一派磅礡的氣勢，整體形如玉盤，縱橫近百里。

掠上一看，更見奇石突兀，古木參天，時聞狼嗥虎吼，懾人心魄。

洛神宓妃身子不由一抖，花容亦慘淡失色，一派高處不勝寒的楚楚之態。

九天玄女深知洛神宓妃的心境，她肅然向洛神宓妃道：「宓妃姑娘務請收攝心神，只須一靈尚存，又何懼妖魔猛獸，此地已漸近吉祥地脈，怪異之事隨時出現，切記勿以此爲怪，坦然自處，見怪不怪，則其怪自敗也！」

洛神宓妃點點頭道：「是，玄女姑娘，小神謹尊姑娘之言便了，但未知何謂吉祥地脈？這吉祥地脈又有甚好處？」

九天玄女微笑道：「所謂吉祥地脈，按地脈道之論，便即眞龍結穴之龍脈也，若能得龍脈而居之，經大地龍氣之薰陶以及潛移默化，不但可逢兇化吉，衰運變旺，甚至

可令乞丐變巨富，無賴成帝王！此種妙用，人神皆同一道理也。」

洛神宓妃喜道：「好啊！小神若有幸得此龍脈之地而居，那纏身之苦難，必可驅除矣！他日絕處逢生，枯枝發芽，皆拜玄女姑娘所賜也……」

洛神宓妃話音未落，就在此時，九天玄女和洛神身處的玉盤峯，月色突隱，四周一片昏黑，風也起了，飛沙走石，山野間突然伸手不見五指。

洛神宓妃正驚奇間，突然又見玉盤峯西面寺廟方向，升起一團七彩的光華，把玉盤峯照得雪亮，一片彩色繽紛。

九天玄女一見，心中驀然一動，低聲向洛神宓妃示警道：「宓妃姑娘，小心仔細，欲來的果然來了！」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玉盤峯的西面，忽地飛出一隻鳳凰，毛色七彩，赤若丹霞，藍若碧空，身高六尺，尾長近丈，長頸如繩，其嘴如鷄，一身花紋。

接而鳳凰兩面，又出現無數奇禽，或身高近丈，或赤黃青白黑，各具奇色，令人眼花瞭亂。

洛神宓妃正迷惑間，對面東邊密林中，也跳出一頭大尾巴、渾身碧綠、頭長脚如鼠足，身高六尺，形如怪雁。旁邊又圍着許多怪鳥，有三足，六足的，有四翼雙尾的，奇形怪狀，令人頭昏目眩。

洛神宓妃久處洛水，未曾見這如斯怪像，忙道：「這許多怪鳥，突現其身，未知爲何？」

九天玄女沉吟道：「世上萬物，有形亦即無形，無形亦是有形，總之，凡事心淸即目明，心亂則眼昏，若被眩惑，心神錯亂，必招兇險，宓妃姑娘且緊記了。」

洛神宓妃一聽，連忙收攝心神，只當眼前所見，乃若有若無的幻像，靈台頓復淸明，輕聲道：「這許多怪鳥，突現出身來，端的爲什麼啊？」

九天玄女沉吟道：「世上萬物，有形即無形，現形則必有因，東面那怪鳥，名鷫霜，是天下聞名的惡鳥，千年難見，看此陣勢，似是鷫霜又來侵犯鳳凰的疆界，因此鳳凰帶領許多手下，把其去路攔住。」

洛神宓妃道：「這鷫霜怪鳥，既然千年難見，如今現身，莫非天下又有災劫麼？」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微笑道：「宓妃姑娘尚記得天玄大師的神態嗎？」

洛神宓妃一聽，恍然道：「莫非是天玄大師有心相試？」

九天玄女道：「這倒未必，因龍脈大旺之地，必有許多怪異，到底是否天然所致，一時尚難分辨，且仔細查探便了。」

洛神宓妃點頭道：「是，玄女姑娘所言甚是。」

九天玄女微笑道：「怎的我所說的，妳盡是一味點頭稱是啊？」

洛神宓妃因有了轉運的希望，心情愉快了點，不自然便流露了昔日的絕代風華，只見她嫣然一笑，道：「玄女姑娘乃九天秘笈使者，連泰嶽帝君天孫至尊亦另眼相看，宓妃又豈敢違逆，因此只有唯玄女姑娘之言是從了。」

九天玄女見洛神終於露出笑容，其狀猶如月亮從烏雲中出現，光華美艷之極，不禁暗暗點頭道：「怪道俗世稱紅顏多薄命，宓妃一生坎坷，夭折後成洛水之神，尚要受那無盡苦楚，其身世之苦，的確教人莫羨紅顏了。」

就在九天玄女思忖間，突聽東面的鷫霜連吼兩聲，其聲尖如針錐，令人毛骨聳然。

接而鷫霜怪鳥身旁跳出一鳥，其形如鳳，尾長丈餘，毛色五彩，它竄至丹桂巖上，抖擻羽毛，舒展尾翅，上下飛舞，如同一片錦繡，牠身旁有塊白石，就如一面大鏡，那影兒在上面五彩相映，耀目生輝，美艷非常。

在西面的梧桐林中，不少鳥雀吱吱喳喳的亂叫，似乎被丹桂巖上，那五彩鳥的艷姿迷住了。

洛神宓妃若有所思道：「玄女姑娘，這五彩鳥，想必就是俗稱之山鷄了，但因何那山鷄如此弄姿，西面那些鳥雀便惶恐不安呢？」

九天玄女微笑道：「鳥類乃通靈之物，就如世人互相炫耀財富，以爭美女之心，誰的財富多了，美女之心便迎向誰了。那些鳥雀被五彩山鷄這麼炫耀艷姿，其心自然便浮躁不安了，說不定還會被那山鷄吸引過去呢！」

九天玄女話音剛落，那些惶恐不安的鳥雀果然已展翅撲翼，欲飛向山鷄那面去了，其狀就如世人之叛主求榮。

就在此時，鳳凰突地一聲淸嘯，梧桐樹上突然飛出一頭麗鳥，牠走至山鷄對面的巨石上，忽地舒展七尺長尾，再展兩翅，朝丹桂巖上的山鷄翩翩起舞，但見金翠耀目，長尾上的圓紋，或紅或黃或綠，幻變出無窮艷色，猶如錦屏翩舞，滿山碧影。

東面那山鷄起初也自勉强飛舞對陣，但後見孔雀長尾盡展，七彩絕艷，無以復加，比之自己的五彩尚多出二彩，華彩奪目，金碧輝煌，空前絕後。山鷄自己也感頭昏目眩，越舞越弱，終於羞愧難擋，悲鳴數聲，竟一頭向白石上撞去，自盡當場了。



九天玄女舉杯向黑鐵拐道：「好！客隨主便……」

＊　＊　＊

洛神宓妃正瞧得目瞪口呆，觸景傷情，暗道：河伯與那后羿，不正是因爲自己已爭鬥了數千年嗎？看來這「美色害人」四字，當眞意味深長了。

正當洛神宓妃自傷之際，東面林中，卻突然撲出一頭怪鳥，其形如鵝，身高二丈，九條長尾，十頸環體，卻只有九頭，其中一頭已斷，兀自滴血不止！

西面梧桐林中，羣鳥驚惶不已，就連百鳥之皇及先鋒大將之孔雀先生，亦垂首斂翼，如喪如亡。

洛神宓妃一見亦猛吃一驚，似乎連她洛水女神亦害怕如此兇形，她低叫一聲道：「玄女姑娘，這……這是甚兇物？」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以「天機道」遙測，登時恍然，暗道：此物現世，當主天下血災呈現了，她不由肅然道：「此鳥名爲九頭血鳥，千年一現，每現則災危出現，兇邪無比，此時現世，不知天下又有甚兇兆矣……」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那九頭血鳥竟怪叫連聲，向西面的梧桐林撲去，竟直逼鳳凰而去，鳳凰竟垂首斂翼待斃，根本失去反抗之力。

洛神宓妃驚呼道：「鳳凰危矣！」

九天玄女突然伸手向南面一指，輕喝一聲道：「天狗何在？速速現形！」

九天玄女喝聲響起，南面密林立刻飛出一隻小鳥，白頭紅嘴，一身青翠，牠飛至山崗，向撲飛而來的九頭血鳥連吼三聲，其聲竟如狗吠。

九頭血鳥兇惡無比，但一聞此聲，卻立刻斂翼竄跳，騰空而去，片刻不見了。

洛神宓妃這才嬌喘一聲，鬆了口氣，忍不住輕聲道：「這翠鳥不作禽鳴，反效狗吠，油嘴滑舌，南腔北調，爲甚却如此厲害？可笑那人頭血鳥，枉自凶狠高大，聽其一叫，竟立刻竄逃，怪之極了。」

那發狗吠聲的翠鳥，也轉瞬不知所踪。

九天玄女微笑道：「小翠鳥名叫鵁鳥，又名天狗。九頭血鳥本有十頭，卻被天狗咬去一個，其頸至今滴血不止，血滴人家，最爲兇邪。九頭血鳥最怕狗叫，如聞其聲，即令狗叫，便即竄逃，天狗鳥恰恰是九頭血鳥之尅星，而且亦唯有天狗鳥可以尅制九頭血鳥的兇邪。」

就在此時，西面梧桐林中的鳳凰，竟率同孔雀等下屬，齊向九天玄女這面飛來，在距離三丈遠處，鳳凰率先向九天玄女垂首斂翼，似在行叩謝之大禮。鳳凰身後千百雀

鳥，自孔雀以下，均蹲伏地上，鴉雀無聲。

九天玄女一見，向鳳凰拱手微笑道：「我聞鳳凰乃吉祥之物，性已通靈，略伸援手，何必行此大禮？請起！請起！」

鳳凰似已聽懂九天玄女的話，果然立起身來，但身後的孔雀等鳥雀，依然蹲伏地上，不敢仰視。

九天玄女笑道：「鳳凰啊鳳凰，你就欲表謝意，也不必如此興師動衆啊！」

鳳凰一聽，立刻扭轉身，把頭擺了三擺，又叫了三聲，這猶如軍令似的，立刻千嘗一呼，衆鳥雀欣然一聲歡叫，隨即向四面飛散不見了。

九天玄女又向鳳凰含笑道：「我等夜上玉盤峯，乃因追尋龍脈而來，因知玉盤峯上有紫雲現也，鳳凰既已通靈，想必是守護龍脈之神鳥，未知可否替我指點一二？」

那鳳凰一聽，居然把頭連點三點。

九天玄女一見大喜道：「既鳳凰答允，這便請指引如何？」

不料鳳凰卻佇立不動，且把頭連搖三搖。

九天玄女奇道：「莫非你怕把龍脈之秘，向第三者洩漏麼？但這位姑娘是洛水女神，且已由泰嶽神祇允准上山，按其本命，當有奇緣，因此不必避諱也。」

那鳳凰一聽，點了點頭，表示理解，卻又搖了搖頭，表示不敢之意，但到底不敢什麼，卻令人迷惑不已。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卻忽然醒悟，微笑道：「莫非鳳凰你雖是守護龍脈之神，亦不敢妄近龍脈之氣，唯恐抵受不住麼？」

鳳凰一聽，居然又連點三下頭。九天玄女又笑道：「既然如此，你把去向示知便可矣！」

鳳凰聞聲抬起頭來，向西面的梧桐林深處連叫三聲，又回過頭來，向九天玄女點了一點，然後便飛走了。

洛神宓妃迷惑道：「鳳凰既然有心謝恩，怎的不肯引路便飛走了？」

九天玄女微笑道：「休怪鳳凰，其實牠已把路向示知，你不見牠把頭向西面梧桐林深處連點麼？我敢斷定，那紫雲升起之地，必在梧桐林方向無疑。」

九天玄女說罷，更不猶豫，身形一躍，便向梧桐林那面掠去，洛神宓妃不敢怠慢，連忙跟上前去。

九天玄女和洛神宓妃，一路向梧桐林掠去，入了梧桐林深處，九天玄女的身形不停，待掠出梧桐林外，立刻又見另一番境界。

但見此處原來是玉簪峯頂的山窩，周遭鳥語花香，仙鶴異鳥月下邁步，見人不避，反向九天玄女挨近，似有相迎之意。

九天玄女凝目向前一看，突見一道山溪，在山頂崖上淙淙而下，溪水之上，瑞氣千條，紫雲隱現，心中不由一陣欣然，暗道：如此吉祥之地，果然是龍脈結聚之形格矣。

九天玄女突地伸手取出她那塊「地玄盤」，向四周相格，測定了方位，又向四周端詳了一番，才決然的向洛神宓妃道：「小溪之上，紫氣隱現，吉祥龍脈，必在這山溪之上矣！」

九天玄女欣然之情，溢於言表，原來她此時已洞悉「九天秘笈」，心境一片空明，決心以「地脈道」秘學，造福世間，因此一見龍脈眞跡，自然狂喜萬分。

九天玄女向山溪掠去，原來山溪這面，又別有洞天，上面如盤大的一輪明月懸浮於碧空，月色如銀光遍灑大地，山嶺、草木全染上一片銀光，幻變出七彩的光華，眞有如乍臨人間仙境。

清風撲面，吹近身前，疲困盡失，倍感神清氣爽。

九天玄女斷然道：「宓妃姑娘仔細看，吉祥龍脈就在此處不遠。」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山溪中游水下的一塊七彩雲石，忽然躍動起來，似有騰空欲去之勢，溪水也被激得四下飛濺。

九天玄女一見，微吃一驚，立刻施展師門絕學「玉嬌龍神功」，身如嬌龍，騰空而起，又凌空飛降，驀地一腳踏在七彩雲石之上。

洛神宓妃又驚又奇，但見九天玄女腳踏七彩雲石，身子竟搖搖欲晃，又似身處高處不勝寒，欲乘風飛去之狀，不由忙道：「玄女姑娘，這……這是怎的了？」

九天玄女卻立刻呼道：「七彩雲石下即龍脈之眼，宓妃姑娘快過來，是否容你據有，便看你的本命緣份矣，快……」

洛神宓妃原本便是水之神，她自然不畏淺淺的山溪，聞聲不敢猶豫，迅即身化水流，飛射而起，呼地射落七彩雲石之上，這才化回洛水女神的形狀，九天玄女卻早就閃身避開，躍回岸上去了。

說也玄妙，自洛神宓妃雙足剛觸及溪水下的七彩雲石，七彩雲石竟便沉寂下去，再無半點蹤躍之狀了。

九天玄女一見，不由欣然點頭，暗道：果然見龍脈喜逢其主，這洛神宓妃甫一觸及，七彩雲石便再也不動。

那面洛神宓妃尚自迷惑，她足踏七彩雲石，但覺自身已漸與溪水

化融，不禁喃喃道：「玄女姑娘，這是怎的了，難道宓妃這便永久足踏七彩雲石麼？七彩雲石下面又是什麼地土？」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宓妃姑娘，你此刻感覺如何了？」

洛神宓妃凝神細察體味，忽然欣喜的道：「宓妃自踏上七彩雲石，但感一股溫暖熱力，從足底直透心胸，心中憂鬱怨氣不覺便被消融了，此時但感身心振奮，再無半點幽怨，只欲與石上之水混化交滙，永遠存身於溪水之中……這到底爲什麼？」

九天玄女微笑道：「玉盤峯先現紫雲，再現鳳凰，又引出山溪中的七彩雲石，然則七彩雲石象徵什麼？」

洛神宓妃默默沉吟，忽然亦醒悟道：「七彩雲石，七彩鳳凰，莫非雲石與鳳凰有關麼？」

九天玄女微笑道：「不錯！洛神姑娘果然已靈台復淸矣，七彩雲石乃龍脈之眼，七彩雲石下面，便是足令世間人神脫胎換骨的鳳凰大龍穴也。」

洛神宓妃猶帶些許迷惑道：「雖然如此，但宓妃莫非要長立七彩雲石上麼？」

九天玄女呵呵大笑道：「鳳凰穴深潛山溪之下，龍眼七彩雲石現於溪水之中，龍氣已與溪流混然一體，山溪即鳳凰，鳳凰即山溪，宓妃姑娘本爲洛水女神，亦神即水，水即神，如今身處龍脈水中，普天下尚有更佳的去處麼？呵呵！」

洛神宓妃一聽，猛然醒悟，她不由欣然一笑，向九天玄女冉冉一拜道：「是！玄女姑娘，水即神，神即水，水神只須與溪流融化一體，亦即身處龍脈之水中了，日後必能脫胎換骨，重新煥發青春，皆玄女姑娘所賜，大恩大德，無以爲報，但永在心底默默祝福姑娘吧！」

宓妃姑娘話音未落，俏影漸化，與山溪混爲一體，與山溪中的鳳凰大龍脈氣潛移默化去了。

洛神宓妃自在泰嶽玉盤峯，得九天玄女妙點鳳凰龍脈溪流陶冶，不知不覺，又歷經人間五百年歲月。

至三國年代，洛神宓妃忽然遇上文才橫溢的曹操之子曹子建。

當時曹子建被胞兄曹丕「魏文帝」貶王爲侯，又再被封爲偏遠的鄄城（今屬山東地域）王，他離開京城向遙遠的封地進發，途經泰山，便上山朝聖，下山後再經洛水，便遇見一位女子，麗質天生，超羣絕倫。曹子建心中仰慕之極，便寫了一首「洛神賦」，對洛神宓妃極盡讚美之辭，令天下震動。

在曹子建的刻劃下，洛神宓妃「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彷彿若輕雲之蔽月，飄飄若流風之回雲。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近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綠波。」洛神的神韻美妙之極。

又道洛神宓妃「凌波微步，羅襪塵生，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還若離。」把洛神宓妃的美態描繪得淋漓盡緻。

從此之後，洛神宓妃的悲慘身世脫胎換骨，她再不用受那「鞭抽洛水」之苦，也不再背上「一女事二夫」之惡名，她的華麗光彩，足以彪炳千古了。

山溪鳳凰大龍脈，竟可令洛神宓妃有此奇遇，當眞玄妙之極了，這是後話，一筆表過也就不提了。

當下九天玄女眼見洛神宓妃，已喜得龍脈居所，心中甚感欣慰，暗道：日後必能令宓妃姑娘煥發光彩，受世人尊仰，她的苦難不久便將遠去了。

九天玄女心中欣然，也不再在玉盤峯逗留，展開身形，便向泰嶽天柱峯掠了回去。

九天玄女在半空中向那寺廟一望，但見祥雲繚繞，隱隱透出神光，不由便微微一笑，將近那寺廟時，忽然默運神功，以千里傳音的功夫發聲道：「泰嶽帝君天孫神祇，爲甚不肯以眞身相見？偏要幻化什麼天玄和尚，藏頭露尾，成何體統……」

九天玄女這一聲嬌嗔而發，直斥堂堂泰嶽山神的不是，可謂斗膽妄爲之極。

不料她這一聲响過後，寺廟裏面隨即傳出回音，這口氣似帶點無奈，又似怕了九天玄女的嬌野脾氣：「玄女姑娘言重了，原來妳已窺破小神的行藏……但小神有難言苦衷，尚望玄女姑娘見諒。」

九天玄女已凌空而降於寺廟前面，卻站在山門前五丈，不肯進廟，她呵呵一笑，道：「尊神有何苦衷，爲甚要幻托於天玄和尚身上？」

那回音道：「玄女姑娘乃九天秘笈使者化身，不日將重返仙界，乃半仙之體，陽剛正氣逼人，小神未知是否禁受得起，豈敢妄自以眞身相見？一切尚祈九天使者鑑諒。」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於玄幻冰洞，那黑龍已隱示知，我乃九天秘笈使者的化身，以周文王後裔現於世上，如今泰嶽之神乃羣神之首，他亦如此斷定，看來那黑龍所言非虛了！

九天玄女這般轉念，原來對泰嶽山神的一點反感，因而也就冰釋了，她呵呵一笑道：「原來如此，倒是我九天玄女錯怪尊神了。」

那回音慌道：「不敢，不敢，

一切尚祈使者鑑諒！」

九天玄女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你不怪我，我亦不怪你便是了，如此客氣幹麼？尊神難道始終不肯以眞身相見麼？其實我早就判斷天玄和尚只是尊神的化身罷了！」

那回音一聽，隨即語帶笑意道：「知亦不知，不知亦知；見如未見，未見如見；尚望使者莫深究了吧！」

九天玄女轉念暗道：「這泰嶽山神處事倒甚有分寸，單看他破例允准洛神宓妃，借住泰嶽之地，便知其執法雖嚴，亦有其通融的一面！」九天玄女這般轉念，便不再勉强泰嶽山神以眞身相見，以免令他爲難。

九天玄女當下微微一笑道：「那好吧！九天玄女就此告辭！」九天玄女身形掠起，忽然想起什麼，又在半空中加了一句道：「尚請尊神法外施仁，容洛神暫且寄身泰嶽溪流，拜托！拜托！」

那回音又飄來道：「九天使者不必掛心，小神亦知那是洛水女神的一段奇緣，小神怎敢破壞使者的一番心意，既是有緣，且放心去吧……天下正逢多事之秋，一切尚祈九天使者爲天下蒼生多留福蔭……」

九天玄女此時已掠到下山途中的那石壁之處，她閃目一看，但見那「虫二」兩字石壁依然矗立，心中不禁一陣好笑，暗道：這區區字謎，竟欲難倒我九天秘笈傳人？當眞可笑之極！但那泰嶽山神末了一句：天下正逢多事之秋，尚祈使者爲天下多留福蔭，又是什麼意思呢？嘿！且不去想它，先尋處地方，勝如晉地杏花村的，喝它三百杯再說！

九天玄女這般思忖，身形如電奔，眨眼已掠到泰嶽山脚了。

嵩山之巔　研論天機

此時已是淸晨時份，陽光早從泰山東面的雲海中鑽了出來，絲絲縷縷，霞光七彩繽紛。

九天玄女身上沐浴霞光，身形如光似電，又如脚下生雲，此時有人目睹，多半便斷認她是九天仙女下凡塵了。

九天玄女一直向泰山的西北面掠去，因爲她但感那面祥雲繚繞，龍氣郁郁，甚爲誘人。她在掠行中，忽爾又想起留在泰嶽玉盤峯的洛神宓妃，心道：她已與鳳凰溪龍氣混然一體，假以時日，潛移默化，必可脫胎換骨，洗脫汚名，重煥靑春，心中不禁一陣欣然自得。

九天玄女的輕功絕頂，掠行一會，西北面便現出一座城廓的影子，但見霞光之下，那城廓雲氣瀰漫，龍氣郁郁，一派吉祥瑞氣籠罩。

九天玄女不由暗暗稱讚道：「不料齊國地域，泰山脚下，竟隱着如此一座龍脈之城也……這倒不可錯過揣摩一番。」

九天玄女向那城廓急掠而去，直到掠抵城外三里，眼見前面已有早行人出入，這才放慢身形，緩緩而行。

她接近城邊，向那早行路人打聽，才知這城名叫歷下（即今山東濟南市），早在春秋列國年代，便已是名城，諸侯亦會於此城會盟，又據說遠古年代，舜帝曾耕於歷山，這座歷山，便是歷下的千佛山。

九天玄女暗暗點頭道：「此城龍氣郁郁，多半身處龍脈之上，也就難怪奇跡衆多了。」

九天玄女施然入城，守城的兵士倒待人和氣，但遇婦孺或斯文人士，一律自由進出，甚少粗言喝罵之舉措。九天玄女暗暗點頭道：「齊國果然不失爲戰亂中的樂土，單看其對普通老百姓亦不疑不輕，便足以傲立天下矣！」因此九天玄女對齊國不由又添了幾分好感。

這無疑是齊國的天大福氣了，因爲憑九天玄女此時的本事，不但可決一人一物的生死，甚至一城一國的命運亦可一手擺弄，她既然對齊國心生好感，自然便不會坐視齊國的兇危不理，而這豈非齊國的天大福氣？

國如舟，民如水，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小如平民百姓、一兵一卒，亦足以影响一國的國運，守衞歷下城門的兵卒，因其平和待民，大得九天玄女的好感，遂有日後力挽狂瀾於傾倒的絕世妙事。此是後話，容後詳述。

九天玄女走入歷下城，她此時的心思已與早年不同，以前她極喜熱鬧，每入城中必揀熱鬧的去處，但這時已對城中的地脈形勢更爲着意了。

她在歷下城四周遊了一遍，但見城中內外，淸泉湧流，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當眞是山水甲齊魯，泉甲天下的泉城！

九天玄女的悟性天下無雙，因爲她是「九天秘笈」使者的化身，她繞城四周走了一遭，片刻之間，便已遍歷城中七十二名泉了。她每到一泉，例必暗地替泉水命名一字，只是未加公開宣示，否則城中若知她九天玄女降臨，早已哄動全城百姓了。

九天玄女遊城一周，於歷下城的地脈形勝，大致已了然如胸，她忽感肚子有點餓，這是她近年極少有的現象，因爲她歷世越深，吃的東西便越來越不經意，她可以七日七夜不吃不喝，但也可以連吃一席

酒菜，連飲五百杯烈酒而面不改容。

這時九天玄女來到一條大街，大街的正中恰好有一家酒肆，酒肆橫匾上書「水雲居」三個大字。

也許是「水雲居」這三個字眼，把九天玄女吸引，她微微一笑，也就走進水雲居去了。此時不比往日，九天玄女閱世已深，知世上缺了錢銀寸步難行，因此她在齊國時，齊威王贈與的一筆「齊金」，她也不加推辭便收下了，因此她此刻身上有「金」，自然不怕再遇上在薊城的尷尬事了。

但九天玄女走進去時，水雲居的人客，卻如一聲令下似的，不約而同把目光投注在她身上，就如她是從天而降的怪物似的。

水雲居大概是歷下城中很出名的酒肆，因此高朋滿座，竟座無虛設，不下百十人之多。因此投在九天玄女身上的眼珠，竟達一二百隻之多。

九天玄女被衆人這般注視，心中很不自在，因爲她已不喜熱鬧，極不想惹人注目，她心中不由微生嗔怒，但又不想惹事生非，畢竟以眼睛看人是無罪的啊！

若換了以前，九天玄女早就忍不住發作了，她若發作，那投在她身上的眼珠便有禍了，轉身便欲走出，她不想因吃一頓飯而壞了勘察歷下地脈龍氣的興緻。

不料就在此時，有人身形一晃，已把九天玄女的去路攔住了，又呵呵一笑發聲道：「姑娘既已來了，又何必急着要走出去？何不按本意，坐下來吃一頓再說？」

九天玄女閃目一看，只見攔路之人，是一位又黑又醜，一隻脚長一隻脚短，柱着拐杖的跛子，他黑醜之極，就連拄着的那根拐杖也是黑如墨汁，當眞醜陋極了。而九天玄女卻如天仙降世，風姿綽約，如此美極醜極，併立一起，美的更美，醜的更醜，直把人瞧得六神恍惚，驚喜無名。

九天玄女向這黑醜男子匆匆一瞥，也未及細察，她急欲離去，以免生事，便不耐的微哼一聲道：「你這黑鐵拐，爲甚阻住我的去路？」

這「黑鐵拐」卻哈哈一笑，道：「你又爲甚急着要走？」

九天玄女微咬牙道：「我不想被人如怪物般瞧，但又不欲生事，因此另擇酒肆罷了。」

「黑鐵拐」笑道：「你知道衆人爲甚注視姑娘麼？」

九天玄女不欲深究，便微一搖頭道：「我不知！」

「黑鐵拐」笑道：「在座人客，說給這位姑娘聽聽好麼？」

在座人客中，有膽子大的便應聲道：「是這樣的，姑娘，剛才這位黑鐵拐……哎喲，也跟了姑娘的稱呼了，對，就稱他黑鐵拐先生吧，他剛才說，不出一時三刻，便必有一位女子走進水雲居……果然未到一刻功夫，姑娘便走進來了，我等驚駭之餘，才定睛看着姑娘，其實並無惡意，姑娘幸勿介意。」

說話的是一位中年男子，打扮斯文，倒似一位讀書人似的。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便觸着她的癢處，忍不住目注那中年斯文男子，道：「你說的當眞麼？」

那中年文士點頭道：「在下姓項名平，乃歷下三代讀書人士，嘴裏絕無半句虛言。」

此時又有人接口道：「不錯，在下姓劉名豐，乃魯國人士，入齊城歷下營商，自問見多識廣，除相傳當年的風水祖師鬼谷子外，尚未聞有這位黑鐵拐先生之本事者也。」

這「劉豐」話音甫落，又有人接口道：「雖然事出驚奇，但我等如此注視一位姑娘，總有點唐突，幸虧姑娘不以爲怪，倒是我等須先向這位姑娘謝罪才是。」

九天玄女一聽，目注剛發話之人，心中忽然對他大生好感，微笑道：「先生是否姓張？」

那人吃了一驚，忙道：「是啊！在下姓張名耳，乃韓國人士，偶爾入齊，早膳於水雲居，自忖從未與姑娘謀面，爲甚竟知在下姓氏？」

九天玄女因對此人甚有好感，忍不住微微一笑道：「先生左耳如弧，右耳狹長，弧者弓也，弓長合併，豈非一個張字麼？由此可知先生必姓張也。」

那「張耳」、「劉豐」、「項平」三人一聽，均不約而同吃驚道：「又是一位未卜先知的神算之士！這水雲居今日天降貴人矣！」

那「黑鐵拐」一聽，目中神光乍閃，似微吃一驚，又似老大不服氣，他哈哈一笑，向九天玄女道：「姑娘原來亦精於此道，我黑鐵拐倒瞧失眼了。姑娘既有此雅興，何不坐下，先吃一頓，再參研此中的奧秘？」

九天玄女心中一動，不由目注黑鐵拐一眼，此際她已暗運「九天秘笈」玄功於目，立刻便發覺此人身上有點異樣，但覺他周身似被一層氣勁蒙罩，令人難以窺透他內裏的潛秘。九天玄女不由暗道：「這黑鐵拐到底是何方神聖，看他的形氣，似與那『天玄和尚』是一類貨色，但那『天玄和尚』身上陰氣奇重，這黑鐵拐卻陽氣極烈，似人非人、似鬼非鬼、似神非神，他到底是甚怪物？」

九天玄女心中存疑，便非探究

明白不可了，此時便趕她走，她也決計不動了，只見她居然欣然一笑，點點頭道：「很好，既蒙黑鐵拐先生相邀，我便叨光一頓便了，不過話先說清楚，這可是你邀坐之席，待會結賬，可是主人家的事啦！」

這黑鐵拐其貌不揚，卻甚豪氣，只見他把黑鐵拐一頓，呵呵大笑道：「好說！只要姑娘肯參透其中的奧秘，休說這區區一頓酒菜，便把這水雲居送給姑娘，也不過是微末之舉而已。」

在座人客一聽，又聳然動容，暗道：這黑鐵拐雖然有點本領，但身如乞丐，這水雲居在歷下城中首屈一指，價值不菲，他竟大言不慚，誇口把這水雲居送給人。

衆人客的驚疑，黑鐵拐也渾然不理，他呵呵一笑，把黑拐杖一伸，便道：「姑娘請入席，請！」

原來這黑鐵拐早就佔用了居中的一桌酒席，位置甚妙，四面八方皆圍着人客，倒似他是大宴賓客的豪富似的。

九天玄女的好奇心已被激起來了，她也毫不猶豫，坦然入席，四平八穩的端坐於黑鐵拐的對面。

黑鐵拐以主人身份，向九天玄女笑道：「姑娘請點菜式，宴席之道，以客爲先。」

九天玄女有心與黑鐵拐爲難，聞言便微微一笑道：「主隨客便，很好，但請勿忘記，付賬之時可是客隨主便啊！」

黑鐵拐慨然道：「當然，黑鐵拐有言在先，豈會反悔？姑娘放心便了。」

九天玄女疑惑的瞧了黑鐵拐一眼，但見他裎胸露腹，除了那根黑拐杖稍沉外，全身上下根本沒有稍重之物，心中不由嘿嘿一笑，暗道：妙極，我且看你如何會這菜式的賬了。

九天玄女存心與黑鐵拐爲難，便又加了一句道：「點菜主隨客便，會賬客隨主便，很好，這可是黑鐵拐先生你親口答應的啊！」

黑鐵拐似已察覺九天玄女有心找他麻煩，卻毫不爲意，呵呵一笑道：「佳餚美酒且盡歡，千金散盡還復來，姑娘大可放心盡興而點。」

黑鐵拐與九天玄女這般一對答，在座人客包括劉豐、項平、張耳等人，均吃了一驚，暗替黑鐵拐擔心，心道：若這般不限任點，那當眞可以把水雲居整座買下了，這黑鐵拐窮不溜秋的，如何付得起賬了？於是衆人均目注九天玄女，且看她能夠點出什麼驚人的菜式。

但見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隨即朗聲道：「好，那我就隨便點幾款菜式吧！」她一頓，向企堂的店小二招一招手，招到身前，這才又道：「小二哥，你聽清楚了。」

店小二是一位上了年紀的穩重人，他一聽有生意，便連忙諾諾的答應道：「是！是！客官請隨便指點，敝店聘有名厨，但凡叫得出的菜式均可以烹調。」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隨即毫不猶豫的朗聲道：「好！那就先來個熊蹯虎掌，鷄跖猩唇，潛魚兩味，元犀五肉，格卵鳳翼，剖胎豹腹；佐料須用海椒魯豉，河鹽蜀姜。炮製須劑水火而調和，切肉須輕如雪揚，白似飛霜！小二哥，你記住了麼？」

此時不但小二哥傻了眼，連那黑鐵拐也一陣發呆，大概九天玄女所點的菜式，他竟是連聽也沒聽說過的。這也不奇，因爲九天玄女在齊都臨淄逗留時，齊威王爲了挽留她，特地聘了天下名厨，每日泡製一味新鮮菜式給她品嚐，九天玄女悟性奇高，過目不忘，因此竟把各等上佳菜式的名堂、炮製均記在心中，此時恰好派上用場了。她所說的，黑鐵拐自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不但黑鐵拐見所未見，就連店小二亦聽得傻了眼，心道：這位姑娘所點，無一不是宮廷盛宴菜式，水雲居就算勉強可以炮制，也必然大爲遜色，但人客既已點出口，又

奸不可拒絕，無奈只好陪着笑臉道：「是，是，姑娘尚有甚指點？」

九天玄女微笑道：「佳餚已備，美酒豈可或缺？這便先來三五十斤晋地杏花村竹葉青酒吧！」

九天玄女這話一出，那黑鐵拐卻暗地吞了一口唾沫，大概他是嗜酒之人，聞到「竹葉青」三字，登時腹中酒蟲作怪了，暗道：這姑娘當眞古怪，怎的連我老黑的嗜好也暗察透了。

店小二亦連忙唯唯答應：「是！是！再來三五十斤竹葉青。」心中卻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三五十斤竹葉青，只怕連大水牛也飲醉了。

不料九天玄女意猶未盡，只見她微微一笑道：「美酒佳餚，酒足飯飽，自然不能缺了飯後果品呢！好，然後再來魏國杏積，巨野黑菱，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柰，湘南朱橘，荔枝沙菓，葡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哈哈，完了，就這些吧！」

九天玄女說着，竟連她自己亦感好笑，因爲其中有些美果，她僅聽過，而根本不知那是什麼。

店小二此時已目瞪口呆，喃喃的道：「老天……姑娘莫非是天降神仙？竟把普天下的名菜美酒佳果均點出來了……姑娘可知你所點之物，每一款均價值連城麼？」

九天玄女大笑道：「我自然知道，不然怎會亂點，反正我與這位黑鐵拐先生有言在先，點菜主隨客便，付賬客隨主便哩。」

店小二無奈，只好轉身走去，吩咐內厨炮製精選去了。

＊　＊　＊

水雲居內，那劉豐、項平、張耳三人，均見多識廣之輩，聽九天玄女如此點配，便知她有心爲難這黑鐵拐先生來了。心道：這姑娘所點的菜式，每一款的確價值連城，合計起來，歷下城中，只怕誰也吃不起，這黑鐵拐先生無論如何也不像巨富之士，待會他如何付得了這頓酒菜錢？

水雲居內登時鴉雀無聲，因爲此時誰都心知肚明，黑鐵拐和那位新進來的姑娘，均是闖禍的精怪，這等棘手的人物，誰敢去出聲招惹，萬一惹上麻煩，脫不了身那還事小，若惹這頓酒菜之賬上身，那才是傾家蕩產的禍事！因此誰都不敢答惹，寂然無聲，但誰也不想溜走，因爲誰也放不開這普天下一等一的奇事。

水雲居果然名不虛傳，着實招聘了一些烹調的高手，因爲不多一會，便先把那等「熊蹯虎掌、元犀五肉、剖胎豹腹」等山珍美味捧出來了。

接而又捧出滿滿的一缸晋地杏花村美酒竹葉青，這滿滿的一缸，少說也有二三十斤了。

店小二向黑鐵拐和九天玄女陪笑道：「客官請慢用，至於那飯後果品，因尚須籌備，稍後再行奉上，尚祈鑑諒。」

九天玄女向桌上菜餚一看，但見炮製得果然不錯，與齊威王的御厨竟也不遑多讓，心道：我與這黑鐵拐鬥氣，可也難爲這水雲居的大厨及伙記了！

九天玄女這般思忖，便向店小二含笑道：「小二哥不必客氣，只管去招呼別家罷了，待會我擔保絕少不了打賞便是。」

店小二連忙答應走開了，心中卻苦笑道：「還敢望打賞，但求好來好去，順利會鈔結賬，不致被老闆一頓臭罵，便該念阿彌陀佛了！」

此時那黑鐵拐已根本不理會店小二的任何反應，他雙眼盯着桌上那缸竹葉青酒，就如缺奶的娃娃見了奶娘似的，他也不掀缸蓋，隔空抽了抽鼻子，便連聲讚道：「好酒！好酒！」

九天玄女也笑道：「果然是好酒！好酒！」

黑鐵拐怔了怔道：「連我這酒仙亦須隔空一聞，你這姑娘聞也沒聞，怎知它是好酒？」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此酒酒色碧綠，仿似青竹之葉，迤媚芬芳中更帶甘馨清冽，乃天下之極品也！」

黑鐵拐一聽，忍不住揭起缸蓋，向裏面掃了一眼，再狠命一嗅，不由怪笑道：「不錯！不錯！此酒色香味全被妳這姑娘隔缸說中了，哈哈，原來妳還是此中的高手。」

九天玄女笑道：「不敢！不敢！不過略曉一二而矣。」她心中卻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竹葉青」酒，還是我九天玄女當日一手調教出來的，我又豈會不知！

那黑鐵拐一聽，卻大喜道：「我黑鐵拐今日遇上知音也，來！來！來！姑娘家，老黑先與妳痛飲三百杯再論其他。」

九天玄女微笑道：「若我不喝呢？」

那黑鐵拐笑道：「妳必定極想知道我老黑到底是什麼來路，但妳若不喝，或者喝輸了，也就別想在我口中吐出半句話啦！」

九天玄女心中一動，微微一笑道：「黑鐵拐先生是說，若你鬥輸了酒，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黑鐵拐一怔道：「我沒說知無不言啊！但老黑若輸了，便答應你答三個問題。」

九天玄女笑道：「很好，你可不要反悔！」

黑鐵拐大笑道：「姑娘放心，

普天下還沒有人敢與我老黑鬥酒也，因此老黑若輸了，自然決不會反悔！」

九天玄女微笑道：「很好！」她轉向剛才發話的劉豐、項平、張耳三人道：「就煩三位作個見證人吧！」

劉豐、項平、張耳三人欲待不答應，但又極想看熱鬧，便無奈道：「姑娘一切小心在意，闖出禍來可不關我等事啊！」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放心！放心！一切自有黑鐵拐先生兜着呢！」

九天玄女說罷，目注黑鐵拐道：「黑鐵拐先生如何鬥法？這可是客隨主便啊！」

黑鐵拐大樂，他一拍桌子，向店小二大聲道：「小二哥，再捧一缸竹葉青酒出來。」

店小二不敢怠慢，連忙又捧出一缸酒來。

黑鐵拐向桌上的兩缸酒一指，呵呵一笑道：「要鬥就要鬥個痛快，這兩缸酒，一人一缸，誰把它先喝乾，誰就贏了，但可不准用手奉起酒缸喝，誰的手碰一碰缸邊，誰就當輸了。」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好！一切便依主人之意便了。」

那劉豐、項平、張耳等人客一聽，不由跌足暗歎道：「如此鬥酒法，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這黑鐵拐先生既然敢以此法相鬥，必定大有來頭，這位姑娘俏麗如仙，到底女流之輩，如何是這等江湖怪傑的對手，她今番必定輸了。」

黑鐵拐卻老實不客氣，哈哈一笑，便把頭向那酒缸一湊，喝一聲「開始！」話音未落，他已迫不及待，把口一張一吸，缸內的竹葉青酒，竟奇特的被吸進他的口中，他連忙咕咚咽下，果然並無動一動手指頭。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也不去掀起缸蓋，默運「無爲眞氣」，聚於中指，然後驀地向酒缸壁一指，但聽「嗤」的一聲響，缸內的酒竟隔空被扯上指尖，再源源不絕的沿手臂流入口中，這等喝法，竟又比黑鐵拐以口隔空喝法文雅多了。

不多一會，有人探頭向黑鐵拐的酒缸一看，但見缸內的酒已去一半，這一半的酒足達二十斤，黑鐵拐肚裏裝了這半缸二十斤酒，竟然臉不紅心不跳，這人不由讚道：「好酒量！」

九天玄女喝着的這一缸，由於她並無掀起缸蓋，因此無法知道她已喝了多少，在場中人多半均以爲，九天玄女必輸無疑了。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左手暗地伸出一指，隔空指向黑鐵拐喝着的酒缸，她右手吸出酒缸的酒，喝入口中，但並不入腹，再沿氣脈逼到左手指，以「大挪移神功」，隔空再把酒注入黑鐵拐的酒缸。

如此一來，不管黑鐵拐喝得多快，酒量多好，他也必定是喝得最慢，也醉得最快，因此也就必輸無疑。九天玄女這等「大挪移神功」運用於鬥酒上，在場中人根本無法覺察。

黑鐵拐再喝了一會，但感已喝完一缸了，而且他肚腹也已微脹，酒氣上湧，臉也開始紅了起來。他偷眼一瞧九天玄女，卻見她笑意未改，神清氣爽，渾無酒意，心中不由又驚又奇，暗道怎的了？今日黑鐵拐竟要敗在一位姑娘的手下了？

黑鐵拐老大不服氣，再以口隔空吸了一會，但感缸內的酒似乎吸之不盡，心中不禁駭然，再偷瞧一眼九天玄女，見她依然笑臉迎人，神色從容之極，黑鐵拐不由洩了氣，他驀地抬起頭，伸手把嘴一抹，道：「我黑鐵拐輸了！」

衆人一聽，均暗道：這黑鐵拐先生倒也寬宏大量，明知自己必贏，卻反而先行認輸，項平心直口快，忍不住便笑道：「黑鐵拐先生並沒輸啊！怎會先打退堂鼓了？」

黑鐵拐歎了口氣，伸指向九天玄女的酒缸蓋一勾，那蓋子便飛到他的手中，苦笑道：「你等一看，便知輸贏了。」

衆人連忙湊前一看，只見黑鐵拐的那缸酒尚有一半，但九天玄女那缸酒卻已空空如也了，當下不由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好一會，那自稱歷下三代讀書人的項平，已忍不住發聲道：「黑鐵拐先生，姑娘酒缸已空，你的酒缸尚有一半酒，的確是你輸了。」

黑鐵拐倒也爽快，呵呵一笑，便道：「輸就輸了，我又沒說贏了，姑娘，妳問吧，但只限於三句，妳可記住了。」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忽然輕聲道：「你到底是誰？」

黑鐵拐一聽，哈哈一笑，道：「姑娘既稱我爲黑鐵拐，我的本姓李，那便是李鐵拐了！好，這是第一句啦！」他唯恐九天玄女又問一些刁鑽古怪的事，連忙添了這一句道。

九天玄女笑道：「當然，這算是第一句了，這第二句麼，便是請問李鐵拐先生，你爲甚知道我會進入這水雲居中來？」

黑鐵拐──李鐵拐一聽，連忙道：「我老黑李並沒指名是姑娘妳進來啊！」

九天玄女微笑道：「你是否說，待會必有姑娘家進來？」

李鐵拐無奈點點頭道：「是又如何？」

九天玄女又笑道：「那我是否

姑娘家？」

李鐵拐笑道：「妳自然是姑娘家，難道我老黑會說是男子漢麼？」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這便是了，你既然是說有姑娘待會會進來，剛好我進來了，我又是那姑娘，你這不是說我會進來？這問題你又是非答不可了。」

李鐵拐見九天玄女左拉右扯，居然被她說通，深知她嘴頭的厲害，無奈討饒的哈哈一笑道：「其實也沒什麼，剛才老黑忽見外面霞光格外艷麗，七彩華輝，依此推斷，便知有一異人至矣，而且還是一位美如天仙的女子，所以便說是有姑娘欲進了。」

在場人客一聽，均聳然動容道：「這位先生，僅依七彩霞光，便可判斷預知未來，當眞好本事啊！」

九天玄女卻毫不動容，淡然一笑，又立刻道：「李鐵拐先生既有預知未來的本事，又可知天機、人間、地脈三道之秘？尚請不吝賜告，亦是第三句疑問啦！」

九天玄女此問一出，不但在座人客目瞪口呆，被這如天難題震驚，就連已有五分醉意，一副醉仙神態的李鐵拐，亦不由醉眼一睜，直勾勾的盯着九天玄女，好一會才喃喃的道：「妳……姑娘妳好大的口氣，大概是存心爲難我老黑來了。」

劉豐、項平、張耳三位頭面人物，亦不禁聳然動容道：「是啊，這位姑娘，天機、人間、地脈三大奥秘，世人窮畢生之力，欲窺透其中萬分之一亦難如登天，姑娘竟求索三大之秘，這豈非白日求夢境麼？」

李鐵拐一聽，這才大大鬆了口氣，呵呵笑道：「如何？姑娘家，妳邀請的裁判也說是白日求夢境啦，妳總不好強逼我老黑答妳這疑問了吧？哈哈……」李鐵拐尋着了下台階，得意的一笑。

不料九天玄女卻微微一笑道：「不然，只要精於此道，便絕非白日求夢境矣，例如……」九天玄女目注劉豐一眼，忽然道：「按人間道之說，這位姓劉的先生，便必定父喪不久，而且僅乃草草下葬而已！」

九天玄女剛才酒沿血脈而出，雖未入腹，但血液之中，卻已混入酒氣，因此竟興奮起來，話剛停立刻又目注項平、張耳兩人道：「再如這位姓項的先生，其居所必處熱泉之畔；這位張先生，必乃三代單傳，目下兒輩重病臥床，他此行入歷下城，不外欲求名醫而已！」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那李鐵拐便咬牙道：「妳這姑娘，可莫爲了駁倒我老黑，而胡說八道，亂點一通啊！」

不料李鐵拐話音未落，那劉豐、項平、張耳三人，均不約而同失聲叫道：「天……這位姑娘好本事，我等隱秘，均被姑娘一眼窺透了……這……到底是甚大神通？」

九天玄女微笑不語，卻目注李鐵拐，看他有何話說。

李鐵拐此時一對醉眼驀地一張，一縷藍光忽地一閃，在九天玄女臉上掠過，他忽然正正經經的向九天玄女作了一揖道：「這位姑娘如何便可立判人間奥秘？姑娘只要肯細說一番，老黑甘願向妳俯首服輸了。」

此時，歷下的項平，魯國的劉豐、韓國的張耳，均異口同聲道：「是啊，姑娘，務請詳釋我等之疑！」

李鐵拐一聽，卻呵呵一笑，道：「這位姑娘若說出來，我老黑便要認輸，但你等卻不勞而獲，我老黑豈非吃虧之極？不行，不行，姑娘要說，也只可悄悄說給我一個人聽。」

那劉豐、項平、張耳三人，不料李鐵拐在這節骨眼上，忽然來個攔路打棍子，大有索酬之意，若待不理，卻又急欲知道其中奥秘，無奈三人只好道：「若能釋我等之疑，必有所酬謝便是。」

九天玄女行事但憑興之所至，根本就沒去計較什麼報酬之事，因此她聞言淡然一笑，道：「什麼酬謝不酬謝的，我並沒有此打算啊！」

但李鐵拐卻立刻接口道：「但姑娘妳是爲了要我服輸，我心甘情願答妳之問，是麼？」

九天玄女點點頭道：「不錯，可以這麼說吧！」

李鐵拐呵呵笑道：「但姑娘說的，卻大大有益於這三位旁觀之士，彼等不勞而獲，我老黑卻要乖乖認輸，低了名頭，這買賣不合算之極，妳以爲老黑我會做麼？」

九天玄女不由笑道：「那你如何方肯心甘情願服輸？」

李鐵拐笑道：「這容易極了，只要姑娘妳所說的，不但準確無疑，而且大大有益於彼等，那彼等便要答應我老黑一個要求，以答謝老黑替彼等帶來的這個天大福氣。」

九天玄女笑道：「彼等不知你這要求是什麼，若你這要求要生要死，摘星撈月，彼等如何敢答應？」

李鐵拐大笑道：「放心！放心！老黑這要求保證必定是彼等力所能及，而且決不超越這酒館的範圍便了。」

九天玄女向劉豐、項平、張耳三人含笑道：「這是李鐵拐先生所

求，你等答不答應？」

劉豐、項平、張耳三人一聽，心道：既然是力所能及，而且決不出這水雲居的範圍，看來不答應那是決計不行的了，於是無奈道：「好！若不出酒館範圍，又力所能及的，我等答應便了，但請姑娘快點詳釋我等之疑！」

* * *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先行目注劉豐一眼，忽然便輕聲道：「劉先生額上日月角暗中帶煞，此乃父喪之像，且你山林位晦氣直犯山根，山林乃祖宗風水之定位也，祖宗風水犯煞，必因草率下葬所致；再者山根乃主行年四十有一，你時年未出四十二，因此可判，父喪草葬乃不出一年之事也。」

魯國來客劉豐一聽，不由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

九天玄女也不去理會，轉而又對歷下的項平道：「項先生形相紅氣逼人，此乃心胸熱血沸騰之像，亦必懷救國救民的壯烈大志，因此所之處，必受地力熱能之潛移默化，陽剛之氣方如此充沛也，歷下多泉，由此足斷，項先生居所，必處熱泉之上也。」

歷下的項平一聽，登時滿臉漲紅，似乎心中的熱血沸騰得更厲害了。

衆人還來不及判斷其中的驚人之處，九天玄女已再向韓國的張耳微笑道：「而張先生你龍宮既暗，人中浮腫，眼胞多紋，眼蓋深陷，爲人雖然心思縝密，精明過人，但子嗣必如懸線，一線既斷，便無以爲繼，豈非數代單傳之像？且亦必乃子孫輩惡病纏身之相也。」

此時，衆人尚未來得及詢問，那魯國的劉豐、歷下的項平、韓國的張耳，三人忽地噗的跪在九天玄女面前，異口同聲道：「姑娘乃神仙降世，盡窺我等隱衷奧秘，萬望姑娘高抬貴手，向我等指點施救一二，此恩此德，沒齒難忘，必有所報！」

九天玄女尚未及有所表示，那李鐵拐已連忙笑着接口道：「你等既有心圖報，何必等日後？眼下便有報恩的大好機會，而且你等是否得償所願，我老黑不想追究，但眼下卻非得先報了我老黑引介之功不可。」

劉豐、項平、張耳三人一聽，深知難以逃避這李鐵拐的要求了，無奈笑道：「那請問如何報這引介之功？」

李鐵拐大笑道：「你等眼前這桌山珍美味，上菜名酒，可是老黑我與這位姑娘享用的，聽說價值不菲，我老黑身無分文，如何請得起這位姑娘，無奈只好有請三位代勞了！」

李鐵拐一頓，又忍不住大笑道：「如此一來，不但報了老黑我引介之功，捎帶也報了這位姑娘指點迷津之勞，豈非一舉兩得，妙之極了的美舉？哈哈，樂死我老黑也！」

劉豐、項平、張耳等三人一聽，這才明白李鐵拐原來早就算準，這一頓山珍美味的酒菜錢，必有人代勞，因此才如此豪氣，一任九天玄女來個亂點菜譜，但細思之下，若眞能令自己破解這積年的隱患，區區一桌酒菜賬，卻也合算極了，說不得還須多謝這李鐵拐一番引介的心血呢！

三人如此思忖，便連忙搶着道：「是！是！若蒙姑娘指點迷津，這一頓謝勞之宴，理當我等付賬。」

李鐵拐一聽，樂得向九天玄女擠眉弄眼，大笑道：「如何？老黑早說美酒佳餚且盡歡，千金散盡還復來了，如今這千金之數，不是來了麼？呵呵，老黑多時沒這般大樂也。」

九天玄女見劉豐、項平、張耳三人跪地求拜，其意甚誠，不忍太令彼等失望，便含笑向三人微一招手，道：「三位且請起來，容後再說好麼？」

劉豐、項平、張耳三人連忙叩謝，但不站起來也決計不行，因爲九天玄女微一招手之下，三股無形的勁氣已把三人悄然升托，根本無法再跪求下去了。

九天玄女目注劉豐、項平、張耳三人一眼，心中忽然一動，便向三人微一點頭道：「此時此地並非說話之處，三位且請先回家等候，我九天玄女屆時自當拜訪三位，再作理處，未知三位意下如何？」

劉豐、項平、張耳三人一聽「九天玄女」四字，登時如聽仙樂，那還敢說半句不字，當下連忙把各自的居所住處告知九天玄女，又千恩萬謝，再搶着走去櫃面，替九天玄女和李鐵拐付賬去了。

在場人客此時寂靜無聲，好一會才亂哄哄的嚷道：「九天玄女？這位姑娘原來是九天玄女！老天！我等竟有眼無珠，白白錯過求她指點一二的良機了。」

原來自桂陵一役，孫臏大破魏兵後，九天玄女的名頭已傳遍列國，山野村民，亦知當世出現了九天玄女的事跡，九天玄女是當世的風水聖姑，云云。假如九天玄女早點亮出名號，只怕就連水雲居的老闆，也不肯收她的賬銀了。

此時李鐵拐趁亂便欲溜走，他剛欲展動身形，耳際卻已傳入一縷響音：「哼！李鐵拐先生，這便想不辭而別了麼？」

李鐵拐自非等閒之輩，他一聽

便知是九天玄女，以腹音傳話了，他不由尷尬的一笑道：「姑娘家，呵呵，該說是玄女姑娘啦，妳待要老黑眞的當衆下不了台，才心甘嗎？妳待要怎的啦？」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沒什麼，只是在我九天玄女面前，還沒有人敢說話不算數的，你尚有第三個疑問未回答，便想開溜了麼？」

李鐵拐知難以脫身了，無奈哈哈一笑道：「玄女姑娘，妳既然是九天秘笈使者的眞身，怎的不明白天機不可洩漏？老黑若不愼犯此戒條，苦修得來的一點道行只怕完之大吉啦！」

九天玄女亦哈哈一笑道：「我正是知道李鐵拐先生有點道行，才決要你回答我三個疑問，你若賴賬不認，我九天玄女上天入地也不會放過你。」

李鐵拐不由歎了口氣，道：「玄女姑娘眞的不肯放過老黑麼？」

九天玄女哈哈一笑道：「你只須回答了第三個疑問，自然便可遠走高飛啦！」

李鐵拐忽然很認眞的道：「妳當眞要知道天機之兆？」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自然假不了！」

李鐵拐微嘆口氣，忽然急匆的對九天玄女道：「那好吧，老黑明知玄女姑娘乃考究我李鐵拐來了，我無奈也只好獻一獻醜罷了，但與玄女姑娘妳論說無妨，當衆宣示決計不行，待會歷山上見便了。」

李鐵拐話音未落，人化電光，一閃之際便失去踪影了。

九天玄女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李鐵拐果然道行高深，但爲甚見了我如見鬼似的？心中轉念，但也沒去阻攔，因爲九天玄女深知，道行達李鐵拐如此境界者，已成地仙之體，那是決計不會違諾的了。

九天玄女見在場中人依然亂哄哄的，搶着議論「九天玄女」的事跡，心中不由微微一笑，她也不去驚動彼等，身形一晃，水雲居酒肆內，便已失去她的踪影。

好一會，水雲居中衆人，才發覺已失了九天玄女和李鐵拐的踪跡，不由跌足歎道：「我等白白錯失轉運改命的千載良機矣。」

在座人客中，唯有歷下的項平、魯國劉豐、韓國的張耳三人是唯一的例外，三人替九天玄女和李鐵拐結了賬後，便欣然返回各自的家居，靜候九天玄女的大駕光臨。

就在水雲居衆人歎氣惋惜時，九天玄女已風馳電掣的掠上歷下城南面的歷山了。

歷山即現今的千佛山，據說當年舜帝曾耕稼於此，因此當時又有名爲舜耕山，是歷下城的第一名山。

九天玄女自歷山的西面上山，她的輕功絕世，其飄緲玄幻之妙，與身爲地仙的得道之士，其實已不遑多讓了，不到一刻，九天玄女便已掠上歷山之巔。

山上不見李鐵拐的踪影，九天玄女也不急，她相信自己的目力，深知李鐵拐這等得道之士，決不敢違背諾言。

九天玄女其實已被歷山的形勝吸引住了，她向北而望，但見歷山北部有卧牛山、不注山、鵲山、鳳凰山、標山、藥山、栗山、匡山、馬鞍山等九峯峭拔，雲煙繚繞。

九天玄女心中不由一陣欣然，暗道：歷山果然是先古聖地，祖先發祥之地脈，單看北部這九峯的形格，便已隱伏九峯連環爲屏爲障之大格，當今世上，只怕連燕山下的薊城，亦未必有如此天然絕佳地脈也，如此大格，若不出一二英豪，那便是普天下堪輿之士的眼睛不幸皆盲了。

再向南望去，但見崖峭壁立，崖上崖下均有飛瀑垂泉，漫山遍野層巒疊翠，蒼秀涵幽，雲氣繚繞，猶如隱伏無數潛龍，透過地脈之眼而吞雲吐霧。

九天玄女不由樂得欣然而笑，她隨着「天機、人間、地脈」三大絕學的日漸精湛，心思已逐漸受乾坤萬象潛移默化，漸而已與大地龍氣滙聚同化，因此每見了潛龍地脈，均不由心曠神怡，如發現奇跡寶物般的欣然神往。

九天玄女的這等心態，或許便是自「尋龍祖師鬼谷子」而始，直至後世的堪輿大師，其一脈相承的共通之處吧。

九天玄女欣然極目遠眺，只見明湖似鏡，黃河如帶，歷下泉城形勝，一一盡收眼底，不由暗暗點頭道：「怪道這李鐵拐約上此歷山來，原來有一番深意，欲考究歷城風水地脈，的確捨歷山而無一處可取矣。」

「玄女姑娘，老黑來遲半步，尚望休怪！」就在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之際，她身後忽地响起一聲呵呵輕笑道。

九天玄女一聽，不必轉身，便知身後來人是誰了，其實她早就發覺身後有破空的微响，但直到相距十數丈，才被九天玄女的耳力發覺，來人輕功之高，當世也絕無僅有了。

「李鐵拐先生果然來了，遲來總勝於不來，這便不怪也罷！」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

來人果然是李鐵拐，他亦是當世的一位奇人，自少便求仙學道，歷盡艱辛，於九死一生之際，幸遇得道之人，把他離體的魂魄塞入一乞丐屍身，令其復活，遂成了這副

黑不溜秋的醜樣子了。但經此移魂大法後，李鐵拐的道行竟突飛猛進，苦修數十年後，已成地仙之體，亦即「尋龍祖師鬼谷子」一類的人物了。

這是李鐵拐「亦即後世所稱的八仙之首鐵拐李」的出處，九天玄女憑她的「九天秘笈」奇學，已大致可以判斷，僅沒如此精細罷了。

當下李鐵拐身形一晃，出現在九天玄女的身前，呵呵笑道：「玄女姑娘之約，當今世上誰敢輕慢？不然，憑姑娘那一手九天秘笈使者的功夫，千里追魂，萬里移魄，我老黑豈非失魂落魄，寢食難安嗎？呵呵！」

九天玄女笑道：「不敢，不敢，但我判斷李鐵拐先生必來罷了！」

李鐵拐奇道：「妳爲甚判斷我老黑必來？不會悔約？」

九天玄女微笑道：「李鐵拐先生形神皆已聚而不露，潛而不華，此乃道行高深者，返璞歸眞的絕頂境界，由此便足可判斷先生必來也！」

李鐵拐笑道：「就算妳瞧出老黑有點道行，也不一定便可以判斷老黑我不會反悔啊！」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若心術不正，輕諾常反之人，豈能達道行高深境界，就如老子絕學，若『有爲』，便必定難逢『無爲』境界也！」

李鐵拐一聽，聳然動容道：「有爲即無爲，無爲方有爲，此乃道家的無尙神通，亦爲吾道祖師之訓，姑娘竟如數家珍，祖師老子李耳是姑娘的什麼人？」

九天玄女知李鐵拐已是一位久經修練的得道之士，窮根溯源，竟與自己有同門之誼，便不瞞他，坦然一笑道：「老子李耳即吾師也！」

李鐵拐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忙向九天玄女俯身一揖道：「李鐵拐拜見師叔！」

九天玄女一怔道：「你爲甚拜我作師叔？」

李鐵拐呵呵一笑道：「傳我道行之人，奉老子爲祖師，姑娘卻是祖師的嫡傳弟子，排班論輩，老黑是否須拜見師叔，而且……」李鐵拐忽然一頓。

九天玄女又奇道：「而且什麼？」

李鐵拐道：「而且玄女姑娘的前身乃九天秘笈使者，超然乾坤物外，老黑這點道行，豈敢不拜見師叔？」

九天玄女道：「是又怎樣？」

李鐵拐大笑道：「既然妳是老黑我的師叔，老黑成了後輩，豈有後輩向前輩說道之理？因此啊，這第三個問題，老黑我便可以一口帶過，不必費神作答了啦……呵呵，樂死老黑也！」

九天玄女又好笑又好氣，心道你繞了偌大的彎兒，無非是爲了逃避這第三個疑問，在我九天玄女面前，豈容你混過關，她眼珠一轉，忽然微微一笑道：「你說，論班排輩，我是你師叔，是麼？」

李鐵拐有話在前，不能反口，道：「不錯啊！」

九天玄女又微笑道：「那你應該是師侄輩了？」

李鐵拐道：「這個也不錯啊！」

九天玄女大笑道：「很好，那師叔令師侄試論天機、人間、地脈三道，身爲師侄的，大概不敢違逆了吧！哈哈，妙之極也！」

* * *

李鐵拐無奈歎了口氣，苦笑道：「玄女姑娘心思的迅敏，確非世人能及，李鐵拐遇上妳，也只好自認服輸啦！」

九天玄女欣然的一笑道：「李鐵拐先生是得道之士，因此九天玄女無論如何得向你討教一二，這也是先生的本命所致，避也避不了的也！」

李鐵拐哈哈一笑，道：「我老黑遊戲人間而已，若論那等挪移運轉、偸天換日的伎倆，老黑我或可勝任，但若論天機、人間、地脈之道奧秘，當世誰敢在九天使者面前誇口？特別是人間、地脈兩道，浩瀚無極，姑娘身爲『風水聖姑』，老黑豈敢胡說八道？」

九天玄女微笑道：「如此說，獨天機之道，李鐵拐先生尙大有可爲了，那好吧，這三大奧秘，便獨減爲天機之秘，可不能再推辭啦！」

李鐵拐知避無可避了，無奈笑道：「玄女姑娘欲要老黑說什麼天機之秘？」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請李鐵拐先生試論當今天機大勢，如何？」

李鐵拐一聽，哈哈一笑，道：「玄女姑娘乃九天秘笈使者，於天機大勢定必了然於胸臆，尙要來爲難老黑獻醜麼？」

九天玄女正容道：「不錯我已有所判斷，但事關重大，尙未能下一決斷，務請李鐵拐先生不吝賜告，以作此中的印證。」

李鐵拐一聽，不由歎道：「玄女姑娘處事均以乾坤天機、世人萬物爲重，果然不愧爲九天秘笈使者的眞身，我鐵拐李遊戲人間，雖然濟世爲旨，若與姑娘的胸臆相比，顯然立分高下矣！」

李鐵拐一頓，神色亦一改嬉戲之態，轉而正容道：「若論當今天機大勢，玄女姑娘或許胸有成竹，李鐵拐不嫌淺陋，亦試論之。我日

前忽臨此歷山，便感此山足以判斷天下大勢，例如歷山環繞之九峯，不正是天象分九星之勢嗎？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九星已然躁動，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則金木水火四行，均向土聚滙，亦即土有吞併金木水火四行之象，於此亦不難判斷其中的大勢矣！」

李鐵拐目注歷山下臥牛、不注、鵲山、鳳凰山、匡山、栗山等九峯，神情肅穆，此時已絕無半點遊戲人間的嬉戲狀了。

九天玄女微一點頭，道：「李鐵拐先生果然道行高深，已得天機大勢之要旨矣，但未知土吞金木水火四行，乃主世間何兆？」

李鐵拐深知九天玄女胸藏九天秘奧，她這般執着，必定已有所判斷，於天下勢將影响深遠，便不再遲疑，坦然直說道：「天象分九星，九星主宰當今天地，例如西北之秦國，當屬天樞，於五行方位中當屬土無疑。其餘南之楚國，當屬天璇，亦屬水；北面燕國，當屬天衡，亦屬土；東面齊國、屬天機星，亦屬金；中央魏國屬天輔星，屬木；其餘趙、韓、吳越魯諸國皆有所屬，亦受九星五行大局所轄制。按此形格，則天樞土之秦國，必行將吞併其餘四行之國，此乃土能吞萬物之象也！玄女姑娘以爲然否？」

九天玄女此時神色肅然，因爲李鐵拐所判，竟與她所斷的不差毫厘，由此可見李鐵拐的道行高深，亦由此足證天機大勢必行之兆了。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雖已可確判，但心有不甘，因爲她感情上有點偏愛齊國這塊亂中樂土，便故意道：「然則齊雖屬金，爲甚卻被秦國之『土』所吞？李鐵拐先生有甚見解？」

李鐵拐沉吟道：「按李某人審觀天象，秦已佔『天樞』之利，已得天機之樞鈕也，亦即天機以其爲中樞之意，其餘金木水火四行，均繞其而運行，秦得天下，已是勢之必然矣，至於齊本亦屬土，亦據『天機』之位，可惜並非中樞，畢竟受中樞所制，再加其五行屬金，土能生金，亦能吞金，因此其迅行之勢，雖勉强可與『天樞』抗衡，畢竟難逃被吞併的命運。此乃天象之兆，亦乃天機之勢，玄女姑娘手掌九天秘笈，必已了然矣！」

李鐵拐言下之意，乃道妳九天玄女身爲天機使者，豈非不明大勢，妳如此詢問，顯然心有所感，亦有所不甘了！

九天玄女默然不語，好一會才忽然歎了口氣道：「李鐵拐先生所判，果然與我不謀而合，看來『土』吞『金木水火』四行，乃天機必然大勢，但素聞秦國處政嚴苛，國强而民苦，顯然絕非民心所向，爲甚天機偏兆其主天下？因此雖事所必然，心卻不甘，卻令李鐵拐先生窺識破綻了！」

李鐵拐亦歎了口氣，道：「玄女姑娘宅心仁厚，素以蒼生萬靈爲念，此乃本性之然，何足爲怪？但大勢已定，天象之兆如此，決非吾輩所可能逆轉，望姑娘三思。」

九天玄女沉吟不語，似在思忖，她忽然神色決然的道：「看來，我九天玄女勢須走一趟秦國了。」

李鐵拐聞言微吃一驚道：「玄女姑娘入秦有何打算？須知天機大勢難以逆反啊！」

九天玄女斷然道：「先察其情，再作定奪，吾輩中人，雖受天機所制，但應決非袖手而觀，置天下蒼生萬靈於不顧，李鐵拐先生告誡之意，我亦盡知，打擾多時，就此謝過了！」

九天玄女說罷，向李鐵拐微一揖，身化玉嬌龍，閃電般便失了踪跡。

李鐵拐不由跌足歎道：「九天玄女這位天機使者，果然鬼神莫測，她此行秦國，不知又會闖出什麼禍事來了？可惜我李鐵拐道行尙淺，未足以盡窺天機奧秘，無奈只好靜而觀之而已！既然如此，夫復何言，不想它，不想它，美酒佳餚且盡歡，千金散盡還復來，且去遊戲人間罷了！」

李鐵拐說罷，身形一晃，亦掠下歷山去了。此後，這位道行高深的異人，雖在遊戲人間，卻也時刻留意天下的動靜，特別令他放心不下的，是九天玄女既然不甘於天機演變，爲天下蒼生萬靈，不知她又會闖出什麼禍事來了？

此時，九天玄女卻已在飛赴西北秦國的途中了。齊國歷山，距西北面的秦國遠達三千里，尋常人等，怕要走上一年半載了，但於九天玄女來說，卻僅是三幾個日夜而已。

其時秦之疆域，北有上郡「陝西北部」，南有巴蜀「四川」，東至黃河及函谷關「河南靈寶縣」。地勢險固，可攻可守，被稱爲「天府雄國」。

九天玄女自齊國歷下，橫越趙、魏兩國，五天後便已進入秦國都咸陽。

沿路所見，秦國果然糧足衣豐，法令嚴明，百姓守法，將士驍勇，一派力圖進取的新氣象。九天玄女不禁暗暗點頭，心道果然不愧爲行將主宰天下之國，單憑這一派力圖進取的氣象，便決非列國所能企及了！

九天玄女進入秦國後，但覺守衛極之森嚴，她入關之際，幾乎被秦兵下令搜身，對她一位單身女子尙且如此，其餘的人要進入秦國，

那就更難上加難了。

咸陽是秦國的新都，禁衛自然更加森嚴，九天玄女在咸陽，但感猶如置身在一座悶熱的火爐之中。

她在大街上向一間酒肆走去時，忽見一戶人家不慎把爐灰丟在街上，立刻便有兵丁趕來，把這戶人家的屋主捉去了，也不知因為什麼。

九天玄女向一位路人打探，那是一位商人模樣的中年男子，不料這人一聽，面色登時大變，如見鬼魅似的立刻溜進旁邊的酒肆去了。

九天玄女感到奇怪，便跟了進去，她也感有點肚子餓了。不料她坐下吃了幾塊點心後，卻發覺那位中年商人就在她後面鄰桌，她便轉過去，問那位中年商人道：「客官為甚如此驚惶？官兵把那戶人家捉去作甚？」

那中年商人見四下並無人留意，這才悄聲的道：「姑娘小心……妳可知入秦國第一戒條是什麼？」

九天玄女微笑道：「我初次入秦，哪會知道？」

中年商人歎了口氣，苦笑道：「難怪妳如此粗心大意了……姑娘可知，這第一戒條便是莫隨便開口說話，特別莫連累人家！」

九天玄女奇道：「說話也犯法麼？怎會連累人家？」

中年商人道：「姑娘可聽過秦國有『法國』之稱？剛才那戶人家，不慎犯了『棄灰於道』法，便須捉去官府，在他額上刺字，再塗上墨，終生難滅！隨便開口說話，便是『妄論朝政』，須割舌頭，永成啞巴！而且一家犯法，十戶連坐；一人犯法，九族抄斬呀……這是否會連累人家呢……我……我的一位朋友姓吳，就因他的親戚犯法，一家被連累斬殺，幸虧他剛好營商到了齊國，方倖免於難。」

九天玄女聽到此處，已氣得俏臉通紅，怒道：「當世竟有如此嚴苛之法。」又心道若被秦國獨霸天下，天下蒼生萬靈苦不堪言矣！

九天玄女心中忽有所感，便問中年商人道：「先生貴姓？何方人士？」

中年商人悄聲道：「在下乃秦國陽城人，與那不幸的姓吳朋友是同鄉，在下姓陳名登，姑娘貴姓？問這許多作甚？」

九天玄女忽地微微一笑，道：「我乃九天玄女，日後或會到貴鄉拜訪，陳先生也不必驚訝，只須記住日後有緣會相遇這話便足矣！」

九天玄女忽然一頓。

不等驚奇萬分的陳登回過神，她隨手扔下一錠齊金於桌充賬，人已一晃不見了。

陳登好一會才清醒過來，心有餘悸的喃喃道：「神仙？鬼怪？仙姑嗎……天！這九天玄女到底是何方神聖降臨？她還留言道日後有緣相會，乖乖，也不知這緣是福還是禍呢！」

九天玄女心知酒肆中人，必甚驚奇了，但此時她心中被怒氣填塞，行事便越發鬼神莫測，她在咸陽城中，四處查探，於秦國的內情更為清楚了，她越清楚，心中便越恨。

例如她終於獲悉，一度有功於秦國的商鞅，早在多年前便已被車裂酷刑而死，死時年僅四十。

她又聽說大量秦軍殘忍、嗜殺的事實。

秦將白起攻魏、韓兩國，於伊闕斬殺魏、韓兩軍士卒二十四萬。

白起攻楚，放水淹鄢城，滔滔洪水，遮天蓋地，吞沒了鄢城，一片汪洋，大水從城西灌入，從城東再流出，百姓隨波逐流，死傷數十萬，屍體遍浮，城東皆臭。

秦軍攻趙，趙軍投降，白起把投降的四十萬趙兵全部灌醉，活活埋掉。

九天玄女聽到此處，不由仰天長歎道：「秦國有白起這等殘暴之將，強則強矣，豈能長久？就算被其獨佔天下，亦僅屬曇花一現，我九天玄女雖明知天機大勢難違，說不得亦須促其早日逆反。」

九天玄女此時此刻，已痛下決心，憑她的驚天絕學，令「秦吞列國」的天機大勢，早日逆反過來。

九天玄女當下更不遲疑，立刻趕去秦國陽城（即今河南登封東南），向村人打探，果然尋着了在咸陽曾相遇的陽城人陳登。

陳登此時，才知九天玄女的本事驚人，便求她替陳家改其衰運。

九天玄女想起陳登曾提及的那位姓吳朋友全家被抄斬事，便要陳登先行引介這位姓吳的朋友來此相見。

陳登與那位姓吳朋友乃世代知交，當下果然悄悄地把姓吳朋友帶回家中來了。自然一切均極秘密的進行，陳登把朝廷欽犯帶返家中，被查獲便是滅十戶的彌天大罪了。

原來這位姓吳的不幸人名田，原在咸陽營商，不幸得罪了秦相呂不韋，便被全家抄斬了，吳田幸好到了齊國，才倖免於難。

當下陳登、吳田向九天玄女訴說一番，言語間，痛恨秦之暴政溢於言表，兩人又拜九天玄女替其改運。

九天玄女先向陳登細察，但見他骨格平平，原無多大可造之處，尚幸他印堂下端，忽現一淡紫貴氣，直達子嗣宮。再行審察吳田，九天玄女發覺，吳田的形相竟與陳登有驚人的巧合，一樣僅有子嗣可堪造就。

九天玄女沉吟道：「你兩人本命已定，今世再難逆轉，唯有日後子嗣，或可一洗頹氣，若栽培得法，則名垂青史亦不為過，但一切亦須看你等後人的本命之運如何。」

陳登一聽，先是略感失望，但隨即歎了口氣，轉而堅決的道：「陳某雖然無望，但子孫若能洗頹氣衰運，振興陳家門戶，也是陳某夢寐以求啊！」

吳田亦流淚泣道：「吳某已落到如此地步，今生無望，亦不敢強求，但子孫輩若能有轉運之望，萬請玄女姑娘貴手造就。」

九天玄女沉吟道：「吳先生言重了，你之苦況，我亦深感同情，但你吳家與秦國有如海血仇，一脈相承，日後你的子孫輩亦必受此血煞氣所冲，必與秦國勢不兩立，其激烈之處，此時尚無法預測，或有奇變，你是否有此決絕之心？」

吳田慨然道：「但能雪此九族寃仇，吳家雖再被滅九族，吳某人亦決無悔意。」

秘笈傳人　黃石公也

九天玄女察言觀色，不禁暗暗點頭，心道吳家與秦國這一段血煞，日後必有相冲相尅之時，天機大勢經此血煞先行犯冲，則逆反之期必然加速蒞臨矣！

九天玄女心意已決，便不再猶豫，決然道：「既你兩人均心意決絕，我便答應先以尋龍堪輿大法，旺你子嗣血脈的陽剛之氣，日後必有所作為，不過其中是禍是福，未可遂下判斷，一切尚請好自為之！」

九天玄女對秦國心生厭惡，行事便鬼神莫測，當日傍晚，她便已登臨陽城北面的嵩山上了。

嵩山為五嶽中的中嶽，與泰山、華山、恒山、衡山併稱五嶽。

九天玄女登臨嵩山頂峻極峯，放眼望去，但見山巒起伏，峻峯奇特，四周山峯皆有形狀，分別為太陽峯、少陽峯、明月峯、天柱峯、萬歲峯、鳳凰峯、懸鍊峯、臥龍峯、天鏡峯、青童峯、黃蓋峯、獅子峯、雞鳴峯、松濤峯、石幔峯、太白峯、羅漢峯、白鹿峯等七十二峯。峯峯形狀奇特，環嵩山峻極峯而立，自身更有小峯環繞，成了一個山外有山，峯外有峯的地脈宏偉形格。

九天玄女挺立嵩山峻極峯巔，極目遠眺，但見北面黃河，隱冉如地橫一線，恰成環帶之狀。

九天玄女暗道：嵩山果然不愧為中嶽之尊，山環水抱，甚得風水形格，此山但建寺廟，日後勢必名垂千古。

九天玄女當年這一斷判，後世果然便有北魏的嵩嶽寺，漢代的嵩山三闕「太室闕、少室闕、啟母闕」，唐代的觀星台、少林寺、中嶽廟等等，無不千古揚名，特別是少林寺，創出中華武氣之源，素有「天下武功出少林」之千古美名，由此足證嵩山陽剛武氣之盛。

當下九天玄女以閃電身法，繞嵩山七十二峯掠行一周，她已大致判定嵩山的龍脈走向，便在太陽峯及少陽峯上，堪定了一座「鷹揚穴」，一座「猛鷲穴」，兩者皆為陽剛極盛之眞龍地脈。

九天玄女飛速返回陽城，密囑吳田，把九族被殺之遺骸收集，又吩咐陳登，起出祖先骨骸，以備移葬。

陳登、吳田二人，雖未領教九天玄女的尋龍絕學，但「九天玄女」這四字名頭，卻足以令他二人傾心信服了，於是不敢遲疑，立刻秘密行事，把各自的祖先及九族遺骸準備好了。

九天玄女擇了吉日，親攜陳登、吳田二人，秘密潛上高山，又指點二人親自動手挖穴。陳登、吳田身子壯健，因此雖然獨自在山地掘穴，甚為艱辛，卻也不敢懈怠，拚力挖穴不止，到當日的正午時分，分別位於嵩山太陽峯和少陽峯的兩大神秘龍穴便挖好了。

九天玄女着陳登把祖先骨骸，下葬於太陽峯的「鷹揚穴」。

又着吳田把被殺的九族遺骸，安放於少陽峯的「猛鷲穴」中，然後覆土入葬。

九天玄女深知此舉必犯秦國的大忌，因此着陳登、吳田二人，墳前石碑不可標明字號，僅分別刻上「陳氏祖先之墓」、「吳氏族墓」，便分別豎在二人的祖墓前了。

陳登在太陽峯的祖墳，豎上墓碑後，倒沒甚異樣，九天玄女吩咐陳登拜祭一番，便領着二人再上少陽峯。

當吳田把「吳氏族墓」的墓碑豎在墓前，剛剛豎穩之際，少陽峯上，忽地烏雲四合，霎間黑漆一片，山風呼嘯，恍如鬼哭神嚎。

吳田、陳登二人嚇得目瞪口呆，喃喃的道：「玄女聖姑……這……這是怎的了？」

九天玄女沉吟不語，目注四下翻滾烏雲，忽地神色肅然道：「秦國殺戮太重，先有韓魏兩軍二十四萬兵卒死魂，繼有鄢城百姓數十萬冤魂，再有趙國士卒十萬猛鬼之魄，百萬冤魂，現皆向此滙集矣！」

吳田、陳登嚇得連站也幾乎站不穩了，失聲叫道：「天！百萬冤魂向此峯滙聚……這……這到底為甚？」

九天玄女搖頭苦笑道：「吳氏

九族，被秦國誅殺，成爲無辜，冤烈之氣何等熾熱？當百魂集於此峯猛鷲穴中，此穴陽剛武氣甚烈，吳氏九族魂靈受此極猛陽剛龍氣感染，必然因此陰靈沸騰，向天下放出冤烈之呼，於是與此有關連之無數冤魂烈魄，聽此呼號，自然雲集此峯，與猛鷲穴中的吳氏九族陰靈滙合……」

吳田一聽，冷汗直冒道：「滙合之後又如何？萬望玄女聖姑指點！」

九天玄女仰天長歎一聲，道：「千夫所指，無疾而終；更何況是千百萬冤魂滙聚，均因受秦國屠毒復仇而來，就算一國堅如磐石，亦決不能抵受此千百萬冤魂之氣所衝，再加此猛鷲穴極受陽剛龍氣薰陶，豈是區區一國一城一王一君，所能抵禦？據此可以判斷：秦國目下雖盛極一時，甚至或可獨取天下，但其爲時必甚短暫，此穴所集之威猛血煞，必首先令秦國國運變色，然後其傾覆亦行將不遠矣……」

九天玄女忽然一頓，神色愴然，不再說下去了。

陳登、吳田二人不知如何是好，又不敢發問，好一會，二人才小心奕奕的問九天玄女道：「然則此墓對我等後人，有甚利害之處？」

九天玄女此時心中被一片悲愴之氣充塞，聞陳登、吳田二人詢示，不假思索，便衝口而出道：「此穴爲千百萬冤魂領袖，所出之人亦必與此股直衝秦國的血煞有關！日後亦必因此而揚名千古！」

九天玄女忽然一頓，微嘆口氣，又道：「至於陳、吳後人之吉凶禍福，此時尚難判斷，須看屆時彼等之本命如何了！你等亦不必以此爲念，且先行返家潛伏，日後自有應驗之時，一切好自爲之！」

九天玄女說罷，身形一晃，已在嵩山少陽峯上失去踪影。

陳登、吳田二人在少陽峯上呆了好一陣子，才相視苦笑道：「果然是九天玄女降世，行事神鬼莫測，但既然此墓乃她親手堪點，想必定有好處，一切只待後世去評說吧！」

陳登、吳田二人在少陽峯上再逗留了一會，眼見四合的烏雲已漸而不見，山野一片空寂清明，便先行下山，返回故居潛伏去了。

九天玄女心神愴然，在少陽峯匆匆掠走，卻又掠回嵩山頂峻極峯來。

她凝目向莽莽大西北望去，那是秦國發跡的地方，但見羣山浩浩茫茫，一派蒼茫蕭殺氣象，極西之處，莽莽崑崙如一頭黃色巨獸，巍然蹲伏在天地之間。

九天玄女不由微微嘆口氣，暗道：按「地脈道」之論，華夏地脈龍氣，起自崑崙，其中又以崑崙之中幹爲至尊。中幹起自巴顏喀喇山，亦爲黃河、長江之源，延綿數百里，皆在秦國境內，盡得崑崙貴氣，再延伸昂起爲嵩山，秦都又恰處嵩山，乃龍脈結穴之都，這便難怪其雖失民心而得天下，六國皆向其納土矣……這與天機之勢不謀而合，看來天機當眞不可違了！

「玄女姑娘，你欲以血煞龍脈大法，動搖秦國之根基麼？知否此乃逆反天機之舉呵！」

九天玄女沉吟之際，嵩山峻極峯南面，忽地閃出一人，發聲道，此人自然是李鐵拐了，因爲當今之世，敢以此口吻向九天玄女說話的，亦僅僅他一人而矣。

九天玄女亦素知李鐵拐於天機之道已甚有根基，她一聽便知李鐵拐必是擔心她目睹秦國暴政後，不顧一切，違逆天機，以動搖秦國的國運，以至遭天譴橫禍。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不由減輕了對李鐵拐跟踪她的反感，她微微嘆口氣，道：「我九天玄女雖知天機大勢不可違逆，但也不能坐視天下蒼生萬靈久受如此暴政屠毒，說不得亦須花一番心血，以促天機大勢再度逆轉！此乃既順天機之勢，又促其加速逆變之法也！吾所做一切，皆據此而爲，怕甚天機橫禍也！」

九天玄女說着，語氣漸而激昂，神色也漸轉肅厲，顯然，九天玄女此行入秦，已深受感觸了。

李鐵拐深知天機之道，九天玄女比他有過之而無不及，她既然如此決斷，自然有她的推斷依據，於是便微鬆口氣，輕聲道：「玄女姑娘濟世救民之心，當世有識之士誰可企及？爲此而不惜涉冒犯天機之勢之險，如此胸懷，亦決非等閑仙神輩所能辦到也！李鐵拐唯表佩服，別無他意。」

九天玄女見李鐵拐如此快便轉了口風，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李鐵拐先生怎的了？忽然又不擔心我九天玄女冒犯天條了麼？」

李鐵拐嘆了口氣，又哈哈一笑道：「老黑原來的確有點擔心，因此冒惹怒玄女姑娘之險，悄悄跟踪入秦，但親眼目睹玄女姑娘，四出查探，實地考察秦國內情，雖怒不可遏，仍能沉穩行事，僅以血煞龍脈大法，爲日後的亡秦埋下伏筆，不失爲上應天機，下順蒼生萬靈的絕妙之法，因此老黑亦大爲放心，不但放心，而且大爲佩服了！」

九天玄女微笑道：「爲甚既放心且佩服？」

李鐵拐笑道：「玄女姑娘施此血煞龍脈大法，必然應驗在陳、吳二姓的後人身上，按此時算起，亦勢須二、三十年後方有所作爲，這二、三十年中，天下勢將天翻地覆，秦國必滅六國而一統天下，這便上應天機也；又過了此二、三十年，天下應屆大變之期，秦之暴政雖統天下而不久，此時血煞龍脈大法恰起作用，先行猛衝秦國之運，則秦國必亡，而新君又將臨天下矣！這便是順蒼生萬靈也。老黑因此不但放心，而且大爲佩服！可惜……」

李鐵拐忽然一頓。

九天玄女微笑道：「李鐵拐先生可惜甚麼？」

李鐵拐苦笑道：「可惜我李鐵拐道行未深，更未懂此等妙絕天下的尋龍堪輿奇學，不然，便心甘情願隨玄女姑娘仗義行俠於天下了，這豈非很可惜嗎？」

九天玄女笑道：「李鐵拐先先生不必抱憾，天機演變，浩瀚艱辛，日後必有用着先生之處，但望先生屆時略加援手。」

李鐵拐慨然道：「此舉乃爲天下蒼生萬靈，我李鐵拐豈敢推辭？但玄女姑娘一聲令到，李鐵拐必勇赴而爲便了！但未知玄女姑娘尚有甚妙着安排？」李鐵拐忽然又加了一句道。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道：「此時尚難下判斷，一切待時機成熟再說吧！」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嵩山峻極峯北面的石幔峯上，忽地騰空衝起一團濃烈的黃色煙雲，扶搖直上天際。

九天玄女目力奇佳，目睹之下，便把話頓住，不再說下去，凝神目注石幔峯上那團黃色煙雲，似已暗察某種天機異兆。

此時李鐵拐亦見此異象了，他不由忘了發問，定睛注視，他感怪異，但尚難明其中隱示甚麼奧秘。

此時但見那黃色煙雲，騰空直上天際，忽地又在天際旋轉一匝，然後竟如黃色巨石橫空劃過，直向西南面方向飄揚，在天際飄移了一段後，忽然一沉而降，疾如流星，轉眼不見其踪！

李鐵拐直瞧得心神俱往，好一會，才喃喃的道：「嵩山果然不愧爲中嶽至尊，一團黃雲，亦如此奇特！但不知這黃雲橫空又一沉而降，到底意味甚麼？」

九天玄女沉吟不語，忽然輕聲道：「欲知其秘，爲甚不上石幔峯……」

九天玄女說着，身形已拔地而起，凌空便向北面的石幔峯掠去，其疾仿如電奔。

李鐵拐不由又喜又氣，暗道：這九天玄女當眞玄之極了，她心思之快，便連仙神亦難企及！他心念雖轉，卻也忍不住隨即飛掠而起，緊跟九天玄女身後，向北面的石幔峯疾掠而去，因爲李鐵拐實在也急欲知悉，那黃雲騰空沉降的秘密。

九天玄女和李鐵拐，一先一後掠上石幔峯，只見此峯猶如一幅巨大的帳幔，平地懸空披掛，帳幔卻是石造的，果然是名副其實的石幔峯。石幔峯上遍佈嶙峋怪石，奇形怪狀，七彩斑爛，不一而足，令人眼花撩亂。

李鐵拐見九天玄女凝目不語，忙道：「玄女姑娘可有發現？」

九天玄女沉吟道：「黃雲騰空，乃此峯龍脈升舉旺發之象，但此眞龍結穴地脈隱於何處，一時尚未能判斷。」

李鐵拐怪笑道：「乖乖！黃雲騰空，竟是龍脈升華旺發之象！當眞玄妙之極！玄女姑娘不如乾脆把此龍脈點贈我老黑，豈非可以事半功倍，不日飛升成天仙麼？」

九天玄女微笑道：「李鐵拐先生本命所限，與外助之力無緣，亦即無福消受大地龍脈之助也，一切尚須持之以恒，刻苦修練，方可望有成，但望三思而後行。」

李鐵拐嘆了口氣，隨又呵呵一笑道：「老黑亦自知己之短也，根本未指望外力之助，唯有咬緊牙關，自我修練而矣，剛才所言，不外胡說八道而矣！玄女姑娘不必介意！」

九天玄女笑道：「無外力相助亦有其好處，因爲只要一旦順應了本命，以至大成，便牢不可破，亦即道行根基穩固也！」

李鐵拐哈哈一笑道：「玄女姑娘不必安慰老黑我，倒是快尋出那黃雲突升的龍脈才是正經！」

九天玄女亦深知李鐵拐之本命，雖無外力之助，但其本身心志堅貞，日後必有大成，便微微一笑，不再多言，她取出她身上的那塊「地玄盤」，仔細的相格查堪起來了。

李鐵拐緊隨九天玄女後面，恰似作九天玄女的護法似的。

九天玄女目注地玄盤上天、地、時三針，但見三針轉悠不定，便繞石幔峯周遭走了一遍。當她從東面方位轉到西南面方位時，地玄盤上三針突然重疊成一線，定定的指向西南面。

九天玄女心中一陣欣喜，暗道：黃雲乃向西南而降，此時地玄盤方位亦指示西南，看來主那黃雲的眞龍結穴地脈，必在西南方位無疑！於是更不猶豫，手捏地玄盤，快步向西南面走去。

＊　＊　＊

九天玄女疾步走到西南面，忽地欣喜的輕咦一聲，原來那是一道通體黃色的山崖，山崖四周山峯環抱，峯險崖陡，松濤震蕩，鳥鳴谷應，山景奇特。

九天玄女心中暗道：「此崖已得峯環爲屏幃之風水大格矣！怪道有眞龍地脈潛伏於此，倒不可輕輕放過！」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再向手上的地玄盤凝視一眼，但見地玄盤上的天、地、時三針，忽地轉向崖的左側。

九天玄女循勢急步向左側移去，驀地但見一塊巨形之石，矗立於黃石崖左側，巨石亦通體黃色，猶如一塊龐大的黃金。

此時李鐵拐亦緊隨而至，他見九天玄女目注巨形黃石，沉吟不語，似有驚人發現，便忙道：「玄女姑娘，可有甚異兆？」

九天玄女忽然微微一笑道：「李鐵拐先生眼前見到甚麼？它又像甚麼？」

李鐵拐道：「一塊巨形黃石，難道這是一塊大黃金麼？」

九天玄女微笑道：「它只怕比黃金更珍貴呢！」

李鐵拐一聽，不由失笑道：「這巨石怕不有萬斤？若是黃金，乖乖這可不得了，天下還有甚麼比它更珍貴？」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眞龍地脈，我敢擔保，它比萬金更難求也！」

李鐵拐微吃一驚道：「這塊巨石，雖然通體透黃，但浮於山地，怎會是眞龍結穴的地脈也？」

九天玄女道：「不然，眞龍結穴，其形不一，有深藏不露，有浮於淺表，而此巨形黃石之下，便是嵩山石幔峯，整座石龍之眼，且其色呈黃，乃黃龍結脈，天然而成，巧奪天工，貴格無比！」

李鐵拐一聽，驚喜道：「這黃龍石脈，有甚奇貴？」

九天玄女斷然道：「按九天秘笈之地脈道論斷，嵩山之脈源自崑崙，石幔峯爲嵩山七十二峯之一，莽莽崑崙强大地力挺拔而起，遂成此峯，再成黃色石崖，此石則爲整座天然黃龍地脈現眼也！來勢雄渾，踴躍奔騰，嵩山主峯爲前屏，天柱峯爲後幃，左龍右虎，形格俱備，貴氣無比，若此黃龍地脈蔭生之後人，其本命配合，則一統山河，天下非其莫屬也！」

李鐵拐吐舌道：「乖乖！這豈非千年難遇之帝皇龍脈麼？」

九天玄女頷首道：「的確是千年難逢、萬金難求的帝皇之穴！」她一頓，又沉吟道：「但不知此脈怎的又忽升黃雲，更向西南飄移而降？這其中尚有迷惑之處！」

九天玄女說着時，李鐵拐已忍不住走近黃色巨石，仔細觀賞，他忽然驚疑的叫道：「玄女姑娘，快來看！此石底部中空，原來石中有洞呢！」

九天玄女一聽，一掠而近，順李鐵拐目注之處一看，果見巨石底部，露出縫隙，原來是另有一塊黃石把洞遮蓋了。

九天玄女微運神功，伸掌向那塊黃石一拍又一縮，黃石應聲脫落，露出一個僅可容人進的石洞口。

九天玄女也不猶豫，身形一閃，便已從石洞口中鑽了進去，裏面黑漆一片，也不知有甚麼事物潛伏。

李鐵拐見九天玄女進去好一會，聲息全無，不由急道：「玄女姑娘，怎的了？若有甚兇險，只管發聲，我老黑救人的本事倒還不小！你到底怎的了？」

李鐵拐話音甫落，九天玄女已一閃而出，手揑一塊石片，神色欣然，似發現了甚麼驚人寶物似的。

李鐵拐一看，連忙道：「玄女姑娘，你無恙麼？裏面是否潛伏了一尾兇猛眞龍？」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龍脈乃大地之靈氣之謂也，豈會等同形體皆現之眞龍？倒是你一言提醒，釋去我心中迷惑！」

李鐵拐笑道：「老黑提醒姑娘甚麼？」

九天玄女笑道：「你發現了石中有洞呵！不然，我又怎會發現了這塊石片？這塊石片便可以釋我尚餘迷惑矣！」

九天玄女說着，把石片遞給李鐵拐，隨又伸手一揚，把那塊黃石重新蓋上，如此一來，這石中之洞，便永遠封閉了。

李鐵拐向掌中的石片仔細一看，但見石片上有密密的刻字，道：「吾乃黃帝之廿三代孫，偶爾携幼子登臨此峯，忽見黃石崖側黃色巨石，石中黃雲密佈，猶似黃龍吐霧，據祖傳地脈之學，知乃眞龍結穴地脈，奇貴無比。吾感己乃黃帝後人，當造福於黃帝子孫，便決心以自身之軀，入此龍穴，日後必可蔭庇黃帝子孫……吾意已決，當以黃石留言，黃石自封，日後黃帝子孫若有大成，皆此黃石龍穴之功也！草草不及詳言，聊作世人鑑證。」石片下面尚有數行，但刻好後又被刮去了。

李鐵拐閱畢，不由一陣發呆，好一會才喃喃道：「老天！原來這是黃帝廿三代孫自葬之墓！此人爲黃帝子孫造福之志竟如此堅決！但又爲甚把其餘的刻字刮掉？如此一來，他的後人豈非無跡可尋了麼？」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此人身負祖傳地脈之學，既決心自葬以成全子孫，必自感判斷無誤，後人自會受此龍脈感應，一切必會潛移默化，一一應驗，也就不再留下任何痕跡，免招人破壞暗算了！」

李鐵拐不由嘆了口氣道：「此人心思之密，意志之堅，普天下絕無僅有矣！但如此一來，世人無法尋着他的子孫後人，又如何去作鑑證？他石片上的訓話，豈非白說了麼？」

九天玄女卻微笑道：「不然，精於此道者自會有所發現，不識此道者便知道亦是徒然，這一點，此人亦早已算準了，其功力之深，不愧爲當世一大奇人！」

李鐵拐不等九天玄女說畢，便忍不住插口道：「奇則奇矣，但留個悶葫蘆給人背着，這滋味也難受之極也！」

九天玄女笑道：「不然！李先生感迷惑，只因未精地脈道而矣！」

李鐵拐忙道：「爲甚麼？難道玄女姑娘有這黃帝子孫後人的踪跡了？」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你剛才是否眼見黃雲騰空橫移又沉降？」

李鐵拐道：「是呵，這又怎的？」

九天玄女又道：「黃雲是否在天際向西南方向橫移？」

李鐵拐道：「是又怎樣？」

九天玄女不答，又道：「黃雲在天際橫移的距離是多少？」

李鐵拐微一沉吟，便道：「約莫向西南飄移三十丈吧，這又如何？」

九天玄女道：「飄移了三十丈，又是否一沉而降？」

李鐵拐苦笑道：「就算如此，也難尋其後人踪跡鑑證呵！」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不然！天際一尺，地上一里，天際向西南飄移三十丈，則地也該是西南方向的三百里外了。」

李鐵拐一聽，他畢竟根基道行甚深，隨即恍然而悟道：「等一等！玄女姑娘，這豈非說，黃雲飄移天際再一沉而降，那黃雲沉降的方位，便是西南方向的三百里外地上麼？」

九天玄女微笑道：「三百里外的西南方位，黃雲一沉而降必有其因，或許已示此龍脈後人之踪跡而矣！因爲此乃龍脈與受蔭之人一脈相承異象也！」

李鐵拐一聽，不等九天玄女有所表示，便疾掠而起道：「走呵！玄女姑娘！」

九天玄女道：「李鐵拐先生急着上哪兒？」

李鐵拐身形已掠在半空，聞言急急回頭道：「自然是立刻趕去三百里外的西南方向，以尋着此龍脈受蔭人踪跡，以作鑑證呵！」

九天玄女欣然一笑，身形亦一掠而起，與李鐵拐一道，向西南方向飛掠而去。

兩人風馳電掣，疾如電閃，眨眼已掠下嵩山石幔峯，沿途經魯山、摩天嶺、南陽、新野，（即三國時的火燒『新野』），突見一道橫流擋住西南方向的去路，原來已抵距嵩山三百里的江漢河了。

江漢河寬近百丈，雖然風平浪靜，但任你輕功蓋世，若無舟楫，那是決計橫渡不了的。

李鐵拐不由皺眉道：「玄女姑娘，可否繞過此河，走陸路過去對岸？」

九天玄女道：「據聞江漢河長達數百里，那黃雲沉降的方位大致應在對岸，如何繞得過去？只好想辦法渡河了！」

九天玄女一頓，忽然問李鐵拐道：「素聞得道之人，可以騰雲駕霧，未知李鐵拐先生於中途，是否可以携我一程？我自信可以橫渡五十丈，稍一回氣，便可直抵對岸了！」

李鐵拐一聽，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我老黑若空身橫渡，尚可憑足下生雲功夫，約莫可達七十丈，但若多携一人，那便難！難！難！只怕連玄女姑娘亦帶入河底！那騰雲駕霧功夫，是飛升成仙才有的本事，老黑哪有這等神通？」

李鐵拐放眼向江漢河上望去，但見河闊茫茫，竟連一隻舟船也難以見到，不由又嘆了口氣，道：「玄女姑娘，人海茫茫，就如這河上找船，卻哪兒尋得那黃石龍脈的後人呵！只怕連這方位也判斷錯了！」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龍脈之道，玄妙無窮，龍氣既已現身升騰而降，便必有所應驗，豈會毫無效應？咦！那不是有輕舟在河上麼？」

九天玄女忽然輕叫一聲，李鐵拐循聲望去，但見在對岸離岸三十丈遠處，一葉輕舟正順流而下，舟上隱約可見搖船人的影子，顯然那是一位娃兒的模樣。

李鐵拐一見不由苦笑道：「搖船的只是一位小不點的娃兒，他如何敢橫渡近百丈寬的河面？這船看來有亦等於無也！」

九天玄女忽然微笑道：「你聽到這娃兒在對岸唱歌麼？」

李鐵拐凝神細聽，果然隱約傳來船上那搖船男娃兒的歌聲：「……黃雲教我堅且貞，黃石贈我活命晶，乍然熱消涼風生，盲之遇之可復明！」

李鐵拐一聽，不由一陣發呆，喃喃的道：「這娃兒……有趣之極！黃雲……黃石！他倒似知我等來意似的……哎喲，他順流而下，片刻便要溜走了！」李鐵拐發呆之際，猛見對岸河邊的搖船娃兒，已

順流把船飛快的駛出很遠，不由低叫一聲道。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低嚷一聲道：「去！追過去！」

話音甫落，九天玄女身形猛地凌空而起，如玉龍橫空，竟向寬近百丈的河面飛掠而去！

李鐵拐不由跌足道：「這玄女姑娘好急的性子！竟敢橫渡百丈河面！老天！她便不會等這娃兒搖船過來接載麼？」

李鐵拐眼見九天玄女已掠出河心近三數十丈，欲待不跟上去，又捨不下眼前這千古龍脈奧秘，無奈猛地一咬牙，立運足下生雲神通，亦向河面躍去。

此時寬闊的江漢河水面上，但見九天玄女如玉嬌龍橫空飛渡，李鐵拐足下生雲，穩飛於水面之上，其情其景當眞令世人目瞪口呆！

此時，對岸那搖船的男娃兒，也已發覺河上有人影飛渡而來，令他驚得連船也忘了搖，因爲這等空身飛渡江漢河百丈河面的奇景，他便在夢中也絕不會見到。

九天玄女一口無爲眞氣激蕩，身形如玉龍橫空，眨眼已飛越河面五六十丈！眼看距那娃兒的小船僅二、三十丈了，九天玄女心中一喜，欲加速飛掠，身子卻突地變得沉重，竟向河面墜了下去！

李鐵拐此時尚在九天玄女後面二、三十丈遠，他一見九天玄女身子忽地向下沉墜，不由猛吃一驚，心道：這玄女姑娘不懂水性，這墮下去必被淹死無疑！但他相距二、三十丈，欲待救援卻是絕無可能的了，不由嘆道：「玄女姑娘呵玄女姑娘，枉你通曉天機，卻連自身有險亦不知迴避！這河水雖然無浪，卻甚湍急，這墮下去呵，豈非凶多吉少？」

就在李鐵拐驚心之際，那小船上的男娃兒，眼見九天玄女忽地凌空向河水墮下，不由尖叫道：「姑姑小心！此河看似風平浪靜，其實暗流湍急，入水必被淹死！」

這男娃兒叫聲未落，忽地把搖着的船槳一抽，猛力向九天玄女擲去，一面大叫道：「姑姑緊抱木槳，便不會沉下去！我黃娃兒再駛船來救你也！」

那木槳被那「黃娃兒」猛力一擲，竟擲出近二十丈遠，再經急湍的水流一冲，在九天玄女身旁不到半尺之際，木槳竟恰好漂到九天玄女的足下。

九天玄女在吃驚中一見，登時如獲救星，憑她的絕世輕功，只要有一塊木板稍托，令她回過一口氣，距小船二、三十丈的兇險便根本不在她眼內！

只見九天玄女右足向那木槳輕輕一踏，身形已如箭般重行衝起，再一個迴旋，橫空飛掠二、三十丈水面，輕盈如玉燕飛降，穩穩的落在小船上面。

船上那黃娃兒，卻已瞧得目瞪口呆，盯着九天玄女，如見仙女臨凡，連話也說不出了！

* * *

此時李鐵拐也掠上小船，剛才黃娃兒應變之速，心思之靈，險險中助了九天玄女一臂之力，就連李鐵拐也對他另眼相看。

李鐵拐目注黃娃兒一眼，見他目瞪口呆的神氣，不由呵呵一笑道：「娃兒！你好俊的應變功夫呵！你叫甚麼名字？小小年紀，便要在船上謀生麼？」

黃娃兒見又多了一位一副窮酸相的伯伯，驚奇的心才稍稍鬆了一點，他頭兒一搖，很認眞的道：「我叫黃娃兒，也不小了，十歲了呀！我若不搖船打漁渡渡人客，我便活活餓死啦！」

李鐵拐一聽，不由一怔道：「那你的爹不養你了麼？」

黃娃兒道：「娘親早死了，爹爹在我三歲時，帶我上一座高山，後來爹爹把我托給一位打柴的老伯，他自己就走了，從此就不見爹爹他回來了！後來那打柴的老伯也死了，臨死前的一月，他把我帶來這河畔的谷城，又對我說：你爹爹留一筆銀兩與你一同托我照應，這筆銀兩我替你買了一隻小船，日後你就靠自己搖船謀生了，老伯死後，我就搖船打漁兼渡人客過活！」

李鐵拐道：「娃兒你平日吃甚麼？」

黃娃兒道：「江漢河盛產黃魚，我平日自然是吃這種黃魚啦！黃魚的味道又好吃極了。」

李鐵拐一聽，他前後一印證，已知這娃兒的來歷了，他不由喃喃的嘆道：「黃山、黃崖、黃石、黃龍、黃雲……再加上一尾黃魚，乖乖，娃兒你可眞與『黃』結下不解之緣了。」

九天玄女此時亦微笑接口道：「還應該加上一個『黃帝子孫』……如此一切便清楚極了！」

李鐵拐猶自不肯全信道：「娃兒……他！果眞是應驗黃雲沉降之兆麼？」

九天玄女微笑道：「假的眞不了，眞的假不了，你只要問一問他爲甚麼自稱姓黃，一切也便清楚了。」

李鐵拐果然向黃娃兒問道：「娃兒，你老老實實答我，你爲甚麼自稱自己作黃娃兒？難道你連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嗎？」

黃娃兒想也沒想，便朗聲道：「爹爹在生時，我還小，我只記得爹爹喊我『娃娃兒』，後來他帶我上山，我也不知那是甚麼山，只記得

那山的石頭是黃色的，後來那老伯臨死時告訴我說：你爹爹曾有話留給你，說你但記住自己是黃帝子孫便是矣……因此我知道我姓黃，大概名叫『娃兒』，於是便自稱黃娃兒啦！」

李鐵拐一聽，登時作聲不得，好一會才喃喃的嘆道：「龍脈之道，竟當眞如此玄妙，你爹爹爲了造就你，竟自葬黃石洞穴……天！你這黃龍地脈子孫，日後不知有甚麼驚天動地事矣！」

黃娃兒一聽，又驚又疑的道：「這位伯伯，你說爹爹之事，難道你認得我爹爹麼？你快告知我，爹爹在哪兒？他可知道黃娃兒沒了爹娘苦極呢！」

李鐵拐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心道：你爹爹的事，此時如何告知你，你這般年紀，只怕嚇也把你嚇死了，但不說又不忍心黃娃兒巴巴可憐的樣子，李鐵拐這才明白，一個娃兒失去父母的滋味是怎樣的了。

李鐵拐欲言又止，正感爲難時，九天玄女忽然接口道：「不錯！黃娃兒，我與你爹爹有一面之緣。」九天玄女這話雖然虛幻，但也的確如此，因爲她親眼目睹黃石洞中的那人骸骨，以及他手刻的石片字句，於玄學來說，這便足可稱曾相識的了。

那黃娃兒一聽，不再理會李鐵拐，卻立刻向九天玄女問道：「姑姑！那我爹爹現在何處？他甚麼時候回來谷城帶我一起來？姑姑快告訴我。」

九天玄女微嘆口氣，道：「你爹爹不會回故鄉谷城了，因爲他已入寶洞中修煉去了！你只要聽我的吩咐，日後必可與你爹爹相會！也自然會明白你爹爹的一片苦心矣！」

黃娃兒一聽，失望的哭道：「爹爹他爲甚拋棄我不理？姑姑快教我與爹爹見面的法子，等我問清楚爹爹。」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這可急不了，你越急便越難與爹爹相見了！」

黃娃兒驚道：「爲甚麼，姑姑？」

九天玄女道：「你爹爹乃爲你成大事而修練，你若一事無成，爹爹怎會與你相見，因此，你若想與爹爹見面，便先要學好本事，屆時呵，你想見爹爹，便輕而易舉矣！」

黃娃兒眨了眨眼，道：「姑姑不騙我麼？」

李鐵拐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因爲他從九天玄女的口氣，已知她有心造就這黃娃兒了，憑她的驚天絕學，黃娃兒只要悟得一二，他與他爹爹相會，便僅是雕蟲小技而矣，因爲九天玄女的絕學，上可探天，中察人倫，下悉大地，他爹魂靈尚存，欲相會那便輕易極了！李鐵拐這般思忖，不由呵呵一笑道：「你這娃兒，竟敢在這姑姑面前說『騙』字，你知道她是誰了？」

九天玄女卻接口道：「姑姑不會騙你，你曾助姑姑免受落水之苦，就憑此點，姑姑也必然助你一臂之力！」

黃娃兒一聽，驚喜道：「姑姑願意教我這等水面飛的本領麼？這可很好呵！」黃娃兒畢竟孩子心性，片刻前思父之苦，此時又高興起來了。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這只是小本事而矣！你若要與爹爹相會，便須立志學好更大更精的本事！」

黃娃兒眨了眨眼：「那何處去學這種大本事？」

李鐵拐一聽，忍不住又呵呵一笑道：「娃兒呵！你眼前便明放着一位當世最大本事者，你不去求她，卻去求誰了？」

黃娃兒一聽，也是他福至心靈，忽然便在船上跪了下來，向九天玄女叩了三個响頭道：「黃娃兒見過有人這般拜師傅的了！徒弟黃娃兒，拜見師傅姑姑！求師傅姑姑教我與爹爹相會的大本事！」

九天玄女深知自己與這娃兒有甚深淵源，當下也無異議，欣然道：「你既拜我爲師，便須遵本門師訓，知道麼？」

黃娃兒點頭道：「徒兒知道。」

九天玄女目注黃娃兒，見他額頂已呈現黃氣，深知此乃嵩山石幔峯黃石龍脈感應之像，便微微一笑道：「黃娃兒，師傅姑姑現贈你一個名號，叫『黃石公』，你可喜歡？」

黃娃兒迷惑道：「爲甚叫黃石公？」

九天玄女微笑道：「你爹爹曾告訴你，你乃黃帝子孫，是麼？」

黃娃兒點頭道：「是呵！黃娃兒的確是黃帝子孫。」

九天玄女又道：「你爹爹曾帶你上山，那山的石頭是黃色的，是不是？」

黃娃兒又肯定的點點頭道：「不錯！我記得那山的石頭果然是黃色的！」

九天玄女又微笑道：「黃帝乃華夏百姓的共同祖先，你爹爹曾寄望造福於黃帝子孫，亦即爲華夏大衆之公也！」

九天玄女話音甫落，黃娃兒便不加思索立刻應聲道：「那我明白了，黃帝子孫即『黃』姓，所見黃色山頭取一個『石』字，乃華夏大衆之

公，則取一個『公』字，合起來便是『黃石公』三字的來歷！好！師傅姑姑，徒兒便從此叫黃石公吧！」

九天玄女見黃娃兒——黃石公悟性奇高，簡直比「絕世龍狐」鍾離春有過之而無不及，心中不禁欣然，暗道：嵩山黃石龍脈威力果然非同小可，黃石公爲其蔭庇之人，其日後成就，必定絕不下於師哥鬼谷子！呵呵，再加上我九天玄女的九天絕學，必可擔負運轉乾坤大勢的彌天重責，造福於蒼生萬靈，這倒不枉「黃石公」這一名號也！

九天玄女當下欣然扶起黃石公，含笑道：「石公兒，師傅姑姑欲帶你週遊列國，以增見識，你可願意嗎？」

黃石公一聽大喜道：「好呵！師傅姑姑，石公兒求之不得呵……可惜呵！」黃石公忽然低叫了一聲。

李鐵拐暗暗爲黃石公高興，一聽不由奇道：「你這娃兒，拜了當世最大本事的玄女姑娘爲師，尚不知足？可惜甚麼？」

黃石公連忙搖頭道：「這位伯伯說錯了，我是指小船失了木槳，卻如何搖近岸去？師傅姑姑說帶我週遊列國，但可惜上不了岸啊！」

李鐵拐大笑道：「黃石公呵黃石公，你失了一根木槳，卻換回一位大師傅，有你這位大師傅在，還愁靠不了岸麼？」

李鐵拐話音未落，九天玄女已穩站船尾，臉向江漢河，雙掌分左右向河水拍去，渾厚的掌力擊向河水，立生一股強大的反彈力，小船猛力掉轉頭來，向岸邊如飛般疾馳，九天玄女僅拍了五掌，小船便已穩穩靠岸了。

黃石公不由驚喜的笑道：「師傅姑姑，你這一手以掌駛船的妙法，比石公兒搖木槳更快捷十倍啊！」

小船靠岸，九天玄女和李鐵拐一躍而上，黃石公卻留在岸邊，他把小船拉住，猛力向前一推，小船便離開岸邊，順流獨自漂浮而去。

李鐵拐笑道：「黃石公，小船是你的活命寶貝，你怎的把它拋棄了？」

黃石公朗聲道：「我已拜玄女姑姑爲師傅，行將週遊列國，還留着小船幹麼？就讓它自由自在，在江水上永存不滅吧！」

李鐵拐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不得了！這世上眼看又添了一位玄之幻極的奇人了！怪道有其師必有其徒呵！嵩山石幔峯黃石龍脈黃雲黃石公，妙！妙！當眞妙之極了！李鐵拐至此已盡釋心中疑惑，不由又感嘆了一句道。

九天玄女此時卻向李鐵拐含笑道：「李鐵拐先生心中疑團已解，大可釋然而遊戲人間矣！未知此行何去？」

李鐵拐呵呵一笑道：「老黑行無定踪，奔無去處，但遊歷人間而已。」

九天玄女道：「吾不久亦將遁跡塵世，人間之事，尚望時加照應。」

李鐵拐一聽，登時想起嵩山太陽、少陽峯的龍脈事，忍不住又問九天玄女道：「黃石龍脈之兆已然應驗，但不知太陽、少陽兩峯，其鷹揚、猛鷲兩大龍穴，又將應驗於何時？」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道：「三十年內，必有兆應！」

李鐵拐又問道：「鷹揚穴之陳氏，猛鷲穴之吳氏，既已得龍氣地脈，所蔭庇之人成就如何？」

九天玄女忽然嘆了口氣，輕聲道：「鷹揚、猛鷲兩穴，陽剛龍氣旺盛，若經地脈之潛移默化，再合陳、吳兩氏後人之本命相配，其成就原無可限量，可惜吳氏下葬猛鷲穴之九族遺骸，冤烈之氣奇重，更因此招來一脈相通的百萬仇秦血煞之氣，因此必然連發，亦因此血煞之氣太重，雖一時轟轟烈烈，但物極必反，盛極而衰，便不可避免中途夭折之結果矣！」

九天玄女說至此，忽然一頓，肅然向李鐵拐道：「剛才所論，乃三十年內之天機兆應，因先生與石公兒均此天機運轉中人，因此才略示一二，千萬不可輕洩！愼之！愼之！」

李鐵拐亦是道行高深之士，他一聽忙道：「是，玄女姑娘所論的確驚天動地，若輕洩出去，只怕天下立刻便大亂矣！打亂了天機運變大勢，這彌天重責誰敢肩承？一切放心便了！」李鐵拐一頓，又小心的問道：「未知除了陳、吳兩氏，首應天機逆轉之兆，其餘尚須作何安排，以配合三十年後的天機逆轉？」

九天玄女沉吟不語，好一會，才略示端倪，輕聲道：「吾亦正爲此參悟天機奧秘，目下尚未敢妄下判斷！李鐵拐先生亦乃此天機逆轉運劫之人，只須細加察視，一切日後自可明瞭，又何必着了形相，急於一時？」

李鐵拐一聽，微一沉吟，便呵呵一笑道：「是！玄女姑娘，倒是老黑不愼着了此天機形相了！不想它，不想它，且先去遊歷人間吧！老黑就此告辭！」

李鐵拐說着，身形一晃，足下生雲，飄浮而去，眨眼不見踪影。

黃石公一見，驚喜道：「伯伯到底是誰？他好厲害的走路神通啊！」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伯伯乃當世一位奇人，姓李名鐵拐，你只要用功苦練，以這等神通走路亦非難事。」

黃石公用力的點點頭道：「是！師傅姑姑，石公必定勤學苦練，學好師傅姑姑教的一切功夫！但李伯伯今日一走，何時才可與他見面？」黃石公到底孩子心性，他但覺李鐵拐甚有趣，很想與他一道，忍不住便問了一句。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石公兒！你既已入吾道，今後當以天下蒼生萬靈爲念，用心學好本領，爲天下效勞，絕不可再爲一時之事之得失而思想矣！待時機到時，李伯伯自會在你面前出現，時機未到，你思想亦必徒然！知道麼？」九天玄女甚喜黃石公，因此雖然訓導，口氣卻甚婉轉。

黃石公一聽，頑皮地吐了吐舌，連忙應道：「是！師傅姑姑，石公知道了！」他一頓，又問九天玄女道：「師傅姑姑說帶我週遊列國，未知先上何處？」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暗道：此行入秦，已暗伏逆轉天機之人選，更得屆時握掌導引天機運轉之士，看來尚須爲天機逆轉後天下大勢，預佈乾坤，也就不枉我九天玄女入世之行了！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間，忽地又憶起在齊國歷下城水雲居的事，自己已答允歷下城的項平、韓國的張耳、魯國的劉豐，替彼等一察其風水本命，此地東行，便是魯國，那劉豐印堂微現紫氣，雖山林欠佳，風水不吉，但其紫主貴，後人必有大成之運，倒不可輕輕錯過了！

九天玄女主意已決，便向黃石公道：「此行東去，先入魯國吧！」

於是，九天玄女便帶着黃石公，向東面方向走去。秦國谷城，距東面的魯國有數百里，若憑九天玄女的功夫，自然花不了多少時間，但此時她帶着黃石公這娃兒，便只好緩緩行走了。

九天玄女卻也不急，因爲她正好趁路上的時間，開始傳授黃石公入門的功夫，她首先教授黃石公「無爲眞氣」的吐納之法，實學實用，黃石公悟性奇高，三數日間，黃石公的「無爲眞氣」竟已有二、三成的火候，一口氣可以疾走三數十里，九天玄女見了也甚感欣慰。

* * *

九天玄女帶同黃石公，向東面數百里外的魯國行進。

一路上，九天玄女不但向黃石公傳授「無爲神功」的內功心法，還開始向他講解九天秘笈中人間道的奧秘，進而是天機道的奧秘。

九天玄女的學問雖然高深艱奧，但黃石公就如天生是這門學問的傳人似的，他對此悟性之高，連九天玄女亦感稀奇，心道：就連絕世龍狐鍾離春，亦決難及石公兒的項背，因此她只能享人間的富貴，而決非九天秘笈的道中人，但黃石公卻如天生是此道中人似的，他這般十歲娃兒，竟能領悟所授秘笈的二、三成，這在當世，已絕無僅有了。

九天玄女也不知怎的，她對黃石公根本毫無保留，不但武功、九天秘笈中的人間道、天機道，悉心傳教，就連她興之所致，得自仙琴老人琴高的「高山流水」仙琴譜、魔笛老祖的「潮生曲」，亦向黃石公授其精妙之處。

從秦國漢水畔谷城，到魯國的月餘時間，九天玄女竟恨不得一古腦兒，把自己畢生的絕學，盡數向黃石公傳授。

黃石公雖然悟性奇高，但畢竟年僅十歲，他被這等當世驚天絕學弄得頭昏腦脹，忍不住便向九天玄女訴苦道：「師傅姑姑呵！這種學問太艱難了，你每日教一點，慢慢教我好嗎？」

九天玄女道：「師傅姑姑教你的，懂得多少了？」

黃石公道：「師傅姑姑所教的口訣，石公兒全都記住了，但其中的意思僅懂二、三成，這卻如何去運用呢？」

九天玄女暗道：我已厭倦了塵世，不久便將返回師祖邙山上清宮不出矣，你又可知道？目下便把我所學的全部傳授口訣，你能領悟多少便算多少了！

九天玄女心念轉道，但這話是不便此時對黃石公說的，只好笑道：「石公兒，不必氣餒，你但能背熟口訣，且能領悟二、三成的意思，已非常難得，只要日後邊用邊思邊悟，你的成就當無可限量！」

黃石公不得要領，又難明九天玄女爲甚如此急不及待，無奈只好應道：「是！師傅姑姑，石公兒唯有日後仔細領悟吧！」

九天玄女此時尚差九天秘笈中的地脈道，尚未向黃石公傳授，因爲她深知地脈道學問博大精深，是在九天秘笈中最艱奧的一道，因此特意把其留在最後傳授，她見黃石公爲難的可憐樣，心中也不禁又好氣又好笑，暗道：自己也許太心急了，簡直視他如瓶子，拔出蓋子便猛塞進去。

九天玄女心中一軟，便向黃石公微笑道：「石公兒不必爲難，師傅姑姑便先教你一個如何應用的法子，好麼？」

黃石公一聽，樂得拍手道：「好啊！師傅姑姑，石公兒腦袋裝着滿滿的玄妙奇學，早就想試試如何應用了！請師傅姑姑快點教我。」

九天玄女和黃石公此時已走入一處林中，林中間有大道，兩旁夾樹，倒也甚覺清涼。

九天玄女正欲說甚麼，忽見一位中年男子，腰纏布包，神色匆匆，正從東面走來，又剛好與九天玄女和黃石公擦身而過。

九天玄女目光剛好落在中年男子臉上，忽然便悄聲向黃石公道：「你走上去，對那人說：你身上的銀兩已不見了，就這一句，你走啦！」

黃石公一聽，不由笑道：「說不得呢！師傅姑姑！」

九天玄女道：「爲甚說不得？」

黃石公道：「這人的布包尚好好纏在腰間，憑甚麼說他的銀兩不見了？假如說錯了，他發起狠來大罵，於師傅姑姑面上不好看呢！」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放心啦！你若要學學應用的妙法，便快點追上去，就這麼一句話，別的不要問，立刻走回來！此人必定會返身追上來！」

黃石公一聽，他也是孩子心性，好奇大作，果然疾追上去，此時他的「無爲眞氣」已有二、三成火候，這一下疾奔，便比平常人快了數倍，呼地一下，便追上那中年男子，在他面前大叫一聲道：「喂！這位叔叔，你身上的銀兩不見啦！」

黃石公話音未落，又呼地疾走回來了。

遠遠地，那中年男子立刻頓住腳步，向腰纏布包探手一摸，登時手忙腳亂起來，全身亂摸一通。

這般折騰了一會，卻又霍的轉過身來，遠遠的望見九天玄女和黃石公仍站在道上，便立刻拔腿飛奔過來了。

黃石公一見，不由樂得拍手道：「好！師傅姑姑！這最後一句中了！」

那中年男子滿額冷汗，氣急敗壞的跑過來，便向黃石公叫道：「娃兒，你怎知我身上的銀兩不見了？莫非是你作怪麼？」

黃石公一聽，登時奇怪得張大嘴巴，喃喃的道：「師傅姑姑好厲害，僅憑一眼便知他身上銀兩不見了！這法子妙之極了！師傅姑姑快教我，你是如何察覺的？」

那人一聽，連忙望了九天玄女一眼，但見這位女子雖風塵僕僕，但美中帶威儀，令人不敢輕覷，便連忙向九天玄女一揖道：「原來姑娘眞人不露相，竟有這等察事於無形的神通，一眼便知在下身上的銀兩不見了，果然，果然在下身上帶的貨銀被宵小做手腳偷了！」

九天玄女淡然一笑道：「雕蟲小技，不足掛齒，剛才偶爾選先生作例，先教授徒兒而矣，並非有心察看。」

那中年男子卻絕不以爲是雕蟲小技，他聳然動容道：「姑娘偶爾一眼，便知在下行藏，這等本領可驚天動地，未知姑娘是如何察覺的？」

九天玄女有心引導黃石公，便微微一笑道：「先生鼻尖財帛宮忽然變黑，此乃破財之相，因此便可判斷結果矣！」

九天玄女說罷，不再理會那中年男子，卻轉問黃石公道：「這便是人間道中的實際妙用之法，你可領悟了？」

黃石公樂得格格笑道：「知道！知道！師傅姑姑，原來這人間道，竟有這般好處。」

九天玄女欣然一笑道：「你只須用心研習，仔細領悟，日後成就，當不在師傅姑姑之下也！」

黃石公乖巧的笑道：「石公兒日後有所成就，皆師傅姑姑教導之功！」

九天玄女微笑道：「師傅姑姑乃順應天機，着眼天下蒼生萬靈而矣，其實你另有奇緣，根基早種，日後你自會明白，此時不必再着眼於塵世諂媚奉承俗相了！」

黃石公連忙點頭道：「是！師傅姑姑，石公兒知道了！」

九天玄女與黃石公師徒二人欣然對答，就當那中年男子不再存在似的，那中年男子到底忍不住了，又向九天玄女一揖，懇求道：「姑娘既然有此神通，但萬請姑娘體念在下失掉貨銀之苦，指點迷津，以便得回一點錢銀買貨，不然在下全家老少便活不下去了！」

九天玄女在沉吟不語，那黃石公見這人連哭帶淚，神色淒苦，想起自己孤兒生活，不由可憐起來，小心翼翼的向九天玄女道：「是啊！師傅姑姑，若缺了銀兩，一家人便活不下去了，師傅姑姑是否助他一助？」

九天玄女一聽，見黃石公小小年紀，便已對蒼生萬靈充滿憐愛，心中不由一陣欣慰。他目注那中年男子一眼，但見他氣色端重，並非奸詐之人，便破例萌生助他發一筆小財之意了。

九天玄女問那中年男子道：「先生何方人士？此行何去？」

那中年男子連忙道：「在下姓劉名儉，乃沛縣劉族人氏，家中尚有妻兒老父，欲入秦國購一點便宜貨，再回魯地販賣，掙一點生活錢，可惜中途卻把族兄劉豐助我的貨銀弄失了！哎！我眞該死之極了！」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不由一動，目注中年男子——劉儉道：「你所說的族兄劉豐，是否營商之人？又是否喪父不到一年？」

劉儉一聽，驚訝得連連點頭道

：「不錯，不錯！族兄劉豐，的確以營商爲主，不久前他還走了一趟齊國歷下城，回來後便終日足不出戶，連生意也不做了，說是恭候當世奇人降臨！他倒似瘋了似的，但姑姑怎知道族兄之事？」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我與他有一面之緣而矣！劉先生可否帶我到劉豐家去？你所求之事，或可在你族兄身上有所助力。」

劉儉一聽，沒口的答應道：「好！好！在下樂意極了！反正此地距離敝鄉沛縣不遠，這便請姑娘隨在下上路便是！」這劉儉一聽在族兄劉豐身上，或許有所助力，哪有不答應引路之理？

當下劉儉殷殷的領着九天玄女和黃石公，向大道的東面走去，走出林中不遠，便見一座小鎮，屋居錯落，顯見並非繁華之地。

劉儉向前一指，道：「前面便是敝鄉沛縣了，族人皆非富有之輩，姑娘幸勿見笑。」

九天玄女卻不答，她功力奇高，此時已隱隱聽到那小鎮後面傳來水聲，抬眼又見小鎮稍遠處，高聳一座突出平地的高聳山峯，心中不由一動，便問劉儉道：「貴鄉沛縣，後面是否靠湖？湖後那高峯叫甚名堂？」

劉儉一聽，不由又驚訝的眨眼道：「姑娘好眼力，甫入鄉便知沛縣靠湖而居！那湖名叫昭陽湖，乃因太陽自湖邊山頂升起，倒映湖中，光華似從湖中浮起而得名。湖邊那山，因太陽始自峯頂升起，照射沛縣，當地人便起名曰澤山，意那惠澤沛陽百家之義。」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似有所悟，卻不動聲息，向劉儉道：「那好吧，這便先上你族兄劉豐家一行便了！」

劉儉引領九天玄女和黃石公，走入沛縣鎮中，此時是中午時分，鎮中人大概均忙着午飯，因此鎮上並不熱鬧，街上也僅有三數間店鋪，比之齊國歷下城，此地便大爲遜色了。

劉儉走在前面，直抵鎮偏東湖邊，指指一座平房道：「族兄劉豐便世代居此矣！」

九天玄女凝目向前一望，但見那平房緊靠昭陽湖而立，昭陽湖中，陽光燦爛，映照那座平房，竟光華灼灼，甚有氣象，心中不由又一動，她剛才萌動的心思，又證實三分了。

劉儉走到那平房前面，便大聲道：「大哥，有貴客到訪！」劉儉此時已對九天玄女又奇又佩，欲令九天玄女與劉豐早點相會，行事便熱心極了！

平房的大門立刻便打開了，一位與劉儉年歲相仿的男子應聲而出，他首先見到劉儉，先是微一怔，再抬眼望去，便看見稍遠處的九天玄女和黃石公，他不由便以手加額，欣然賀道：「天降救星到我劉豐家了！」原來這人果然是曾上歷下城營商，與九天玄女有一面之緣的魯國沛縣人劉豐。

此時九天玄女已向劉豐微笑點點頭道：「劉先生別來無恙麼？」

劉豐已三步併作兩步飛奔而來，一面連聲道：「托賴！托賴！聖姑果然降臨沛縣，實天降救星也！聖快請進寒舍用茶。」

劉豐殷殷把九天玄女迎進屋內，又着妻兒出來拜見九天玄女，着實忙了一陣，這才向九天玄女道：「歷下城一別，在下日盼夜盼，終於把聖姑盼來了！聖姑果然是守信之人！」

劉儉見劉豐視九天玄女如救星般殷勤，先是又驚又奇，此時一聽，便忍不住道：「大哥原來早就認識這位……姑娘矣！但爲甚麼稱其爲救星？」

劉豐嘆了口氣道：「三弟知道這位聖姑是誰？她便是當世的風水聖姑九天玄女啊！你說，這是否天降救星我劉家了？」

劉豐此言道出，劉儉聳然動容，呆了呆，這才失聲叫道：「姑娘……不！聖姑原來是九天玄女！天！怪道有如此神通了！」

劉豐又搶着道：「聖姑，歷下城所判，千眞萬確，劉豐近日每晚均見先父現身夢中，斥我不孝，將其置身於三煞之地，令他日夜受熱氣磨折，苦不堪言，哎！不知爲甚麼，生意也越做越差，眼看祖上傳下來的一點家業，將要敗在我劉豐手上了！」

劉儉一聽，這才明白劉豐爲甚數月來閉門不出，連生意也不去做，原來竟因先父草草下葬兇煞之地原故了。

劉豐此時又忽然站起來，走到九天玄女面前，跪下求道：「尚請聖姑施救一二！在下劉豐一家感激不盡！」

九天玄女伸手一托，劉豐便被托了起來，拜不下去了。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先人下葬三煞穴，苦不堪言，血脈相通，後人又怎會安樂順遂？病患破財，這尚算受挫輕微，若劉先生本命不濟，只怕早已家破人亡也！」

劉豐一聽，嚇得面色一變，又欲跪下拜求。九天玄女素手一擺，道：「劉先生不必多禮，亦不必客氣，我九天玄女既與你有緣相見，自然會助你解困，若無緣者，便拜求亦屬徒然也！事不宜遲，這便請領我上你家祖墳，實地一察，再作定奪。」

劉豐一聽，喜得連話也說不出

了，連忙站起來，殷殷的道：「是！是！這便請聖姑移駕一行也！」

劉豐領九天玄女等，走出平房，逕向屋後的湖邊走去，劉儉的滿心希望，此時也着落在劉豐這位族兄身上了，因此亦緊隨而往。

九天玄女在路上，以「逼音成絲」的功夫，向黃石公傳話道：「石公兒，師傅姑姑開始實地傳你地脈道秘訣，你可要小心在意了！你不必答話，用心細察聽着便是。」

黃石公連忙默默的微一點頭，此際他的老子獨門神功「無爲眞氣」又有二、三成火候，耳力之敏，竟比成年人尚勝不少，因此他知此乃師傅姑姑的秘密傳話，便絕不聲張，只依言留心聽着。

劉豐領九天玄女走到昭陽湖畔，那是一塊湖邊的荒地，孤墳野塚，在各處散佈，九天玄女一見，便不由暗暗皺眉，向黃石公傳話道：「此乃陰煞之地，亦即俗稱亂葬崗也，但凡於此葬祖先者，後人必受其煞氣感應，必敗無疑，乃地脈道之第一大忌！」

黃石公一聽，四面一看，點了點頭，果然沒有聲張。

此時劉豐已走到一座面向湖水的孤墳前，向九天玄女嘆氣道：「這便是先父之墳，當日草草下葬，未知吉凶，致令先人難安，皆劉某之過也！一切但望聖姑指點迷津！」

九天玄女微一點頭，道：「此墳面向湖水，俗世之人以爲水即財也，其實大謬不然，水無環迴便成陰濕之氣，地無高聳則成陷阱之地。此墳不但地處低窪，再瀕湖邊，年受陰濕之氣侵襲，久之便成煞氣，實乃陰煞之絕地也，必敗無疑！」

劉豐一聽，忙道：「然則如何解救？」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道：「此地絕無可取之處，勢必另覓他穴安葬，方可望根除煞氣，日後化兇爲吉，劉先生且先行起出祖骸，迎置棺中日夜叩拜，以求先人諒解，日後方可接承其血脈也！然後我再替你擇地安葬便了！」

劉豐一聽，連忙唯唯應諾，又向九天玄女千恩萬謝。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我與你劉氏有緣，不必客氣，速去辦事罷了！」

劉豐果然很快便僱來仵工，先行開墓，那墳墓挖開，再拆開棺木，劉豐不由驚得目瞪口呆！

原來棺中先父遺骸，雖歷年餘而未化，面目猙獰，唇生絲鬚，口張作怒斥之狀，似責怪兒孫不孝，置他於如此陰煞之地！

劉豐當下對九天玄女更拜服得五體投地，連忙指揮仵工，把先父的遺骸迎放於新置的棺中，再抬返家，置放於廳堂，重新辦起喪事，燃點香燭，日夜守靈叩拜不止。

另一面，九天玄女當日便携黃石公，向人租了一隻小船，下水入湖。

黃石公是水上的老手了，便由他搖起船，九天玄女端坐船頭，師徒倆直向湖東面緩緩駛去。但見湖中碧波千頃，水天相接處，羣山浮動，一派神秘玄奧。

黃石公見九天玄女目注湖東，沉吟不語，忍不住問道：「師傅姑姑，上哪兒去呵？」

九天玄女沉吟道：「此湖名昭陽湖，湖後東面是澤山，太陽於澤山之巔升起，射落湖中，再反射向湖畔的劉豐家居，三大焦點，由陽光作引，竟聯成一線，其中隱含了無窮奧妙！石公兒且仔細觀摩，看看可有甚發現？」

黃石公悟性奇高，他雖然初涉九天秘笈絕學，但想了想，便即醒悟道：「師傅姑姑莫非正在思索地脈道之奧秘麼？」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不錯！你再仔細回味，自入湖後，可有甚感覺？」

黃石公聞言又想了想，他忽地格格一笑道：「石公兒不知怎地，入湖之後，便漸感心胸開闊，天地間皆於心中浮蕩，不得了！師傅姑姑，若再在江湖上呆上三年五載，石公兒豈非連天上太陽亦欲吞入腹中了？這……這是怎的了？」

九天玄女微一點頭，誘導道：「唔，這異象你已感覺出來了！你再仔細想想，你心中的異象，始於何時，旺於何處？」

黃石公不假思索便朗聲道：「我心中異樣感覺，始自目睹湖深處羣山浮蕩時，不知怎的，越接近那浮蕩羣山中的主峯，心中的異感便越强烈了！這是甚麼緣故？」

九天玄女見黃石公果然悟性奇高，他甫涉地脈道奇學，竟便漸入門戶了，她欣然一笑道：「你所歷的心境，乃受此處極旺之龍脈地氣感應，而龍脈之源，乃來自湖東深處的羣山主峯澤山，此所以越接近羣山浮蕩之處，心中的異象便越發强烈也！」

黃石公奇道：「那山峯距此甚遠，那龍脈地氣如何到達此處？」

九天玄女道：「龍脈地氣，乃有形無形之氣，那龍脈之源恰處昭陽東面，太陽升自山巔，再射入湖中，龍脈地氣便隨朝陽之光，源源不絕與湖水相應矣！因此在此湖久居之漁夫，雖未得龍脈蔭庇血脈，但已受龍氣熏陶，百病難侵，可望長壽。」

黃石公眨了眨眼，道：「但那

劉豐家居位於湖畔，恰與湖水、龍脈、源峯成一直線，他家父受龍氣熏陶，爲甚卻病患纏擾，不得安樂呢？」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微笑道：「很好！石公兒竟能舉一反三，萌此窮索其根靈慧，此乃研習地脈道之第一要旨也！」她一頓，又解釋道：「劉豐家居雖然久受龍氣折射熏陶，但並非血脈受庇，因此比之湖上的漁夫，所得亦稍有不如。而且他祖骸不愼葬入三煞陰濕之地，煞氣厲害之極，若非他劉家一脈已受湖水折射之龍氣熏陶，稍減煞氣之禍，否則，必定早已全家夭亡矣！」

黃石公不由吐舌道：「師傅姑姑，地脈之道，當眞如此厲害麼？」

九天玄女肅然道：「當然厲害，地脈之道，龍氣地脈又可令人起死回生，乞丐成巨富，市井變帝皇；陰煞之地，卻可令人災禍連綿，甚至折人敗家亡國；一正一負，兩極而反，全在於堪輿時慧眼識地四字要訣！地脈之道，不學猶可，若研習之，便必須堅忍卓絕，勤學精練，方可望有成，不致貽禍人間也！你務須牢記於心，知道麼？」

黃石公見九天玄女口氣嚴厲，哪敢頑皮，連忙點頭道：「是！師傅姑姑，黃石公必定遵從師傅你的教誨！日後好爲天下蒼生萬靈，堪點天下大地眞龍脈！」

九天玄女見黃石公有此大志氣，便欣然一笑道：「好！你有此抱負，不愧爲我老子師祖門下的徒孫！師傅這便帶你上山走一遭，實地授你堪點龍脈大法！」

當下九天玄女着黃石公把船向東面的山峯搖去，黃石公精於水性，此時已具「無爲眞氣」根基，內力充沛，搖起船來，便格外快捷，不一會，小船便已抵東面的羣山脚了。

九天玄女吩咐黃石公把小船拴在山脚，然後便帶他一路登上山去。越過一座小山，九天玄女向山正中的一座高峯一指道：「欲窮千里目，再上更高峯！石公兒，你害怕麼？」

黃石公抬頭一看，前面那座高峯直聳入雲，陡峭如壁，異常險峻，不由吐舌道：「師傅姑姑，這山峯陡極了！上去時摔下來，豈非骨碎肉飛麼？」

九天玄女微笑道：「世人有道欺山莫欺水，你既連水都不怕，還怕山麼？其實山並不可怕，只要你不怕它，奮勇攀登，它便終會向你低頭服輸。」

黃石公鼓足勇氣道：「不錯，師傅姑姑，黃石公只要登上高峯，它便在我脚下，不服輸低頭也不行啦！走啊！師傅！」

黃石公說罷，小胸膛一挺，搶先奮勇攀登起來，他這一鼓足眞氣，竟也甚快捷。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隨後亦一掠而上，憑她的絕世輕功，登此峯自然不在她眼內，但她故意落在黃石公後面，以便遇險時及時救援。

黃石公攀上小半山腰，已喘氣了，他咬牙不哼一聲，續攀而上，到大半山腰時，黃石公已手足發軟呼吸也不暢順。

九天玄女見黃石公身子搖搖欲墜，但依然不肯求助，繼續攀登向上，心中不由又喜又憐，但深知欲成大事者，必先勞其筋骨，也就不便出手帶挾。她微一沉吟，忽然向黃石公這面一掠，伸手一按他的背上，暗輸一股無爲眞氣，一面輕聲道：「石公兒！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黃石公眼看支持不住，背上被九天玄女輕輕一按，頓感一股熱流沿背而上，渾身立刻有勁起來，又聽九天玄女鼓勵，他也不答話，憋了一口充盈的眞氣，奮勇向上，終被他一躍而上峯巔了。

黃石公放眼一望，但見巖洞幽深，清泉翠柏，清風撲面，令人神清氣爽，不由拍手樂道：「山呵山！你終被黃石公踩在脚下啦！」

九天玄女此時已如玉龍騰空，一掠而上，她向黃石公欣然道：「石公兒，你跟隨師傅姑姑，學這九天秘學，上山入水，艱辛之極，你累不累？」

黃石公道：「累是累的了！」

九天玄女道：「你怕不怕？」

黃石公立刻道：「怕卻不怕！」

九天玄女微笑道：「爲甚麼不怕？」

黃石公大聲道：「登山雖然辛苦，但辛苦過後，把山峯踩在脚下，便快樂啦！」

九天玄女一聽，欣然一笑道：「好！你終於漸入吾道了，咦！石公兒快向東面看！」九天玄女說時忽然輕咦一聲道。

黃石公循聲望向山峯東面，只見在峯頂的一座山丘上面，正冉冉地升起一團紫氣，紫氣緩緩上升，漸而滙聚，亦似一尾活靈活現的紫龍，在山巔天際迴旋翻舞。

黃石公不由失聲叫道：「師傅姑姑！眞龍出現哩！還是紫色的，這澤山之巔果然有趣之極！」

九天玄女微呼一聲道：「石公兒快留心細看，不必聲張，此乃龍脈之象現世也！」

黃石公一聽，果然再不說話，凝神注視那紫色龍雲，忽然，那紫色龍雲竟欲騰空而去！

九天玄女一見，猛吃一驚，只見她猛吸一口眞氣，身形如電如光

，又如玉龍橫空，向那紫氣龍雲一掠而至，疾伸素手，向那紫氣龍雲一抓，那紫氣龍雲竟在半空凝住不動了！

九天玄女雙手一伸，抓住紫氣龍雲，一面向黃石公低呼道：「石公兒！快取四塊石頭，分放我腳下東南西北四處位置！快！快！」九天玄女說時竟微微有點喘氣，顯然她以素手抓紫氣龍雲是極費眞氣了。

黃石公一路上從未見過九天玄女如此神色緊張，哪敢怠慢？依言立刻拾了四塊石頭，分別擺在九天玄女腳下東南西北四個位置。

黃石公剛放落北面石塊，九天玄女忽地猛一挫身，竟硬生生的把紫氣龍雲扯了下來，伏佈在四塊石頭的正中，漸而不見，但原來伏佈的地方，竟成了一片紫色之土。

九天玄女躍開三尺，目不轉睛，盯着那片紫色山土，神色甚是緊張。

黃石公正驚奇間，那紫色山土竟霍地射出一道强烈得令人目眩的紫光，黃石公連眼睛也睜不大了，唯有瞇成一線細看。

九天玄女卻絲毫不受紫光所動，她便連眉毛也沒跳上一跳，依然凝神屏氣，目注紫色山土。

就在此時，紫光越來越强烈，紫色山土下面，竟然傳出隆隆之聲，似虎嘯又似雷鳴，澤山之巔，黃石公腳下的山地竟也震動起來了！接而紫色山土竟成幅升起，竟欲向空中飛升而去！

九天玄女一見，神色微一變，立刻伸指向那紫色山土射出渾厚的無爲眞氣，一面肅容的低喝道：「蟠龍地脈，不必躁動，眞命天子，自有人選，重歸本位，深潛勿動！」

說也奇怪，經九天玄女一指一喝之下，那紫色山土竟如被重物所壓，緩緩的降了下來，不久，山土下面的虎吼雷鳴隆隆聲也沉寂下來，山野之間重復寧靜。

九天玄女此時才鬆了口氣，輕聲道：「險極！險險極！幾乎被紫氣遠遁！」

黃石公目瞪口呆，此時才記得發話道：「師傅姑姑，這是怎麼回事了？」

九天玄女此時已神色安然，她微微一笑，向黃石公解釋道：「這透出紫氣的山土，便是龍脈之眼，方才躁動，乃是欲遁之象，故吾以鎭龍大法穩住其性，不致龍氣盡洩，你且放眼望去，看又有甚發現？」

黃石公依言放眼向四週望去，只見紫色山土恰恰位於澤山巔之正中，四週山峯環立，直插入雲，有似文筆挺堅，恍似劃天而揮舞，有似龍形，又有似虎；前後更聳起二座石壁峯，似屏如幛拱前衞後；四週雲霧瀰漫，陽光之下，紫氣郁郁，恰似天龍在吞雲吐霧，蜿蜒躍動；更奇的是，那紫色山土，與陽光相滙之際，便幻變七彩，當眞有如眞龍之目，閃光耀彩，奇妙之極！

黃石公到底根基尚淺，四週異象雖然入目，畢竟尚難明，便向九天玄女道：「師傅姑姑，四週甚覺奇特，但那代表甚麼，石公兒卻難以說給師傅姑姑聽啦。」

九天玄女欣然一笑道：「澤山四週，羣峯環立，形如筆者，即地脈道所論之『文筆沖霄漢』也；左峯如龍，即『左龍』之謂；右筆如虎，即『右虎』之稱；前如屏者，後如幛幕，乃『前屏後幛、拱前幛後』之龍脈要旨也。你再向四面望去，西面便是昭陽湖，更遠處江河環繞，九曲八迴，此皆大地眞龍地脈之異象！」

黃石公一聽，驚奇的道：「那這眞龍地脈有名稱嗎？」

九天玄女道：「按其地脈異象，此脈乃千年難遇的紫龍蟠大龍脈也！」

黃石公又道：「這紫龍蟠大龍脈有甚好處？」

九天玄女心中忽然一動，神色肅然道：「紫龍蟠大龍脈，其龍氣非同小可，威力驚天動地，乃一代眞命天子之天龍地脈，受其感應之血脈，日後或可一統天下，爲帝爲皇！」

黃石公雖然尚難知「一統天下、爲帝爲皇」有甚好處，但見九天玄女神色肅然，如此看重，便知此必非同小可，不由大奇道：「師傅姑姑，那你預備將此紫龍蟠大龍脈留給誰用呵？」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斷然道：「看來，沛縣的劉氏一族，是唯一的人選！」

黃石公格格笑道：「那姓劉的叔叔雖苦苦拜求，但師傅姑姑並非他的好朋友，爲甚麼千萬人不給，卻留與這劉豐一族？」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留給誰用，師傅姑姑其實亦作不了主，僅乃順勢而行而矣！你可見剛才紫色山土欲騰空而去麼？那是紫龍蟠大龍脈不甘寂寞，欲橫空出世，以覓眞主之象也，因此我才以大法喝慰，稱其眞主已有人選，令其心安，方暫時平靜下來，再者劉豐家世代居於昭陽湖畔，昭陽湖折射澤山龍脈之氣入其祖屋，三者恰好成一直線，天緣巧合，劉豐一族已與澤山紫龍蟠大龍脈結下不解之緣矣！天運如此，夫復何言？」

九天玄女忽然感嘆了一聲，便不再發話，與黃石公一道下山了。

九天玄女果然把澤山的紫龍蟠大龍脈，堪點給劉豐一族，又擇了

吉日吉時，助劉豐把其父的遺骸移葬澤山。

當劉豐親自動手，把先父遺骸棺木放入紫色山土下面的地穴，又覆上土，豎起墓碑之際，整座墳墓的下面，忽然响起一陣蕩人心魄的吼聲，似虎嘯又似龍吟，劉豐不由驚得目瞪口呆。

九天玄女一聽，連忙向劉豐低喝道：「快！率妻兒叩拜！」

劉豐果然與妻兒一道，跪在墓碑前面，連連叩頭，當劉豐的兒子劉邦叩到第十二個响頭時，年僅三歲的劉邦竟突然不支昏倒墓碑前面！劉豐夫妻連呼不醒。

九天玄女一見，卻立刻沉聲道：「不必驚惶，此乃龍脈感應之象！劉先生快續叩拜！直到下面吼聲寂靜爲止！快！快！」

劉豐無奈，只好又再叩頭不止，這一叩竟便乘勢不可止，劉豐似已瘋了似的，一直叩到頭破血流，恰恰叩了四百一十三個响頭！就在此時，下面傳出的吼聲忽地曳然而止了！

此時劉豐那三歲的兒子劉邦也忽地醒了，他驀地爬起來，手抱墓碑，格格大笑，狀甚欣喜。

劉豐此時已吃驚得目瞪口呆，好一會，才站起來，向九天玄女問道：「怎的了？務求聖姑指點！」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對劉豐道：「並沒甚麼，僅是地脈感應之象而矣，劉先生不必驚疑，一切日後自有應驗，且帶同妻兒，返家去吧！」

劉豐見九天玄女已萌離意，忙道：「聖姑大恩大德，在下尚未圖報，怎會心安？未知此行何去？能見告麼？」

九天玄女仰天大笑道：「我九天玄女不外短暫現世而矣，此時已屆歸去之時，日後自有能者爲天下蒼生操勞，既然如此，九天玄女是否存在，已無關宏旨矣！說甚麼恩德圖謝！」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忽地伸手一拽黃石公，澤山之巔，登時失了師徒二人的踪影。

劉豐無奈，只好携同妻子韓氏、兒子劉邦，在隨行的健漢扶持下，辛苦下山去了。

＊　＊　＊

此時九天玄女和黃石公，已在澤山的另一面，飛掠而去，黃石公被九天玄女挾持着，但覺身如騰雲駕霧，山石林木如飛地向後捲去，片刻間便已身在山下了。

黃石公不由樂得格格笑道：「師傅姑姑，你若帶着我，上山下山便輕鬆多了！」

九天玄女微笑道：「你眞想如師傅般輕鬆上山下山麼？」

黃石公點點頭道：「想！但黃石公知道，這是師傅姑姑靠平日的辛苦練習得來的！」

九天玄女欣然一笑道：「不錯！想容易必先艱難，想輕鬆必先辛苦，這上山下山的道理，其實便是世人如何成爲大學問者道理矣！」

黃石公眼睛閃亮道：「是！師傅姑姑，黃石公一定牢記師傅的教誨，將來成爲一位大學問者！」

九天玄女欣然道：「好！很好！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你只要牢記上山下山的道理，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你日後必可代師傅姑姑行走世間！」

黃石公一聽，驚道：「師傅姑姑會離開石公兒麼？」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天有不測風雲，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世事古難全，你豈能永在師傅姑姑身邊？就算天下大勢，亦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盛極必衰，衰極必旺，你明白麼？」

黃石公一時之間，哪能明白這等艱深的乾坤大奧秘？他想了想，便決然的道：「師傅姑姑，我一時尚未弄懂，但我不怕，我一定會弄明白！」

九天玄女欣然道：「好！你但有此志氣，日後必可宏揚光大九天秘笈的絕學！」

黃石公一聽，想起剛才在澤山巔的事，便不失時機探問道：「師傅姑姑，剛才在澤山之巔，你既說那是紫龍蟠大龍脈，於人有莫大好處，但爲甚劉先生的兒子劉邦叩頭時會昏倒，劉先生自己却叩頭到頭破血流，那地下的怪聲才忽然停止？」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龍脈若有感應，必生異象，劉氏一族已成龍脈之主，豈無兆應？其中不外隱示彼等日後的運勢前程吧了！你日後亦是此天機運轉大勢中人，屆時自會明白一切！」

九天玄女深知黃石公功力尚淺，一時之間，哪能徹悟這等高深乾坤大奧秘，因此便略示端倪而已。

黃石公似懂非懂，心中迷惑，又向九天玄女探問道：「師傅姑姑，那目下七國併立，日後又將如何演變？」

九天玄女不由微一怔，她不料黃石公小小年紀，初涉九天秘笈奇學，便會問此深奧天機，她微一沉吟，才呵呵一笑道：「世事盛極而衰，衰極而旺；地脈陰極則陽，陽極則陰；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此乃九天秘笈中天機、人間、地脈三道宏觀要旨，你日後仔細以微觀之，必會明白。」

九天玄女說到此處，曳然而止，與黃石公一道，繼續其行程，週遊列國，妙演天機而去了。

當日九天玄女在澤山神龍一現，其後天下事便有一番急劇的演變。

先是秦國果然以其暴政强兵，先滅近鄰韓國，又滅趙國，再滅魏國，續滅楚國，至此中原已落入秦國手上，得中原者得天下，因此天下秦國已得其七分了。

又一年後，秦滅北方的燕國，天下已得其九，再一年後，孤守東面的齊國，再落入秦王政之鐵掌下。

至此，秦國已一統天下，秦王政稱始皇帝，亦即秦始皇；把天下百姓更名爲黔首，「黔首」亦即黑頭之意，由此可見秦始皇嬴政視天下百姓僅爲一顆黑色的頭而已。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全國人民總數僅爲二千萬，秦始皇卻幾乎把三百萬精壯者的生命斷送了！這包括修阿房宮、築驪山墓、南戍五嶺、北建長城，南征安南等國，戍邊者十之五六不能生還，服徭役者十死其九，舉國上下，白骨遍地。

三百萬生靈冤烈之氣，終與嵩山太陽、少陽兩峯，陳、吳兩氏的「鷹揚穴」、「猛鷙穴」，精集的百萬血煞之氣滙聚，令天機大勢再度逆轉，一場驚天巨變已勢不可免了！

這場乾坤巨變，由陳登的後人陳勝，吳田的後人吳廣兩人揭開序幕，先行向秦國發起猛烈的衝擊。

九天玄女當日在嵩山太陽、少陽兩峯，堪點的「鷹揚穴」、「猛鷙穴」龍氣，挾帶滙聚的千百萬血煞氣，終令「天下歸秦」的天機大勢逆轉了。

其中尚有嵩山石幔峯黃石龍脈孕育的黃石公，更有沛縣昭陽湖澤山之巔的劉氏「紫龍蟠大龍脈」的兆應，當眞神鬼莫測，玄妙之極！不過，這已是另一個故事「玄機大師黃石公傳奇」的內容了。

（完）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麥中豪・文　可飛・圖

鐵漢嬌娃

未來女婿助岳父　患難夫妻報父仇

洛河是關洛道上的一個重鎭，人烟稠密，市面興隆，從東門到西門的一條正街，更是熱鬧，招商旅店，茶樓酒肆比比皆是，過往行旅，莫不聞香下馬，知味停車。

這天晌午時分，在絡繹不絕的行人當中，一個滿身風塵，神情狠狽的少年漢子走進了這個關洛道上的第一大市鎭。

他——看上去約莫廿一二歲，頭上一頂范陽草帽已是百孔千瘡，身上的灰色短衣已經變成了深褐色，經過一再汗浸的地方起了一層白色的鹽霜，黑色的燈籠褲泛着亮亮的油光，足穿一雙紗葛百結的草鞋。

若說他是要飯的，却沒有竹杖、碗盌，其實，本市的叫化子要比他乾淨得多。

不過，這個風塵客也有惹人注目之處，那就是他那濃眉、大眼、滿面于思，虎虎有生氣，以及身旁那把包銅刀鞘的大刀，如果猜得不錯，這個少年漢子必定是個目下落魄的江湖客。

這個少年漢子在一個專賣烙餅的小鋪子門口停了下來，打身上摸出一個銅板兒往櫃枱上一扔，也不說話，便自取了一張烙餅，雙手將餅一捲，一口就吃了一半，再一口，那張烙餅就整個進了他那張大口裡。

看他吃餅的神情，就知道一張餅吃不飽，可是他並沒有再買第二張餅的打算，八成是剛才那個銅板是最後的財產了。

餅鋪的掌柜這一生中見過不少流浪漢，也生就一副菩薩心腸，拿起一張餅遞過去，笑嘻嘻地說道：「再來一張，算是小店奉送！」

那少年漢子沒有接受，神情冷漠地拿起水瓢子在水缸裡面舀起了半瓢水，「咕嚕咕嚕」一口氣喝下肚去，扔下了水瓢子，以手背擦擦嘴唇，看他那種心滿意足的神情，這頓午飯算是完了事。

正在街上嬉戲的街童，對陌生人而又行裝奇特的人特別注目，因此這個少年漢子身後也就跟了一大堆年紀不等的孩童。

他當轉過身來時，那些孩童一鬨而散，他展露潔白的牙齒和善地一笑，那些孩童又圍了過來。

「過來！」少年漢子蹲下去，向那些孩童勾着手指頭。

那些孩童聚攏得更近了一些，也只有這些小童們才不怕他身上那股熏人欲嘔的汗酸氣！

「誰知道上季家大院怎麼走法？」他問。

其中一個十多歲的大孩童，大膽地答腔道：「是那個門前有一對石獅子的季家大院嗎？」

「我可不知道甚麼石獅子，我

要找的季家大院是洛河鎮上最有名氣的。」

「一定就是我說的那一家，」那個大孩童說道：「往前直走，在十字路口順着拐彎，不幾步路，你就看見那一對大石獅子了。」

「好！」少年漢子站了起來，說道：「別老是跟在我後面，待我去過季家大院回來，到關帝廟前要一趟單刀給你們看看！」

「可得一定啊！」那大孩子領先拍手，其餘的孩童也跟着歡呼不止。

在孩童歡呼聲中，少年漢子邁開大步向前走去，他依照孩子的指引，很快就到了他要找的季家大院了。

晌午時分，門前冷清清的，銅環閃亮的兩扇大門緊閉着，連那扇方便人進出的角門也是關得緊緊的。

少年漢子一絲兒猶豫的神色也沒有，步上台階，右手緊扣那閃亮的銅環，「噹噹噹」一連敲了三下。

過了一陣，沒有動靜，他又敲了三下，這次用勁用得大，聲音特別響，角門呀了一聲而開，走出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精壯漢子，滿面不高興的神色，濃眉一掀，語氣冷然地道：「幹甚麼的？」

少年漢子抓住刀的左手朝前一擺，又晃了回來，原來打算向對方施禮的，可能見對方語氣不遜，所以不願施禮了，只是以冷冷的口氣回道：「求見季風豪老英雄，勞煩通稟。」

那個精壯漢子雙目一掄，沉叱道：「你是存心尋開心的嗎？誰不知道咱們季家老主人已經過世了三年！」

少年漢子微微一楞，想必是他對季風豪已死的事毫不知情。

楞了一陣，才又說道：「那麼請回告季夫人……」不待他的話說完，那粗壯漢子就低叱道：「你簡直是胡鬧，老夫人比我家主人先過世一年，你是從那裡冒出來的？」

少年漢子絲毫沒有動怒，反而笑着道：「對季老前輩雙雙過世的事，在下實在不知，那麼有勞通報季秋霞小姐，就說蜀中成都……」

「見小姐？」對方滿面驚訝，同時深深吸了一口氣，似乎擔心眼前這個骯髒的漢子身上的汗酸味會熏壞了季秋霞小姐。

「季家長輩俱已先逝，那麼只有見她了！」

「有何貴幹？」

「這不能對你說。」

粗壯漢子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頭道：「那麼，報上名來吧！」

「蜀中成都鐵中錚……」

「鐵中錚？」粗壯漢子瞇起眼打量他，接着是一聲笑：「嘿嘿，眞是個响噹噹的名字，不過，同這個名字的人似乎太多了一點……候着吧！小姐一定會見你的！」

那個粗壯漢子轉身就走了，却留給這個名叫鐵中錚的少年漢子一團迷惑。不過，他懶得去回味，他所感到興趣的是那最後一句──小姐一定會見你，他這次千里迢迢來到洛河，就是爲了要見季秋霞。

大約過了盞茶光景，那個粗壯漢子去而復返，向鐵中錚拱拱手道：「鐵公子，我家小姐在大廳恭候。」稱呼雖然改變了，但是語氣、神情却依然冷漠如故。

鐵中錚懶得計較這些，一擺手道：「有勞帶路。」

對這裡的環境，鐵中錚稍有印象，不過却很淡薄。

那大概是十五六年以前的事情，當季風豪決定將他寶貝女兒秋霞配給鐵中錚的第二年，鐵中錚的父親曾帶他到這兒來拜見過他的老丈人。

當時，季、鐵兩家聯姻是武林中一件大事，「季家雙劍鐵家刀」，一個稱雄中原，一個獨霸蜀中，分庭抗禮，兩家聯婚，刀劍絕藝在若干年後也勢將合而爲一，成爲武林中一大主流，然而現在……

鐵中錚觸景生情，陷入冥想，却已不知不覺來到了正廳的門口。

「鐵公子請進！」那粗壯漢子讓過一邊恭聲肅客。

鐵中錚一正心神，跨進了華麗錦綉的大廳，待他進去後，帶路的漢子就將正廳的兩扇門關了起來。

正中間的太師椅上端坐着一個年約二九的姑娘家，容貌清秀，頭飾耀眼，想必她就是季秋霞，但是，再往下一看，鐵中錚不禁一楞。

原來那位姑娘穿着一身翠綠的武裝短打，這根本不是會客的衣服，不但如此，而且腰間還配上了他們季家威震武林的「青鋼雙劍」，再看看她身後站着四個婢女，也是武裝短打，如臨大敵一般。

鐵中錚一進門，那位姑娘就站了起來，正聲問道：「你就是鐵中錚公子？」

鐵中錚一拱手道：「正是，請問姑娘是……」

「季秋霞。」她很快接口答道。

「在下見過季姑娘。」鐵中錚復又抱拳一揖的道。

季秋霞並未還禮，走到距離鐵中錚十步之處停下，目光冷冷地向他手裡拿着的單刀一瞟，問道：「你手裡拿的就是名震武林的『鎭山刀』麼？」

鐵中錚吁嘆了一聲道：「姑娘過獎了，如今我鐵門業已式微，此刀在在下手中形同朽鐵一般，還談甚麼名震武林？」

「客氣！」季秋霞到現在才拱手

施禮，不過她是以左手抓住劍鞘，右手搭在劍柄上的施禮，這分明是過招之前的禮數，同時，冷聲道：「請拔刀吧！」

鐵中錚不禁濃眉一挑，疾聲問道：「姑娘，這是何意？」

「是朽鐵就該扔掉了，拿在手中就得管用，拔出來讓我見識一下何妨？」

「姑娘因何一見面就要動武？」

季秋霞一擺手道：「看看牆上，那裡掛着九把『鎭山刀』，三個月來，已經有九個自稱是鐵中錚的人找上門來，你難道就不是第十個？鐵家的『鎭山刀』永遠也不會變成朽鐵，拔刀吧！」

鐵中錚往牆上看去，果是掛着九把與自己那把「鎭山刀」相仿的單刀，難怪方才那個看門的粗壯漢子說甚麼和他同姓名的人太多了，他眞想不到有人冒他之名上季家大院。

明白內情之後，鐵中錚心中的一絲不快也就一掃而空，含笑道：「這眞是想不到，不過，在下並不是冒名之人。」

「每個人都是如此說。」

「在下無冒名頂替之必要！」

「拔出刀來！」

鐵中錚退了一步，從容不迫地說：「姑娘爲證實在下眞實身份，要在下亮刀較技之舉原無可厚非，不過，在下不能拔刀出鞘。」

季秋霞逼進一步，沉聲問道：「爲甚麼？」

「要見到殺害家父仇人才能拔刀出鞘，這是五年前在下深山大壑中苦練刀法時所許下的心願。」

「理由很堂皇。」語氣中充滿冷嘲的意味。

「姑娘如果不信，在下也無辦法。」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拔刀嗎？」

「不錯。」

「你好像太誇口了。」

季秋霞的語聲方落，精光頓現，青鋼雙劍已出鞘，身形縱前，雙劍交叉，如剪刀般向鐵中錚的項間絞去。

鐵中錚萬萬料不到季秋霞會突然出手，閃避已是不及，只得右腕一翻，帶動手中的鎭山刀，連鞘去擋，他素知對方雙劍的厲害，擋上去自己的包鋼刀鞘準毀無損，眼快手準，刀身橫推，不偏不倚地格在對方雙劍的護鈎上。

格住對方的雙劍後，鐵中錚疾聲道：「在下千里迢迢前來洛河，只是要告訴姑娘一句話，家門不幸，遭遇大變，雖然目前元兇有了下落，但在下自忖此去將是凶多吉少，爲了不躭誤姑娘的青春，我們從小訂婚的事退了，請姑娘另行擇配。」

話說完之後，「颼」地一手抽回「鎭山刀」，身形一轉，如疾矢般奪門而去。

季秋霞楞楞地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一個乖巧的女婢縱到她身邊，疾聲道：「小姐，這個鐵公子是眞的呀！他方才那一招『螳臂擋車』正是他們鐵家刀的絕活兒啊！」

季秋霞回過神來，跺着脚道：「眞的又怎麼樣？他是來要求退婚的，又不是來要求成婚。」

「小姐，他是爲你好，鐵公子爲了替鐵家門報仇，可能凶多吉少，我們正要幫他呀！」

「對！對！可是他已經走了！」

「小姐，你平日精明得很，今天怎麼糊塗起來？快去追呀！」

被婢女一言提醒，季秋霞揚臂一揮，道：「對！快去追！你們四個人分別追向四門，我到鎭上去查問，見着鐵公子務必請他留下，說我有話對他說。」

語聲一落，五個人如彩雲出岫般縱了出去大廳，幾個起落，就出了大門，身手俐落得很。

* * *

傾盆大雨從午正下到酉末，整整落了一個半時辰，仍是沒有停止的跡象，這不免使得躲在古廟中避雨的鐵中錚發急了。

看看天色，仍有烏雲，雨勢也非常緊，八成今晚要在這裡過夜了。

這個古廟也眞絕，連一根乾草也找不到，鐵中錚只得和衣在那業已頹廢的神龕上躺了下來，別的倒還好受，只是肚子餓得很難受。

並非他沒有錢，衣袋裡還有一錠十兩銀子，從成都出發時，他帶了足夠的盤川，而且目的地只到開封，到開封時他突然想到萬一他被仇人所殺，季秋霞豈不是爲他一生守寡？所以他先趕來洛河當面向季秋霞退婚，現在又要趕回開封去。

爲了怕盤費用罄，中途受阻，所以他嚴格控制，不走回程時絕不動用這十兩銀子。

鐵中錚也想到季秋霞可能在後追趕，出了季家大院之後，於是狂奔，落荒而走。

原本想晚間投宿時少不得要飽餐一頓，想不到遇上這場大雨，硬將他給阻在這座古廟裡，目下他想動用那十兩銀子，却沒處可用了。

忍耐一點吧，他心裡想，餓個一個半日還死不了。

想到這裡，他索性閉上眼睛，準備好睡一覺，「刷」地一聲响，一個人影已閃進了古廟。

天氣雖然陰沉，外面還有一點星光，躺在神龕上的鐵中錚看得非常清楚，那是一個佩劍的男人，從他落脚的輕巧看來，武功底子顯然

不壞。

　那人進得廟中以後，不停地跺足、甩肩，想必身上被大雨淋透，那人的動作停住了，揚聲問道：

「是那一位朋友在？」

　鐵中錚不禁心頭一怔，自己躺在這裡一點兒也不曾動彈，竟然會被對方發覺了，看來對方必然是一個頂尖高手，爲了避免發生不必要的誤會，因此他回答道：「在下也是避雨的，請儘管進來歇歇吧！」

「卡刷」一聲，那人亮了火摺子，鐵中錚連忙坐了起來，藉着火光向對方打量，只見對方是一個丰神俊逸的美少年，年紀與他相仿，腰間佩着一柄長劍，猩紅的絲繐異常起眼。

　那俊逸美少年弄熄了手中的火摺子，輕聲道：「原來是你！」

　鐵中錚不禁訝異問道：「你認識我？」

「午間尊駕自東門進到洛河鎮上時，在下曾經和尊駕打了個照面。」

「行人很多，何以注意在下呢？」

「尊駕衣衫襤褸，但却英氣勃勃，氣勢沉穩而且手裡那把刀……」

「啊！你倒是個有心人啦！」

「尊駕請勿誤會，行人衆多，唯獨尊駕風采特異，所以在下免不了要多看幾眼了。」

　鐵中錚雖然對這個陌生少年的言行滋生了幾分懷疑，倒也聽得出他說的是由衷之言，於是回道：

「方才驚鴻一瞥，兄台才眞是丰神俊秀風采特異啦！」

　對方豪爽地笑道：「哈哈哈，尊駕眞是過獎了，在下姓藍名嘯吟，敢問兄台上姓？」

「在下姓鐵名中錚。」

「這個鐵氏很冷僻，不過名如其人，眞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

「藍兄過獎了。」

「鐵兄打過尖了嗎？」

「實不相瞞，正餓得慌。」

「那好辦，在下隨身帶有乾糧，待在下先升起一堆火，我這身濕衣服得烤烤才行。」

「這座破廟裡，連一根乾草也都找不到。」

「這座神龕能睡還不能燒嗎？天雨路絕，想必菩薩也不會怪罪的。」

　藍嘯吟說完之後，輕描淡寫地朝神龕劈出一掌，只聽「噹啦」一聲響，碎木四散，他把那些碎木集一處，晃亮了火摺子，兩口大氣一吹，「嘩啦」連聲，一堆旺火，就熊熊的燃了起來。

　鐵中錚一直在冷眼旁觀，他發覺這個藍嘯吟少年不但功力高絕，而且性格豪放，不禁有幾分心儀。

　藍嘯吟升好了火之後，脫下濕衣，自搭兜中取出兩個乾餅，遞了一個給鐵中錚，道：「吃吧！如果口渴，只有到簷下仰起脖子來喝雨水了。」

「多謝！」鐵中錚接了過來，打從成都出發，千里迢迢，這是他第一次接受餽贈，並非腹飢難耐，而是不忍拒絕對方一番好意。

「鐵兄，恕在下問得冒昧，你好像是走回頭路啦？」

「不錯。」

「那是爲了甚麼呢？匆匆趕到洛河來，絲毫未作停留，却又匆匆的趕回。」

　鐵中錚自然不能告以實情，含糊其辭地回答道：「探親不遇，盤費有限，故而不敢稍作停留。」

「原來如此，那麼，鐵兄將往何處去？」

「開封。」

「眞巧！」藍嘯吟欣然叫道：「我也是要去開封，從金陵動身以來，一直感到旅途寂寞，這一段路可有伴了。」

「承蒙藍兄看得起，只怕同行有所不便。」

「有何不便？」

「在下衣衫襤褸，神情狼狽，而且阮囊羞澀，高雅酒樓、堂皇旅店皆非在下可進之處，而藍兄……」

　藍嘯吟立即接口道：「鐵兄不必說下去，以在下觀察，若是在下願意奉請，鐵兄絕不接受，途中在下隨鐵兄同進退，儘管投宿荒村古刹，在下都認爲樂極無窮，買茶吃飯，同食同用，銀子各付一半，你看如何？」

　鐵中錚聽對方如此之說，眞有深得我心的喜悅，欣然道：「藍兄既然如此說，在下若不順從，就顯得在下不識抬舉了。」

「那裡話，不過，現在這塊餅是在下奉請的，因爲在下燒了鐵兄的床榻，理應有所補償才對。」二人都哈哈大笑，多年來，鐵中錚心情還不曾這樣痛快過。

　二人笑了一陣，藍嘯吟又問道：「鐵兄家在開封嗎？」

　鐵中錚黯然地搖搖頭道：「在下已是天涯浪子無家可歸之人。」

「啊……那麼，到開封去是……」

「探親，試試運氣。」

　藍嘯吟自然聽出是假話，他爲人極有分寸，所謂交淺不言深，他也就不再追問下去。

　之後，他們又談了一些山川文物，武林掌故，以及劍術刀法，談得很是投契，但是藍嘯吟始終避免觸及鐵中錚身世，以及他的落拓江湖原因，他很想交這個朋友，却不隨便使對方猜疑他別有用心。

一直談到子正，兩人才席地而坐，背靠牆壁，各自閉目安歇。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雨也停了，就在此時，忽聽廟外有女子的聲音道：「你們在這裡候着，我到破廟去看看。」

　鐵中錚聽出是季秋霞的聲音，連忙跳進神龕，低聲道：「藍兄，這個姑娘是要找我的，千萬別說我在這裡，內中情由容待細說。」

　藍嘯吟的目光射出驚疑的神色，正想開口問是甚麼緣故，步履聲經已傳進他的耳中，他深信鐵中錚不是邪惡之徒，而且，憑他的武功也不會害怕這個女子，必有其他隱情，於是，決定依照鐵中錚的吩咐去做。

　他將昨晚脫下的藍色大衫用兩手扯開擋住身體，看起來他好像是渾身赤裸的樣子，目的是想使進來的女子不便去正視他。

　果然，季秋霞一跨進廟堂就退了回去，並且立刻回過身子，囁嚅地問道：「請問兄……相公，可曾見到一個衣衫……不甚整齊的男子？」

「衣衫不甚整齊的……」藍嘯吟故作沉思狀，然後問道：「他的相貌生得如何？」

「濃眉，大眼，很端莊威武，只不過神情憔悴，一身風塵。」

「沒有見到這麼一個人。」

「奇怪？」季秋霞喃喃自語地說道：「洛河鎮上，有人看他投向這條路上來的，難道他連雨也不避嗎？」

「他幾時離開洛河的？」

「午未時分。」

「也許他脚程快，在大雨之前，就過了此地吧！你不妨向前追吧！」

「有勞！」季秋霞說完之後，匆促離開。

　藍嘯吟眼看她走遠了，才回過身來說道：「鐵兄，請出來吧！」

　鐵中錚從神龕中跳了出來，拱拱手道：「多謝藍兄。」

　藍嘯吟臉色沉重地說道：「交淺未便言深，不過，這件事在下想問一問，鐵兄因何要躲避那位姑娘。」

　鐵中錚嘆了一口氣，道：「唉！本來在下不打算再提這事，爲了不使藍兄誤以爲在下做了甚麼負人之事而羞於見那位姑娘，所以，我只得說出內情。」

「在下倒無那種想法。」

「實不相瞞，那位姑娘姓季，自幼經雙方家長作主，與在下有婚配之約。」

「噢！那麼爲何要避而不見呢？」

「在下身遭大變，非但家貧如洗，而且父仇未雪，前途生死未卜，爲了不躭誤季姑娘的青春，所以趕來洛河，聲明退婚，要她及早擇人而配。」

「這是甚麼話？烈女豈能配二夫？」

「當初只是雙方家長一句話，並未納聘。」

「鐵兄，」藍嘯吟語氣森嚴地說道：「君子一言，勝似千金，鐵兄如此作法未免矯枉過正了。」

「藍兄有所不知，殺父元兇人多勢衆，在下若去尋仇，凶多吉少，若不退婚，季姑娘身爲兒媳，就不能袖手旁觀。」

「鐵兄以爲那位姑娘怕死了？」

「正因她是性情剛烈之人，所以我不想連累她，她父母已亡，上無兄長，下無弟妹，她若一死，季家豈不是斷了香烟之火？」

「唉！」藍嘯吟嘆了一聲道：「方才見那位姑娘雲鬢蓬亂，裙裾濕淋，金蓮沾汚，連夜奔馳之苦可以想見，而你又是愁腸百結，一片善心，使在下也不敢妄斷誰是誰非了。」

「所謂命也運也，藍兄又何必爲在下之事而煩惱？」

　藍嘯吟沉思一陣，道：「在下本來想問問令尊遇害情形及仇家爲何許人，想必鐵兄也不會直告，在下就不再問了，父仇必須親報，不得假手於人，如果鐵兄有用得着在下之處，隨時願效犬馬之勞。」

　鐵中錚拱手揖道：「多謝盛情，不敢勞動大駕。」

「我知鐵兄不會接受，也好！我們上路吧！」

「藍兄，我們還是分道揚鑣的好。」

「昨晚上，我們不是說好結伴同行的嗎？」

「季姑娘行在前路上，在下爲了避她，少不得要落荒而去，怎能拖累藍兄受此無謂跋踄之苦？」

　藍嘯吟笑道：「看來不依你是不行的了！這樣吧，孤掌難鳴，到開封時請到東觀大街……」鐵中錚連忙接口道：「藍兄不必說下去，只要你我有緣，還怕沒有後會之期嗎？」說罷，深深一揖，揚長出廟而去。

　藍嘯吟凝視着鐵中錚的背影，低聲自語道：「不但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還是生就一副鐵石心腸，大概是悲慟和苦難將他磨鍊成這個樣子吧。」

　待鐵中錚的身影在山徑中消失後，藍嘯吟也出了古廟，向前路走去。

　行不多遠，就看見了炊烟，原來道旁有一間山村野店，藍嘯吟一夜乾渴，極需要喝些熱湯，於是就加快了脚步，當他進入野店時，不禁一楞，原來裡面坐了五個少女，

其中一個就是方才在廟中見過一面的季秋霞。

季秋霞精靈乖巧，從對方一楞神之間，使得她心中動了疑念，於是連忙站起來笑道：「這個相公請裡面坐，店主人爲我們熬粥去了，喝一點才走。」

「多謝姑娘。」藍嘯吟只得隔一副座頭坐下。

季秋霞笑問道：「請問相公貴姓？」

「在下金陵藍嘯吟……」

「啊！」季秋霞連忙福了一福道：「原來是金陵世家的藍相公，妾身季秋霞這裡有禮了。」

她施禮之際，腰際劍鞘擺動，藍嘯吟目光一亮，心中也是一動，同時也想起了鐵中錚，名重武林的「季家雙劍鐵家刀」的兩家後代都在同一天見到了。

不過，他却沒有說破，只是抱拳一揖，道：「在下還禮。」

季秋霞柳眉一挑，翻目問道：「藍相公眞的沒有見到妾身要找的那個人嗎？」

在私下中，藍嘯吟是願他們二人復合的，而且，鐵中錚也不曾囑咐他見到季秋霞時不得洩露其行徑。因此他含笑反問道：「季姑娘要追趕的人，可是名叫鐵中錚？」

「是啊，你見過他？」

「季姑娘只怕追趕他不上了，去開封也許能找到他。」

「他要去開封？」

「唔！」藍嘯吟點點頭道：「聽他的口氣，仇家就在開封，而且人多勢衆，尋仇不易，他不想連累姑娘赴死，又不願姑娘爲他躭誤青春，所以才趕來洛河，向姑娘聲言退婚。」

季秋霞苦笑道：「妾身也不是那種人，現在妾身就要動身，蒙指迷津，容後報答。」說罷，拔下一根銀簪放在桌上，向四婢一揮手，就要離去。

藍嘯吟疾聲叫道：「姑娘慢走！」

「藍相公有何見教？」

「姑娘可是眞心去開封助鐵兄一臂之力？」

「談不上相助，公公之仇，兒媳豈容袖手旁觀。」

藍嘯吟不禁脫口道：「好個節烈女子，令人生敬，在下可否進一言？」

「洗耳恭聽。」

「姑娘爲追趕鐵中錚兄，必定匆促出門，未帶盤費，就此去開封，路途尚遠，一行五人食指浩繁，姑娘等雖有金銀首飾可供典當，也未必夠用，在下與鐵兄曾作一夕談，知他武功不惡，姑娘此去如虎添翼，血海深仇或可得報，如果因盤川不繼，阻滯半途，豈不可惜？因此在下欲暫借盤川紋銀百兩，日後有便，姑娘再歸還在下就是。」

季秋霞聽來不禁熱淚盈眶，福了一福道：「妾身拜領厚賜，萬一我兩人同時殞命，這筆銀子恐怕只有來生才能奉還了。」

藍嘯吟笑道：「姑娘這是說那裡話？出征之士，不言喪話，在下預祝兩位功成，消仇解恨。」說着，自搭兜中取出銀子兩封，遞到婢子手中。

季秋霞親自雙手接過恭聲道：「多謝相公。」

「在下雖不便出面相助二位尋仇，或許有效勞之處，在下此番前往開封，是奉未來岳父之召，商談迎娶之事，在開封也許要盤桓一陣，只要詢問東觀大街的『朝陽居』，開封的人都知道。」

「『朝陽居』？那不是武林中，享譽多年的『銀鬚金鈎』呂朝陽老前輩的府邸麼？」

「那正是在下的岳丈。」

「金陵世家，金鈎朝陽，一旦聯姻，直稱得上金碧輝煌了！」

「『季家雙劍鐵家刀』，姑娘與鐵兄又何嘗不是一對佳偶？」

季秋霞臉上一熱，訕訕道：「謬讚，妾身告別了！」

語罷一福，率領四婢匆匆離去，待他們去遠，藍嘯吟才發現桌上那支銀簪未曾帶走，追之不及，終於將那支銀簪納入袖中。

＊　＊　＊

一路上餐風宿露，鐵中錚終於到了開封。

途中，他雖然在僻靜無人處脫下衣服來洗滌過，仍然使人掩鼻，他也不在乎，東探西問，總算讓他找到了相國寺。

儘管受着朝廷供俸的相國寺門禁森嚴，非正冠華服不得進入，但是寺前那片廣場却顯得雜亂無章，看相的、說書的、賣草藥的、耍把戲的，熱鬧得夠瞧了，竿上的朋友更多，有的懷抱竹竿打睡的，有的則湊機會找幾文施捨。

鐵中錚滿面于思，遍體骯髒，如果他手裡多一根竹竿，拿一個瓦盆，他也就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叫化子了。

因此，那些竿上的朋友難免也要多看他幾眼，他竟然打蛇隨棍上，向一個年長的叫化子走過去，低聲說道：「大哥！借一步說話。」

那個叫化子冷冷的睨了他一眼，跟隨鐵中錚走到僻靜之處，翻眼問道：「有甚麼話？說吧！」

「在下要見貴幇開封分舵的瓢把子裴長華前輩，有勞傳報一聲。」

「你是那裡來的？姓甚名誰？有何貴幹，說出來我才能替你傳報！」

「你說成都來的風塵鐵漢令舵主就知道。」

「嗨，咱們等候你個把月了，你在這兒等着，待我去傳報。」

「多謝。」

過了一盞熱茶的時刻，那叫化子去而復返，低聲道：「出西門直走，遇見槐樹就拐彎，自然有人領路。」

鐵中錚又道了謝，才向西門走去。

出西門後，依照那叫化子的指示，遇見槐樹就轉，行了十里路，漸入一座密林，這時突然閃出兩個衣衫襤褸的人，同聲問道：「尊駕就是鐵公子嗎？」

「正是。」

「請隨我來吧！」

鐵中錚跟在那二人的身後，又前行十餘里路，來到一座頹廢的山神廟，那二人左右一讓，同時擺手說道：「鐵公子請進，裴舵主在內恭候。」

鐵中錚大步的走進山神廟，只有一個白眉白鬚的老者盤膝坐在地上，五年前鐵中錚見過一面，一眼就認出那老者正是自己要見的裴長華，連忙深深一揖道：「小侄拜見裴前輩。」

裴長華拈鬚點頭答禮，道：「盤算你的行程，早該在一個月前就到了，是路上有甚麼事躭誤了嗎？」

「小侄先去一趟洛河。」

「去洛河？是去會季家季姑娘嗎？」

「是的。」

「恕老朽說句重話，是父仇爲重，還是兒女私情爲重？」

「前輩容稟，小侄此番前去洛河，是爲了要向季姑娘聲言退婚。」

「退婚？爲甚麼？」

「前有一言之約，季姑娘就算是我家兒媳，爲報翁姑之仇，她就不能置身事外，可是季家並無男丁，季姑娘如與小侄同時赴死，豈不使季家一脈中斷，即使她不死，也將因小侄之遇難而守寡終身，故而小侄才有退婚之議。」

裴長華緩緩頷首道：「老朽倒是錯怪你了，不過，你怎能斷定準死無疑呢？」

鐵中錚慨然道：「小侄明知强敵當前，故並未存僥倖之心，能夠與仇家一併而亡，小侄已是心滿意足了。」

「唔！置之死地而後生，賢侄豪氣可嘉，刀法練得怎麼樣？」

「自從前輩賜示『苦練五年再尋仇』的教諭後，小侄五年來在峨嵋深山大壑中無時間斷，自問已可削仇家的項上人頭。」

「好！」裴長華低沉地喝了一聲。

他那一聲低喝，彷彿是一個暗號，「颼颼颼」連聲，四面八方射來無數冷箭。

鐵中錚心頭大駭，右手的「鎭山刀」連鞘猛旋，施展出「追星射月」的刀法，將那些冷箭一一撥落地上，少說也有百來支。

鐵中錚撥落冷箭之後，叱道：「前輩這是何意？」

裴長華冷冷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你此番前來尋仇，最令人擔心的是就是可能遭遇弓箭手的暗襲，看來你這五年苦練已大有成就，老朽也放心不少了。」

鐵中錚也發現落在地上的箭矢俱無鏃頭，裴長華不過是想試試他的功力。

「前輩，請恕小侄方才言語冒犯，現在，前輩應該可以告訴小侄，殺害家父的仇人是誰了吧！」

裴長華站起來，點點頭道：「是應該告訴你了，隨我到後面來吧！」

＊　＊　＊

位於東觀大街的「朝陽居」是這條街上最引人矚目的巍峨建築，粉牆朱門，氣象萬千，而裡面是院落重疊，深邃難計。

這天正午之後，一個佩劍的藍衣少年，登上了「朝陽居」的石階，向門房遞上了一張大紅拜帖。

那門房一看拜帖上的字號，連忙雙手打拱作揖，恭聲說道：「原來是金陵藍姑爺到了，快請！快請！我家主人都盼望許久了。」

來人正是出身金陵世家的藍嘯吟，在門房的肅迎下，進了「朝陽居」。

那邊，早有人飛報入內通報，白鬚垂胸，素有「銀鬚金鈎」美譽的呂朝陽趕到正廳門口迎接。看來這位東床快婿在呂朝陽府上很受器重的。

藍嘯吟參過大禮，由呂朝陽挽着走進大廳。

坐定，獻茶，呂朝陽才問道：「賢婿就是一個人來的？」

藍嘯吟恭聲道：「爲了不在途中使人矚目，故而未帶僕從，其實，一個人還走得快些。」

「哈哈，賢婿眞是老練得很，如今江湖是非多，招搖炫耀並沒有好處，倒不如藏拙的好了。」

「蒙丈人教誨，小婿時時刻刻記在心上。」

「親家翁、親家母還康泰嗎？」

「托丈人鴻福，倒還旺健。」

「關於你和桂蘭婚事……」

「家父曾經向小婿交代過，一切憑丈人作主就是了。」

「那就好辦了，不宜鋪張，也不宜太草率，待我慢慢地再和賢婿商量，」說到此處，語氣一轉：「今

有一事，我想和賢婿談談。」

「丈人只管吩咐。」

呂朝陽揮手示意，左右盡皆退下，而且還關上了大廳門，呂朝陽這才嘆一聲道：「長江後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現在武林中只有你們年輕人了，所以我打算放下了那一對金鈎，在這『朝陽居』中靜渡晚年了。」

藍嘯吟深爲得體地說道：「丈人老當益壯，言退尚早，不過倒該享享清福了。」

「賢婿說得不錯，勞碌終身，剩下殘歲暮年，是該享享清福了，可是，却有人不讓我安靜。」

「有這種事？」

「不會錯。」

「是誰有這個膽子，又是爲了甚麼原因？」

「賢婿曾聽說過『季家雙劍鐵家刀』嗎？」

藍嘯吟聞言不禁心頭一震，不過由於他是練劍之人，故而聲色不露，平靜的點點頭道：「聽說過。」

「老一輩的鐵銳五年前宣佈將鐵門中的傳家之寶『鎮山刀』，交與其子鐵中錚。當時鐵銳曾四處走動，向武林同道告別。想不到他來到了開封時却被人暗害，遺屍相國寺內。」

「這事與丈人又有何關係呢？」

「那夜，鐵銳曾來我處，扶醉而歸，因此江湖上有流言中傷，認爲我有意將他灌醉，再加以謀害的。」

「丈人沒有謀害他的理由啊！」

呂朝陽苦笑道：「偏偏有那麼一個小理由——三十年前，鐵銳的『鎮山刀』在蜀中聲名大噪，播及中原，那時我年少氣盛，邀他來開封試試我的雙鈎，鐵銳應約而來，他的刀法果然厲害，不出三十招，我就落敗，平心而論，我輸得心服口服，當時我二人就曾握手言歡，毫無隙嫌，三十年當中也不曾作對過，其實我早就將那件事忘了，竟有人說我暗害鐵銳，一洩三十年前落敗之恨，眞是可笑。」

「傳言儘管讓他去傳，只是鐵銳之子，鐵中錚不聽信傳言就行了。」

「他偏偏相信了。」

「丈人何以知曉？」

呂朝陽神色凝重，壓低了聲音道：「五年前，鐵銳遇害後，鐵中錚曾來開封迎靈，之後就踪跡不見了，原來藏身峨嵋山大壑之中苦練刀法，前些日子我得到消息，鐵中錚已經離開峨嵋取道東來了。」

藍嘯吟很想說出自己已經和鐵中錚見過，但是他沒有那麼說，因爲他發覺呂朝陽言辭曖昧，鐵銳也許眞是他暗中謀害的，否則，他又何必去注意鐵中錚的行踪，這足以證明他心中暗懷鬼胎！

想到這些，乃以試探的語氣道：「鐵中錚取道東來，未必就是找丈人……」

呂朝陽很快地接口道：「一定是！」

「何以見得呢？」

「江湖中傳言鐵銳是被我謀害的，鐵中錚一定有所風聞，如今元兇未露之前，他一定是針對我而來的。」

「以小婿之見，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單憑臆猜是不行，一定要有憑據，鐵中錚不找上門來最好，如找上門來那有理好講。」

「嘿嘿，這個年頭那有理好講，江湖中人看我『銀鬚金鈎』過了幾天舒服日子，難免眼紅，因而一定有人在鐵中錚那小子面前挑撥，鐵中錚年少氣盛，加上大恨難消，那裡還管甚麼青紅皂白？」

「那麼，丈人打算……」

「平心而論，三十年前我這對金鈎既不是鐵銳的對手，今天鐵中錚那小子在深山大壑之中苦練五年，再加上他年輕力壯，我自然更不是他的對手了，而且我就是拚着老命和他動手，那也有失我的身份。」

「那麼……」

呂朝陽開門見山說道：「鐵中錚前來，能講理最好，如果仗勢動武，還得借重賢婿的劍術。」

藍嘯吟心忖：難怪呂朝陽暗中以快馬傳書，召他前來，原來有這個緣故，同時他也暗暗替呂朝陽慶幸，如果鐵中錚不是先去一趟洛河，他項上的人頭恐怕早已被鐵中錚的「鎮山刀」削去了。

呂朝陽見他沉吟不語，乃不快地說道：「賢婿莫非有所顧慮嗎？」

藍嘯吟連忙含笑地搖頭道：「小婿並無此意，只要問心無愧，此事定能化干戈爲玉帛。」

呂朝陽又和緩了口氣，浩嘆了一聲道：「我承認快馬傳書召賢婿前來，有一半原因在此，不過，我並不强迫賢婿爲我拔劍，鐵中錚如來了，我是準死無疑，在我死前，應該將你和桂蘭的事情辦好，她娘去世多年，不然就沒有人爲她作主了。」

藍嘯吟不禁有些心酸，他這個做女婿的總不能不管岳父死活，可是想想是非公論，鐵中錚喪父之痛，以及自己對季秋霞的許諾，要是拿憑據，鐵銳的確是呂朝陽所謀害的，他到時眞不知道如何來解開這一難題了。

在藍嘯吟陷於沉思時，呂朝陽又以慈祥的語氣道：「賢婿旅途勞頓，我不該讓你一進門就心煩的，現在該去用飯了，你和桂蘭總有十年不見了吧，飯後你們也得好好聊

一聊！」

藍嘯吟神色沉重地道：「小婿飯後打算出去走走。」

「出去走走？」

「唔，鐵中錚可能已經來到了開封，我想查訪一下他的行踪，主動總好過被動的。」

其實，藍嘯吟是別有用心的，他想在正式敵對之前和鐵中錚見見面，兩人徹底談一談，如果鐵中錚只憑臆測和聽信傳言，他就要制止鐵中錚妄動，如果鐵中錚握有眞憑實據，他就要試圖及早挽救。

呂朝陽哈哈大笑道：「賢婿不必太重視此事，老實說，這『朝陽居』內內外外，埋伏重重，鐵中錚即使來到了開封，一天半日也闖不了進來，賢婿倒先消除旅途勞頓，養精蓄銳一番。」

「倘若鐵中錚不分青紅皂白地闖上門來，死於埋伏之下，鐵銳被丈人謀害也就成了鐵案，以小婿之意，講理也好，動武也好，我和他二人在外面解決，最好不要牽涉到丈人身上去。」

「哈哈，眞是我的好女婿，設想得如此週到，出去走走也好，現在先由我擺酒爲你接風洗塵吧！」

* * *

鐵中錚已來到了開封三天了，足跡從未離開丐帮開封分舵的所在地。

這一天晌午時分，他才來到了繁華如錦的大街，現在，他的打扮也改變了，月白短打，外罩粉藍大氅，剛好掩蓋了腰際的「鎮山刀」。頭覆一頂文士巾，手搖一把摺扇，顯得溫文儒雅，丰神飄逸，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眉心的那麼一個暗結，多少影响他那種翩翩的風采。

東觀大街可說是開封府熱鬧的地區，聚集在這一條大街上的一流酒樓就不下百家。鐵中錚唯獨選中了一家「朝陽樓」。

這家酒樓就在「朝陽居」的對面，酒樓以「朝陽」爲名，大概是受了對面那座豪華府邸的影响，也多少有點攀龍附鳳之嫌，但它並非虛有其名，的確稱得上「陳設富麗，菜美酒香」。

鐵中錚直上二樓，選了一個臨窗的座頭，向店小二要了四色小菜，一壺白干，淺斟慢酌起來。

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裡，却有兩個頗似江湖賣藝打扮的小姐在那兒竊竊私語。

「小娟！我看那個身穿淺藍色的就是我們找的鐵公子。」

「不會吧！」名叫小娟的搖搖頭：「看上去他好像是個讀書人哩！」

「小娟，你看走眼啦！」

「只是身材有點像。」

「我告訴你，他那一雙濃眉大眼我一輩子也記得，還有他方才告訴店小二要酒時所說的蜀中腔調，一個人的口音是很難改變的。」

「小嬋，我知道你的眼力和記性都不差，你既然這麼肯定，大概是錯不了，那麼……」

小嬋忙低聲接口道：「快去稟告小姐，我在這兒看着他。」

小娟站起來，悄然下樓而去。

季秋霞的這四個小婢是以「嬌、娥、嬋、娟」這四個字分別命名的，她正帶着小嬌小娥二人在離此不遠的「花蔭居」用飯。

一聽小娟來報，鐵中錚在「朝陽居」飲酒，連忙趕去。

季秋霞在小娟的指點下只看到鐵中錚的背影，未免冒失認錯人，她先將四小婢佈置好，才向鐵中錚的座頭走去。

「這位相公，我可否在這兒搭個位？」她以商量的語氣說道，無非是藉機會和鐵中錚打個照面，看看究竟是不是他？

鐵中錚抬頭看見是季秋霞，心頭不禁一怔，他還存了一絲僥倖之心，以爲他已換了裝束，改過面容，季秋霞可能全認不出來，因此，低下頭回答道：「男女共坐，有所不便，在下業已用畢，讓與姑娘便是。」

鐵中錚一抬頭，季秋霞已發現他是自己千里尋訪的人，現在他一再說話，她就更加肯定了，連忙坐下去，低聲說道：「中錚哥，我總算將你找到了。」

「你……」鐵中錚訝異得說不出話來了。

「我是秋霞，你不會不認識我的。」

「唉！你怎麼會趕來開封的？」

「蒙一位好心的人指引。」

「好心人，是出身金陵世家的藍嘯吟麼？」

「正是他。」

鐵中錚輕輕的一跺足，嘆道：「唉！只怪我一時不曾叮囑他千萬別洩漏我的行踪，現在……」

季秋霞眉尖輕輕一蹙，幽幽地道：「中錚哥，自古以來，烈女不事二夫，你這樣做，不是逼我走上死路麼？」

「我是一番好意。」

「可惜你這番好意我不能接受。」

「好！不再提了，藍嘯吟和你同道而來嗎？」

「沒有，不過，他却贊助了我一百両紋銀，我們匆促離家，未帶分毫。」

鐵中錚點了點頭，喃喃自語地說道：「他雖然出身金陵世家，倒絲毫沒有跋扈驕橫之氣，不知他來到了開封沒有？」

「你要找他嗎？」

「那一百両銀子總該還他呀！」

「哎！」季秋霞抬手往「朝陽居」一指：「藍嘯吟就住在對面。」

「對面？」鐵中錚狀似不勝訝異。

『銀鬚金鈎』呂朝陽的女兒許配他爲妻，他這次前來開封就是和岳丈商討談迎娶之事，自然要住在呂府之中。

「是他親口對你說的嗎？」

季秋霞點點頭道：「嗯……唉……中錚哥！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

鐵中錚神色凝重地道：「原本我們仇家就已不好對付，現在再加上藍嘯吟，可就更難對付了。」

季秋霞面色不禁大變，期期艾艾地道：「你是說……」

「殺害我父親的就是呂朝陽。」

「呀！……怎會那麼巧哩！」季秋霞不禁低呼了一聲，心情稍作鎮定之後，又道：「藍嘯吟在路上曾說要助我一臂之力……」

「秋霞，他怎能助我們去對付他的岳父？」

「他最少該置身事外。」

「我們絕不能強他所難……」說到此處，鐵中錚突然改變語氣說道：「秋霞，你既然來了，我也不能再趕你回去，聽我一句話。」

「說吧！」

「尋仇之事由我一個人來，你不要過問。」

「那怎麼行？」

「秋霞，你該想到，季、鐵兩家都是一脈單傳。」

「不要說了，天要我們兩家絕後，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鐵中錚不禁一愕，猶疑地說道：「你一定要同我共進退？」

季秋霞斬釘截鐵般道：「不但同進退，而且共生死。」

鐵中錚不禁心頭一震，他知道勸說無益，不禁沉吟起來，在沉思中，他突然萌生了一個念頭，這個念頭說起來有點不夠光明磊落，可是事到如今，他也無法再作其他的顧慮了。

「秋霞，你投宿在那一家旅店？」

「北大街的『萬壽賓館』。」

「走！到你那兒去。」鐵中錚說着摸出一塊碎銀放在桌上，同時站了起來，「有好多事情，咱們該好好談談，這裡不是談話的所在。」

季秋霞無言地點點頭，兩人下了「朝陽居」，爲免使人注目，鐵中錚揚手召來一輛馬車，當二人上車後，「嫦娥嬋娟」四婢也相繼上了馬車。

這時鐵中錚才發現了她們，不禁訝異道：「你們也來了？」

四婢同聲道：「見過姑爺！」

鐵中錚坐在前座，也不便回禮，只擺了擺手，聳了聳肩，喃喃道：「看來我這個季家的姑爺是賴不了的啦！」

「當然！」季秋霞嬌羞地說道：「誰像你那樣憑一句話就想退婚，簡直是胡鬧！」

「放心！我已安心做你們家的姑爺了。」

北大街是開封府最寧靜的住宅區，設在這裡的「萬壽賓館」也是以寧靜著稱，季秋霞加四婢分別佔據了兩間上房。鐵中錚也自然不避甚麼嫌疑，進入了季秋霞的上房，四婢告退而去。

二人孤單對坐，季秋霞顯然不勝忸怩，粉臉低垂，一副羞人答答的樣子。鐵中錚也有些不大自在，沉默了半晌，他才說道：「秋霞，難得你一片孝心，要和我同行復仇，不過我總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你畢竟還不能算是我們鐵家的人！」

「中錚哥，要怎麼樣才能算是鐵家的人呢？」

「那要等過門，入過洞房之後。」

「可是……現在根本就來不及了。」

鐵中錚轉過身去，冷冷地說道：「最少也該有了夫妻之實，我才能安心讓你和我同去冒險犯難。」

季秋霞很久沒有說話，顯然她想不到鐵中錚會說出這種話來。半響，她才輕聲道：「中錚哥，你是故意來爲難我麼？」

「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那麼……這裡就先讓我們洞房吧，只要你心中不以爲我是一個淫賤的女人就行了。」

鐵中錚訝異的回過身去，見季秋霞已背過身去，鬆開了頭上的髮髻，雙手正在輕解羅裙，沒有一絲猶豫的神情。

鐵中錚沒有去阻攔她，他到這裡來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並非他好色，而是他要製造一個不讓她陪着去冒險赴死的理由。

＊　＊　＊

紙窗以竹竿撐起一半，晚風徐徐透進，使倂肩坐於窗前的鐵中錚和季秋霞感到心曠神怡。

他輕輕撫弄季秋霞的秀髮低聲道：「秋霞，你好美，難怪有那麼多人冒充我去登門要求成婚了。」

季秋霞白了他一眼，嬌嗔地說道：「說正經的，那些人絕不是單純爲了騙色，也許是別有陰謀。」

「管他是甚麼陰謀，你怎麼處置他們？」

「削去一耳，以示薄懲。」

「你倒是很仁慈，他們的武功又如何？」

「大多數是平平，不過也有一兩個還不算壞。」

「秋霞，」鐵中錚笑道：「你願意先生一個兒子，還是先養一個女兒？」

「不來了！」季秋霞嬌羞地垂下頭。「你怎麼跟人家說起這些來了。」

「我不是說笑話，如果上天有眼，我們季、鐵兩家的後代，在十個月後就會臨盆了。」

「還早哩！」

「可是，有一個問題，現在你就該注意。」

鐵中錚一本正經的神態，使得季秋霞發覺他必然有甚麼重要的話要說，因此，她雙眉輕輕一蹙，凝視着問道：「是甚麼問題？」

鐵中錚語氣沉靜地說道：「我們雖未燒紅燭、燃爆竹，却已經有了夫妻之實，也就是說，現在你的腹內可能已經有了季、鐵唯一的後代，所以，從現在起，你千萬保重身體。」

季秋霞恍然大悟，失聲道：「中錚哥，我明白了，你用盡心機，都是不想我幫你，不想讓我陪你生死，現在你更以最大的重擔子加在我身上……」

不待她說完，鐵中錚就接口道：「聽我說，生與死只在一綫之間，也許我能順利，報得血海深仇，也許不能，與其你我同死，何不留着兩家的後代，以圖來日呢？」

季秋霞抽噎着說道：「我明白，你是要找個理由讓我活下去，所以方才你……你……」

「你明白就好了，你該照我的意思去做。」

「不！」季秋霞堅決的搖着頭道：「讓我去，如果我的腹內並沒有孕育兩家的種子，而你又有三長兩短，那就甚麼都完了，只要你活着……」

鐵中錚搖着頭說道：「父仇未報我能苟活於世嗎？即使要死，也該我去死，怎能讓你去？」

突然，「砰」地一聲巨响，房門倒下了，將近有十餘條人影飛閃而進，領先一人，是一個姿色不惡，面露煞氣的年輕少女。

這年輕女子手執一把似劍非劍，似刀非刀的古怪武器，氣勢洶洶地朝二人一指，叱道：「別爭了！今天教你們二人一齊死吧！」

季秋霞已飛快的拔出了「青鋼雙劍」，嚴陣以待，然而，鐵中錚却沒有去動一下他的那把近在條案上的「鎮山刀」，只是冷冷問道：「芳駕是誰？」

那年輕女子冷叱道：「用不着多問，拿命來就行了！」

季秋霞聞言狂怒不已，冷叱道：「少說大話，今天我要你知道姑娘我雙劍的厲害。」

說罷，揮動雙劍就要前撲。

鐵中錚一伸手將身邊的季秋霞攔住，向對方說道：「冤有頭，債有主，姑娘要我等拿命來，總也要說出道理來呀！」

「你心裡有數！」

「鐵某人自問從未作過有愧於心之事。」

「我問你，前來開封所圖爲何？」

「必須要對姑娘你說明麼？」

「你不說我也知道，告訴你，姑娘我名叫呂桂蘭，我知道你來此是爲了要找家父尋仇，老實說，你找錯人了，爲了不使家父在晚年受到驚擾，所以我先來要你們的性命！」

鐵中錚哈哈大笑道：「好一個孝順的女兒，不過，我要請問一聲，你怎麼知道我是來找令尊尋仇的。」

「你們在『朝陽樓』上的談話，被姑娘我手下的人聽到了。」

「不錯，我承認，江湖上傳言家父是被令尊謀害的，我未輕信，如今，我已握有鐵證，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回去問問令尊，是我去，還是他來，這段樑子不解開完不了，呂姑娘犯不着代父受過，而且鐵某人也不容許你代父受過。」

呂桂蘭咬牙切齒地說道：「你好大的口氣，大家一齊上！」

她這裡一語未畢，門外一聲嬌叱，原來是季秋霞手下四婢揮劍殺進，使得呂桂蘭想以多攻少的狡計大大受了阻撓。

鐵中錚大吼一聲道：「住手！鐵某人曾經許下心願，不見仇家刀不出鞘，如果你再要蠢動，即使我這把刀不出鞘，你也休想佔得便宜。」

呂桂蘭嬌叱道：「你如果有本事刀不出鞘，三招之內我要你的狗命，」話聲中，舞動手中兵器，向鐵中錚項間刺去。

「鏘」地一聲响，季秋霞的雙劍迎了上去，同時高聲呼道：「待本姑娘會會這個瘋丫頭！」

呂桂蘭一共帶來九個大漢，四個人和「嫦娥嬋娟」四婢在進門處捉對兒廝殺，另五個人蜂擁而上，將鐵中錚圍在核心。

鐵中錚不得不抓起在條案上的「鎮山刀」來迎敵，雖然五個大漢一時奈何他不得，他也不過是招架而已，因爲刀不出鞘，毫無反擊的威力。

呂桂蘭手裡那把怪兵器倒是十分厲害，季秋霞的雙劍有名犀利，相對十招，季秋霞竟然沒有搶到絲毫上風。

「住手！」突然一聲低沉暴喝在門外响起。

緊接着，一道晶光自門外射進，「鏘」的連聲，正在廝殺不休的衆人竟然被進來之人分成兩邊，待來

人站定後，才發覺他是藍嘯吟。

鐵中錚有點暗暗駭異，因爲他已看出藍嘯吟在劍術方面的造詣非常深厚，如果他站在呂朝陽那一邊，自己的血海深仇是絕對報不成了。

「嗄」地一聲，藍嘯吟將長劍回入鞘中，向呂桂蘭擺擺手道：「桂蘭，你帶人先回去。」

「嘯吟哥……你……」看呂桂蘭的神色，有幾分不願意，却又不敢違抗藍嘯吟的話。

「回去！」藍嘯吟語氣强硬地道：「這兒的事由我來處理！」

「我……我不放心！」

「是不是不放心我藍家的劍法嗎？」

「不是那個意思。」

「那麼不相信我藍嘯吟的人？桂蘭，只要你說一聲，不要我過問這件事情，從今以後我絕對不問。」

呂桂蘭不禁楞住了，她萬萬想不到藍嘯吟的態度如此强硬，呂朝陽這次召藍嘯吟來，最主要的是要他阻擋鐵中錚的尋仇，現在怎能說不要他過問呢？

於是，她向手下一揚臂道：「藍姑爺叫我們先回去，我們先走吧！」

說完之後，她回望藍嘯吟，似乎還有甚麼話說，藍嘯吟却已背轉身去，她只得隨那九個大漢疾步先走了。

待呂桂蘭一行走遠之後，藍嘯吟才笑道：「季姑娘，你可以回劍入鞘吧！」

季秋霞回劍入鞘，冷冷地道：「聽藍相公的口氣，似乎目前還不打算和我們動武了？」

「我只想和鐵兄談談，請季姑娘遣走四婢如何？」

「我也要退麼？」

「不必，事實你也不願退去，因爲鐵兄曾誓言不見仇家不拔刀，我並不是他的仇家，但我可能對他動劍，你自然就有呵護他之責，對嗎？」

「那我就厚顏留下！」

說着，季秋霞就遣退四婢，並掩上了房門。

藍嘯吟在椅上坐了下來，苦笑道：「鐵兄，世事眞是使人難以預料，就拿你我來說吧，萍水相逢，一見如故，但是現在你我却是站在敵對立場，眞想不到。」

鐵中錚語氣平靜的道：「藍兄不必說了，我諒解你的立場，刀劍相向恐怕難免，我不怪你，也請你不要怪我！」

藍嘯吟搖搖頭道：「鐵兄這樣說，小弟難以苟同，事在人爲，或可避免也說不定？」

鐵中錚語氣强硬地道：「無可避免！」

藍嘯吟道：「這樣說來，鐵兄已肯定謀害令尊之人就是……」

「就是呂朝陽。」

「有憑據嗎？」

「鐵證如山！」

「噢！」藍嘯吟大大地吸了一口氣，面呈驚疑之色地道：「鐵兄能說給小弟聽聽嗎？」

鐵中錚搖搖頭道：「不行！我要當着呂朝陽的面，才能拿憑據出來。」

「好！」藍嘯吟突然站起來道：「今晚三更時候，請鐵兄前來『朝陽居』。」

鐵中錚毫不遲疑地點頭道：「在下準時前往。」

「慢點！」季秋霞插口道：「藍公子出身金陵世家，胸懷磊落，絕非弄奸使詐之輩，但是呂氏父女可能在『朝陽居』中設下天羅地網，我與鐵相公這一去，只怕有死無生了。」

藍嘯吟慨然道：「季姑娘放心，有我姓藍的在，就絕不容許有下五門的詭計發生。」

季秋霞福了福道：「那麼，我就先謝過藍公子了！」

藍嘯吟拱手還禮，然後向鐵中錚說道：「鐵兄，有一句話小弟說在前頭，如果你所說的所謂鐵證，不能使人心服口服的話，小弟是不容許鐵兄在開封城中多停留半個時辰。」

鐵中錚反問道：「如果呂朝陽無話可說呢？藍兄又將如何？」

藍嘯吟不禁一楞，半晌，方凝聲道：「但憑於你，小弟要告辭了。」

「藍公子，慢走一步。」季秋霞忽然喊道。

「季姑娘有何教諭？」

「過去三個月來曾有九個人冒認鐵公子之名攜刀上門求婚，被我識破，因我不忍殺他們，所以各削去一耳，以示薄懲，方才呂桂蘭率領她的手下離去時，我曾發現一個缺耳之人，恐怕又是呂氏父女的毒計了！」

藍嘯吟沉思了一陣，道：「季姑娘，這件事在下一定查明，對你有所交代。」

藍嘯吟出門以後，鐵中錚不禁嘆道：「這件事恐怕要使他爲難了。」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秋霞，今晚你就留在這裡……」

「不！我要和你一起去！」

鐵中錚低吼道：「我教你留在這裏就得留在這裡，你現在已是名實相符的鐵家媳婦，你不能不守我鐵家的家規。」季秋霞不再作聲，却掩臉痛哭起來……（未完‧一）

上文提要： 富豪滕子固知道楊光搶了一千萬美元之後，置業於銀湖別墅，那座大廈碰巧是他的物業，便建議四大名探一齊住進去，方便偵探楊光的行動。楊光果如名探們所推測的，除了買樓、買巨型保險箱外，還買了一架平治跑車，既方便逃跑時用，又可一顯威風。楊光排除了心理上的重壓後，便與一美女金小蝶共賦同居……

現代都市偵探故事／沈西城‧文　可飛‧圖

鬥智威龍

保險箱內藏乾坤　楊光遇害被刺殺

「你當然不會例外。」梅萊說：「告訴你一件事，我對你也感到相當大的興趣呢。」

「甚麼？」陸平有點兒難以置信。

「不單是我，其他三位先生對你也很留意。」梅萊又加上了一句。

聽在陸平耳中，有如冷水淋身。原來四大名探連自己也列在監視的範圍裏呢。

陸平有點氣，站了起來，低聲地說：「梅萊先生！這不是太過份嗎？」

梅萊沒作聲，聳了聳肩，裝出了一個無奈的姿勢。

陸平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酒吧。

＊　＊　＊

金小蝶眞的跟楊光同居了。

陸平對兩人的關係，並不太明白。是同居呢？還是一場愛情遊戲？

年輕的陸平，對這樣的孽緣最感興趣了。

「滕先生，他們的關係很危險呢！」他告訴了滕子固：「梅萊說楊光最後會爲了那筆錢而殺死金小蝶。」

由於對梅萊的印象改觀，是以陸平在言詞間，已把「先生」兩字略去。

「你以爲他們兩人會有眞感情嗎？」滕子固笑着說：「別忘記，楊光有着個人的秘密，那千萬美元，成爲了他不可告人的秘密，這種男人怎會動眞情。他跟小蝶同居，祇是爲了解決性慾。老實說，小蝶這種姿色，我也有胃口呢！哈哈哈。」

「就祇是爲了解決性慾？」

「當然還包括了虛榮心，嫖一個妓女和嫖一個模特兒，心情是不同的，鈔票多了，當然所要求的也高，此所謂人望高處嘛。」

「你不認爲楊光是耐不住孤獨？」

滕子固又皺起了眉頭，望着陸平：「我不喜歡這種文藝腔的解釋。」

「文藝腔？」陸平怔了怔。

「所謂孤獨，必定是梅萊先生講的，對嗎？」

陸平點了點頭。

「這正是名探最大的缺點，一味作興用文藝腔的思維來調查。」滕子固不屑地。

「可是他們破了許多奇案。」陸平不服地抗議。

「對！的確是破了不少案件，不過，如果細心翻查一下，那些犯人也全是文藝化的人物，換言之，那全是配他們胃口的犯人，遠遠脫離了現實。今次的情形却不同，楊

光是個粗人，不懂文藝，因此，對四大名探而言，是一個新嘗試，有趣得很。」

「但是，到如今為止，四大名探的推論，都對了呀！」陸平又嚷起來，跟滕子固相處久了，他已沒有先前的那種拘謹。

「幸好你說到如今為止。唉！案情發展到現在，即使是普通人，肯動一動腦筋，也會猜得對，你不相信……」滕子固盯着陸平。

陸平搖搖頭。

「好！舉個例！你不是推測楊光會買一個保險箱嗎？結果不是眞的買了嗎？」滕子固笑着說：「那有甚麼稀奇，小陸也能猜到，大名探為甚麼不能！現在多了個金小蝶，事情轉趨複雜，他們還能有這個能耐嗎？」

陸平覺得滕子固似乎有點輕看那四大名探，不由得有點兒反感。

「梅萊不是說出了他的推論嗎？」

「對呀！但所說的是曖昧不清，顯然信心不足。」滕子固得意地。

「呀！」陸平低低地嚷了一聲，的而且確，梅萊說得並不太果斷，這是否正如滕子固所說那樣缺乏自信呢？

陸平不知怎的，總覺得梅萊不會那樣低能，雖然碰過梅萊的釘子，但是他仍然堅信梅萊是一流的偵探。

陡地，他又想起了梅萊在酒吧裡所說的話，除了原來的强盗和楊光，他對麥西蒙和自己同樣地感到興趣。

雖然那時候，梅萊是沒有點滕子固的名，卻不表示他對滕子固沒有興趣。

「喂！你瞧着我的臉孔幹嗎？」突然，滕子固叫了起來。

陸平從思索中醒轉過來，呈現在他眼前的是滕子固那張頗為尷尬的臉孔。

他祇有以笑遮掩。

隨着往後的日子，滕子固和陸平終於發現金小蝶對那個保險箱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通過竊聽器，聽到了不少這樣的對白。

「親愛的，你放這麼大的保險箱在房間裡幹甚麼？」

「到底裡面放了甚麼？鈔票？珠寶？」

楊光的回答是：「我喜歡，你別管。」

「裡面沒有甚麼，可能是放了一具肢解的屍體。」

看樣子，楊光雖然跟金小蝶同居，但是秘密卻不想讓金小蝶知道。

金小蝶自非笨人，當然不會相信楊光的說話，睡房裡放了一個那樣巨大的保險箱，不惹起金小蝶的疑心，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由於三番四次要求一看都被婉拒，這就反過來更煽起了金小蝶的好奇心。

梅萊曾經說過「不安」一起，就永不休止，好奇心何嘗不然。

金小蝶的好奇心有如雪球，越滾越大。

萬一不能收斂，果會如梅萊所預言那樣，產生悲劇嗎？

警方對第二宗千萬美元巨劫案，進行了範圍廣泛的調查。不過，方式仍然保守，祇集中調查二十歲至三十歲男性的駕駛執照而已，並沒有追查近來有誰購買高尚住宅和保險箱。

看來，此案又會像前案一樣，成為了懸案。

滕子固趾高氣揚地說：「幸好我準備了一個楊光，靠那班警察，怕到世界末日那天，也破不了案。」

撇開警方不提，楊光和金小蝶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兩個人不時坐上平治跑車出外兜風。

根據麥西蒙的報導，他們兩人不時出現在保齡球場和法國餐廳。

不過，楊光仍然十分小心在意，即使外出，每隔一段時間，依然打電話到家裡，查察動靜。

楊光跟金小蝶的關係將來會發展成怎樣，陸平無法估計，不過，總覺得兩個人都很孩子氣，往往白天爭得臉紅耳赤，夜裡一到床上，就會卿卿我我，說不盡的濃情蜜意，尤其是一開始做愛，更令人神馳目奪，靈魂出竅。

滕子固有點偷聽狂，一遇到這種情形，就會把聲浪放大，讓陸平共享。

滕子固不但偷聽，而且還把呻吟聲錄了下來，細細欣賞。

在此同時，金小蝶的好奇心並沒有稍減，做愛到了緊要關頭，她會突然問起保險箱。

聰明的楊光，用他强烈的衝刺來代替他的答話。

楊光越是答得含糊，金小蝶的好奇心就越擴大。

陸平無法知道結果會變成怎樣。

不過，金小蝶有可能會覺得自己不受到楊光的寵愛而一怒離去；但也有可能乘楊光不在，千方百計地偷偷打開保險箱一窺全豹。

看到了，會怎樣？楊光一定會破口大罵，那麼，金小蝶如何應付呢？

「滕先生，我可眞有點兒擔心。」平安夜的前一日，陸平這樣對滕子固說。

滕子固正在樂滋滋地偷聽隔壁

的動靜，聽得陸平這樣問，忙把竊聽器從耳上拿了下來。

「你擔心甚麼？」他好奇地問。

「我怕楊光會搞出事。」

「嘖！那傢伙早已搞出事！搶了我的一千萬，還不是出事嗎？」滕子固不屑地：「搶了我的錢，買洋樓、跑車，享受人生！哈哈哈……」

「對！不過，搞的事，僅此而已。」陸平同意地：「他根本是被誘入局的，罪行輕微。」

「喂！你好像很同情那傢伙呢。」滕子固笑了起來。

「有一點，」陸平直說不諱：「如果你不挑中他，楊光目前還住在貧民區，沒有犯罪哩。」

「對！」滕子固同意地：「如果我不選他，他現在還住在貧民區，哪能在這裏享福，坐平治、擁美人，哼哼！妄想！所以，楊光應該反過來多謝我，還有，別忘記……」滕子固緊緊地盯着陸平：「他對千萬巨劫案可作出了貢獻呢。」

「不過，滕先生！你有沒有想過楊光是會殺人呢？」陸平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殺人？」滕子固怔了怔：「怎會有那回事？楊光手上有一千萬美金，哪會殺人。」

「我不同意。」陸平說：「一個人有了一千萬美金，就會日夕驚慌，怕有人來搶他的錢，為了保護已得之物，在必要時，會不惜殺人。還有，說不定有人覬覦他的錢，殺死他呢。」

「有誰知道他有錢？」滕子固反問。

「至少有麥西蒙和我知道呀！還有金小蝶，我相信她已起了疑心。」陸平說：「所以，我的擔心不是多餘的。」

滕子固抬了抬眼，默然地望着陸平。

陸平心裏有點疙瘩，這個老頭子，有時可眞傲慢得很呀。

「滕先生，依我看，遊戲玩到這裏也該結束了，到現在為止，楊光犯的罪，並不重。」陸平勸喩着。

「豈有此理！」滕子固罵了起來：「你大概忘了我這次計劃的目的是甚麼！為了要解決那宗巨劫案，我動用了個人的財產來協助調查。那件案如果一日不解決，相信類似案件將會繼續發生！所以我這樣做，是為了要盡市民應有的義務。」

陸平受責，不敢吭聲。

滕子固餘怒未消，往下說：「那個强盗，有可能跟楊光一樣，搬進了高尚住宅，買下跑車和保險箱，甚至同樣地挑了一個美人同居。世界四大名探也是這樣推論，所以眞實的情形，祇怕就是這樣。」

「既然是這樣，何不告訴警方，讓他們去追查剛買入高尚住宅、跑車和保險箱的人呢？」陸平鼓其餘勇。

「有兩點理由可以證明此舉毫無意義。」滕子固淡淡地。

「哦？」陸平年少氣盛，有點不服。

「第一，警方聽了我的話，未必會立時行動。」滕子固說：「第二，我們還得繼續調查楊光今後的行動。要逮捕那個强盗，我們必須冷靜地觀察楊光今後的行動。」

「萬一楊光被殺，那怎麼辦？」陸平理直氣壯地望着滕子固。

滕子固起初是怔了怔，跟着說出了一番令陸平萬分震驚的話。

「如果是這樣，那麼更叫好。楊光因為那一千萬美金被人殺死，間接不是証明那個强盗也早已被人殺死了嗎！哈哈哈……」滕子固說完，狂笑了起來。

「太殘酷無情了。」陸平有着極大的反感，他衝口而出：「如果我向楊光把眞相和盤托出，看你怎麼辦？」

滿以為滕子固聽後，會大驚失色，豈料，陸平看到的是一張洋洋得意的臉孔：「悉隨尊便。」

「哦！」陸平吃驚了。

「你以為楊光會相信你嗎？年輕小伙子，哪會相信世界上有我這樣奇怪的人存在，他倒會疑心你想搶他的錢呢，結果……哼，他會把你殺死，一了百了。」

這倒不是虛語，一個人忽然之間擁有一千萬美元，他的心理狀態已不可用常理來測度。

陸平但覺背脊起了一絲涼意。

「你……你這個人眞……眞是不……不可理喩。」陸平頓了頓足，離開了滕子固的房間。

走在走廊之時，他還聽到滕子固那陰森森的笑聲。

* * *

第二天是十二月廿四日，亦即平安夜。

香港是一個洋化的都市，近年，聖誕節比農曆新年還熱鬧。

百貨公司的橱窗，早在十一月下旬，就展出了聖誕裝束，馬路上的巨型廣告牌上，繪畫的都是白鬚紅袍的聖誕老人肖像。旅遊區，掛滿了聖誕燈飾，許多精品店，還特意播出了聖誕歌曲。

除了沒有雪，香港的聖誕節沒半點比不上外國。

銀湖別墅亦已融入了聖誕的氣氛裏，大堂的天花板，掛上了彩色繽紛的裝飾，近大門那裏，擺了一棵高達一米八高的聖誕樹，樹上除了發亮的電燈泡外，還掛滿了一盒一盒的禮物。

在大堂的壁板上，貼了一張銀光閃閃的通告。

「本日是平安夜，晚上七點開始，有一個派對在大堂舉行，歡迎各位住客化裝參加。附記：還有精緻禮物奉贈。」

通告分用中英文寫成，這當然是爲了外國住客和三大名探的方便。

陸平看過通告，就走到大堂的沙發旁，剛想坐下，就遇到了行色匆匆的包維。

眞教陸平嚇了一跳。

包維的身上披着長長的灰色大衣，頭上戴着同色原裝帽，頸上結着灰色的圍巾，祇有眼睛、鼻子和嘴巴露在外面。

乍看，就像是一隻大灰熊，陸平忍不住想笑起來。

「我最……最討厭冬天。」大概看得出陸平臉上帶有嘲諷的神色，包維走過陸平的身邊，輕輕地說出了這句話。

包維跟着又向陸平打聽附近教堂的地址，要趕去參加彌撒。

包維離去後，不到一分鐘，穿着黑大衣的梅萊也來了，他趕到酒吧那裏，要了一大杯黑咖啡，之後，就匆匆往外跑。

看來，又是忙着去做彌撒。

外國人到了平安夜，忙的祇有兩件事——做彌撒，吃火鷄。

陸平一個人在大堂看報紙，到了中午，麥昆出現了，他睡眼惺忪走到陸平的身邊，第一句就是「聖誕快樂」。

今天的麥昆，有點帥，灰色西裝，還結了灰色的蝴蝶結。

「麥昆先生，你也要去教堂嗎？」陸平問。

「我對宗教不太虔誠，不過，今天是平安夜，也得湊湊興嗎。」麥昆說完就走了。

望着麥昆的背影，陸平陡地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

陸平發覺四大名探的服飾，都有一定的規格。

包維和麥昆，最多時穿灰色的三件頭西裝。

梅萊則最愛藍色或深色的西裝。

至於施宇，長年累月都是穿着黑西裝。

正在想着時，背後响起了施宇的叫聲。

「哈……你……吃了早飯嗎？」施宇穿着黑色的西裝，笑呵呵地站在陸平的背後。

「你好！」陸平對施宇有着很好的印象。

「其他人呢？」施宇伸手把領帶扶好。

「全去了教堂。」陸平回答。

「呀！對！今天是平安夜。」施宇恍然。

「施先生！你對神有甚麼看法？」陸平突然問。

施宇伸手撥了撥額前的曲髮：「爲甚麼問這個？」

「不論施先生也好，麥昆和包維兩位先生也好，研究案情時的神態，就像是一個神。」陸平說出了自己的心意：「先生在查案時，需要神的幫助？」

「我是神？」施宇用手指着自己：「哈哈哈！以前也有人這樣說過我。」

「眞的！」陸平一怔。

「殺人事件可說是現代神話，你知道神話就是神與魔鬼之間的故事。殺人事件一發生，神就是偵探，魔鬼就是兇手，而死者就是人。」

「噫？」陸平有點不明白。

「說起來很有趣，其實我不贊成信奉神靈。」施宇說：「如果我們偵探是全能的神，那就應該防止兇案發生。而我們所能做的，祇是在事後追兇，所以每每在抓到兇手時，總有點後悔，我想麥昆先生他們要跑到教堂去，就是要懺悔。」

「那你爲甚麼不去教堂？」

「第一，我不是甚麼天主教徒；第二，直至目前爲止，我都不相信神。不，我是連信神的資格也沒有。」

「沒有資格？」陸平糊塗了。

「不要那麼大驚小怪，我是爲了正義而戰，因此，雙手沾了不少鮮血，那是壞人的血，神哪會喜歡呢，仔細想想，我的缺點可多着呢，酗酒、泡妞，哪一點是神喜歡的？哈哈哈……」

施宇說到得意之處，仰天大笑。

「陸平，我不該說這麼多，這足以証明我施宇已邁向老年。」施宇笑嘻嘻地。

陸平默然不語。

十二點過後，麥西蒙下來了，仍然戴着太陽眼鏡。

陸平對麥西蒙了無好感，因此，就冷嘲地說：「麥先生，你這樣下來，不怕遇到楊光嗎？」

麥西蒙瀟洒地說：「哪會，那傢伙正在跟金小蝶跳的士高呢！」

「甚麼？現在？」陸平一呆。

「精力過剩呀！」麥西蒙向陸平笑了笑，同樣有着諷刺的意味——閣下雖年輕，但是未老先衰。

陸平也不理會麥西蒙的熱諷，匆匆走到五〇五號找滕子固。

滕子固慣例地在偷聽。

「眞的是在跳的士高嗎？」陸平好奇地問。

滕子固應了一聲，摘下竊聽器，讓陸平聽。

竊聽器那裏傳來瘋狂的音樂和

楊光跟金小蝶的笑聲，看來，兩人感情十分融洽。

「已跳了一個鐘頭。」滕子固吁了口氣，無比的羨慕。

「了不起。」陸平佩服地。

終於，兩人停了舞步，竊聽器那裏傳來了接吻的聲音。「滋」的一聲，令陸平心旌搖動。

這時候，他們說話了。

楊光：「今天晚上去不去那個舞會？」

小蝶：「當然去！我最喜歡舞會的呀！對了，是化裝舞會，你說我扮哪個角色？」

楊光：「你這麼美麗，還要扮誰，漂亮的東西，何必隱藏呢！」

小蝶：「你……油嘴！」

跟着金小蝶嬌笑了起來，原來楊光已摟着她在搔她的胳窩。

「砰」的一聲，兩人倒落床上。

「唉唉唉！厲害！厲害！不分日夜。」滕子固嘆了口氣。

陸平想到了麥西蒙的那句「精力過剩」，不禁苦笑。

同樣是年輕人，自己就沒有楊光那麼精力充沛了。

梅萊還擔心兩人之間會出現毛病，看來那眞是太過杞人憂天。

陸平不像滕子固那樣愛聽別人做愛的聲音，他退了出來，回到大堂。

麥昆他們已經回來了，正坐在酒吧裏，喝啤酒。

舞會是在晚上八點正舉行。

偌大的大堂，居然擠滿了人。雖然訂明化裝舞會，化裝的人卻不多。

四大名探，也是便服出席。

一向喜歡易容的施宇，居然連一條鬍子也沒貼上，祇是在黑色西裝裏，多配了一件銀色的小背心。

滕子固穿了中國長袍，腮上掛了一圈鬍子，這麼打扮，當然不想讓楊光認出他的廬山眞面目。

至於那個麥西蒙，在舞會開始時已經溜掉了。

一直到九點鐘，楊光和金小蝶才出現。

金小蝶聽了楊光的話，並沒有化裝，她穿了一襲銀色的禮服，配上同色高跟鞋，顯得雍容華貴，全場男性的視線，都落在她身上。

至於她身邊的楊光，則穿了一套棕色的西裝，臉上貼滿了鬍子，右手還扶了根「士的」。

看來，倒頗老成持重。

陸平不禁想起，如果楊光不是犯了案，兩人可眞登對呢。

滕子固請了一位魔術師和一位舞孃來獻技助興。

首先是魔術，魔術師變鴿子、變白兔，掌聲疏落。

輪到舞孃上場，還沒脫衣，已是掌聲雷動。

施宇碰了碰麥昆的手：「呀！還是女人行。」

麥昆同意地：「女人是點綴品，不能少。」

梅萊笑了起來。祇有包維，仍舊保持他的英國紳士風度。

舞孃把最後一條底褲脫掉了。

燈光一暗，她側着身子，退向後台。

掌聲雷動，施宇拍得最起勁。

滕子固在掌聲中登上了台。

「各位賓客，多謝你們的光臨，令平安夜不致平靜地度過。現在是頒發禮物的時候。」滕子固看了台下的賓客一眼，向金小蝶招手：「美麗的小姐，我要你幫我一臂之力。各位賓客！名貴的禮物經由美人之手送出，你們贊成嗎？」

所有的賓客都起勁地鼓掌。

金小蝶在掌聲中，笑盈盈地上了台，幫着滕子固把禮物送出。

滕子固按樓數次序派禮物，由高而下。

派到五樓時，大堂裏的賓客寥寥可數。

楊光好像有點兒不自然。

「會是甚麼禮物呀？」包維望着滕子固的臉孔。

「不會是甚麼好東西吧！」麥昆說。

滕子固把禮物交給楊光。楊光接過，就離開了大堂。

「現在輪到我最最尊敬的麥昆先生了。」滕子固笑呵呵地說。跟着他把一個大箱子交給了金小蝶，由她來頒發。

麥昆是美國人，有典型美國人的作風，一接過了箱子，忙不迭地拆開了。

箱子裏面是一輛十九世紀末的林肯轎車模型，精緻典雅。

「呀呀！林肯！是林肯。」麥昆唸了起來，歡喜得有如一個孩子。

「麥昆先生！你年輕時，常坐這一類的汽車嗎？」滕子固這樣說。

麥昆一聽，整個人都陶醉了：「對呀！現在科學昌明了，汽車技術進步一日千里。可是像這樣典雅的汽車，可不易得見呀！」

「希望你會喜歡。」滕子固說。

「一定一定。」麥昆緊緊地把汽車模型抱緊在胸前，生怕有人來搶奪似的。

送給包維的是一座微型錄音機。

「我跟錄音機有甚麼關係？」包維不解地問。

滕子固微笑地：「我一直到現在，還對先生所破的那椿倫敦橋殺人事件有着不可磨滅的印象。」

「哦！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包維感慨地。

「我相信這是先生所辦的案件

中最富傳奇的一樁案子吧。」

「對！那個兇手首次動用了錄音機。」包維贊同地：「兇手眞聰明，利用錄音機來製造不在現場的証據。現在看來，當然是小兒科，但在那時，卻是破天荒的創舉。」

眞不脫包維本色——驕傲、自信。

滕子固微微地點頭。

包維說：「謝謝你的禮物，它又勾起了我的傲慢。」

衆人一聽，都笑了起來。

輪到梅萊了，禮物是一隻電油打火機。

「梅萊先生！你在調查哉絲夫人被殺的案件時，要整夜監視可疑人物。晚上風大，點煙斗用火柴容易熄掉，電油打火機大抵是你那時最需要的禮物吧。」

梅萊笑了笑：「謝謝！其實賤內今趟到香港，已在油痲地一帶替我找到了一個，不過多一個亦不爲多，謝謝。」

想不到比利時人也會來一套幽默。

至於送給施宇的是一瓶紅酒和酒杯。

「我明白你的用意。」施宇笑着說：「你是記着十五年前我破的那樁案子，對嗎？」

「對！當我看到那樁案件的檔案時，眞是掩不住激動，太浪漫了。」

衆人面面相覷，陸平搶先問：「滕先生！是甚麼案件？」

滕子固白他一眼：「你總是這樣性急。好吧！就由我來講。施宇！你不反對？」

施宇瀟洒地作了一個「請講」的手勢。

「兩個男人爲了爭奪一個絕世美人而決鬥。他們面前有兩杯酒，其中一杯放入了砒霜，誰喝了就會死，於是便喪失了決鬥的機會。換言之，兩個男人當中，有一個會變成了死屍。你看！多可怕，又多浪漫。」滕子固一口氣地說了出來。

「我對這宗案件，印象特深，所以後來我遇到了前妻，就不肯放過了。我比較幸運，沒有人來跟我決鬥，因此不致以身試命。」施宇說。

接過酒和酒杯後，施宇忽然問：「這酒裏面可有毒嗎？滕先生。」

滕子固默然不語，將一本英文辭典和法文辭典送給陸平：「好好看吧。」

至於送給金小蝶的禮物，則是一串珍珠。

金小蝶一接過，連忙掛上，然後奔到大堂的沙發上，躺了下去。

陸平看到了一幅「美人春睡圖」。

可惜不是畫家，否則，一定會把它畫下來。

金小蝶看來眞的倦了，鼻孔裏傳出了輕微的鼻鼾聲。

這時候，麥西蒙從外面走進了大堂，他仍然戴着太陽眼鏡，看了看熟睡的金小蝶，望着滕子固：「滕兄！你到底送了甚麼給楊光？」

「爲甚麼這樣問？」滕子固有點詫異地。

「沒有！我剛從外面回來，上樓去看一看楊光，他似乎有點忙亂慌張，用鎚子在牆壁上不知敲甚麼。」麥西蒙說。

「呀！沒甚麼，祇不過跟他開了個玩笑。」滕子固得意洋洋地從褲袋裏拿出一塊手帕，讓大家看。

那塊手帕的面積一如千元面額的鈔票，再看清楚，手帕上印了鈔票圖案，祇不過「一千」變成了「一千萬」美金而已。

「我送了三塊手帕給楊光，哈哈哈。」滕子固朗笑起來。

大家也笑了。

陸平料不到精打細算、機智過人的滕子固，還是一個老頑童呢。

眼看金小蝶暫時不會醒過來，大家就各自上樓。

陸平憐香惜玉，將自己的外套蓋在金小蝶身上。

＊　＊　＊

凌晨三點鐘，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砰砰砰」的敲門聲，劃破了深夜的靜寂。

五樓的住客全被驚醒過來，開門察看。

四大名探都在身上披上了睡袍。

麥昆的是紅黑相間的絹織睡袍。

包維的則是深灰睡袍，上面綉了倫敦鐘樓。

梅萊最隨便，穿上深藍的厚睡袍，可能是縮了水，露出了小腿。

瀟洒浪漫的施宇，他的睡袍別具一格，居然黑白相間，襟上圍着金絲。

是金小蝶在拍五〇六號房間的門。

「嗯！幹甚麼？」麥西蒙揉了揉惺忪睡眼。

「他不應門。」金小蝶身上披着陸平的外套：「我在大堂醒了過來，四周無人，好不害怕，就走了上樓，誰知阿光居然鎖了門。」

「你沒有鑰匙嗎？」麥西蒙問。

「鑰匙在房間裏。」金小蝶回答。

「奇怪！你還沒有回來，幹嗎要鎖上門？」陸平那憐香惜玉的心態又湧現了。他伸手去轉門柄，眞的，裏面上了鎖，門柄動也不動。

「我去拿鑰匙來。」滕子固連忙鑽進隔壁自己的房間。

不消十秒鐘，他拿着鑰匙來了。「卡察」一聲，大門打開了。

裏面燈火通明。

「大事不妙！」站在陸平身邊的施宇低聲地說。

進門，穿過一條小走廊，就是客廳。

那裏有兩張大沙發，作「7」字型地排列，其中一張沙發上，坐着楊光。

他身上仍然是參加舞會時的打扮。

楊光一動也沒動，似乎對進來的各人，不屑一顧。

「阿光！」金小蝶叫了一聲，正想衝上去，卻被眼明手快的施宇一把拉住。

「別過去！」他喝了一聲。

金小蝶睜着大眼睛，望着施宇。

施宇指了指楊光：「他出了事。」

楊光的背脊上，插着一柄亮閃閃的利刀。

金小蝶看見了，發出了凄厲的叫聲。

四大名探在同一時候這樣說：「滕先生，快報警！」

陸平立刻抓起小几上的電話，通報警方。

四大名探冷靜地觀察着房間裏的情形。

梅萊按照傳統習慣，從睡袍袋裏取出記事薄，把兇案現場畫成草圖。

房門的門匙，應該有兩把，一把留在死者楊光的袋裏，另一把則放在客廳的餐桌上。

「呀！我的一千萬！」突然，滕子固高叫起來，他像箭一樣地衝進了睡房。

但一瞬間，他就走了出來。

他苦着臉說：「我不知道這密碼。」

施宇笑了：「放心！一會我替你開。」

「你……你懂得開保險箱？」滕子固詫異地。

施宇說：「你忘了我有一位好弟弟施爾嗎？他是開鎖專家，我從他那裏學會了一點皮毛。」

滕子固轉悲爲喜：「那就要勞駕施先生你了。」

這時警方人員到場了，率隊的是一個中年探員，樣貌清癯，一臉嚴肅，跟在他身後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小伙子，强壯魁梧。

中年探員一見施宇，就叫了起來，「施宇先生！你怎麼會在這裏的？」

施宇微微一笑。

那中年探員立即自我介紹：「我是藍新平，令弟施爾的好朋友。」

「對對對！舍弟常提起你，他說你是香港第一神探。」施宇跟藍新平探長熱情地握手。

「哪裏！比起施宇兄，那可差得遠了。」藍新平探長客套地說，跟着指指那年輕探員說：「這位是姜强探員，我的好助手。」

施宇又跟姜强握了握手，提議地說：「藍探長！請你先看看屍體吧！之後，我給你介紹各位。」

「好。」藍新平探長應了一聲，偕同姜强和法醫官一同去看楊光的屍體。

屍體的脚下，散佈着三塊手帕，那是滕子固送給楊光的禮物。

姜强看了一會，走進睡房打電話召鑑証科的人員來現場。

「死者是誰？」藍新平探長看完了屍體，轉過身，問施宇。

「在說明死者的身份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這裏的朋友。」施宇說了後，就開始一一介紹。

一聽到麥昆、包維和梅萊的名字，藍新平探長的心突然狂跳起來。

「呀！這麼巧。這怎麼會的，怎麼會？」他情不自禁地嚷了起來。

「是不是想問爲甚麼世界四大名探會一齊出現在這裏，對嗎？」施宇代藍新平探長提出了問題，接住，他望向滕子固，徵詢意見。

滕子固低聲地問：「是不是一定要講實話？」

「當然！人命關天呀！」施宇說。

「呀！好吧。」滕子固向天吁了口氣，把來龍去脈全抖了出來，祇聽得藍新平探長瞠目結舌，不知所措。

「天哪！」他叫了一聲，如果不是施宇、麥昆等名探出現在他的眼前，他還不敢相信呢！天下間，哪有如此荒謬的事！

「好了！死者到底是誰？叫甚麼名字？」藍新平探長問。

施宇代滕子固發言：「他叫楊光。」

「楊光！這名字好熟。」藍新平探長說。

「對！三年前舍弟跟探長合作破了一樁酒吧情殺案，那個死者也叫做楊光。」施宇提點着。

「呀！對對對！難怪這麼熟。」藍新平探長拍了拍額角。

「現在，這宗案子越來越複雜了，不過……」施宇望了滕子固一眼：「無論多棘手的案件，有我們名探在，必然可以迎刃而解。」

這時候，鑑證科的人員到場了，他們開始了拍照和掃指紋的工作。

（未完・四）

殺手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殺手・魔鬼・如來佛

上文提要： 曹建樹與韋勤一切聽命於樂滿天，雖有如墮在五里霧中之感覺，但三人合作仍愉快、順利。三人在義莊降服歐陽佛取到口供後，又約定在武當山聚頭。樂滿天獨自先上武當山，山中巧遇乃父結拜兄弟四叔俞少英，欲避他却被擒住，同往南海佛庵，一進門就見滿地狼藉，再進去見堂上八位高人都已死去，更怪的是死狀一樣，每人胸口均一樣一個血洞，叔侄愕然……



留下血字引線索 叔侄合作反追踪

「天下間，高手如恆河沙數，也難說沒有這樣的劍客！」

俞少英冷笑一聲：「你也是學劍的，你仔細瞧瞧，他們身上還有沒有其他傷痕？」

樂滿天走上小廳，仔細看了一下，八個人除了心房上那一劍傷，沒有任何一個傷口！多毒的劍！

俞少英走了上來，指着那個老尼道：「這是靜音師太，是峨嵋派靜虹師太的師妹，這和尚是了然大師！」

樂滿天脫口問道：「少林寺藏經閣住持了然？」

「不錯，就是他！」

「他不是在一年多前便圓寂了？」

俞少英早已收起了嘻笑之表情，只輕嘆一聲，又指着道人道：「他是武當派的白雲道長！」

樂滿天聲音帶着呻吟：「武當掌教白松道長的師弟？」

俞少英用詫異的目光瞥了他一下，似乎對於他能知道白雲的身份而奇怪。「這位是『滿天星』韓易，這位是他師弟『財神爺』陸放鶴；這位則是『踏雪無痕』雲飛！這兩位的是靜音的徒弟！」

他又看了樂滿天一眼：「天下有誰能在他們八人合擊之下，反而大獲全勝？要記着：他們每人只中一劍！這是甚麼劍法？」

樂滿天吸了一口氣：「也許凶手不止一個人！」

俞少英冷笑道：「有這麼一個人已足以令武林變色了，還有兩個？我不相信！」

樂滿天伸手摸靜音的臉，道：「他們大概是在天亮之前遇害的！你約了他們？」

「約會是今午，我已提前一個時辰到了，不料他們來得更早！」

「他們遇害之處必在別處，然後被凶手放在此處。」樂滿天心頭一動，忽覺俞少英有些事瞞住了自己，乃試探地問道：「四叔，你跟他們都是朋友？」

俞少英一改常態，只點頭不應。

樂滿天再問：「四叔，了然大師明明已宣佈圓寂，爲何會跑來尼姑庵？」

俞少英神色凝重地道：「孩子，有些事情你不宜知道太多！今天你所見到的事，絕對不能對任何人提及！如今你立即離開此處，記住，這件事連令尊也不可提及！」

樂滿天問道：「那四叔帶小侄來此何事？」

「本來有事，如今他們都死了，用不着你了！快走，凶手說不定還會來，把馬牽走，不要管我，不要向人提及我曾來此！」

* * *

樂滿天離開尼姑庵，重回官道，這時他反而落在韋勤和曹建樹後面。

天下間有誰有這等本領，可一舉之間，殺了武林八大高手？

假如有這樣的劍法，一定燦古爍今，假如有這樣的劍客，他必是天下第一人。

可是就他所知，武林中並無此等高手。

世人所知劍法最高的幾位：「天山大俠」、「絕妙一劍」、「南海神劍」，還有威震一時之「劍神」亦無此功力。

就樂滿天所知，他師父之劍法，乃天下最高者，但亦無此功力。

想想這種劍法之神妙，樂滿天竟有點熱血沸騰。

俞少英一向閒雲野鶴，只喜吃喝玩樂，他怎會跟高僧名道在一起，他們之間有什麼秘密？

若無秘密，了然爲什麼要詐死？

尤其是白雲，這次他要去武當山，正跟白雲有點關係，他們要找白雲的一個俗家弟子穆連雄的記名徒弟，換而言之是白雲的記名徒孫司徒宗。

司徒宗跟白雲道長之死，是否有關係？

假如兩者有關係的，是否計劃已經暴露？那麼曹建樹及韋勤是否有危險？

樂滿天一想至此，立即揮鞭催馬前進。

* * *

樂滿天終於在半夜到達小村外，遠遠見到韋勤，才放下心頭大石。

韋勤低聲道：「我已賃了房子，先回去再說吧！」

「屋裡有沒有旁人，若有人，你去叫曹建樹出來，咱們到別處去。」

南海佛庵之情況，叫樂滿天不得不格外謹慎。

* * *

黎明前那一陣子，是最黑暗的時刻。

今夜天上沒有星月，看不到樂滿天的表情，但自其語氣中，韋勤和曹建樹都覺得他今夜與以往不一樣。

以前他倆每次見到樂滿天都覺得他什麼也不在乎，天大的事在他心中，也只是一樁小事，但今夜不但嚴肅，而且心情十分沉重。

「咱們的對象是司徒宗，此人武功不高，但我要的是活口。」

曹建樹又問：「他在何處？到底是什麼身份？」

「他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穆連雄的記名弟子，穆連雄之所以收他爲記名弟子，乃因他家住在武當山下，有次穆連雄受傷回山，暈倒在他家門前，被他救活，後來司徒宗死命求他收爲弟子，武當派規矩甚嚴，穆連雄覺得司徒宗有點輕佻，又推不却人情，只好將他收爲記名弟子。」

「如此說來，他學的是武當的武功了？」

「此人悟性不高，到處求藝，武功頗雜，但成不了大器，不過人有點小聰明，記性又好，誰讓他看過一眼，便畢生記住，又會攀纏，借着武當派的名義，讓他認識了不少人。」

樂滿天說至此，吸了一口氣，看看天色，續道：「他一向到處亂跑，最近才回家，此人五短身材，猴臉尖腮，廿七八歲光景，很易認。」

韋勤問道：「抓到他，我們又如何？」

「送他來此，我有話問他。」樂滿天指着遠處：「他就住在這條小山村裡，別人都是土屋，唯有他家是磚屋，如今請兩位立即去。」

韋勤和曹建樹以毛巾幪着口鼻，便悄悄溜下山去。

司徒宗家果然十分好認，他家是棟磚屋，且有圍牆，曹建樹向韋勤打了個手勢，示意他在外面把風，自己便踰牆進去。

過了一陣，便見他背了一條漢子跳了出來，往山上奔去，韋勤跟隨在後。

到了山坡上，天色尚未亮，樂滿天十分滿意，抓起他往上面跑去，至一塊岩石後面，一忽又立即拉着他下來。

曹建樹訝然問道：「這樣快便問完了？」

樂滿天寒着臉道：「他是司徒宗的哥哥司徒祖，快去找他，遲則不及。」

曹建樹和韋勤臉色均是一變，立即轉身奔下山去，樂滿天將司徒祖塞在石後，也跟着下山去了。

司徒家空空如也，裡面一個人也不見，樂滿天剛到，韋勤已自屋內出來。「裡面沒有人。」

「分頭去找，抓不到活口，死的也要，絕不能讓他逃走，否則以後咱們更危險。」

* * *

天色大亮，遠處武當山金頂，積雪在陽光下，發出白光。

樂滿天三人重新聚在一起，大家都無所獲，曹建樹道：「適才天黑路又崎嶇，那斷地形又熟，我們那能找得到他，現天色已亮，要不要再搜查一下？」

樂滿天搖搖頭。「來不及了，這斷鬼得很。」他伸手解開司徒祖的穴道問道：「你弟弟會去那裡？平常這附近哪些地方他最常去？」

司徒祖道：「隣村馬寡婦家，他最常去。」

樂滿天一把將他扯了起來：「走，你來帶路。」

在司徒祖的指點下，三人跟着下山，韋勤低聲提醒樂滿天：「你見過司徒宗沒有？這會不會就是他？別中了他的奸計。」

「剛才忘記告訴你倆，司徒宗的左頰有顆黑痣，這廝沒有。」樂滿天心頭一動，轉頭對曹建樹道：「你去打聽一下，司徒家有幾位兄弟，兄弟有何特徵？咱們在前頭見面。」

到了樹林，司徒祖突然不走了，樂滿天低聲道：「馬寡婦家在那裡？」

司徒祖不走，韋勤怒道：「這廝耍奸，老子先請他吃一刀。」

「且慢！」樂滿天覺得有點異常，走到前面看，只見司徒祖嘴角淌下一行黑黝黝的血水，不由吃了一驚，連忙揑開其牙關，只見滿嘴都是黑血，司徒祖嘴角露出一抹詭異的笑容，接着雙眼一翻，斷了氣。

此時，曹建樹也趕到了，指着司徒祖道：「這廝居然使詐，咱問過了，司徒宗根本沒有兄弟，這裡是有個馬寡婦，但前年底已經死了。」

韋勤冷冷地道：「如今他自己也死了。」

曹建樹恨恨地在其屍體上踢了一脚，樂滿天道：「咱們走吧，先把其屍體埋了。」

* * *

線索已斷，無籐可攀，下一步該如何走，樂滿天比韋勤和曹建樹更加焦急。

司徒宗無疑是找到了，否則他不會自殺，他地位雖不高，但却是個關鍵的人物，他負責爲歐陽佛與上級聯絡。

司徒宗聯絡誰？此人是不是大人物？

從司徒宗的服毒自殺，猜得出他比歐陽佛重要。

南海佛庵八大高手之死，跟他有沒有關係？死者之一是白雲道長。

穆連雄，找到穆連雄也許還有機會。

「你們在這裡等我，待我去太子坡問一問。」樂滿天言畢便騎馬急馳而去。

* * *

太子坡在武當山山腰，名雖曰坡，實則是座道觀，傳說玄天上帝本是西方一小國之太子，他來武當山修道，久無成績，因而信心動搖，準備回國。不料在下山之時，到太子坡這個地方，見一老婦在磨鐵杵，詢之，乃欲將其磨成針，當下大受啓發，遂在該處建廟修煉，終於得道成仙。

如今太子坡住的却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道人們都在紫霄宮，金頂則是些長老修煉之地。

樂滿天下了馬，踏過幾百級石階，進入山門，裡面又是一條甬道，甬道兩旁是高大之磚牆，形式甚是奇特。

走出甬道，便見到院子裡有七八個漢子在練功，有人看到樂滿天便喝問：「你是誰？來此貴幹？」

「在下樂滿天，家父樂毅，來此找穆連雄，不知穆大俠是否在此？」

樂毅在武林中頗有名氣，他跟兪少英等五人結拜，合稱「劍林五閒鶴」。

那漢子似乎對樂毅之名有所聞，是故態度立即有所改變。「原來是樂少俠，穆師兄剛好有事，未知少俠找他何事？」

「令師兄是在觀內嗎？在下可否等等他？有點事要跟他當面商量，盼爲引見！」

那漢子倒抱長劍，道：「待在下先進去稟告一下，請少俠稍候！」樂滿天連忙致謝。

過了一會，那漢子又出來，引樂滿天進去，裡面又是一座小院，小院一角有一口井，正面是大殿，兩側有耳房，漢子自稱楊劍青，引他進一耳房。「請稍候，穆師兄到後山見家師，稍候便來。」

「謝謝，請問穆大俠最近一直在此嗎？」

「不，他昨天才回來，少俠來得眞巧，明天他又要下山了，穆師兄爲人俠義，到處仗義，萍踪不定。」

「原來如此，在下也久仰俠名。」

閒談了一下，外面走進一位三十五六歲左右的壯漢來，步履沉穩，方臉大耳，一副篤誠老實模樣，見到樂滿天微微一怔。

樂滿天連忙長身行禮，「見過穆大俠，請恕在下冒昧！」

穆連雄笑道：「請坐請坐，楊師弟，替我泡一壺茶來。樂少俠找某有何指教？」

「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在下有一事請教……」樂滿天乾咳一聲。「請問大俠一句，司徒宗是否你之記名弟子？」

穆連雄面色一變，道：「某早已不認他這個徒弟了，九成他又幹了什麼壞事，眞後悔當初一念之仁……」

「哦！請問大俠將他逐出門牆，是幾時的事？」

「他不是武當派之正式弟子，因此也無須逐出門牆，是某當衆宣佈而已，嗯，那是去年初之事，算來已將近一年了。」

「那在下要再問一件事，大俠是因何事將其逐出門牆的？」

穆連雄胸膛起伏，似乎尚甚憤怒：「三年前，某發覺他跟黃河三妖有來往，已經警告過他了，不料他不知悔改，還更在前年底，毀了一個寡婦之名節，致那寡婦投井自盡，這種人還配當某之記名弟子嗎？」

「原來如此，那寡婦是否姓馬？在他家隣村？」

「不錯！」穆連雄微微一怔：「咦，原來你已知道，到底他又幹了什麼壞事？不過，若是他最近幹的，可與我武當無關。」

樂滿天微微一笑，道：「且讓在下再問一句：大俠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什麼時候？」

「就是去年正月，在此宣佈他非我記名弟子……本來某抓他上山，本欲親手殺了他的，無奈他重提舊事，結果只逐他離開。」言畢唏噓不已。

司徒宗曾經救過穆連雄一命，大丈夫恩怨分明，司徒宗狡猾又能言善道，穆連雄外剛內柔，一腔怒火敵不過他一張利嘴，司徒宗終於多活了一年。

「穆大俠，告訴你一件事，司徒宗已經死了。」

穆連雄一拍几子，「這倒好了，省得害人，是你殺了他的吧？」

「那倒不是，只能算是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當下樂滿天將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

「少俠因何要抓他？」

「因爲他很可能跟一件命案有關，我要找尋他對証，不料他竟會服毒自盡。」

「哼哼，他也會尋死？」

「在下估計不是他想死，而是他在此宗案子裡只是個知情者，凶手手段十分殘酷，他若招了供，還是逃不過凶手之毒手，是以才會出此下策。」樂滿天頓了一頓再問：「大俠可知他以前常跟些什麼人來往？爲何我未聽過黃河三妖之名號？」

「哼，那三個狗男女自稱『黃河三仙』，表面上還正道，其實男盜女娼，不過他跟了好幾個拳師學藝，那些拳師名聲倒還不壞！」

「不知他還跟誰學藝？」

「他從來不說，不過我無意中發現他學過『五鳳拳』！」

「哦，是襄陽的蔡正一拳師？除此之外，他還跟些甚麼人來往？」

「某只知他跟些白道人來往。」

「白道有那些人？請大俠原諒，那宗案子十分重要，牽涉甚廣，請恕在下目前不能明言！」

穆連雄吸了一口氣，道：「那廝口舌伶俐，很會討人歡喜，峨嵋派的人，少林派、崆峒派的人，甚至家師白雲道長也很喜歡他！」

樂滿天心頭一跳，又問：「白雲道長知道他被你逐出門牆之事麼？」

「當然知道，事後還狠狠罵了他一頓！」

樂滿天心頭又是一跳，沉吟了一陣方問：「白雲道長乃名道，清譽不必說，只不知他平常跟誰來往？如今可在貴派？」

穆連雄臉色一變，心想發作，又見樂滿天一臉誠懇，輕嘆一聲，道：「家師恰好不在，但一兩天內料會回來，家師如閑雲野鶴，平素都是跟些九大門派的人來往，某也已有三年未見過他了。」

「令師常不在武當？」

穆連雄再也忍不住，冷然問道：「莫非你連家師也懷疑？」

「非也非也，在下只欲通過令師了解司徒宗跟些甚麼人來往？」

穆連雄面色稍霽。「若見到家師，某代你問一問！」

「如此告辭，多謝大俠坦誠相告！」樂滿天深信穆連雄不瞭解司徒宗的事，亦非一丘之貉，乃乘機告辭，以免言多引起誤會。

樂滿天三人，依然分開上路，一日之後，已到達襄陽城。

「五鳳拳」蔡正一功力深厚，但他爲人淡泊名利，甘爲拳師，因此名頭並不响，不過樂滿天曾聽乃父提及他。

上武當找穆連雄，樂滿天尚有點忐忑，不知怎樣開口，去找蔡正一則輕鬆多了，蓋因樂毅跟他頗有交情。

當蔡正一聽到老友之子到訪，乃自練武場走回小客廳，寒暄過後，樂滿天道：「小侄常聽家父提及您老人家的大名，久存拜見之心，奈何無緣，今自武當路過，不敢錯失艮機！」

蔡正一呵呵笑道：「賢侄人中龍鳳，老朽爲好友慶幸，嗯，令尊近來可好？」

「託您老人家之福，家父一切粗安，」樂滿天不肯浪費時間，開門見山地道：「蔡老師，請問司徒宗是否跟您學過五鳳拳？」

「不錯，不過那小子不肯吃苦，只學到一點皮毛！」蔡正一訝然道：「賢侄認識他？」

樂滿天搖搖頭。「他跟一件案子有關係，小侄憑綫索找上去，剛一問他便服毒自盡，綫索從此中斷，老師可知他除武當派之外，還跟些甚麼人來往？」

「此人雖不能吃苦，天份也不高，但人頗有點小聰明，偏生又野心勃勃，因此，成名人物他倒是認識了不少，至於跟誰關係較好，老漢也不清楚。」

樂滿天仍不死心。「他是誰介紹來貴處學藝的？」

「也是老漢的一個徒弟，司徒蒙恩，聽說他們是同村，但司徒蒙恩已在襄陽成家立室，平日他們也常有交往，賢侄可去找他問一問！」

樂滿天又問了司徒蒙恩之住址、年齡及相貌，然後告辭，也不通知韋勤兩個，直奔司徒蒙恩家。

司徒蒙恩在襄陽已久，開了一間專賣鷄鴨的小店，樂滿天到達時，他雙手沾染血漬，邊在一塊發紫的破布上揩抹，邊問：「你找咱何事？」

「在下是蔡老師介紹來找您，問點有關司徒宗的事，不知兄台此刻有空否？」

「咱已年多未見過他了，你是要問近況麼？」

「都想知道一點！」樂滿天走進櫃裡，「迫」他退到後面去。「兄台跟司徒宗很熟吧？可知他常跟些甚麼人來往？」

司徒蒙恩抓抓頭皮，道：「這又難說哪，你也看得出，咱年紀大他一大截，他有事求我才會來找我，最多路過時，請咱吃頓飯，他的事，我可不太清楚！」

樂滿天仍不心息：「不管如何，你跟他接觸較多，多少應該也知道一點吧，老實說，他與一宗大案子有關，已服毒自殺了，但咱們相信他不是元凶，是故才會來問你！」

司徒蒙恩輕啊一聲：「這小子好高鶩遠，我早料到他有這一天了，武藝不肯苦練，却老想出人頭地，天下間哪有這回事。對啦，我記起了，他年前回武當經過此處，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恩哥，你別老看我不起，三年後，俺便是大人物了，到時俺一定照顧你！」

「他可有說是甚麼原因麼？」

「這倒沒有，當時咱只一笑置之！」司徒蒙恩沉吟道：「好像有一次，他跟我提及去風陵渡，還說最近常去，不過可不知他去那麼久作甚麼。」

樂滿天腦海內立即浮上四個字來：黃河三妖！接着問：「可有提及是去找誰麼？」

「他這人頗爲風流，聽說風陵渡那裡有一位姓藍的女子跟他有染，至於叫甚麼名字，我亦不知道，也許你到風陵渡便能問着！」

樂滿天料不到這件事還這般難查，他悶悶不樂地返回客棧，先把情況告訴韋勤和曹建樹。

「滿天兄，咱們下一步又如何行動？」曹建樹嘆了一口氣：「殺人我就在行，這種查案件的事，我可不懂！」

樂滿天道：「希望兩位不可氣餒，不可半途而廢，堅持到底，目前咱們的線索已斷，唯一的辦法，便是循此線索，繼續調查下去！」

韋勤也不知是否因爲家人都在樂滿天手中，或是他做事一向有始有終，只淡淡地道：「在下一切聽你的安排！」

樂滿天點點頭，轉頭望着曹建樹，曹建樹低着頭，道：「既已騎上虎背，在下還有異議嗎？」

樂滿天冷哼道：「先休息一夜，明天咱們才上路，再提醒兩位一句，咱們之行藏可能已暴露，路上必須小心，要添暗器的，最好趁在襄陽時補充。」

＊　＊　＊

樂滿天三人，自北而南，如今又自南回北。曉行夜宿，行色匆匆，幸而一路上平安。

風陵渡在黃河北岸，他們在南岸的大禹渡過黃河。

黃河源自青海，流經數省方至此境，河水又黃，泥沙又多。

樂滿天望着那滿帶着黃沙的河涙，心情格外沉悶，甚至連腦海裡也像黃河水一般混濁，想不出什麼辦法來。

大禹渡是在豫境，風陵渡却在晋境。

三人上了岸之後，沿河向西而行。一路上三人很少交談，只是曹建樹也不知是否害怕韋勤的毒藥，還是對樂滿天比較有安全感，一直跟貼着他。

韋勤倒無所謂，一馬當先，在前引路。

風陵渡名傳遐邇，其實那裡除了一座小渡口以外，只有幾爿賣吃喝的，以及小客棧，因爲潮濕，船夫住的地方反而較遠。

三人分開調查，半個時辰後，重新聚在一起，互相交換情報，此處那裡有什麼姓藍的女人。

樂滿天恨恨地道：「我又上了一次當了，想不到司徒蒙恩這麼老實也會騙我！」

韋勤道：「如此看來，他必知內情，雖然老實，但爲了保命他才不得不騙您。」

曹建樹道：「那麼咱們再辛苦一些，重回襄陽跑一趟。」

這次三人從風陵渡過河，春寒料峭，河風吹來，寒意甚重，可是樂滿天心頭却如火燃燒。

假如司徒蒙恩知情，而不得不瞞騙自己，這又証明「目標」手段必然異常殘酷，否則司徒宗也不會服毒自盡。

不單如此，「目標」組織亦必然十分嚴密。

南海佛庵八條人命是不是也是「他」幹的？

這兩件事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聯繫，但不知爲何樂滿天一直認爲他們是一個人幹的。

僱主費這麼大的心血，又花了幾十萬兩銀子僱殺手，此人自然不是好對付的。

再回襄陽，已是正月中旬，街道上春聯如血，人們還穿着新衣，樂滿天放馬直奔司徒蒙恩那爿小店。

只見店門關閉着，樂滿天心頭陡地升起一股不祥之感，拍了幾下店門，便詢問隣店的人。

旁邊是一爿賣雜貨的小店，掌櫃道：「蒙恩他年年春節都休息回老家，今年他過年時不知爲什麼不去，這幾天反而關店了，也許如今才回家。」

「請問老丈，他關了幾天店了？」

「已有三天了。」

樂滿天略想一下，那正是自己離開風陵渡回襄陽的時間，忙再問道：「他住在何處？」

「就住在店後，夫婦倆加上兩個孩子，十分刻苦，連房子也不捨得買，其實，店內臭得要死，怎睡得着。」

「老丈，他們以往回老家，會先跟你們說一聲嗎？這次有沒有交代？」

掌櫃想了一下，道：「說起來果眞奇怪，事先根本沒有一些跡象，對啦，早幾天他還買了一批鷄回來……哎唷，這鷄無人餵飼料，還不餓死……」

他話還未說畢，樂滿天已冲了出去，伸手抓住鎖頭，把鐵扣扭斷，再把門踢開。

門一開，臭氣迎面衝來。定睛一看，籠子裡的鷄鴨已死了好些。

樂滿天閉住呼吸，跨過小院，後面有一排房間，正中那間是飯廳帶灶房，兩旁則是臥室，但臥室空空如也，不見有人。

樂滿天又怔住了，司徒蒙恩若要回老家，不可能還買進這許多鷄鴨，若是臨時決定的，正常情況也會告訴隣居。

這是什麼道理？樂滿天坐在炕上，呆呆地思索着，外面的臭味，他已一點也感覺不到。

忽然他跳了起來，把司徒蒙恩炕上的蓆子拉開。蓆子下面有木板，再把木板拿掉，便見到下面有黑黝黝的洞口。

你道這樂滿天爲何會看出蹊蹺？原來凡炕床必有通烟之瓦管，也應有個放炭之灶口，否則如何取暖？烟氣又如何通到外面去？但這張炕床沒有。

＊　＊　＊

司徒蒙恩家居然有地下室，這又是樂滿天事先想不到的。

地洞有張竹梯，樂滿天舉着火摺子，小心翼翼地走下去。

當下走到洞底，便見到地窖裡堆着四具屍體，其中一具便是司徒蒙恩，不問而知，其他三人便是他妻子及孩子。

四個人身上都沒有傷痕，孩子和女人是被人封了死穴而死的，司徒蒙恩則死於重手法，震斷心脈而亡。

再摸摸屍體，經已僵硬，証明已死去多日，看來他們一家是被人殺死之後，再鎖上門，掩人耳目的。

殺人者是什麼人？

司徒蒙恩是不是也知道了不少秘密？

樂滿天吃過兩次啞巴虧，也學乖了，舉着火摺子，在地窖裡仔細搜索，希望能找到蛛絲馬跡。

四周都沒有什麼留下來，樂滿天十分失望，再望望那四具屍體，只見孩子在最下面，司徒蒙恩妻子壓着孩子，而他又壓在妻子屍體上，他右臂屈在身下，上身微仰，是以他走過時，帶起的微風，也令屍體輕輕搖晃。

樂滿天暗罵一聲，把司徒蒙恩的屍體搬下，放在地上，目光一及，只見那女人背上有幾個歪歪斜斜的血字：黃河藍鳳姑、林……

沒有疑問，這是司徒蒙恩臨死前寫下的，想不到他這般聰明，假如不是他將屍體搬開也看不到，料想兇手當時也不知道。

黃河藍鳳姑，可不是那個跟司徒宗有染的女人？那姓林的又是誰？是不是黃河三妖？假如推測沒錯，則這條線索又再接上了。

樂滿天十分感激司徒蒙恩，在他屍前行了一禮，「司徒兄請安息，在下一定替你報仇。」

他離開司徒蒙恩家，又趕去蔡正一家，把情況告訴他。「蔡老師，在下一定要收屍，只是沒有工夫，又不想連累老師，故此問您一句，本城仵工在何處？」

蔡正一面色一正，暗讚小夥子細心，便仔細指點了他一番。

樂滿天找到了仵工，付了兩錠銀子，請他收屍，這才尋路回客棧。

這時已經起更，街道上行人不多，樂滿天覺得自己行藏已暴露，說不定一直有人跟踪自己，是以耳聽八方，眼觀六路。

敵人沒有找到，却發現一個人：俞少英！

令他想不到的是俞少英戴了頂破帽，扮成了乞丐，一身邋遢襤褸。兩人迎面而過，樂滿天低聲道：「有人跟踪小侄，三更在天英酒樓屋頂見面再說。」

俞少英只唔了一聲，伸手向他要錢，樂滿天摸了一吊錢給他，便返回客棧。

他很快便找到韋勸，低聲道：「司徒蒙恩一家已被殺，其中一個兇手叫藍鳳姑，另一個姓林，可能就是黃河三妖幹的。」

韋勸臉色一變，低聲道：「如此說來，可能有人跟踪咱們了。」

「正是，是故日後更要小心，連飲食都得小心，今夜我還有事，你們兩位留神一點，你且暗中通知曹建樹。」樂滿天言畢便溜回自己房內。

一路上奔波，他功力雖深，亦難免有疲累之感，是故上床運功調息，內息運行了七個大周天，一身疲乏盡失，樂滿天這才散功，換了一套緊身的夜行衣。

他先把被子拉下，再把枕頭塞在被子裡，粗看就似有人睡在被窩內，然後悄悄打開房門，溜了出去。

他住房窗在南，却故意由北方越牆而出，一路上蛇行鼠伏，未見有人，直至天英酒樓，先在附近走了一匝，然後拔身躍上屋頂。

不料，俞少英比他還先到一步，已在那裡等他了。

「小三子，俺這副打扮，不方便投店，只好先來此打個盹了。」

樂滿天低聲道：「四叔，咱叔侄今夜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先問你一句：南海佛庵的凶手查出來否？」

他見俞少英搖頭，續問：「您跟他們八個是否一夥的？是不是另有任務？」

俞少英雙眼在黑暗中，突然露出明亮的神光，盯了他好一陣子，然後道：「小三子，不是四叔想瞞你，實是有些事，你知道了，有害無益，連您爹都不知道的。」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他不知道，但我知道，若我猜得不錯的，你們是一夥，也是八個人，不過對方消息不準確，只知人數，不知詳細名單，把靜音師太的兩個徒弟，誤作是您跟另外一位。」

俞少英似被人砍了一刀般，一把揪住樂滿天。「好小子，你到底還知道些什麼？」

樂滿天笑嘻嘻地道：「另外一個人的名字，我告訴你好不好？」言畢在他耳旁輕語了幾句。

「好小子，你猜得不錯。」俞少英道：「那咱們可眞是一路人了，下面沒有人睡，咱們到裡面去說話。」

天英酒樓的幾個夥計都睡在樓下，而且好夢正酣，是以兩人大可暢所欲言。

樂滿天於是由自己如何應聘爲殺手說起，俞少英截口問道：「小三子，你什麼時候當殺手的？你父兄肯麼？」

「偷偷地做，而且我只殺那些的確該死的人，剛做了四宗生意，便接上這宗大生意了，你莫打岔，且聽我說。」樂滿天乃將連日來發生的事，仔細說了一遍。「小侄估計，你們幾個是替他收集消息及策劃的人。」

俞少英嘆了口氣，「我正要去找他，在此正好遇上你，咱們之行動，一定是司徒宗那小子洩露出去的，也怪牛鼻子相信他。」

「你能夠聯絡上他，而不必親自去見他麼？」

俞少英沉吟道：「我且試試看，你又有什麼計謀？」

「小侄想引跟踪者現身，好逮捕之問出口供，又恐對方狡猾，不中計，則希望四叔暗中跟踪。」

樂滿天話未說畢，俞少英已哈哈大笑：「這是反跟踪，好，四叔便試試看，但你必須先在此多住一天，後天巳牌後才上路。」

「小侄住在襄陽客棧東五號房，有急事可通知我，後會有期。」

＊　＊　＊

襄陽一向是兵家必爭之戰略要地，只有古蹟可憑吊，却沒有風景。

樂滿天三人對古蹟不感興趣，但爲了引敵現身，三人故意聯袂去憑吊一番。

午飯時，又在最熱鬧的酒樓吃喝。此時，韋勸和曹建樹對樂滿天已至言聽計從之地步，不再像以前那樣，凡事都問原因，不過樂滿天還是把自己之目的告訴他倆，當然略去了俞少英一節。

晚飯他們回客棧吃，當曹建樹舉杯時，樂滿天正望着自己的杯中酒，突然低聲道：「且慢，這酒有問題。」忽然回頭高聲道：「小二，咱們不喝女兒紅，請換一壺燒刀子。」

店小二臉色如常地跑過來，道：「客倌，小的這就替你換一壺。」

「酒壺亦要換。」

「是是，俺知道您是行家，這個道理還懂得。」

樂滿天乃向韋勸悄悄打了一個眼色，韋勸會意，裝作去解手，走進後院。只見店小二重新取了一個酒壺，扳開酒罈子的封泥，舀了一壺，再把酒拿出去。

過了一陣，店小二又走進來，提起剛才那一壺酒走出去，韋乃跟着出去，當出門時，他故意走快一步，把店小二後肩撞了一下。「借光！」

「砰！」酒壺落地，摔了個粉碎，但見青烟冒起，地磚也裂開了，韋一把抓住小二，罵道：「好小子，你們這黑店好大的膽子，想毒死客人哪！」

那店小二面如土色，結結巴巴地道：「小的沒有……咱們店也不

是黑店，小的也不知道。」

韋勸沉着臉道：「這壺酒，你準備送給那一桌的客人？」

此刻，食客們都圍了過來，掌櫃的也慌了手脚，忙跑過來相勸：「客倌，這是誤會……」

韋勸兇狠狠地道：「誤會？關乎人命哪！快說，這壺酒要送給那一桌的？」

店小二無奈，只好指着一位食客，結結巴巴地道：「是要送給這位……客倌……但小的眞的什麼也不知道……」

「我再問你，這壺酒本來是不是給咱們的那一壺？」

店小二面色更加難看：「好像是的……」

「你要毒害咱們？」

掌櫃與店小二連聲說不是，韋勸鬆了手再問：「那酒內爲何有毒？」

「小的眞的不知道哇，女兒紅比較好賣，咱們一向都先裝了幾壺放着，也許有人……」

韋勸問道：「剛才有誰進內過？」

掌櫃道：「前堂的食客倒沒有。」

韋勸道：「掌櫃的，你帶我到後頭灶房裡認認人。」

掌櫃那裡敢說個不字？乖乖領他進去。

過了一陣，韋勸才出來，樂滿天道：「咱們命大，死不了的，來，先乾一杯。」

曹建樹低聲道：「小弟已試過，酒菜都沒有毒，嗯，裡面情況怎樣？」

「沒有值得懷疑之處，也沒有人發現陌生人進後頭，不過相信下毒者是踰牆進去的，當聽到咱們要女兒紅，便在壺內下毒，因爲這是最後一壺了。」

三人邊吃邊商量，這証明一件事，敵人就在附近隱伏着。三人又驚又喜，驚的是生命隨時有危險，喜的是敵人出現後，事情反而會明朗化。

三人飽餐一頓後才回房休息，由於識穿了敵人之奸計，三人都相信，今晚敵人不會在客棧裡下手，是以都放心安歇。

也不知過多久，樂滿天突然聞到了一陣焦味，他抄起長劍急躍而起，輕輕推開窗子，即有一排紮着棉花、點着火的長箭射了過來，他忙把窗子關上，開門閃了出去，首先踢韋勸的房門。

走廊上都是濃煙，樂滿天高聲大呼，喚醒沉睡中的旅客，又去拍曹建樹的房門。

曹建樹道：「小弟醒來啦！」

「着火啦！快！」

忽然房裡响起窗櫺聲的破碎聲，樂滿天吃了一驚，一脚將房門踢開，閃了進去，只見「火箭」自窗口不斷射進來，樂滿天抄起一張櫈子塞在窗口上，問道：「你在那裡？」

曹建樹這才自床後轉出來，已經穿戴整齊，他面露尷尬地說：「小事一樁，咱們一齊殺出去。」

話音未落，屋頂上嘩啦啦一陣响，一條黑影自天而降，手上的長弓已拉滿，樂滿天叫了聲「小心」，頓足拔身而起，他人在半空，劍才出鞘。

白光一閃，那人長箭尚未離弓，樂滿天的劍尖已刺進其胸膛。

與此同時，另一邊的窗口又被人撞開，火箭橫飛。

樂滿天人剛落地，長劍未收，連忙伏地滾開，此時，窗口露出人頭來，曹建樹已拿好武器，順手拋出一顆鐵蓮子，便聞一聲慘叫聲起。

屋頂上又有人跳下來，樂滿天低聲道：「這些都不是正點，所知有限，出手不必留情。」他一句話說畢，已殺了兩個幪面漢子，隨即又道：「你去隣房看看韋勸。」

他一把長劍舞開，風雨不透，籠罩了大半間房，曹建樹乃乘機出房，樂滿天也邊戰邊退。

曹建樹剛退到走廊，已遇上敵人。樂滿天不管他，自屋頂的破洞躍上去，居高臨下一望，客棧已在火海中，附近居民已被驚醒，在遠處叫喊。

樂滿天一眼望去，人羣中不見有扎眼的人，他心頭一動，暗吃一驚，連忙由破洞再跳下去，呼道：「快逃，遲則不及！」

他邊說邊衝出走廊，只見韋勸和曹建樹還跟那些幪面漢在惡戰。他標前兩步，掌劍齊施，只幾個回合，便替他們殺開了一條血路，同時衝進房內，道：「快由窗口跳出去。」

窗外火舌飛捲，濃烟嗆得人喉頭冒火，曹建樹忍不住咳了起來。

樂滿天一手抱住他的腰，由窗口躍了出去，長劍在烟火中飛舞，落地之後，再衝前兩步，終於脫出火海，鬢髮及衣衫早已燒焦了。

樂滿天放下了他，低聲道：「快鑽進人羣中找嫌疑犯。」

這時韋勸才脫離火海，他只遲了一步，衣衫已着火，只好在地上滾動。

忽然兩道白光急如星火地向地上的韋勸射去，樂滿天早已準備着了，長劍過處，將兩柄飛刀磕飛。

「小心！」人却向飛刀來處射去。

到處都是人，烟火又濃，他能看清楚誰出手的？樂滿天對着那羣人不由怔住了。

（未完・四）

上文提要：唐寶牛的裝腔作勢「神功」被朱大塊兒喝破，致使劉全我知悉而放膽進攻，唐寶牛招架不住，又用昆蟲暗器嚇唬干擾敵人，仍不濟事，被劉的袖風迫得竄入荊棘叢中，幾乎栽在顧鐵三手中，唐更不敵二人合擊，幸朱大塊兒接上，朱用「癲步」「瘋腿」，再用「大牌劍法、刀法」，把顧和劉的功力從與唐的互擊中接過來……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驚艷一槍

三回合以一勝二　六個人七道呼吸

劉全我已急閃至唐寶牛身後。

他顯然仍想以唐寶牛的性命威脅朱大塊兒。

朱大塊兒的視力已為斷袖所混淆。

但他大喝一聲，出刀。

唐寶牛就在他前面。

他竟毫不猶豫一刀就劈了下去。

唐寶牛只覺從天頂到胯下，颼地一寒。

但刀並沒有劈中他。

背後却陡起一聲慘叫。

劉全我掩面就跑，一路急滴下了血漬。

到底刀鋒是怎麼透過他自己的身子而砍向背後劉全我的呢？

唐寶牛並不明白。

也來不及明白。

可是卻見顧鐵三扭身又上。

揮拳痛擊朱大塊兒。

奇怪的是，拳都擊在砧板一樣的刀背上。

而棺材板一般的劍卻劈在顧鐵三的臂上。

刀不折，手也沒斷。

但顧鐵三退了一步。

終於退了。

雖退一步。

這一步眞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招生死一招魂。

* * *

這是第二回合。

* * *

可是第三回合又馬上開始了。

掩面退走的劉全我不知何時，已潛到了朱大塊兒背後。

他臉上從額至頷有一道傷疤血痕，至少有三分深，使他看來份外猙獰。

他全身急旋。

捲起一道旋風。

他自己就是那旋風的中心，如同一顆炮彈一般，急射向朱大塊兒。

顧鐵三好像是退。

但在退那一步中突然扭轉為急跨一步。

變成前進。

他全身像變成一道鑽子。

鑽尖是斜舉的右拳。

這一拳釘住朱大塊兒的右額。

也釘死了敵人的臉。

看來，顧鐵三和劉全我都已激起了奮力一擊，必殺朱大塊兒。

看到這種凌厲無儔的「殺勢」，唐寶牛忍不住向朱大塊兒大喝一聲：

「快逃！」

他這一張口，蹩住已久的血就疾噴了出來。

（不能打下去了——打下去朱大塊兒得要完了。）

血霧紛飛。

血雨紛飛中，他却看見：

朱大塊兒居然不退。

他把刀和劍都擲了出去。

劍在血雨裏像化成了一道青龍。

刀在黑夜裏似化成了夜梟。

刀劍擲向顧鐵三。

在如此近距離中，他竟仍有辦法擲劍扔刀，攻擊敵人。

他同時返身撲向劉全我。

兩手全面張開，一把抱住了旋風中的劉全我。

然後，唐寶牛就聽到一種聲音。

骨裂的聲音。

還有骨碎的哀鳴。

* * *

第三回合結束。

戰鬥已成為慘局。

有人死了，不死的人也負重創。

* * *

劉全我整個人仍栽在朱大塊兒的懷裏，看似一截凍硬的冰棒，一動也不動。

顧鐵三在月下冷冷的看着他，像一隻守候已久的豹子。

他手上拿着刀，還有劍。

朱大塊兒的刀劍都在他手上。

朱大塊兒的五官仍淌着血，而且血溝仍在閃爍蠕動，血流未止。

他臂彎裡的人，雙脚朝天開了叉，久久沒有動靜。

* * *

顧鐵三瞳孔收縮，突然以一種出奇的厲烈，問：「你還要强撐嗎？」

朱大塊兒的回答却跟他所問的無關。「放下你的刀……」

然後再加兩個字。「和劍。」

* * *

顧鐵三抹去嘴邊的血。

（他要是不用衣袖抹血，唐寶牛還不曾發現他也吐了血——因為顧鐵三予人的感覺是那麼樣的悍强，强悍，就像是鐵打的。）

他抹血的姿勢掩飾不了嗜血的眼神。

他仍在問：「你撐得下去嗎？」

朱大塊兒豪笑。

笑得地殼都像在震動。

也不知是因為他的笑聲太豪，以致震撼了地面才震驚了人心，還是笑聲太烈，先是震嚇了人心才震動了地面。

「你不想像他那樣，就先放下我的刀和劍，然後滾。」

「他」當然是指在他臂彎裏拗起身子的劉全我。

顧鐵三摸摸下巴。

「我為甚麼要還你刀劍？」他還在試探。「你沒有這刀和劍，就像老虎沒有爪和牙，對我而言，不是正好？」

朱大塊兒爽快的地道：「你可以不還。但這刀和劍，你得了無所用。你不還，我就不會讓你帶着走，我受傷，你也負傷，你們兩人聯手合攻，還喪了一個，現在只剩下了你，為它沒了性命，值不值？」

他驀地動了。

步法。

奇特的步法，猶如鵝行鴨步，但十分迅疾。

一下子，他把地面的藥材分好了一小堆，至少有十七八種藥物，其中包括了娑羅子、蠶繭殼和青木香。他不是用手，而是以脚分藥。

「你要是放下刀劍，你的內傷，可用這些藥治好。」

顧鐵三看了，才長吁一口氣，眼中閃過失望，放射着狠毒的光芒。

「這藥方我記住了，會試用。」他丟了彎刀，還有劍，噹然落地，才說下去，「今晚看來是收拾不了你了，後會有期。」

說完這就走了。

連看也不看仍在朱大塊兒懷裏的劉全我一眼，彷彿他從來不認識這人，而世上也根本沒這個人似的。

* * *

這回是朱大塊兒自己舒了一口氣（血就在他吁氣的時候冲喉而出），道：「第四回合完了。」

說完他就咕咚一聲栽倒下去。

在他臂裏拗斷了頸骨、夾碎了頭骨、折斷了脊椎骨和崩斷了尾樑骨的劉全我，也掉落到地上來。

* * *

第四回合？

唐寶牛不明白。

不是只打了三個回合嗎？

如果有「第四回合」，朱大塊兒似比前面三個回合都還要吃力、吃重、吃不消的樣子。

唐寶牛而今却弄明白了一件事：

原來朱大塊兒的武功是那麼高的。

他竟以一人之力，格殺「流派」首領劉全我，又逐走與四大名捕齊名的神拳顧鐵三。

可是明白了這點之後的唐寶牛，却更是不明白：

——既然朱大塊兒的本領那麼大，又何必一直以來都表現得那末膽小？

——既然朱大塊兒一向以來都那樣膽怯，為何今夜之後又這麼豪勇英悍、膽大包天？

他正要問，卻見朱大塊兒又奮力坐起。

他在地上搜集了些藥材，放在手心，以內力研磨，張口嘴嚼，咬汁吞下，然後又再收集了一撮藥物，交予唐寶牛：

「跟我那樣，服下。」

唐寶牛一看，藥材有鐵莧菜、水苦菜、灶心土，都是些止血養傷的藥。

這時候，這種傷勢，這樣幽黯的月色下朱大塊兒認藥竟還能不差分毫。

唐寶牛忽然覺得他佩服這個人。

他好佩服這個在他眼前一直都很瞧不起的人。

* * *

不過他仍不明白。

所以他問。

他不明白就問。

世上有一種人，自以爲是聰明人，不明白的，不問，以爲這樣就可以讓人以爲他是明白的。殊不知，他只是固步自封而已，不但學得比別人少，也比別人慢，而且，人人都明白他是不明白的。

也有一種人，利用發問來製造他的權威：他每次提出問題，不是爲了要誠心虛心的去請教人，也不是爲了要去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爲了要炫示他的識見，他的深度或是他的「智慧」；當然，這種人和這種做法，通常都無「智慧」可言。

大多數的人，不問不是因爲他明白，而是因爲他根本就不明白。

唐寶牛很粗豪。

有時也很莽撞。

且帶點霸道。

但基本上，他還是個相當受朋友歡迎的人。

因爲他有時自大，是爲了自嘲嘲人。

有時自負，其實是逗人歡笑。

他並不孤僻。

他樂於助人。

他好發問。

一種發自眞心的請教。

* * *

「你騙我？」

「我騙你什麼？」

「你武功極好！」

「我從來沒說過我武功不好。」

「你裝蒜！」

「我只是不喜歡炫耀。」

「你假裝膽小如鼠。」

「我膽子是不如你大，見着蟑螂老鼠，都忍不住要叫救命。只不過，事到頭來，我是最拚命的。我只是不着興嚷嚷而已。」

「我力敵劉全我的時候，你却袖手不理！」

「那時候你跟劉全我是一對一，只要一對一，我就不能幫你。」

「如果我不是他的敵手呢？」

「那你只好輸了。」

「唏！你就眼看他殺我？」

「他贏你可以，但殺你我就一定阻止。」

「你……你英雄！平時卻裝狗熊！」

「我也沒甚麼英不英雄的。我怕事，但要是事情迫上門來，我是敢拚的。」

「所以你跟他們兩人動手，招招搶攻，爲的是嚇破他們的膽子？」

「因爲我估量戰力：你已受重傷，以我個人之力，頂多只能和顧鐵三在三百回合內打成平手，不恃強嚇退他們之一人，又以豪力拚一身傷格殺另一人，今晚是決活不下來的。」

「……嘿，你眞的做到了，你以足分藥，可把那顧鐵三的懷疑一掃而光，夾尾便溜呢。」

「其實我自小自藥局出身，在天未亮前就要把藥物一一分好，早已成習，這根本難不倒我。」

「哎，看來，出身前在江湖多歷些世，多懂些行業手藝，眞有絕大的好處。」

「現在，就等你拿出長處來。」

「什麼長處？」

「七大寇不是有特殊聯絡的方式嗎？」

「是啊。」

「你還不快通知跟在居士身邊的方公子，千萬不要來甜山這一邊，讓你即時轉告居士，不要落入埋伏。」

「你們『桃花社』的『七道旋風』不也有很特別的聯繫方法嗎？」

「沒錯。但我的傷……」

「你其實已傷得很重。」

「誠如顧鐵三所言：我只是死撐罷了，那一刻我不能倒。」

「你是爲了我？」

「也是爲了我自己，我們大家。」

「我倒一直小覷你了，我以爲你只是個怕事膽小，平常連看到一隻蟑螂也尖呼的窩囊。」

「我是怕事，但不膽小。見到流血就嚇得手顫，不等於我在生死關頭不敢大開殺戒，這跟一個容易笑也容易流淚的人，不等於就沒有骨氣不夠堅忍是一樣的。流淚和笑，是代表那人是個有情人而已。有情人也一樣可以有硬骨頭。」

「對，我有個朋友，是那黑炭頭，也是這樣子。動不動就黑口黑臉，一副感時憂國的樣子，其實只是愛鬧情緒。他一遇痛便叫爹喚娘，求饒不已，但遇上大關大節，又寧死不屈哩！」

「你說的是張炭？」

「嘿，不是他江湖上還有哪顆炭？」

「但你該發訊號了。」

「我一早已經發出去了。」

「哦？」

「就在你一人對付他們兩人的時候，我在傷得半死，但還能把這

件十萬火急的事十一萬火急的做好它。」

這次輪到朱大塊兒長嘆了一口氣道：「看來，我也可把你小覷了。」

說完他就嘔血不止。

彷彿，在未知此變是否已通告了天衣居士之前，他還不敢把胸中的瘀血吐出來呢。

唐寶牛喃喃道：「你對付顧猴兒和這劉長袖的法兒，對元凶，你更凶，敵人變，你大變，對手攻，你搶攻，眞是以億變應千變，了不起。我可也給你搞得眼花撩亂，差點過不了今年小限。」

朱大塊兒慘笑道：「我們這不過是小限，可是天衣居士那兒，才是大限。我們的生死，只是個人的；居士要是出了事，我們這組人只怕要全軍盡墨，而奸相照樣橫恣暴虐，還不知要枉死多少良善，國家要喪多少元氣！你別管我，快去相助天衣居士那兒的戰團。這傢伙的骨頭雖給我夾斷，但他的雙袖金片也侵入我五臟，所以剛才當着顧老三面前，我不敢鬆手。一鬆手，就洩了氣，屍身就掩飾不了我的傷勢了。」

唐寶牛瞪着牛眼不肯照他的話做。「你受傷太重，我不護你，誰護你？」

朱大塊兒急得要以大手拍地。

「我不要緊，我們生死存亡都不重要，天衣居士那兒才吃緊，國家與亡才重要！」

唐寶牛卻道：「誰說不重要？沒有自己，那有什麼國家民族？一個國家，老要人民爲他犧牲，我看也不是什麼好國家。身爲朝廷，老是壓搾百姓，早該反了它，先顧好自己，才有家，才有國，才有民族。」

這回是朱大塊兒瞠目道：「難怪你是『寇』！」

唐寶牛咧嘴笑了：「在這時勢裏，當賊的至少要比當官的有骨頭些。何況我們劫惡的，助善的，殺壞的，幫好的，不是自己勞力換來的，向來一文不取。」

朱大塊兒央求他道：「你還是快去助天衣居士一臂之力吧！」

唐寶牛搔搔頭皮道：「可他在那裏？」

朱大塊兒急道：「他如果眞如顧老三所言，給元十三限料着了，只怕就一定在甜山這一帶，暗中襄助我們。既然剛才我們那麼凶險他都沒現身，就一定是在老林寺老蔡那一組裏。他迄今還沒有趕來，就一定是遇事了。」

唐寶牛托着下巴，打量朱大塊兒，好像正在「研究」他。「沒想到你也很有腦袋。」

朱大塊兒在催，「快，快去。」

唐寶牛仍是不放心：「你……你一個人在這兒，眞的不礙事？」

朱大塊兒只說：「我正好可以自行療傷。」

唐寶牛又問：「你眞不要我背你過去？」

朱大塊兒沒好氣的道：「你自己也傷得不輕，背着我，你還走得動嗎？」

唐寶牛這回倒說實話，不逞強，「背着你，我還能走，不過，到老林寺時，怕已天亮了。」

然後他向朱大塊兒一拱手，返身就走，邊喃喃自語的說：「也罷，今年我小限不利，血光難免，人生一世，但求過癮，傷既難免，死亦不妨，我姓唐的頂天立地，怎可置負傷老友不顧。」

才負到唐寶牛背上的朱大塊兒已咕的一聲暈了過去。

——彷彿，如果沒有人去支援天衣居士那一伙(且不管是否眞能有助)，他還不敢失去知覺呢！

他暈過去的時候，發出「咕」的一聲，就跟肚餓時的聲音差不多一樣。

朱大塊兒要是還醒着，一定又會以爲唐寶牛把他暈過去的聲音當作笑柄調侃說話了。

* * *

一個人可以無財無勢、無才無志，只要有運氣，他還是可以什麼都有，最多不能有大成。

一個人要是什麼都有了，就算他很努力，只要他沒有運氣，就會變得一無所有。

可是運氣是不能掌握的，與其只等待運氣，不如去創造運氣，管它有運無運，至少已爲自己爭了一氣。

嫉妒別人的幸運，等於加重別人的幸福，破壞他人的幸福，只是傷人傷己。

做人要有高揚意志，平寬心情。

* * *

坐蓮騎獅的文殊菩薩神像裂開。

出現了一個他。

* * *

他趺坐在佛像內。

清修如竹。

清秀如竹葉。

甚至山嵐掠過了他之後，再吹拂衆人，也感到一陣竹風。

他端坐那兒，坐得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直如嬰兒恬睡初甦一般，雖有眼耳鼻舌身意，卻不能分別六塵的無功無識。

甚至連因果都可以不昧。

* * *

蔡水擇和張炭都「啊」了一聲。

居士眞的在這裡！

張炭第一個反應就是驚喜。

然後他的心馬上沉了下去。

既然天衣居士眞的在佛像內，也就是說他已受人所制了。

蔡水擇的反應則是同時並起了慚愧與警惕：

提防——老林和尚究竟是敵是友？

羞愧——自己居然沒發現這寺內還有人！

＊　＊　＊

老林和尚却漫聲長吟道：

「相送當門有修竹，爲君葉葉起清風。」

他隔空彈指。

指風掠過佛燈，帶有禪意，一如竹風掠空。

他先彈開天衣居士的「啞穴」，然後說：「許兄，老衲這般做法，你苦心可能體會？」

天衣居士徐徐睜目，徐徐嘆道：「大師這又何苦呢？展啐啄機，用殺活劍，該死的死，應生的生，大師又何必爲了我的事，如此費煞周章呢？」

老林合什道：「居士是老衲的方外至交，老衲實不願眼見你死，所以才會驟施暗算，制住了你。」

天衣居士平平淡淡的說：「一心不生，萬汚無咎。我既然動了意要入京，便離不了是非因果，不能做無事人了。連大師都暗算我，我是意想不到，但我還是相信大師，這樣做必是爲了我好。可是，這般做，其實對大家都不好。」

老林道：「老衲不計算你，又焉能制得住你？當日我這個半殘成廢的白痴，要不是你以本來研製自救的藥來治我，要不是你給我發了度牒，化解出家，我那還有命在，誰說制住你沒用？他們隊裏，有出身敝寺的弟子，知道元十三限算定只要有你一個弟子、朋友出現之處，你一定不會在別的地方任由他們冒險，所以也定必趕來這兒。老衲制住了你，擺你進神像裏，你不出來，元十三限以爲中計，果然去了，想必是去了鹹湖截擊你。如此，也無須於甜山與他生死鬥，大可悄悄潛入京畿殺掉蔡京，功成身退，勝了這一仗。」

天衣居士微微皺了一下眉頭。

他用手捂了捂胸，然後道：「這是如意算盤，可是，元師弟不是個容易受騙的人。」

老林的眉色相當得意，鬍子也很得意，如果他有頭髮，髮色想必也非常得意。「無論怎麼說，他還是給老衲騙了。」

天衣居士忽道：「你有沒有聞到一種氣味？」

老林和尚用鼻子一索。「有人死了，當然有臭味。」

天衣道：「剛給殺死的人有的是血腥味，但這氣味……」

老林道：「腐屍味？」

天衣道：「你有沒有聽到呼息？」

老林道：「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

張炭也聽得出來。

六個呼息聲，有一個還很微弱、極微弱。

在寺殿裡還活着的人有：

天衣居士、張炭、蔡水擇、無夢女，還有老林和尚自己。

還有一個就是好像是已經死了的趙畫四！

難道趙畫四未死？

張炭立刻聚精會神。

的確，在趙畫四的軀體上，還傳來一絲細微已極的呼息。

他正要說話，可是老林和尚已蹙聳着銀眉算到：

「……七！」

＊　＊　＊

七？

難道還有第七個人的呼吸？

無論如何，以張炭的功力，這第七個人的呼息他是聽不出來。

蔡水擇也聽不出來。

就連老林大師也在仔細辨別後，留心分析後才叫得出那「七」字來。

是誰？有誰？還有誰竟能藏身在這佛殿內，竟一直不爲這干高手所悉？

＊　＊　＊

天衣居士這時嘆了一口氣。

很是無奈。

「假如是你已經來了，」他說：「又何不出來？」

老林和尚突然變了臉色。

其實，人的臉色是很難說變就變的，什麼「臉色遽變」、「臉無人色」那是非常情形，而且多是非常人才會發生的現象。

動容容易變色難。

但這回老辣如薑的老林大師眞的臉色大變，而且陣青陣白，忽紫忽紅。

他立即隔空彈指。

指法不再瀟洒。

這時已不講究從容。

重要的是速度。

也就是快。

指勁在空中發出如急風過竹隙的尖嘯，急射的卻是天衣居士。

蔡水擇和張炭都齊齊爲之大吃一驚，但隨後馬上明白過來。

老林禪師要立刻解除天衣居士給他禁制的穴道。

可是，既然敵人已經來了，這時候再來解穴，來得及嗎？

來不及。

＊　＊　＊

像有細線掠過半空。

那指勁像脫弩的箭，疾射向天衣居士，由於老林本意不想傷了天衣居士，所以這麼銳速的指勁却仍是柔和的。

甚至帶點柔情。

這指一發出去，老林禪師臉如白紙，四指彈動，像織紗一般，沒有發勁的拇指反而顫動不已。

張炭見多識廣，他一看到，這種指法，就知道眼前這僧人是誰了。

沒想到是他。

沒想到連他也來了。

沒想到他竟出家當了和尚，沒想到當了和尚的他也來插手管這件事。

＊　＊　＊

那八道指勁似有細線連着，拂捺天衣居士身上十六道要穴。

老林封了天衣十六處穴道，要制住天衣居士，只三兩道穴道阻塞是困他不住的。

天衣居士雖然因眞氣走岔，內功薄弱，但他自有辦法解除身上的禁制。

所以老林大師一口氣封住了他十六處要穴，那就好像是一連下了十六道鎖，從脚趾鎖到頭皮，包準都不能動一動。

這種獨特的穴道封閉法，在點穴的時候，秩序稍有倒錯就會使人致命，解穴之時也一樣。可是，對穴道點落的秩序本身，卻完全是顚倒、錯亂、繁複的，例如第一下指處是腹下關元穴，但第二指卻轉到了足踝的解溪穴，到第三指的卻在肩上的秉風穴，第四指轉落頭側的耳和髎穴，第五指又得回落在關元穴。

這種雜亂而且離奇的打穴法，只有他和他那一家子的人能夠掌握。

所以他很自信。

也很情急。

他急需要先解天衣居士被封制的穴道，因爲大敵來了。

＊　＊　＊

指勁似有絲綫牽引。

但問題是：執線的人並非老林。

而在別人手裏。

不。

不是人。

而是神。

菩薩。

擺佈指勁的「線頭」，竟在菩薩手裡。

＊　＊　＊

菩薩有兩尊。

文殊菩薩的那一尊裡面藏了個天衣居士。

這是老林大師把他罩進去的。

他是這兒的住持，當然知道神像內是中空的。

可是另一尊菩薩也是。

達摩先師。

這菩薩會動。

一動就把十六道指勁接了過去。

接在手中。

玩弄於掌上。

不管老林和尚如何發力把指勁收放，以致青筋突賁的額上滿佈了豆大的汗珠，但仍然像孫悟空一樣翻不出這嶙峋佛掌的五指山下。

這時候，他已經可以完全斷定來人是誰了。

他恨聲叱道：「元、十、三、限！」

金身的菩薩展動了金色的笑容。「雷陣雨，你還逞什麼强？你的騙局，已早給我破了，你佈的騙局，一早已落入我的騙局裏。老林，這本來沒你的事，好好的青燈古佛你不修，卻來應這場劫？」

菩薩當然不會說話的。

至少，菩薩塑像是不會說話的。

要說，也不會說這樣子的話。

這使得蔡水擇和張炭驚疑不已。

這到底是幻覺，還是妖術？或元十三限就是菩薩而菩薩就是元十三限。

且不管是妖術還是幻覺，來人卻肯定就是：

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限！

這點已決不容置疑。

元十三限姓元名限。

十三是別人加上去的。

因爲傳說他有十三種神功，儘管「自在門」的高手每授弟子一種武藝自身必「神奇地」消失了那種絕技，而元十三限也把諸如「仇極拳」、「恨極掌」、「勢劍」、「挫拳」、「丹青腿法」等授予門人弟子，但他至少仍有十三種絕學是上天入地，只有他一人獨尊的。

所以他的一種絕學是敵人的一大限，十三種是十三限。

大限已屆，死所必然。

元十三限是他的所有仇敵的大限。

此際，他也正是老林禪師的大敵！

＊　＊　＊

老林禪師看着那尊達摩菩薩相，眼色產生了一種面對天威莫測、無能爲力的畏意。

他取出一條巾帕。

巾帕約六個巴掌大。

色紅如火。

像火燒其上一般的紅。

那像是從一襲火燒着袈裟切取下來的。

他却用它來揩汗。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陸游於花叢中偷聽不到宮主與四婢的談話，無聊之餘上街漫步，想起要去尋找喬裝的柳青青。在一家小食店內吃麵，等了許久不見柳青青也不見邢家父女，却是店內有一樸素民裝年輕女子來搭訕，言行大方也伶俐，熱情之中見清純，不料女子却能詳知陸游底細，陸游感奇怪，仔細觀察，有似曾相識感覺，陸游對她極好感更覺可愛……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　飛・圖

花鼓歌

粗衣姑娘乃宮主　金絲軟鞭遭截斷

那姑娘竟也會羞赧，因而出現一抹淡淡的嬌紅。

落落大方的姑娘，竟也會害臊。

「我……」陸游說，輪到他羞赧了。

那姑娘面現嬌紅，自然更像個姑娘，而且是愈看愈美，隨着相對的時刻增加，隨着更深的了解，不料竟還有一副俠肝義膽，較之柳青青，僅為了家仇，自然更令人可敬了，由敬如何不生愛。

「你在想甚麼？」那姑娘追問道。

陸游怎能說出來，說他在心中把她和柳青青在作比較，柳青青繃緊了的臉兒冷若寒冰，除了在他懷中，在他溫暖的懷中熟睡了，才會面現紅暈之外，總是那樣冷若冰霜，甚至連她自己，也忘了她是個姑娘，而這姑娘，羞赧的嬌紅，不僅承認她自己是姑娘，令她也更美了，也令他如醉如痴。

他却一點兒也沒想到，人家一個姑娘，怎會一見他這個滿臉血污，衣衫骯髒而且破爛的少年，竟一見如故，見淺竟會言深，那一聲大哥，叫得好不親熱。

幸是這瞬間，那姑娘的一雙眼兒直了，却不是瞧他，而是望着街口，說：「你等候的，可是這身背花鼓的父女？」

但這姑娘的一雙眼兒，却是在望着父女兩人身後。

來的正是那姓邢的父女，不僅陸游和這姑娘望着他們身後，那小小的花姑娘，噘着嘴，也在一步一回頭，向身後望。

巷口就在店門口，祇聽那小姑娘說道：「爹，您說，他會回來嗎？這該死的小小子，莫非化了灰，找遍了全城，連影兒也沒有。」

那漢子一回頭，可瞧見陸游了，好眼力，竟一眼就認出他來，喜道：「這不是陸公子？怎會這般模樣？」

那自是說他衣衫破爛，滿臉血污，說着，已走了進來。

陸游好不尷尬，說道：「沒甚麼，不過是被花叢的刺勾破了，咦！」

不料這麼一轉眼間，面前的姑娘已踪跡不見。

漢子一怔，說：「陸公子，你做甚麼？」

「這位姑娘？你進來時，仍坐在我面前的，怎麼不見了？」

「姑娘？」那漢子搖着頭，道：「何曾有甚麼姑娘？在巷口時，就祇見到公子一人獨坐。」

那小小的花姑娘也走了進來，漢子道：「婉兒，咱們發現陸公子在此時，是不是祇得一人？」

原來那花姑娘小名婉兒，說：

「是呀，再沒別人，啊呀！莫非是那賊猾的該死的小子，必是遠遠一見咱們，就溜了。」

「不是，」漢子道：「陸公子說，是位姑娘，走，陸公子，快快離開這裡，跟我來。」

竟不由陸游分說，拖了他就走。

王寡婦家是個四合院子，這父女兩人借住東廂，倒也清靜，陸游滿腹狐疑，說：「大哥，你這是做甚麼？」

那姓邢的漢子低聲道：「你們讀書人不信邪，我也不信，但千眞萬確，這一帶在鬧小仙，喏，就是狐仙，常化身現形，不知迷惑了多少人，那有在面前的人，竟不見了，必是那話兒。」

「是嗎？」陸游搔首，見那姓邢的漢子說得認眞，臉色凝重，不由他不信。

「爹，」那小姑娘的一雙眼兒，骨碌碌直轉，說道：「怎麼我沒聽說過？」

那漢子恨得直瞪眼，說道：「怕嚇壞了妳這小人兒，故爾沒告訴妳，而且，誰敢說出來，妳難道不知小仙的名兒，是說不得的？」

「但您說了。」

「但陸公子不是別人，非說不可。」

陸游仍然半信半疑，柳青青在他面前，錯眼間就失了踪跡，他已見怪不怪了，可不是甚麼小仙，若然輕功絕頂，那自是能夠。

邢家父女借住的，不過是一明一暗兩間，他看見了，裡間有窗，那必是夜晚柳青青的小小子溜進溜出之處，原來白天她是躲在這裡，這漢子借打花鼓賣唱，掩人耳目，其實是洪帮的眼綫，此時此刻，追查探訪的，自是柳青青，了不得，柳青青偏來到他身邊，借他作了掩護，可不也像在他懷中一樣，在宮主身邊，反倒令人絲毫不疑了，因為沒人相信，會有這樣大膽的姑娘。

當眞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

那漢子道：「陸公子請放心，小小子若有地方可去，也不投到我這裡來了，早晚必會回來，說眞的，雖然頑皮些，其實俊美可愛，也聰明絕頂，不怪陸公子一見就喜歡他了。閨女，還不快快侍候陸公子，快幫他把衣衫脫下來。」

「做甚麼？」陸游一怔！

「陸公子再洒脫，可也不能穿着破衣，讓我這閨女替你補好，還有，把臉上的血污洗淨了，若宮主責怪下來，我可擔當不起。」

明知陸游已知他身份，是以也不再掩飾，那姑娘已去打了洗面水來，陸游也就不再客氣，脫下衣衫，洗去血污。

漢子道：「陸公子請在房歇息一會，可惜屋小簡陋。」

陸游見父女兩人忙進忙出，倒有些過意不去，好吧，這不過才半日，發生了多少事故，也眞有些睏倦了，分明已知他是宮主的貴賓、嬌客，如何不加倍慇懃，便也老實不客氣。而且，他眞的覺得，眞是咄咄怪事，面前的人，竟會無影無踪，眞不信，雖然聽得多了，但不信天下之間，竟眞有狐仙。

那房門一關，幾乎立即便聽到父女兩人竊竊私語起來，却不知陸游練的是內家功夫，能由靜生明，一凝神，便聽得清清楚楚。

祇聽那姑娘道：「爹，您所說可是眞的，眞鬧小仙？怎麼我從未聽說過？還有，咱們要不要去知會宮主，說陸公子在這裡，我想起來了，爹，您直對我眨眼兒，這是做甚麼？」

隨聽那漢子啞着嗓門兒，笑道：「甚麼小仙，我一時情急，胡謅的……」

話聲愈說愈低，饒是陸游尖起耳朵，也聽不出他說甚麼，却聽那姑娘啊了一聲，簡直就是驚呼，似乎還從他的身邊跳了開去。

那漢子低聲急道：「別大聲。」

「原來她是……」

「住口！」

再沒言語了，也許父女兩人走開了些，話聲更低些。

那麼，他知道了兩點，壓根兒不是甚麼小仙，是胡謅的，而且，這漢子已認出她是誰了，可知未進店去，早已見到，而且認出來了。

陸游心下已明白了幾分，想想看，除了柳青青，還有誰，能在他面前突然消失無踪？誰有這樣超絕的輕身功夫？

其實，宮主身邊的四個妞兒，都能夠的，這漢子父女在巷口出現，他惦念柳青青，以為必隨其後，是以全神貫注在那父女兩人身後，也許他眞如那宮主和四個妞兒說：有些傻傻呆呆的，他自己明白，當然不傻也不呆，祇不過一時心無旁騖而已，既無人與他為敵，心下不生警惕，是以那姑娘從他身邊溜走了，他竟然不覺。

且慢，她為何一見這父女兩人，急忙溜走？

登時心中一亮，必是不願這父女兩人認出她來，那當然也是認識的了，那還會有誰。

必是蓮花宮主！

除了蓮花宮主，他才會一時間認不出來，不僅因為改了妝扮，他就不信她會改了妝扮，而且，除了最初那天晚上，他才面對過這蓮花宮主外，祇有遠遠望見過她，那日在宮主身邊，雖也曾同車併坐，說

眞的，他從未把她瞧清楚，不知是因那份威儀，還是美得令他不敢逼視，所以這宮主，才會改了妝扮，他就認不出來了。

會眞是宮主嗎？他又似痴如呆了，她爲何要如此？

那姓邢的漢子忽然推門進來，滿頭大汗，捧着一件衣衫，說道：「陸公子，你那衣衫即使能補，也髒了，洗淨，一時也乾不了，是以……」

「是以你去替我買了新的衣衫來，有勞了。」

父女兩人忙進忙出，不知爲何，不但慇懃之極，說話也謹愼起來，恭敬得異常，令陸游倒好生不安，那姑娘再出現時，更替他換上了乾淨的床褥，和那漢子一樣，忙得滿頭大汗。

陸游道：「你們這是做甚麼？」

漢子抹了抹汗，道：「陸公子不是要等候那小子嗎，不知野到那裡去了，蝸居簡陋，如何能供公子下榻，陸公子不說，我也明白，必是在宮主身邊拘束得很，公子若不嫌棄，何妨住下來。」

竟是不由他分說，不大工夫，祇見兩人抬了食盒來，原來是酒樓的夥計，送來酒菜，拉開桌子，擺了一桌，竟然是海味山珍，佳餚之外，更有美酒，祇不過才取出來，放在桌上，已是酒香滿室，更令陸游奇詫的，是擺了兩副杯筷。

陸游祇不過心下好生不安而已，這般被慇懃接待，倒也不以爲怪，因爲這漢子已知他是甚麼人了，是洪帮中人，怎會不討好宮主，在洪帮中人心目中，他已是和宮主併肩同坐的嬌客。

陸游道：「大哥，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怎生見外起來，爲何不預備姑娘的杯筷？」

那漢子呵呵笑道：「在下何人，更休道我這閨女了，今早不知公子是宮主貴賓，這才斗膽奉陪。待會自有人前來相陪，我父女這就要告退了。」

其實那姑娘再沒露面，漢子一拱手，竟不待陸游開口，已慌忙退了去，倒把陸游楞在房中。

正想，莫非漢子說的是小小子的柳青青？難道小小子也被他識破了，知道他是柳青青？那可了不得！那麼，這宴便非好宴！

那漢子已去無踪影，陸游心中七上八下，不由焦急起來，若是這左近佈下了天羅地網。

還有，巷口那小店中的姑娘，當然不是甚麼小仙，那會是誰？

就在那瞬間，門口忽然一暗，啊！尚未看清來人，陸游已跳了起來。

「啊喲！」那人說：「大哥，你這是做甚麼？」

陸游伸入懷中的手，可就伸不出來了，因爲他以爲來的是小小子的柳青青，不用說，祇要一現身，四外不知埋伏了多少人，必然也會現出身來，這幾日來，殺了洪帮多少堂主、副堂主，自然令洪帮的人，人人自危，也都恨之入骨，自必羣起而攻，他無時無刻，不劍藏衣底，是以驀見人影，忙不迭探手入懷。

那知他伸入懷中的手，便抽不出來了。

因爲，來的並非柳青青的小小子，而是適才店中突然失去踪跡的那個美貌的姑娘，不錯，她與這洪帮的帮主同姓，單名青。

那燕青衝着他，竟嫣然一笑，竟不待他答言，竟逕向席上走來，老實不客氣，坐下了，像是這酒席是來爲她而設的，道：「大哥，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那店裡的麵條，雖是粗食，說甚麼我也請過你，有好酒好菜，你也不讓一讓！」

陸游大大鬆了一口氣，不由心中一動，那姓邢的漢子，爲甚麼一聲不響，備下了酒宴，爲何又擺兩副杯筷？才一轉背，這姑娘就來了，莫非……另一副杯筷，就是爲這姑娘而設的？

啊呀！他明白了，這漢子早已見到，而且必然認出這姑娘，這姑娘姓燕，那有這麼巧的，竟與洪帮的帮主同姓？

不自覺，把一雙眼睛睜得不能再大了，走近了兩步，把她仔細端詳起來。

那姑娘噗嗤一笑，說：「難道還沒認出我是誰嗎？」

「宮主！」陸游眞正驚奇了，道：「不怪總覺有些兒面熟了，祇是，任怎麼也不信，尊貴的宮主，竟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原來眞是蓮花宮主，對他嫣然一笑，說道：「小梅說得不錯，你生性淡泊，不喜玉食錦衣，果然，我一換過衣衫，你就隨和，和我親近了。」

「那麼，眞是你了？」

那宮主點了點頭，道：「是的，眞是我，這也才是眞我。」說着，輕輕嘆了口氣，才又說道：「誰教我是宮主呢，我爹又是帮主，而且，大家都說，我還是皇冑，你明白了嗎，人家都尊敬我、怕我，我就不得不尊嚴起來，而且不尊嚴也不行了。你眞是個又呆又傻的小子，若然我眞是那麼尊貴、尊嚴，豈會容我那四個丫頭胡鬧嗎？」

那倒是眞的，那四個妞兒難道不是當着她的面前，和他胡纏胡鬧嗎，難道不是當着她面前，摸一把，拍一下，又扭又擰的，竟不曾申斥過一句。

說得是，陸游心說：別說人家

了，便是他，可不是就不會……並非不敢，至少也不會正眼兒瞧過她，否則，怕不早已認出她來了。

原來又是小梅替她出的主意。

「那麼，」陸游說：「妳是跟踪我來的了？」

那宮主喜孜孜，顯然心花怒放，說道：「還是小梅有見識，可不是我一換過衣衫，你就和我有說有笑了，初相逢，便像老相識。」

陸游點了點頭，說道：「因爲妳不綳起了臉兒，高高在上，也不拒人於千里之外，而且……」

「而且甚麼，你爲何不說了？」

「是眞的，」陸游說：「而且更美了，尤其是妳笑起來的時候，眞像……像艷陽下的嬌花，喂！妳還未回答我。」

他可不是存心，但却知道，心花怒放的人，是會說眞話的。

「啊！」宮主笑逐顏開，可不是笑起來眞美，他說的是眞心話兒，眞像艷陽下的鮮花，因爲不用保持那宮主的尊嚴，臉兒不綳緊了，笑在臉上，道：「你是說我追踪你？」

「是呀。」

嫣然一笑，那笑容更燦爛了。

「是，也不是。」竟然也會狡猾的一笑，說：「本來是想從你身上找出那小小子來的，但現在，來，大哥，且不去理他，面前有酒，咱們爲甚麼不喝，好在那姓邢的漢子居然認出我來了，却還不敢以宮主相認。」

陸游的心兒却在往下沉，若然小小子的柳青青撞來了，那還了得。

那宮主已替他斟上酒，忽然皺了眉頭，道：「該死的丫頭，原來也跟了來。」

「是嗎？」

陸游左望右望，那四合院子裡的人，必是躲出去了，好靜，唯見院中綠樹篩日影，何曾有半個人影。

「不用瞧了，」宮主說：「這酒是蓮花宮特地釀的，連同這菜餚，必是小菊暗中吩咐了這漢子，爲我備辦的，這不是跟了來是甚麼。這酒香醇有餘，簡直沒酒味兒，今兒我倒想嚐嚐烈些的酒。」

不料話未落，人影一晃，門口已來了一人，這個天氣，竟戴着頂毡帽兒，捧着盤子，托着一壺酒，說道：「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家主人言：也許客人需要一些好酒，特命我送來侍候。」

陸游差點驚得跳了起來。

柳青青！

即使她變着嗓門兒，即使再隔一百年，那把聲，他一聽便知道，雖然她低着頭，毡帽兒壓着眉頭，但那小巧的身段兒，可是變不了的。

就像那宮主，即使穿着粗衣布裳，本性難移，習慣也成了自然，祇見她喜上了眉梢，說道：「賞。」

若不是自幼兒養尊處優，高貴尊榮，就不會自然流露出來。

高貴尊榮，心花正怒放的宮主，怎會心生警惕，陸游不僅心頭一緊，而且捏了一把汗，因爲柳青青扮的小夥計，上前一步，屈了一下腿兒，說：「謝了。」

放下酒壺，伸出手來！

「不不！」陸游心中大急，叫道：「啊！我是說，我沒銀両。」

那宮主樂得眼笑眉開，說：「當眞，你沒有，忘了死丫頭不在身邊了。」

柳青青的手兒已伸到了她面前，那宮主豈僅不心生警惕，而且連瞧也不曾瞧她一眼，說時遲，柳青青原已伸到她面前的手，祇一伸肘兒，快逾電閃，已連點了她的巨闕、檀中兩大穴！

陸游大急，叫道：「不可！妳……不能！」

跳了起來，那知柳青青更快，陸游更是不防，那會料到夜夜在他懷中的柳青青，連他也不放過呢，他不過剛跳離了座，柳青青的兩手按在他的肩井穴上，說道：「坐下啦，你急甚麼，八成兒你是愛上她了，好啊，那我成全你。」

宮主和陸游都已動彈不得，却能開口，說：「你是誰？」

柳青青揭去了毡帽兒，啊呀！好冷的臉兒，綳得緊緊的，冷眼裡射出的冷芒，比任何時候，更令陸游心寒，眉兒更挑煞，說道：「你沒見過我，該想得到的，便是你們千方百計，要找出我來的柳青青。」

「不不！」陸游大叫道：「寃有頭，債有主！」

那宮主却急得臉兒發了紫，叫道：「妳做甚麼，妳……該死！」

柳青青抓住她的領口，嘩的一聲裂帛響，那宮主身上的粗衣布裳，立即裂成了兩半，露出錦衣繡服的褻衣。

「妳……殺了我。」

柳青青退後一步，嘖嘖兩聲，說道：「當眞是個美人兒，我捨得，人家也捨不得，他說得不錯，寃有頭，債有主，我爲甚麼要殺妳？」

「妳敢侮辱我？」

柳青青把手上的破衣瞧了瞧，向地上一扔，說：「沒銀子，妳打賞甚麼，妳這身內衣看來還值得幾個錢，可是妳自家說要打賞的。」

早又一把揪住她胸前的衣衫，該死，那胸前的衣衫高高地拱了起來，抓住的可就不僅是衣衫了，祇痛得那宮主咬緊了牙兒，痛可忍，羞却不可忍，就不僅是臉兒上羞紅

得發紫，而且眼中滾出了眼淚來。

陸游閉上眼兒，叫道：「妳妳……怎可以……」

祇道柳青青要當着他面前撕下宮主的褻衣，豈不是赤身裸了體，那敢睜開眼來？

怎麼沒有聲響，柳青青在做甚麼？睜開一條縫兒，動彈不得，連頭也不能轉動，驀見金霞流轉，原來柳青青正在解下宮主纏腰的金絲軟鞭，可明白了，原來這才是柳青青的眞正目的，因爲金絲軟鞭是她柳葉飛刀的尅星。

祇聽柳青青說道：「以宮主之尊，怎能說話不算數，啊喲！黃澄澄，原來是眞金子，既然沒銀子，就用這個賞了我吧！」

祇一抖，柳青青分明對那金絲軟鞭瞭如指掌，一抖之下，閃出一片金霞，那軟鞭已到了柳青青手中，祇見那宮主不但淚流滿面，而且暈了過去。

但陸游慌忙閉上了眼睛，因爲金絲軟鞭束腰，被柳青青解了下來，那宮主的褻衣便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披在身上，掛在肩上了，那四月艷陽天，內裡再沒衣衫了，自是酥胸畢露，成了半裸，那宮主動彈不得，如何不怒極，也羞極，登時暈了過去。

自幼養尊處優，尊貴又尊榮的宮主，何曾受過這般羞辱，咬牙切齒，卻又淚流滿面，說：「妳！殺了我。」

「不不，」陸游叫道：「妳不可以……」

生怕柳青青把披在她肩上僅有的衣衫也除下來，那可就成爲赤身裸體了，而他正和宮主面對着面。

「噯唷！」柳青青說：「看來你眞會憐香惜玉，不過，你叫得再大聲些，也不會有人前來救她，因爲那姓邢的漢子爲了討好宮主，方便你們談情說愛，已暗中知會所有的人躲開去了，任你叫得有多大聲，也不會有人聽到。」

「我不是……我沒有……」

陸游急得額上現了青筋，天啦，她怎可以誤會他和這宮主談情說愛，他心中祇有她呀！她柳青青一個人，難道不是無時無刻在想着她，此來還不是爲了尋她，她怎可以誤會他呀！

「瞧你急成這個樣兒，」柳青青一面對他，那臉兒就不繃得那麼緊了，而且還眨了眨眼，說道：「人家說得不錯，你眞是又呆又傻的小子，女爲悅己者容，你知不知道，要不是爲了討好你，人家宮主怎會扮成這個樣兒，錦衣玉食的宮主，怎會陪你粗食粗衣，啊呀！這鞭兒還眞是沉，那麼，眞是金絲編成的了，看來還換得幾兩銀子。」

祇見她兩手抓住頭尾，祇一扯，那軟鞭已斷成兩截，由二又變四，卻見她咬牙切齒起來，面降寒霜，話聲也冷極了，說道：「那賊子想破我的柳葉飛刀，簡直是妄想，妳有幾隻手？有多少條鞭兒，而我的飛刀，卻有二十四把。」

陸游卻知道，柳青青所說一定不眞，若眞如她所說，不把金絲軟鞭放在心上，也就不會要他親近宮主，要他溫柔鄉中走一回了，不，顯然柳青青也不是存心羞辱這宮主，不過是要取得她這金絲軟鞭，也毀去這軟鞭，誰教宮主把軟鞭藏在衣底，纏在腰間。

陸游嘆了口氣，柔聲叫道：「青青……」

當柳青青在他懷中時，他就是這樣親切呼喚的，冷如冰的柳青青，便會像隻小羔羊兒，倚偎在他懷中，果然有效，這麼一聲呼喚，柳青青一雙冰目中，寒芒驟斂，而且柔和了些。

陸游忙道：「妳已毀了她的金絲軟鞭，放過她罷，妳知道的，她嫉惡如仇，殺的皆是邪惡不赦之徒，從不傷害無辜。」

那是當然，宮主離開蓮花宮，花車駿馬，前呼後擁，平民百姓，祇有爭相走避的，豈會傷害無辜。

柳青青目中顯然斂了寒芒，但柔和了的目光卻凝視起他來，目光分明還在流轉。

陸游忙又說道：「還有，她雖是燕雲子的女兒，妳無處不在，沒有甚麼能瞞得過妳的，妳必已聽到她怎麼說的了！若她爹所行不義，她也不放過他的，青青，別忘了，她是公主的女兒，求妳，快把她的衣衫繫好。」

宮主就在他面前，作爲羅帶的金絲軟鞭一解，她身上僅有的褻衣，便成了掛在她肩上，酥胸畢露，不要說那宮主羞憤得簡直像已暈了過去，若然不曾倒地，那不過是被點了穴道，陸游和她面對面相向，可不是想轉頭避開目光也不行，不也漲紅了臉，窘得無地自容。就在這瞬間，人聲，忽然巷中傳來人聲，由於院中無人，出奇的靜，是以也聽得清清楚楚。

祇見柳青青一扯，她這是做甚麼？祇見她抓住宮主的胳膊，祇一扯，便把宮主拋到床上。

「妳！做甚麼？」

柳青青道：「快，你也上去，可不能讓人發現你們。」

那由他分說，也把他推倒床上，不僅和宮主並頭而臥，而且把被子抖開來蓋在兩人身上，而且還像鴛鴦交頸。

這使陸游也恨得咬牙切齒，這怎麼可以，不知柳青青是有意，還是無意，使他不僅和宮主臉兒對着臉兒，簡直嘴兒對着嘴兒，被子幪

着他們的頭，便甚麼也不見了。

祇聽脚步聲愈來愈近，而且還不祇一人，不錯，是兩人。

祇聽進房來的人啐了一口，是女子的聲音，進來的脚步聲甚輕，退出去的步聲却重，分明是慌忙退了出去。

「做甚麼，妳發現了甚麼？」

原來是小梅，分明被退出的人撞了一下，因爲聽得出脚步之聲雜沓。

原來那女子是小玫，必是小梅一把抓住她，說道：「妳走得這麼急，做甚麼？瞧妳的臉紅成這個樣兒！」

「床上……有人，」小玫的聲音，分明還跺了一下脚，說道：「該死，大白天裡，門也不關。」

這番却是小梅啐了一口了，說道：「床上有人，妳又不是沒見過，邢家漢子分明說宮主在此，除了宮主和陸游，再沒別人了，有甚麼害臊的。」

小玫直跺脚，說道：「妳是眞不懂，還是假不懂，床上不是一人，放手，要看，妳自己去看吧。」

小玫是急性子，按理，小梅即使再年幼，也該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她們又不是沒和陸游胡纏，在地上、在床上打過滾，竟不明白小玫爲何會如此。

必是小梅放開手，探頭進房來看了，祇聽她說道：「且慢，小玫，妳不覺得奇怪嗎，怎麼連鞋也不脫的，都穿在脚上。」

柳青青把兩人扔上床，當眞沒替兩人脫去鞋子，匆忙中把被子拉來蓋在兩人身上，也不嚴密，小梅心思細密，被她一眼看了出來。

祇聽小玫道：「妳不見……地上的衣衫……」

小梅咦了一聲，倒提醒了她，不但見到地上的衣衫，而且見到撕裂了，不是脫下來的，而且，床上的人不會聽不到兩人的聲音，竟然毫不動彈一下。

「不好！」小梅叫道：「有古怪，咦！放開我。」

却是小梅被小玫一把抓住了，急得跺起脚來，說道：「宮主和他一定着了人家的道兒，快！」

祇聽啪的一聲響，是小梅一掌推開小玫，驀地搶上，把被子揭了開來。

乍然一見，那宮主半裸，酥胸畢露，竟也把小梅羞得連退了兩步，反而是小玫看到了，非但鴛鴦不交頸，甚至宮主也不算是在陸游懷中，一見便知被人閉了穴道。

論功夫，小玫最好，見識也廣些，忙不迭搶上，替宮主拍開了穴道。

那宮主眼中要噴出火來，却又淚流滿臉，一手掩着衣襟，叫道：「快，把衣服脫下來給我，還有，把鞭兒也給我。」

小玫忙不迭把外衣脫下來，披在宮主身上，四個妞都各有一條軟鞭，不過比起宮主的金絲軟鞭，短了尺寸，也軟些，小梅早已把藏在衣底的軟鞭解了下來，遞給宮主，切齒道：「可是……柳青青。」

「除了她，還會有誰，原來小小子眞是她，快追，去必不遠，小玫，妳往右，我向左。」

陸游叫道：「喂！還有我，也替我解開穴道。」

那宮主羞得那敢望他一眼，又恨又急，已飛身一掠而出，小玫也跟踵搶出，風聲颯然，已去無踪影。

也不由小梅不心寒，以宮主和陸游的功夫，竟同時被人家閉了穴道，任由人家擺佈，宮主甚至半身赤裸了，心下如何不寒，這幾日來，多少堂主、副堂主，無不是一聲不響，也許連人家的人影也沒見到，便已喪了性命，何況已沒有了金絲軟鞭，憑她的功夫，追出去，若眞被她追上了，豈不是去送死。

這幾日來，是洪帮中人，誰不聞柳青青之名，登時變色，如何不令小梅心寒，雖已走近門口，那步下可遲疑了起來。

陸游再又叫道：「小梅，妳們可不能丟下我，有勞妳了，也替我解開穴道。」

小梅像是也才想起他來，但走了一步，却又站住了，說：「不行，得聽候宮主發落，反正你這壞透了的小子也沒命了，還解開做甚麼。」

「妳……妳說甚麼？」

小梅眉兒一揚，說：「不要令宮主羞辱了，你難道不知誰敢心生邪念的，就有死無生，宮主不會放過的，你也是壞透了的小子，等着受死吧。」

陸游心下着了慌，想想如何不是，堂堂一個青木堂主，祇因不是正眼兒瞧她，也不過瞧了那麼一眼，便被這宮主一鞭劈去了半個天靈蓋，何況見到她赤身露體，再又緊偎着睡在床上，蓋着一張被褥，叫她今後如何見得人。

心下眞是寒透了，老羞之下，她會的，何況小梅是她的心腹，對宮主的性情當然最瞭解不過。

更令陸游寒心的是，他心中祇有一個柳青青，甚至願爲她做任何事情，却不料她竟對他如此相待，若然眞對他有情，豈會把他拋在一個赤裸女人身邊，而且，分明是故意，要讓人家見到他和宮主……而且是赤裸的宮主同睡在一張床上，而今，路，祇有兩條，他和這宮主成親，要不，便被宮主殺死！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在與帥永昌、馬乘風等的惡戰中，小文、小雅決定犧牲自己來救護朋友，素喜受感動，也想以身謝恩人，三人各自都在暗中爭取機會，旁觀的素華看得清，爲免姐妹們作無謂犧牲，她當機立斷喝令衆匣弩手同時射擊，霎時間箭矢如驟雨，萬惡的帥永昌未及出手已身亡，馬乘風也被殺，並擊斃他的影子小怪人，活擒另一個小怪人……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捨身救人退血魔　慟感紅顏衆知己

小雅說道：「他們兩人都有一把神秘之刀，常在最需要的時候，突然出現，聽說有好多江湖高手，就死傷在那把神秘刀下。」

「奇怪呀！既然是人，爲什麼會那樣小呢？」素喜道：「還能夠突然出刀，這就令人百思難解了，難道那小人是練出來的，練成了小人，也練成了武功？」

「想一想，是有些神秘難解，所以，咱們得小心一些，」小雅道：「馬乘風、水中天可以重創，但希望能留下活口，那個小人，最好能生擒活捉，仔細研究，慢慢問，也許還能找出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子來。」

「兩位商量好了沒有？」左首一人冷冷說道：「可以動手了吧？」

小雅道：「你是馬乘風？」

「不錯。」

「好！我就選你，亮刀吧！我叫小雅，勝了我，你就可以大搖大擺的走人了。」

「希望妳說話算數，」馬乘風緩步向小雅逼上過來，小雅却緩緩後退，退出一丈多遠，才停下脚步。

「妳怕了？」馬乘風道：「那把神秘之刀，確有些神出鬼沒，妳就算知道一些內情，也沒有用，江湖高手，已有二十一個人，傷在了那把刀下，姑娘如若肯放我們離開，這一戰可以免去。」

「哪有捕頭怕强盜的？」小雅笑道：「我後退，只是爲騰出一些地方，讓你的朋友水中天，也能發揮他的神秘之刀的空間。」

刷的一聲，馬乘風已抽刀在手，接道：「既然非打不可，那就早些動手。」一刀迎面劈來。

小雅沒有封架，閃身避開，兩道目光，一道向馬乘風的左大腿內側看，心中却在想，那個人要很小很小，才能裝在左腿上的袋子裏，世上怎麼會有那樣小的人呢？而且還能快速出刀傷人，實在有異常情，想不通啊！

她這裏想心事，馬乘風已然連攻了五刀，刀如閃電，快速異常，小雅姑娘被逼得連退了四五步，幾乎傷在對方刀下。

面對强敵，生死存亡一髮間，怎麼能夠分心旁務，去想那小人的由來？

定下心，吸口氣，小雅姑娘展開了凌厲的反擊，不再閃避。

刀劍相觸，響起了金鐵交鳴之聲。

一連十劍，已把局勢穩住，雙方展開了搶制先機的快攻。

小雅的劍法，不成系統，但招招都是精粹之學，一劍是一劍，實用得很，五六劍，就把馬乘風的刀法打亂了。

一套系統的攻敵刀法，已無法

再連貫的施展下去。

小雅很快的控制了大局，但却一再手下留情，未把馬乘風傷在劍下。

她在等，等那把神秘之刀如何的突然出現，橫刀傷人。

素喜就沒有這份耐性了，一交手，就全力搶攻，很快的取個優勢。

但她心中顧忌着那把神秘之刀突然會出現，所以，一直留神對方擧止以及神情的變化。

這就給了水中天保命的機會，維持個不敗局面。

但素喜姑娘很快的想通了一個道理，如是一劍把水中天給殺了，再從他身上搜出那一把神秘之刀，豈不是更爲省事安全，如此和他鏖戰下去，當非良策。

心念轉動，殺機忽起，嬌叱一聲，劍法突變。

射月三劍出手了。

一團寒芒，如網罟佈撒般直罩下來。

水中天行走江湖二十年，身經數百戰，還未見到過如此濃密、凌厲的劍網，有如一塊見丈方圓的大鋼板壓了下來。

感覺上手中一把刀絕對無法封擋劍網的威勢，只好閃避，擧刀護住頭頂，施展出鐵板橋的功夫，整個人向後倒去，借勢變化作「金鯉倒穿波」，脚跟用力一蹬，整個人疾快向外射出。

這是所能選擇的最佳應變方法。

但射月三劍是一種非常凌厲的殺法，以用劍人本身的技藝和內功，機變出致命的一擊。

撒佈的劍網突然聚攏，化作一道寒虹迫襲過去。

人隨劍走，疾如流矢，水中天還未及站起身子，素喜劍勢已穿心而過，生生把水中天釘在地上。

素華一直留心看素喜，她要看清楚素喜的性情的變化，是眞的還我本性，還是矯作掩飾，暗藏機心。

所以，對素喜施展的劍法，看得很仔細，變化的奇絕，攻勢的銳厲是一種至高的殺人絕招，也肯定不是萬寶齋傳授的武功。

只此幾招劍法，素喜的技藝，已超越了她這個師姐很多。

忽然，響起了一聲尖叫，道：「你是人啊！是鬼？」

聲音發自素喜的口中，驚奇之外，還有着强忍疼痛的感覺。

是的！素喜抱着一條腿蹲下去了。

顯然是受了傷，而且還傷得不輕。

素華急急奔過去，扶起了素喜，小文却像一陣疾風般由素華身側掠過，道：「素華姐，請照顧素喜。」聲音跟着人，飛入了屋角的暗影中。

眞是不顧安危的追擊，大有置生死於度外，非把兇手追殺不可。

素華沒有看到素喜怎麼傷的，她驚異素喜的技藝精進，專注於素喜的本身，就忽略了週圍情勢的變化了。

可是看到了素喜的傷勢，傷在左大腿上，血流如注，不過，傷口不大，可能是一把細長的小刀，血在兩面流，刀口不大，却刺得很深，似是一刀洞穿了大腿。

素華撕下素喜一片衣襟，取出身上的金創藥，替素喜包紮傷勢，一面低聲問道：「傷到了筋骨沒有？要不要我帶妳回萬寶齋治療？」

「不用了，」素喜道：「傷得是不輕，一刀洞穿了大腿，出刀人的手法，相當的狠毒，好像還沒有傷到筋骨，師姐身上的傷藥好，此刻連傷疼也減輕了。」

「那就好，捕頭生涯剛開始，要是傷了一腿，跛着脚去追强盜，」素華道：「那可是大煞風景的事。」

「眞要那麼不幸，我就要練習飛的本領！」素喜道：「小文早已告訴我，水中天有一把神秘之刀，我還是大意地被那把刀給刺傷了。」

「人被妳一劍穿心，釘在地上，實在想不通他還能出刀。」素華道：「妳那幾招攻勢，眞是精奇的絕倫的劍法，素喜，不是在萬寶齋學的吧？」

素喜略一沉吟，道：「是程姑娘教的！我和小文、小雅，一起練。」

「哦！」素華道：「想不到程總捕頭的劍法如此精奇，又能把妳和小文、小雅一般看待，一點也不藏私？眞是難得的好上司啊！」

「師姐，總捕頭年紀很輕，但技藝的精絕，十分罕見，」素喜道：「她是一株武林奇葩，也可能是一代名捕！」

只聽錚錚錚三聲金鐵交擊，小文由屋角暗影中走了出來，手中擧着長劍，劍上挑着一個人。

一個很小很小的人，如非素喜早聽說過，絕對想不到那會是一個人。

因爲它太小了，小得像剛剛出生的娃娃。

「就是他傷了妳！」小文把穿在劍上的娃娃擧在素喜的面前，道：「很難令人置信吧！怎麼會有這麼矮小的人，而且，氣力很大，第三劍才把他手中的刀子震飛出手。」

素喜仔細看，小人眉髮具全，隱隱可見鬍鬚，好像是二十歲以上的人了，不禁心頭震動，暗暗忖道

:「確是人，長得這麼小，就不是天生如此了。」伸手觸摸，氣息已絕，歎息一聲，道:「他刺我的一刀，氣力很大，可惜他已經死了……」

「他很兇狠，」小文道:「我無意殺他，但他自己撞上了長劍，而且是心臟要害。」

「小文，快去告訴小雅，別再殺了馬乘風身上的小人，這中間可能蘊藏了一個大秘密，一定要生擒活捉住他，」素喜道:「去幫小雅一把，必要時妳們兩人聯手，不能讓他死。」

小文點點頭，取下劍上的小人屍體，轉身而去。

小雅仍在和馬乘風刀來劍往的鏖戰不休。

事實上是小雅姑娘已取得控制全面的優勢，劍勢奇厲，逼得馬乘風團團亂轉，小文行有餘力，就分心旁務了。

所以，她聽到了素喜受傷的事，也知道是傷在水中天帶在身上的小人手中，心中忖道:「能傷素喜，也能傷我，水中天是被殺死後，由身上藏帶的小人自行出刀，威力應是不及由主人放出的小人出刀凌厲，馬乘風不會再蹈復轍，會及時放人出刀了。」

小人能自行出刀，証明他們有一把出刀的氣力，那麼小的軀體，氣力必然出自武功，小雅很快的得到了一個結論，這些小人，是經過嚴格訓練的小殺手。

所以，必需要小心提防。

素華抱起小人的屍體，脫下上衣，很謹慎地包了起來，低聲道:「素喜，這具小屍體送給我吧!妳知道萬寶齋有一所精研藥物的所在，那裏集中了十幾位精通藥理的名醫，相信他們會找出一個結論。」

「好，我就大膽作主送給妳!」素喜道:「不過，我希望師姐要把結論告訴我。」

「我會專程來找妳，告訴妳他們的結論，」素華道:「不過，小文和小雅會不會不同意呢?」

「這就由小妹承擔了，」素喜道:「但話要說明，如果小文、小雅活捉了另外一個，妳可不能再打主意?」

素華笑一笑，道:「師姐可不是那麼貪心的人，素喜，謝啦!」轉身向前行去。

「師姐，還有一件事想問問妳。」

「甚麼事啊?」

素喜忍着腿疼追過去，低聲道:「剛才，小文挑戰帥永昌，小雅和我都準備出手幫忙，我看幾位發射火龍鏢手的師妹，都已擺出了發鏢的姿態……」

「我們總不能置身事外吧!」素華道:「這一次是和刑部合作呀!」

「六枚火龍鏢一齊出手，威力所及，就把我和小文、小雅全坑進去了，」素喜道:「我不會點破，小文、小雅也沒有瞧出破綻，她們心地純，不會懷疑朋友，小妹出身萬寶齋，可就難免多個小心眼了……」

「我也想到了這一點，」素華接道:「所以，甘冒大不韙，傳令匣弩手發射弩箭。」

「這一點，我很感激，」素喜道:「懸崖勒馬，大概是還顧念我們相處十年幾的姊妹情誼，但我想知道的是，師姐是奉有密令，俟機行動呢，還是師姊出於己意?」

素華臉紅了，笑一笑，道:「素喜，事情已成過去，還提它作甚麼?妳就幫幫我，把這個秘密埋在心底。」

「我會的，」素喜道:「我們是同門師姊妹中，最要好的朋友。」

「別忘了還有素蘭，她也是眞心掛念妳!」素華道:「只可惜她已被調入東主身邊聽差，沒法子參與這次行動了。」

「見着她，代我問候，」素喜道:「我也眞的想念她，有空時，我們三姊妹聚一聚，好好的喝一杯。」

素華點點頭，舉步離去。

* * *

小雅也引出了小人出刀。

馬乘風被小雅劍勢逼得團團亂轉，心頭怒火三千丈，不得不施出壓箱底的本領了。

小人突然冒出來，一刀直刺，那份巧與快，簡直像由馬乘風身上彈出的暗器，小雅雖已有十分的戒備，仍被那一刀穿過衣衫，也割破了皮肉，如果不是全心戒備，這一刀一定會刺入小雅的小腹中。

小文長劍疾出，平面掃過去，希望先震飛了小人手中的刀。

素喜抱傷跑過來，配合小文，兩支劍組合成一片劍幕，硬把小人和馬乘風分離開去。

小雅把受傷的一腔怒火，全發在了馬乘風的身上，一連三劍，俱中要害，馬乘風倒下去了，雖未氣絕，也只餘奄奄一息。

小文、素喜雙戰小人，却打得小心翼翼，長劍大都是平面拍出，他們不希望傷害他，準備生擒活捉他。

小人倔强又兇悍，但最狠的地方是不怕死，小身體硬向劍上撞。

素喜常被他這等捨命求死的打法，逼得向後退。

但小文已經有了一次對付小人的經驗，看準了一個機會，一劍拍飛他手中刀，左手一探，直抓過去。

小人氣力有限，這一陣蹦跳揮

刀，早已累得汗透衣衫，但仍拚盡餘力跳起五六尺高，避開了小文一抓。

小雅快速的飛過來，一把抱入了懷中。

小人已經無力再掙扎，只好任小雅抱住，小雅仔細看，只有一尺多一些，但却有鬍子，手脚也稍大一些。

小文用一條絲帶把他綑起來，口中也塞了一塊絹帕，怕他逮到機會，自絕死去。

這一陣激烈的火併，雖在鬧區，尚幸在深夜，那一陣大風沙，也吹得家家閉窗、關門，行人絕跡，當然也驚動了一些附近人家，膽大的開個門縫看，膽小的就幪頭大睡了。

「素喜，妳受了傷，小雅也是，等一下，我看過妳們的傷勢。」小文道:「我要一一還給妳們。」

「我只是一點點皮肉之傷，」小雅道:「血流不到三滴，傷口像針扎，這也算受傷啊!太誇張了吧!」

「這次受傷不能算，」素喜道:「是傷在小人的刀下，可不是技不如人，也不是粗心大意，小文，妳就別難爲我們了，妳如自殘軀體，我們如何能安心，再說正值用人之際，這不是爲姑娘添麻煩嗎?因爲，我們再回報妳，那就眞的都會倒下去了。」

「好吧!這次放你們一馬，」小文道:「希望下次妳們都能原諒我。」

「放心哪，小文，」小雅道:「我們絕不會想出妳這種缺德辦法。我如統領全軍時，不聽話者，就繩綑索綁上公堂，先打四十煞威棒。」

「妳只是一個捕頭啊!」小文道:「雖然也有品有級，可沒有差官衙役，也沒有公堂可坐，拉入妳閨房，抱他上牙床，怎麼罰，妳就慢慢想吧!」

「小文，妳可是春情蕩漾了，盡往邪裏想啊。」小雅道:「眞是女大不中留，留來留去留成仇，眞要告訴姑娘，早點把妳嫁出去了。」

小文臉色一整，道:「別鬧了，讓素華姐聽了笑話。」

這時，頭上的烏雲也散去了，天上星光閃爍。

素喜道:「幾個領頭人物，全數就殲，對付了紅燈老魔，就可以搜查上林畫苑，可是兇手是誰呢?」

「素喜，總捕頭心中早已有計較，」小雅道:「兇手是什麼人，她心中早已有數，不肯告訴我們，是怕走露了消息，兇手一旦聞風遠揚，那又得大費一番手脚了。」

素喜點點頭，道:「我在言侍郞身邊一年多，形影不離，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兇手是誰，小姐心中有兇手，可眞是神得很哪，不佩服也不行了。」

「小雅，妳說，紅燈老魔今晚上會不會來到這裏?」小文道:「我們要不要佈陣以待?」

「來不來要問素華，」小雅道:「佈陣是早已完成，妳看看，能用的弩箭，也都被撿回去了，屍體也派人送回刑部殮房中，等驗明正身再出葬，我代妳傳出號令，張重、陳同，已佈成待敵陣勢。」

「謝啦!小雅。」小文說着話，人却舉步向素華的停身所在走去。

素華似有意避開，躲得好遠好遠。

看上去似乎是讓三人能商談公事，但素喜心中明白，素華是借機會派人把那具小人屍體送回萬寶齋。輕輕一拉小雅，道:「我們跟過去。」

素華很機警，也一直留心着三人的行動，看小文走過來，立時迎了上去，道:「幾個小師妹年紀輕，我怕她們聽到什麼，回去後胡說八道，所以，帶着她們走遠些，三位就可以暢談機密了。」

「其實，也沒什麼機密好談，」小文道:「我們都是奉命行事，素華姐，妳看紅燈老魔今晚會不會在此出現?」

「大掌櫃一向是算無遺策，」素華道:「但現在已近四更，時間是晚了一點，事情也許有了變化。」

「會有些什麼變化呢?」小雅提出了心中的疑慮。

「譬如說:程總捕頭和大掌櫃已經得手，破了血罩，」素喜道:「紅燈老魔已受傷遠揚，當然也可能對峙不下，還未作生死一搏。」

「妳是說，不會到這裏來了?」小文道:「我們要不要找上去幫忙?」

素華道:「找上去，也幫不上忙，今晚上，我們已收穫很大，刑部匣弩手威力强大，一舉射死了帥永昌，一個會聚殺手的組合，似乎是全被這一戰擊潰了，這是一場大勝，而且是以弱勝强。」

「說的也是，大家全憑武功硬拚。」小文道:「今夜這一戰，我們是全無勝算，只是帥永昌一個人的『血焰掌』，我們就無法應付，不過，殺傷力最大的，還是火龍鏢，那一擊，可能傷了他們幾十個人，也擊垮了他們再戰的勇氣，帥永昌一死，各自逃命了。」

「小文姑娘，」素華微微一笑，道:「我們再等一陣，五更收隊，不管事情有些什麼變化，中午之前，一定有一個明確的訊息。」

她言笑平淡，似是一點也不擔心萬大掌櫃的安危，萬寶齋中的弟

子們，對萬復古十分畏懼，但並不關懷。

小文、小雅和素喜就完全不同了，她們心繫程小蝶的安危，是出於至誠的關心，聽完素喜的分析之後，三位姑娘全成了一副愁眉苦臉，心中祈求着菩薩保祐程姑娘的安危，但卻是垂着頭，默然無語。

能說什麼呢，全心都在掛念着程姑娘的安危呀！

又等了頓飯工夫，小文下令收隊，回轉刑部。

離五更，還有一段距離。

素華想提醒一聲，但見小文寒着一張臉，似是腹有千般愁，只好忍下不開口了。

到刑部天還未亮，小文下令匣弩手解散休息，帶着小雅、素喜，進入總捕頭公事房中。

當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研究，解開那個小人之秘，但小文卻懶得問了，交給陳同、張重，好好看管，總捕頭回來了，再研究小人的事。

本來也是，程小蝶如不幸殞落在血罩中，三人的遠大抱負，都得盡付流水。

小雅嘆口氣，道：「小文，我蹩得受不了，我要出去找姑娘。」

「不是辦法，」素喜道：「一則是他們行踪飄忽，無法捉摸，二則是，找到了，我們也幫不上忙，與其瞎跑一通，還不如在這裏等。」

「最可恨的是田大公子，他如不帶『辟邪寶刀』，姑娘也許不會有冒險入血罩，拚死一戰的勇氣。」小文道：「人在北京城，發生了如此大事，他竟袖手不管哪，姑娘如有個三長兩短，他該負一半責任。」

「不公平啊！怎麼能怪到田大哥的身上？」程小蝶滿臉疲累的緩步而入，道：「我怕妳們擔心過度，胡思亂想，所以，沒休息，就趕了回來。」

「看姑娘一臉困倦容色，先請休息，精神恢復了，再罰小文，我犯了很大的錯誤？」

程小蝶眞的很累，坐在椅子上，微閉雙目，長長吁了一口氣，道：「萬大掌櫃受了傷，田大哥也受了傷，而且，傷得很重，他如不及時出手，十之七八我要死在紅燈老魔那一擊之下，田大哥替我擋住了，我才有機會重創老魔……」

程姑娘雙目未睜，但淚水卻從微閉的眼中湧了出來，滾下雙頰，滴在衣襟上，接道：「田大哥一直追隨在我們身後，等到最重要的時刻，發動了雷霆一擊，是爲了救我呀，他表面上風流放蕩，不拘小節，事實上，卻有爲有守，令人欽佩，我感激他，敬重他，也……」

突聞啪啪兩聲，小文狠狠的自括了兩個嘴巴子。

而且，打得響又重，雙頰上都見了紅色的指痕。

程小蝶緩緩睜開了眼睛道：「小文，妳這是幹什麼？」

「我該掌嘴呀！」小文道：「心裏面胡思亂想，口中胡說八道，這幾天口花花的說了不少田大公子的壞話，心裏頭就更不知道罵過他多少次了。我恨他人在北京城，不來刑部帮忙，也不勸阻小姐入血罩……」

「他知道勸不住的，」程小蝶接道：「所以，他用性命成全我，可惜，我讓他失望了，那麼好的機會，竟然沒有殺死紅燈老魔。」

「姑娘，」小雅開了口，道：「現在救人最重要，田大公子在哪裏，我們去背他回刑部，請郭副總捕頭到太醫院去，約幾個最好的療傷大夫來，爲田大公子療傷……」

「田大哥被送到萬寶齋了，」程小蝶道：「萬復古說得對，萬寶齋有現成療傷大夫，也有天下最好的療傷葯物，田大哥出手，救了我程小蝶，也救了他萬復古，他推算現場情勢，田大哥若不出手，我和萬復古都沒有活命的希望。」

「萬寶齋的人呢？」小雅道：「怎麼會只有妳和萬大掌櫃在場？」

「老魔很狡猾呀！」程小蝶道：「他避開了我們設下的圈套，反而把我和萬大掌櫃引誘到城外，在那裏施展出冠絕江湖的血罩，是誠心要把我和萬大掌櫃毀在那裏，但他千算萬算，沒有算出田大哥這號人物會突然出現，而且是第一流的頂尖高手，田大哥擊破了血罩，也打散了老魔的如意算盤。」

「我和小文去看他，」小雅道：「留一個在那裏侍候他，直到他傷愈爲止。」

程小蝶搖搖頭，道：「過幾天，他傷勢穩定下來，我們一起去看他。妳們知道，田大哥重傷之後，告訴我些什麼話？」

「姑娘，少說幾句話，好好休息，」小文道：「日後慢慢說給我們聽。」

「我是累了，說完這句話，我就去休息。」程小蝶道：「田大哥說，小文、小雅，都是可當大任的人，阿保、阿橫，耿忠不二，這些人都可重用，要我督促你們，再下工夫練武功，更上一層樓，就是當世中一流高手了。」

「我好慚愧，」小文道：「我在背後罵他，他卻在背後讚我。」

「小文，別放在心上，」程小蝶淡然笑一笑，道：「就算田大哥知道了，妳在背後罵他，他也不會怪妳的，妳是爲了我呀。」

「姑娘，答應我，給我一個贖罪的機會，讓我去侍候他，」小文道：「我知道，他大人不記小人過，但我心中不平安啊！」

「小文，眞的用不着去，」素喜道：「萬寶齋有一批受過長時期訓練的男女，專責照顧療傷、醫病的人，他們很內行，也很細心，田公子是萬大掌櫃的救命恩人，一定會得到最好的照顧，我們去幫忙，反而會碍手碍脚……」

「素喜！萬寶齋中的大夫，眞的能強過太醫院麼？」小雅道：「太醫院可是帮皇上看病的所在，他們才是天下最好的大夫。」

「不說他們的醫學修養，這方面，我們都是外行，」素喜道：「單說療傷這件事，萬寶齋中的大夫，經驗之豐富，絕非太醫院中大夫能比，太醫院中十年八年，也碰不上一個受傷的人，但萬寶齋，卻每日都有受傷的人去接受治療，尤其是敵我開打，每天都有受傷的人，有的傷重到奄奄一息，但只要沒斷氣，大部份都能醫好。小文、小雅，扶姑娘去休息，天一亮，我回萬寶齋療養院打聽消息。」

程小蝶道：「素喜，萬掌櫃的傷，比起田大哥輕得多了，囑咐他，我要田大哥完好如初，我感激，也會報答……」

「姑娘，萬復古是那種不肯受人恩情的性格，」素喜道：「田公子救了他，他就會全力回報，據我所知，萬寶齋藏有千年老參，天山雪蓮，都是療傷的神品，我會看情形，該如何開口，把姑娘的意思告訴他。」

程小蝶點點頭，在小文、小雅扶持下，回房休息了。

很寬敞的公事房中，只餘下素喜一個人，孤燈照隻影，有着一點夜闌人靜的蕭索感受。

郭寶元輕輕的推開房門進來，低聲道：「素喜姑娘，總捕頭是不是受了傷？」

素喜正在思索，田長青田大公子是個什麼樣的人，爲什麼三個如花似玉的大美人，都很喜歡他，那就不單是英俊動人的原因了……

想得正入神，還眞被郭寶元叫聲嚇了一跳。

「總捕頭沒有受傷，」素喜道：「她只是太累，一夜未休息，好好睡一覺，就可以復元了。」

「這就好，這就好。」郭寶元道：「尚書大人下午還提起總捕頭，已經半個月沒回家探望娘親了，夫人非常想念她。」

「恐怕還得延遲幾天，」素喜道：「總捕頭如果心有千千結，回家探娘親，也未必能讓夫人快樂，何不等她心情開朗時，再回去呢？」

「姑娘說的是，」郭寶元道：「尚書大人再問起來，我就說案情正值緊鑼密鼓，總捕頭無法分身。唉！難爲她，日夜奔忙不稍停。」

無限感慨地搖着頭，轉身走了。

望着郭寶元遠去的背影，素喜暗暗忖道：「看將起來，官場江湖，只是名稱不同，卻都充滿身不由己的無奈。」

經過了一夜休息，程小蝶疲勞盡消，只是眉梢的愁苦更凝重了，担心田長青的傷勢啊！

但她還是打起精神，處理公事，下令郭寶元，請江北四老、陳同、張重，帶着匣弩手，嚴密監視上林畫苑中的動靜，如有可疑事物，就攔阻搜查，也不准他們携物離開畫苑。

郭寶元有點爲難神情，但還是照着辦了。

程小蝶也找到了阿保、阿橫，要他們暗中監視上林畫苑中人的行動，但也不能疏忽了言貴。

由刑部捕快中，選出了十個年輕又精明的人，撥歸阿保、阿橫統率，聽他們指揮調度。

兩人也知道了田長青受傷的事，暗中哭得四隻眼睛都紅，但他們卻沒有問過田長青受傷的情形。

他們心中明白，田長青已把他們送給了程小蝶，程姑娘才是他們的主人，雖是舊時主僕情難斷，也只能暗暗掛在心裡面了。

但程小蝶卻主動的提出了田公子受傷事，說他傷得很重，人在萬寶齋中治療，素喜已去萬寶齋中探望，中午之前會回來，要他們留下來等一會，聽聽素喜說過田大公子的傷勢情形再走。

「我知道你們關心他，」程小蝶毫不掩飾的流下淚水，道：「你們不肯探問，卻把傷痛積存在心中，那會使人鬱悶成疾，阿橫、阿保，想哭就大哭一場吧，男兒有淚不輕彈，只爲未到傷心處，可是，我知道你們已傷心欲絕……」

「是的，姑娘，」阿橫再也無法控制自己，雙目中淚如泉湧而下，道：「大公子身上的傷，如同重創在我們的心上，我們願意代他挨刀，代他受傷，也不願他受到任何傷害，但我們只能藏在心中，不能對人說，更不能對大公子說……」

「爲甚麼呢？」程小蝶道：「我看出你們那份情意，田長青也應該看得出來，他受傷之後，還告訴我說，你們耿忠不二，可託大任，他看你們如兄弟……」

「不！我們是他的奴僕，」阿橫道：「我們知道自己的身份，有些話，只能擺在心裏面。」

「姑娘，我們已是妳的屬下，」阿保道：「我們會全力效命，承妳大量，我們就等過午之後再走。」

程小蝶吁口氣，道：「阿橫、阿保，不管你們心中怎麼想，我知道你們在田長青心中的份量，很重

，很重……」舉衣袖拭一下無法止住的淚水，接道：「撥給你們的十個人，就由你們兩個統率了，不用再回刑部歸隊，他們是優秀的匣弩手，年輕體健，也很機警，是特別選出來的人，如何把他們訓練成可用的人才，傳授他們些甚麼武功，也由你們因才施教了。我已替你們安排了一座獨立的院落，在刑部外面，給你們的十個人，也會和你們住在一處，那地方很寬敞，也可以練習武功，刑部中有賓館，有急事就駐入賓館中，我知道你們不喜歡官場束縛……」

「是！我和阿保野慣了，」阿橫道：「不懂官場禮數，開罪了人，也不知道怎麼開罪的，我們是姑娘私人從衞，姑娘但有所命，我們全力以赴，唯不作公門捕頭。」

程小蝶淚如串珠滾下來，打濕了一片衣襟，道：「這件事以後再說，還有甚麼要求，盡管開口，我能夠作到的，都不會拒絕你們。」

「姑娘已體惜我們很多，我們已經很感激，」阿橫說完話，拉着張保向外走。

「阿橫，」程小蝶道：「你們跟着田長青，吃盡了天下美味，我沒有這個能力，只能替你們請個好廚師，你們每人月支紋銀二百兩，食宿另計，十個屬下，另有他們的奉給，如不夠用盡管向我開口。」

「姑娘，這會寵壞我和阿保了。」阿橫口中答話，却頭也未回的走出了門口。

不敢回頭看哪，他們淚如泉湧，哭得比程姑還厲害了。

＊　＊　＊

沒有人知道程姑娘有多麼傷心，只見她坐在高背的金交椅上，眼淚不停地落下來，濕透了大片衣襟。

小文、小雅都站在房門外面，却不敢進入公事房，怕破壞了這份哀傷的寂靜。

程小蝶沒有哭出聲，也不是伏案低泣，只是靜靜的坐着，任由珠淚滾下來。

小雅、小文想不出從何勸起，事實上是兩位姑娘也在哭，流淚眼對流淚眼，傷心人看傷心人。

郭寶元快步走過來，看樣子似是有事稟報。

但被小文迎上去，攔在了兩丈開外，道：「事情如不是火燒眉毛，就別去驚擾姑娘，讓她流盡那傷心的眼淚，也流完心中的哀痛。」

「公事雖急，晚上一半天不要緊，」郭寶元道：「但淚水無聲最傷神，不去勸勸她麼？」

「由哪裏勸起？」小文道：「我們一進門，她可能拭乾眼淚談公事，無盡哀傷埋心底，那倒不如讓她放盡情懷哭個夠吧！」

「總不能讓她一直哭下去，」郭寶元道：「一夜愁懷悲白髮，小文，不能不管哪？」

「等素喜回來，」小文抬頭看看天色，道：「也該回來了，天已近午，田大公子傷勢好轉，比咱們勸她千百句，都有用處。」

「如果情況惡化呢？」郭寶元道：「小文姑娘，不能盡往好處想啊！」

「田長青傷勢難復，會激起姑娘除惡務盡的決心，」小文道：「她會放聲哭一場，振作起來，言侍郎這件案子，也會很快破了。」

「何以見得呢？」郭寶元滿臉訝異的望着小文。

「姑娘似早已智珠在握，」小文道：「但她心中猶豫不決，因有內憂外患的哪！辦起來棘手得很，外患是紅燈老魔未除，强敵尤在，內憂是一下子，要拘辦很多重臣大將，會不會激出廷變。」

「小文，妳是大將之才了，」郭寶元道：「說得絲絲入扣啊！」

「誤會了，」小文道：「我只是會看姑娘的臉色，揣摸她的心意，看得久了，就把姑娘心中想甚麼全部揣摸出來了。」

「這種本領，也不簡單，察顏觀色，洞徹心事，」郭寶元道：「總捕頭的一切行動，也無法瞞過妳們了！」

「那倒不是，她只要有防範，那就能神色不露，」小文道：「就完全無法猜到她的心事了。」

「我知道總捕頭把妳們當作姊妹看待，」郭寶元道：「此刻正是需要有所作爲的關鍵，想法去激起她的鬥志，別讓兒女柔情毀了她。」

小文搖搖頭，道：「我和小雅商量了半天，都不知該如何開口，正是她傷心欲絕的當兒，一句說錯了，就會萬悔莫及，郭大叔，等一等吧！素喜也該回來了……」

眞是說曹操，曹操就到，素喜一溜煙似的跑過來。

小雅的來勢更快，兩個飛躍，到素喜身前，伸張雙臂，攔住了素喜，低聲道：「先說給我們聽，田長青怎麼樣了？」

「好消息呀！萬大掌櫃動用最好的藥物，」素喜道：「也把三個最好的大夫集中會診，四個受過照顧傷病訓練的美女伺候他，打從他進入病房開始，不論睡熟清醒，身邊就沒斷過人，一個大夫，配一位美女，守在病房不離開……」

「素喜，妳囉嗦呀！」小雅道：「最重要的是田公子傷勢，是好啊，是壞呀？」

「田公子傷勢已好轉，」素喜一面回答，一面往總捕頭的房中跑，道：「還有話，要我帶給姑娘……」

（未完・廿七）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上文提要： 梅三公子、崔慧、上官燕和祝鷹揚來到隧道出口，見到鼠爺爺留字署名離去，四人便按他指引出了洞口，和琴劍二僮會合，知道溫如風和藍兒也平安離去，便遣兩僮和祝先去黔陽等候。梅和二女急於趕去六詔山找尋武公望，由廣西入滇，遇到一少婦自稱仇姐姐，協助他們避過九幽門人的奪寶糾纏，梅在百色又重遇周天賢，勸他不要和玄女敎爲敵……

贈小旗可化戾氣　違好意造成傷亡

梅三公子不禁聽得微微一楞，忙道：「那麼依大哥之見，該當如何？」

周天賢咬着嘴唇，露出雪白的一排貝齒，微微笑道：「小兄倒有個計較在此！」

他這一笑，直把梅三公子看得呆了！

心中暗想：周大哥這一笑，和那玄衣少婦仇姐姐面部輪廓，不但依稀相似，竟然越看越像！所差就只有男女之別，和聲音不同罷了。

周天賢話剛說完，驀見梅三公子目不轉睛的望着自己。

心中一驚，臉上也微微發赤！不由雙眉微軒，依然輕笑着道：「賢弟，小兄有一物相贈，不過，也有一個附帶條件。」

梅三公子見他忽然說有東西要送給自己，而且還有條件。

心中覺得奇怪，這位周大哥，葫蘆中賣什麼藥？

周天賢話剛說完，人已轉身由行囊中取出一個六七寸長的象牙圓筒。

臉色鄭重的道：「賢弟此去六詔，如果遇上疑難之事，只要打開此筒，便可化戾氣爲祥和。但未到六詔以前，半途上不准偷瞧，賢弟你答應一聲，再拿過去！」

梅三公子藝高人膽大，六詔之行，明知玄女敎決非好惹，可也並沒放在心上。

這時見周天賢說得如此鄭重，人家一番好意，那得拒絕？只好應道：「小弟謹遵大哥吩咐就是。」

周天賢輕輕一笑，然後說道：「你快收起來罷！走！咱們兄弟許久未晤，先去喝杯水酒！」

他待梅三公子把象牙筒揣入懷中，便一把扯着，就往門外走去！

梅三公子情不可却，但房中還有崔慧上燕兩人。

只好吩咐店伙，替兩人把晚餐送去，自己就和周天賢並肩走出店去。

梅三公子這是第三次被周大哥握着自己的手了，但每次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軟綿綿的十分舒服。

兩人上了酒樓，找到一處靠窗的座位，店伙早已跟着過來。

因爲上來的是兩位闊少，自然伺候得十分殷勤，周天賢揮手吩咐：「只揀好的送來就是。」

店伙退下去之後，梅三公子瞧着這位周大哥，不禁引起許多遐想。

第一，自從自己和他萍水論交，大哥賢弟已是叫得挺熟，但自己連他出身來歷，都還茫然無知。

第二，周天賢在寧鄉相遇之時，自稱游學所至，可是今天他却說

有事去雲南，剛剛回來。

一個讀書人，那會無緣無故，千里迢迢的東西奔走？

何況像他這種豪爽個性，也決不是讀書人樣子。

但是說他是會武的呢？實在也看不出來，尤其是他一雙手掌，柔若無骨，根本不像練武的人。

第三，他說在一路上聽到不少有關自己的傳說，如果不是行走江湖，只是一個讀書人，又那會聽得到自己在江湖上的種種傳聞？

及自己一說要上六紹山去，他毫不思索的說出玄女教厲害，勸自己不可涉險，讀書人又那會知道玄女教的情形？

而且送給自己的那個象牙圓筒，又如此鄭重，說什麼：「如果上六紹山去，遇上疑難之事，只要打開此筒，便可化戾氣爲祥和。」

那麼此筒一定關係甚大，難道他是玄女教的人，奉命刺探自己而來？

第四，這周大哥眉目之間，和下午林中現身的玄衣少婦有幾分相似之處……

店伙送上酒菜，周天賢瞧着梅三公子似在沉思，不由問道：「賢弟，你在想什麼？」

梅三公子驀地一驚，支吾着道：「小弟在想，上六紹山去，未知能否和平解決？」

周天賢朗笑道：「能否和平解決，端在賢弟自己。」

梅三公子暗暗點頭，心想他果然是替玄女教作說客來的。

當下故意恨恨的道：「小弟屢次和玄女教之人相遇，都是他們率先動手，尤其這次途中不明不白的暗下蠱毒，難道說是小弟惹了他們？何況鐵背蒼虬武老英雄被他們擄去，小弟志在救人，雖無爲敵之心，也難免會再動上手。」

周天賢微微一笑，道：「小弟所說，雖是實情，但只要記住方才小兄所贈之物，如有困難，也不難化干戈爲玉帛。」

梅三公子突然俊目一張，望着周天賢含笑問道：「如此說來，大哥和玄女教倒交情非淺！」

周天賢微微一怔，然後傳聲說道：「方才小兄說過，不准你半途偷瞧，自然也不准你多問，天機不可洩漏，你到時自知。來！酒菜快涼了，我們邊吃邊談吧！」

說着舉起酒壺，替梅三公子斟滿了酒。

自己也斟了一杯，一飲而盡。

梅三公子那肯放過機會？乾了一杯，趁機笑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大哥，小弟倒想知道一點大哥眞正身份。」

周天賢暗吃一驚，笑着反問道：「如此說來，賢弟現在還不知道小兄的眞正身份？」

他替梅三公子又斟滿了一杯，然後徐徐的道：「人之相知，貴在知心，賢弟當眞對小兄尚有懷疑之處？」

梅三公子低頭喝了口酒，搖頭道：「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小弟豈敢懷疑大哥？不過大哥如神龍見首，隱現無定，小弟實有未明之處。」

周天賢突然雙眉一軒，臉露喜色。

「格」的一聲輕笑，用手拍着桌沿，點頭讚道：「好個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小兄來歷，本來也毋須隱諱，但此時實在還不到時候，言之無益。唉！賢弟，你日後自知！」

說到這裏，又端起滿杯一吸而盡。

兩人沉默有頃，周天賢突然眸子一轉，好像想起一件事來，含笑問道：「賢弟，你身邊兩位姑娘，人品武功，均是不俗，聽你口氣，那位崔姑娘對你情有獨鍾，不知什麼時候，才讓我做大哥的喝杯喜酒？」

梅三公子給他說得玉臉一紅，嚅嚅的道：「大哥休得取笑，小弟只是把她們當作親妹妹看待而已，其實……」

周天賢驚奇的道：「其實什麼？」

梅三公子微微的歎了口氣，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其實……」

周天賢聽梅三公子連說兩個「其實」，不待他說完，急急問道：「其實你不愛她們？小兄雖然沒有見過崔姑娘，但聽賢弟說過，她還是嶽麓老人的孫女兒，人品武功，均能配得上賢弟，難道賢弟還嫌……」

梅三公子俊臉更紅，連連搖手道：「崔姑娘人品武功，自無話說，只是小弟從小已訂了親事。」

周天賢吃驚的道：「賢弟從小已訂了親事？」

「不瞞大哥說，小弟這次實是奉了家嚴之命，探親而來。」

「那麼賢弟可是沒有遇到？」

「這頭親事，當初還是家嚴在岳州任上聯的姻，如今算來，已經相隔十六七年，亂世之後，大家遷移無定，是以一時還打聽不到下落。」

「哦！賢弟在岳州尋親不遇，湊巧碰上武老英雄這檔事，就奔波迄今？」

梅三公子點了點頭。

周天賢又道：「那麼你如何對崔家姑娘，和上官小妹子呢？」

說着幽幽的歎了一聲，續道：「自古多情空餘恨，此身況是女兒

身？」

梅三公子一時無話可答，只是苦笑了笑。

兩人談話，就這樣結束。酒醉飯飽，周天賢會了酒賬，回轉客店。

＊　＊　＊

崔慧上官燕，因梅哥哥匆匆出去，久未回轉，這時正在房中等候。

一見梅三公子回轉，方始放下心來。

梅三公子因時間不早，明天仍須趕路，是以只說碰上了周天賢大哥，拉着自己出去，其中情形，並未細說。

就囑兩人早些安歇，自己也就回轉房去。

第二天醒轉，店伙送進一封信來，說是周公子所留。

梅三公子拆開一瞧，只見信上寫着：

「書奉賢弟閣下：

旅邸重晤，暢敍甚快！

小兄因事先行，未克握別，此行務冀切記小兄之言，當可無往不利。

書不盡意，並祝旅祺。」

小兄周天賢頓首

他又先走了！梅三公子望着信箋上娟秀字跡，不由微微出神！

「公子爺，周公子臨行已把小店飯錢，一齊付了，還賞了小的一錠銀子。」

店伙伺候着說。

梅三公子應了一聲，揮手令他退去。

自己從新瞧着信箋，看了一遍。

他實在想不出周大哥這樣匆匆來去的緣故。

「梅哥哥，你在瞧誰的信？」

崔慧和上官燕兩人，敢情早已起來多時。

這時打扮舒齊，嫋嫋婷婷的走進房來。

上官燕搶着道：「周大哥這人挺不錯的，什麼？他匆匆忙忙的走了？」

崔慧雖然沒和周天賢見過面，但她曾聽梅哥哥說起過在寧鄉相遇的經過。

這時一聽周天賢昨還和梅哥哥一同喝酒，今晨又匆匆的不辭而別。

她雖然還談不上有什麼江湖經驗，但因這幾天逐漸接近雲南，女孩兒家心思較細，早已處處留神。

心中一動，暗算上次梅哥哥和周天賢相遇，是在武公望失蹤之後，梅哥哥追上歌樂山莊之前，這中間還包括了上官妹子被擄。

這次不早不晚，又是玄女教下蠱無功，金老二等狼狽遁走之後，和自己一行前往六紹山之前。

她前後一連串，越覺得周天賢其人可疑。

不由粉臉微抬，突然問道：「梅哥哥，昨晚他和你見面之後，談些什麼？」

梅三公子被慧妹妹這一問，不由得臉上微微發紅。

當下就把自己和周天賢相遇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自然，他會把在酒店中最後一段對話，略過不說。

崔慧忽然輕輕「哦」了一聲，好像已有所悟，急忙說道：「梅哥哥，把他送給你的象牙圓筒，給我瞧瞧好嗎？」

梅三公子皺了皺眉，遲疑的道：「這個，我答應過他，中途決不偷瞧。」

崔慧白了他一眼，嬌嗔的道：「你答應過他中途不偷瞧，並沒有包括我們在內！我和燕妹妹瞧一瞧，不能算是你言而無信。因爲這東西一定和我們上六紹山，有着重大關連，不先瞧瞧清楚，可能被人所算。」

上官燕聞言，早就拉着梅三公子衣袖，急急的道：「梅哥哥，崔姐姐說得對呢！你快拿出來給我們瞧瞧！」

梅三公子給慧妹一說，心中本就犯疑。

這時更爲好奇心所趨，反正只要不是自己偷瞧，算不得失信。

這就從懷中取出象牙圓筒，隨手遞過。

那知這一瞧，當眞洩漏了天機，梅三公子差點因此送命，此事後話不題。

崔慧把象牙圓筒接到手中，仔細一瞧。

只見筒身還雕刻着一幅山水畫，峯巒隱隱，樓台重重，十分精細。

靠筒頂一寸來長之處，還有一圈淡淡黑痕，敢情是一個蓋子。

用手旋了幾下，果然立即旋開，裏面露出一根筷子粗細的象牙圓桿。

用指一抽，原來這支六七寸長的象牙圓桿上，還捲着一面小小旗幟！

迎風一揚，旗面展開，那是一面黑緞製成的三角小旗，中間用金線繡成小小圓圈，裏面是篆文的一個「玄」字。

上官燕張着一雙大眼睛，「噫」了一聲道：「這是玄女教的令旗！那天雪峯山破廟裏，不是有人用三角小旗把陰世秀才和于文嫻姐姐一起召回去嗎？說什麼『教主有令，着公孫慶，于文嫻立即回壇。』鬼秀才那麼壞，還瞧得恭恭敬敬的說走就走。那天我看得最清楚，和這

面旗一樣！」

崔慧却並沒理會上官燕說話，只是從鼻孔中重重的哼了一聲，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梅哥哥！你瞧！這回總該相信了罷！」

梅三公子先前因答應了周大哥，半途中不准偷瞧之言，是以背着身子，並沒去看。

這回給上官燕崔慧兩人一嚷一哼，也只好轉過身來。一眼瞧到崔慧手上擎着一面三角小旗，和那黑緞中間十分顯明的金線「玄」字。

這是玄女教令旗，已是絲毫不假！

心中尋思周天賢周大哥言語行動，固然有許多可疑之處，但細細想來，他對自己似乎又並無惡意。何況這面小旗，如果確是玄女教令旗，那麼它該是教中的重要信符。

不是嗎？江湖上時常有「見令如見祖師」這一類說法。

玄女教的令旗，當然是代表教主的東西，只要看那天雪峯山破廟中，陰世秀才對小旗的恭敬程度，即可證明。

那麼玄女教如此重要之物，怎會落到周天賢周大哥手裏？他擧以相贈，又是什麼意思呢？

哦！是了。那天他聽說自己要上六紹山去，先前他勸自己不可犯險。

後來因自己表示非去不可，他怕自己雙掌不敵四手，才把這面令旗相贈。

他說如果遇上困難，只要打開此筒，便可化戾氣爲祥和。

由此推想，周大哥如果不是玄女教的重要人物，那就是和玄女教有着極深淵源之人。

而且這一贈旗之擧，也確是一番好意。

他恐怕自己事先瞧到是玄女教令旗，不肯接受，才要自己答應他半途上決不偷瞧，用心可謂良苦。

一陣沉思，不由把前因後果，從恍然之中，鑽出一個大悟。

當下望了三角小旗一眼，然後徐徐道：「慧妹，妳可別錯怪周大哥，他倒確是一番好意！」

崔慧一面捲起小旗，塞進筒中，把蓋子旋緊，依然還給梅三公子。一面披着櫻唇，說道：「旁門左道的玄女教，還有好人？」

上官燕在旁搶着道：「慧姐姐，那于文嫻姐姐却是好人。」

崔慧冷哼着望了梅三公子一眼，笑道：「她呀！她是衝着我們公子爺來的……」

她話一出口，陡覺自己一個女孩兒家話說得太露骨。尤其脫口而出的那句「我們公子爺」，直羞得崔姑娘粉臉通紅，一時說不出話來。

梅三公子微微一笑，把自己心中所料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崔慧是個性子倔强之人，雖然聽到梅哥哥所說，極爲合理，但她豈肯服輸？聞言接口說道：「梅哥哥，你是盡往好的地方想，玄女教暗放蠱毒，存心要把我們擒上六紹山去，不可能會有好意送我們令旗之理，也許他們另有陰謀也說不定。」

崔慧所說，當然也極合情理，自然不能算是負氣之言。

梅三公子劍眉一軒，輕聲笑道：「我們且不管是周大哥的好意也罷，是玄女教的陰謀也好，反正我們上六紹山去，志在救人，能不傷和氣，自是最好。即使眞要動手，玄女教這干人，還不在我梅君璧眼裏，那裏用得上令旗？等下次遇上周大哥時，還給他就是了。」

三人這一陣細談，時間已是不早。

梅三公子收起象牙圓筒，店伙早已在門外牽着馬匹伺候，三人接過韁繩，就開始上路。

由百色西行，已是雲南地界。

梅三公子一行，一個是風流俊逸的少年公子，兩個嬌艷如花的美麗少女，並轡疾馳。

而且三人腰間又各自掛着一口長劍，長長的劍穗，臨風飄忽。即使在繁華都市，也極其惹目，何況在這邊陲古道上，自然更是惹人注意。

這天他們趕到富州，一路上已發現了暗中有人跟蹤。

梅三公子藝高膽大，並未在意。

崔慧明知自己已落入了敵人監視，也只暗暗知會上官妹子小心注意，大家依舊若無其事的落了客店。

一宵易過，居然出人意料的平安無事。

第二天，繼續上路，傍晚時分，到了文山，差不多距離六紹山只有數十里路程。

這個小小縣城，大街小巷家家戶戶門前，都貼着「供奉九天玄女菩薩」的紅紙，可見全是玄女教信徒。

一個旁門左道，能有許多人去信奉它，這份聲勢，確也非同小可。

梅三公子三人，落店之後，大家悄悄一陣計議。反正自己三人，行藏已露，玄女教也早有了準備，不如好好休息一宵。

俟明天白天，堂堂正正的拜山爲好。

晚餐之後，三人就各自熄燈就寢。

這一晚依然一無動靜，這當然是玄女教的人故示大方，表示並沒把三人放在眼內。

越是這樣沉靜，越顯得他們早有準備。

崔慧畢竟從小跟隨嶽麓老人長大，江湖上的事兒，聽也聽得多了，瞧着這份情形，芳心漸呈不安，秀眉也不禁微蹙。

三匹馬離開文山，逐漸接近六紹山了。

前面，層峯隱隱，山勢連綿，片刻工夫，已經進入了山區之中。

溪澗如帶，峻嶺摩天。

玄女教，但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三個人打量着四週山勢，觸目荒涼，全是參天古樹，連一個樵夫也沒有。

要想問路，也無從問起。

梅三公子望着前面一座高峯，回頭笑道：「慧妹，我們登峯先瞧瞧地形再走罷！」

崔慧上官燕兩人答應一聲，各自下馬。

大家把馬匹縱入林中，然後同向峯上躍去。

不大工夫，便已登上峯頂。

梅三公子向四週查看了一遍，只覺峯巒起伏，峻嶺無數，那裏有玄女教總壇的影子？

側臉望了崔慧一眼，只見她望着遙遠的天際出神，不知在想些什麼心事？心中甚感奇怪，跨上前去，輕聲問道：「慧妹，妳看什麼，這等出神？」

崔慧「唔」了一聲，突然似有所悟的道：「梅哥哥，你快把象牙圓筒，拿出來給我瞧瞧！」

梅三公子不明就裡，只得從懷中掏出象牙圓筒，一手遞過。

崔慧接到手中，仔細向筒身上看了一陣，又向四面山勢，逐一對照。

過了一會，只聽她喜道：「梅哥哥，你瞧，那遠處的一座高峯，不是和這圖上山勢相似嗎？玄女教總壇，敢情就在那裏！」

梅三公子依言湊過頭去，瞧着筒上雕刻的山水，又向遠處一看。果然那座排雲而起的山峯，和圖上隱約相似。不由笑道：「到底還是慧妹，心細如髮，不然可眞找不到呢！」

崔慧給梅哥哥這一稱讚，嬌媚一笑，道：「從這裏過去，恐怕還有三四十里路呢！如果所料不錯，中間一定還有許多險阻，我們快走罷！」

說完話，把象牙圓筒往自己懷中一塞，就向峯下躍去！

這一陣工夫，三人聯袂疾奔，越壑渡澗，差不多翻越了三五重山頭！

梅三公子長袍飄忽，態度從容。

崔姑娘紅裳如錦，劍穗飄風，施展出輕功提縱。

柳腰款擺，蓮足輕點，也走得十分輕鬆。

這中間只苦壞了小姑娘上官燕，她施出全身氣力，拚命狂奔，但仍無法跟得上兩人脚程。

梅三公子走了一陣，側臉一瞧，不見了小妹子，連忙收步停身，回頭看去，她已經落後了三五丈遠。連忙一長身，人似行雲流水，輕飄飄落到上官燕身側。

眼看小姑娘粉臉嬌紅，滿是汗水，氣息短促得連胸前一堆雙峯，都還隱隱顫動，起伏不停。分明自己和慧妹妹兩人只顧趕路，把她跑累了。

心中不由一陣憐惜，笑着問道：「小妹子，妳走得很累嗎？」

上官燕嬌喘着點了點頭。

梅三公子伸手握住她一隻纖手，低聲說道：「還是我帶着妳走罷！」

上官燕心頭一甜，臉上更紅得厲害。

但她心中明白，如果憑自己的脚程，決難跟得上兩人，只好嬌羞地點點頭。

「好！小妹子，我們這就走！」

話聲才落，人已向前飛出。

上官燕只覺一股潛力，帶着自己向前掠去。

耳邊風聲颯颯，衣袂飄飄。

小姑娘又驚又喜，一個嬌軀，雙脚却差不多就沒有沾地。

以梅三公子的功力，帶上一個嬌小玲瓏的小妹子，翻山越嶺，自然毫無問題。

但問題是小姑娘已經不小啦！十五六歲的姑娘家，情竇初開，一個軟綿綿的嬌軀，緊傍着自己。

她身上散發着幽幽甜香，撲鼻沁心，也不禁使得我們公子爺心神微蕩。

握着她纖手的手掌，不期而然微微握緊。

三人又奔了一陣，前面橫着一條絕壑，縱目望去，差不多約有五丈來寬。

下臨千尋，深不見底。

崔慧停住身形，回頭笑道：「梅哥哥，過了這座深谷，就算進了玄女教總壇的第一道門戶呢，我們總算並沒白跑。」

梅三公子略一收步，笑着問道：「慧妹，妳可以過去嗎？」

崔慧微微點頭道：「我自問還可以過得。」

「好！那我們先過去了。」

了字才落，梅三公子一手握住上官燕臂膀。

輕喝了聲「起」！長袖一拂，人已凌空而起。

眨眼工夫，早已横掠過五丈有

餘的千尋絕壑。

崔慧也並不怠慢，緊隨着一躍而起，她可自知沒有梅哥哥的功力，不敢和他一樣橫飛過去。

只見她玉臂一分，先是「一鶴冲天」躍起三丈多高。

然後提氣凝神，雙臂一划，又使了一個「乳燕掠波」，頭先脚後，飛落對岸。

三人略事休息，便向前面走去，轉過一重山脚。

眼前突然現出一道二三十丈寬窄的谷口，兩側却是排天峭壁，十分陡險。

崔慧瞧得暗暗吃驚，她一路上細心觀察，只覺自己三人一路行來，玄女教早已知道，怎會到了他們總壇所在的大門口，還不見半個人影？

而且這道山谷，兇險陰森，難保不無陰謀。

她秀眉微蹙，蓮足加勁，躍到梅三公子身側，低聲說道：「梅哥哥，這處天然形勢，極利防守，如果玄女教在中間要隘之處，放上暗樁，乘機偷襲，我們就無法躲避呢！」

梅三公子略一遲疑，凝目向谷內望了一陣，笑道：「不要緊，玄女教憑籍這點天險，暗算我們，今天就得先給我們些厲害瞧瞧！」

說到這裏，頓了頓又道：「哦！慧妹，這樣罷！我走在前面開路，上官妹子在中間，妳斷後，我們可就有個照應，妳看可好？」

崔慧笑道：「我不管，隨你怎麼走都行，反正小心一點，也就是了。」

梅三公子含笑點頭，就向谷內縱去。

上官燕不敢怠慢，雙脚輕點，緊隨他身後五尺左右，往前躍去。

崔慧香肩一晃，也跟踪掠起。

三人走了一箭來路，山勢更形險惡，兩邊崖壁如削，山谷愈走愈狹。

猛聽兩側插天峻壁上，一聲梆子響處，銳風劃空，漫天暗器，由上而下，逕向自己兜頭打到。

梅三公子大喝一聲：「小妹子小心！」

話聲才出，猛的袍袖一抖，兩隻手掌，運足內力，向遙空劈出。

他內功精湛，掌風過處，那些電射而來的匣弩利箭，俱被震飛開去。

梅三公子趁着這一緩之勢，昆吾劍業已拔在手中。

一劍在握，心無所懼。

但見劍尖輕顫，一圈瑩光乍然飛起，打來的弩箭，紛紛吃那瑩光迫落！

上官燕小姑娘緊隨在梅三公子身後，入谷之初，早已手握劍柄，暗中戒備。

峭壁上向她激射而來的弩箭，又經梅哥哥兩股掌風，差不多被他震開了一大半。

她聽梅哥哥一聲大喝，立即玉腕疾翻，撤下長劍。

刷刷刷，劍法展開，白虹罩頂，護住自己身子，撥蕩着射來强弩。

崔慧更不怠慢，清叱聲中，寒英劍抖出朵朵劍花，把嬌軀護得風雨不透。

只聽一片軋軋鏘鏘之聲，那些射來的匣弩，全被她一支長劍掃蕩開去。

從較遠之處射到的，力道稍衰，還沒近身，就被那一股凌厲劍風震拂出去。

三人一邊撥擋弩箭，一邊還是向谷中走入。

如以梅三公子的身法，原可一掠而過，但他躭心後面兩位妹子趕不上自己，才走得較慢。

那知正當此刻，忽聽身前十丈光景，突然響起兩聲震天巨震，狹谷前後道路立時往下陷落，變成了一道深澗，只有自己立身之處，十丈左右，仍是實地。

原來玄女教在這山谷兩頭，早已挖好了深澗，上面鋪着木板黃泥。

只要你走到中間，他們在峭壁上推下巨石，木板下陷，使你進退兩難，困在其中，束手待斃。

梅三公子心中一驚，立即一旋身左手挾起上官燕，右手長劍仍是揮舞不停，叫了聲：「慧妹快隨我來！」

身子立即往橫裏一閃，緊貼在右邊石壁之下。

就在他剛放下上官燕嬌軀，和崔慧跟蹤躍到之際，頭頂上又是一聲梆子響處。

兩邊峻壁之上，忽然火光照耀，無數細細帶火松枝，帶着熊熊煙火，由上而下，一齊往僅存的十來丈狹谷，投擲而下。

匣弩雖然勢道極猛，急如雨點，但還能用劍撥擋。

這一細細的帶火松枝，火花四濺，濃煙撲鼻，聲勢委實驚人！

三人緊貼着石壁之下，也立感火勢迫人，避不勝避。

這一來，直把梅三公子激得怒不可遏。

他劍眉陡豎，朗目凝煞，猛的回頭向崔慧叫道：「崔妹，我們上去！」

去字出口，左手一把挾起上官燕，口中一聲長嘯，昆吾劍化成一團精光，雙足頓處，人如巨鵬騰空，一下子拔起七八丈高，劍尖向石壁上一點，再次騰身飛起。

崔慧輕功原是不弱，這時冒着

漫天火星，也奮不顧身躍登而上。

一先一後，兩團銀光，向峭壁上疾撲。

因爲峭壁四面無處可以遮掩，兩人登時成了衆矢之的。

躲在兩邊峭壁縫間發箭匪徒，匣弩齊發，但聞軋軋之聲，和一支支尖銳的破空嘯聲，響成一片。

急勁强弩，像驟雨似的，密集激射！

梅三公子劍光繞身，一連兩三個起落，已躍登上二十七八丈左右。

但見瑩光如電，那些匣弩利箭，只要與昆吾劍光一接，立時碎裂四射，紛紛在二三丈外墜落，沒有一支完整長箭。

他一雙煞氣四射的目光向上一瞧，發箭的匪徒敢情就隱在離自己不遠的壁縫之間。

雙足再點，衝破箭雨，直向發箭之處衝去。

玄女教匪徒目睹梅三公子這份威勢，無不心頭大駭。

就在羣匪一怔神時，梅三公子已劍先人後，驟然降落，一道精光平掃過去！斷箭與人頭俱落，血雨共碎石齊飛！

隱身在巨石後面的放箭匪徒，有的被劈去半個腦袋，有的被齊肩截斷。

總共三十來個匣弩手，這一劍之下，立即死傷過半。

餘下的人那裏還敢再放，正待回身逃走。

梅三公子這時已被他們狠毒手段氣瘋了心。

大喝一聲，放下上官燕，長劍又已平推而出。

凄厲的刺耳慘叫，才只叫出半聲，十幾個大漢跟着同時倒地！

這邊峭壁上匣弩手齊遭殲滅，但對崖弩箭，還是像雨點般射來！

梅三公子猛的一個轉身，又是一聲清嘯，身形平射，直向對崖峭壁上飛去！

「小妹子，妳在這裏稍等。」

這兩面對峙的崖壁，少說也有十六七丈遠近。

半空中箭如飛蝗，密集呼嘯。

梅三公子劍先人後，只見一道精光，電射而至。

五六個首當其衝的匪徒，立即血雨飄洒，屍身往壁底滾落。

怎奈梅三公子這會早已動了眞火，手起劍落，匹練橫掃，慘叫甫起，三十來個匣弩手又全數撲滅。

縱目四顧，眼看放箭匪徒業已一個不賸，立即雙足一點，仍向右邊崖壁腰上飛來去！

這時崔慧也已躍登崖腰，剛和上官燕並肩站停。

驀地頭頂轟隆隆幾聲巨響，只見大如磨盤的山石，一塊接一塊自峭壁頂上翻翻滾滾，凌空打來！

梅三公子脚未踏實，陡然一個翻身，憑空拍出一掌，把滾到兩人身前的巨石震飛。

左手迅即挾起上官燕，右足飛起，踹開第二塊巨石。

舌綻春雷，大喝一聲。「殺不盡的匪徒，今天我倒要瞧瞧你們究有多少技倆？慧妹！跟我上去！」

他人若瘋獅，身形暴起，迎着滾滾巨石，向峭壁頂上直竄而上。

他一手挾着上官燕，在石隙矮松之上，稍微借力，身形如飛。

騰空竄躍，劍撥足踢，把接二連三的巨石，悉數震飛。

崖上匪徒幾曾見過如此絕世武功？莫不嚇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梅三公子却早已像一頭灰鶴，翻上崖頂。

但聽四下裏驟然響起竹哨之聲，同時巨石後面，又嗤的飛起一道藍色火燄，衝霄直上。

敢情這是匪徒們報警求援的緊急信號？

梅三公子不聽竹哨之聲，倒也罷了。

這一聽到竹哨之聲，陡然想起自己誤中蠱毒之後，那時所聽到竹哨一模一樣。

心頭仇怒，立時復熾。

停步放下上官燕，身子一掠，趕上兩個勁裝匪徒面前。

精光乍閃，快如掣電，那兩個大漢人未奔出，早已血冒三尺，人頭飛落。

兩個大漢的屍體還未栽倒，梅三公子身形閃處，一道瑩光又轉向右側四丈外一棵蒼松下飛去。

那躲藏在松後的兩個漢子，手中單刀還沒來得及遞出，又是兩聲慘叫，攔腰斬斷！

同時他左掌倏又對準一塊巨石，遙遙推出。

重逾千斤的大石塊，向後倒翻，石後匪徒「呃」的一聲，立被倒翻巨石，壓死過去。

梅三公子這一痛下殺手，只嚇得其餘幾個躲在石筍和松樹之後的殘餘匪黨，魂飛天外，連大氣也不敢再透。

梅三公子電炬似的目光向四下一掃，還劍入匣，冷笑着道：「憑你們這點鬼魅技倆，豈能奈何得了小生？」

他話聲才落。

突然和崖頂相連的峯頭上，出現了八九條人影，像電射風飄般疾奔而來。

恰好崔慧也粉臉通紅，嬌喘吁吁的翻上崖頂，眼看匪徒就戮，自己和上官燕兩人，手中各執着閃閃銀虹，竟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叛王李思的叛軍已拿下蘭州，向天水挺進，由南陽王全權負責，擬將朝廷主力牽制，叛軍主力則由黑衣教擔當，偷襲長安，由叛王李思統領。朝廷方面已掌握了確切情報，委派太監陳弘志組織武林義師勤五，對付黑衣教，各門派在藍田會師，利用金庫誘惑黑衣教上釣，準備殲滅叛軍高手。曾妮趁此時機，也得和生身之母了塵相聚……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鬼屋取寶中伏　教主落荒潛逃

曾妮道：「寶哥還不了，你也可以還呀，不能白白的教你功夫，送你三怪再造丸。」

賴皮扮了一個鬼臉，怪聲怪氣道：「我師父好端端的在這裡，還輪不到我來還，也還不起，師姑且別得意，待那老怪物找上門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斷掉我師父的兩條腿，師姑嫁一個殘廢丈夫，下半輩子就慘啦。」

這小子胡說一通，全場為之莞爾，但也深深以此為憂，倘若鐵掌追魂胡九天真的執意如此，眞不知該如何化解。

阿寶換了一個話題，對了緣師太道：「靜心庵動工沒有？」

了緣道：「你們去後不久，便已動工興建。」

賴皮道：「這就對了，妮姑好不容易才弄來那一筆錢，放久了會生霉生銹的，不夠還可以再捐，這兩天我們還有二十萬兩銀子的進帳，我賴皮的私房錢更多，有五十萬兩，都放在金庫裡，正為不知該如何花用煩惱哩。」

他說得輕鬆，別人却如置身五里霧中，了情師太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們那來的那麼多錢？」

阿寶將來龍去脈，細說從頭，道：「賴皮福大命大，走狗屎運，賴家早已家破人亡，太平鏢局的龐大產業如今全歸他一人所有，欽差大人已答應，至少會還給他五十萬兩，這幾天一直在為此發愁發燒，眞的想花也花不完。」

了性師太笑容可掬的道：「小施主今年多大？」

賴皮道：「十六啦。」

「不小了，可以找個對象結婚，也好有個照應。」

「我也是這樣想，找個妞兒來共享富貴，可就是沒有中意的姑娘。」

「是不是條件太苛？」

「其實我的眼光並不高。」

「到底希望找一個怎樣的姑娘？」

賴皮瞄了曾妮一眼，道：「像妮姑這個樣子就馬馬虎虎可以啦。」

這簡直是吃豆腐，立刻惹惱了曾妮，杏眼圓睜道：「死賴皮，臭賴皮，少胡說八道，你找你的老婆，別扯到我頭上來。」

兩個人一鬥上嘴就沒完沒了，阿寶忙將話題岔開道：「新的庵蓋好之後，是否仍叫靜心庵？」

了緣師太道：「不，貧尼已與掌門師姐說好，將改為峨嵋下院，屆時會有大批弟子前來洞庭修行，落成之日決定舉行三天宏法法會，歡迎兩位施主以及武林同道前來觀禮。」

曾妮的大眼轉了幾下，道：

「師太的意思是說，打算長住洞庭，不準備再回峨嵋了？」

了緣師太語意深長的道：「峨嵋是根本，下院是枝葉，就好像母與女一樣，今後貧尼還是會去峨嵋走走的。」

了塵握住曾妮的纖手，慈祥可親的道：「更歡迎妳也常來峨嵋走動走動，峨嵋的大門永遠為妳敞開。」

曾妮眉飛色舞的道：「妮兒會的，黑衣教一滅就隨妳老人家上峨嵋去。」

*　　*　　*

藍田以東，王順山以西，包括鬼屋在內，這個廣大區域一直在阿寶、陳弘志、洪四海等人的嚴密監控掌握之中，凡是接近鬼屋附近的魔徒一概格殺。

但當所有的部署全部大功告成後，洪四海便下令將鬼屋四周五里以內的各派高手撤走，從而使黑衣教在自然而然的的情形下，沒多久便找到鬼屋，找到藏放鏢銀的寶庫。

而在這一段時間之內，武林人物仍絡繹不絕的湧向藍田，丐幫的人已到齊，其餘各派該來的差不多都來了。

黑衣教那方面同樣大有進展，內三壇外六壇的人馬俱已開到，藍田以南各村鎮處處人滿為患。

更重要的是，黑衣教的兩位靈魂人物，教主李思與紅玉郡主李紅玉也兼程趕至，此刻正坐鎮在鬼屋之內。

最倒楣的首推林忠和活閻王，他二人負責付款取鑰，在老龍居整整苦候了六天，又不敢隨便離開，少說也跟錢掌櫃查問過一百次，怎奈錢通也不知大哥大的去向，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等啊等，盼啊盼，好不容易才得到消息，小祖宗約他倆在城隍廟裡進行交易。

一塊石頭，總算落地，閻五、林忠毫不猶豫，當即以最快的速度趕去城隍廟。

阿寶、曾妮、賴皮已先一步到達，依舊扮作祖孫主僕模樣，人在神殿內，就立在神像前的供桌旁。

二人跨步而入，大哥大首先開口道：「抱歉，敝友因事躭擱，至今始歸，令二位久候了。」

活閻王閻五皮笑肉不笑的乾笑兩聲，單刀直入的道：「東西帶來了吧？」

賴皮道：「廢話，沒有鑰匙就不會叫你們來了，兩位可知我家老爺子為何約兩位在此見面？」

林忠道：「林某正想請教。」

「舉頭三尺有神明，誰要是玩陰使詐，變鬼變怪，必遭天打雷劈！」

「江湖人物，不信這些。」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因果報應的例子俯拾皆是，不由你不信。」

閻五臉色一沉，怒溢雙眉道：「老夫今天來談生意的，不是來談鬼神，請把鑰匙拿出來吧。」

表現得很大方，話一說完，首先取出一疊銀票，放在供桌中央。

阿寶也不寒酸，將銅鑰匙跟銀票放在一起。

林忠拿起了銅鑰匙，仔細端詳。

曾妮取過銀票，在手上彈一彈，問道：「多少？」

活閻王閻五道：「五千兩的票子四十張，總共二十萬兩。」

賴皮閑不住，幫着曾妮一張一張的點，一張一張的看，眞像是個精打細算的生意人似的。

閻五道：「數字沒錯吧？」

曾妮道：「不多不少。」

「有無偽造的票子？」

「大概沒有。」

阿寶道：「林朋友，這一把鑰匙是否你們想要的東西？」

林忠道：「不錯，正是當年遺失之物。」

「可有變造之處？」

「沒有發現。」

「如此，這筆買賣就成交了？」

閻五將銅鑰匙納入懷中，道：「生意是已成交，告辭了。」

心急脚快，餘音未落，人已到了殿外。

賴皮冷嘲熱諷道：「祝你好運，發了大財後最好多做善事少造孽。」

閻五厲聲道：「三位暫勿遠去，鑰匙如果有問題，打不開金庫，閻某還會回來找你們算帳。」

阿寶道：「放心，包你們發大財，若有差池，保証加倍奉還。」

最後這幾句話，閻五、林忠根本沒聽見，已越牆而過，一溜煙似的往東奔去。

金庫已經找到，兩人急如星火，但聞風聲貫耳，快如瀉電奔雷，將輕身功夫施展到極限，十里不到的距離片刻即至。

白屋外刁斗森嚴，觸目皆是黑衣教的教徒，佈下了數道防線。

屋內的屍骸已清除盡淨，還搬來幾張椅子，鎮西王李思、紅玉郡主李紅玉正坐鎮在此。

副教主鎮八荒雷震宇，總護法梵僧普迦、刑壇壇主殺人不見血史光光、青龍壇主鬼見愁柳一刀，以及八大護法陪侍在側。

閻五一進門，黑衣教主李思便呼地一躍而起，迫不及待地道：「鑰匙拿到沒有？」

「拿到了！」閻五躬身答，取出銅鑰匙，雙手呈上。

李紅玉道：「可會將那三個傢伙生擒活捉？」

「未能如願。」

「那是擊斃了？」

「地點不對，無從施展。」

「難道不是在老龍居進行？」

活閻王閻五戰戰兢兢的道：「在老龍居有二十名教中高手在暗中埋伏，另還安排好弓箭手在附近待命，不料那個老傢伙狡猾得很，未入老龍居，約屬下去城隍廟，廟外且有武林人物四處走動，故未敢輕率行事，生意一成便匆匆離開。」

殺人不見血史光光道：「這三個傢伙畢竟是何來路？」

林忠搖頭道：「至今不明。」

「功力如何？」

「高不可測。」

「你們動過手？」

「老頭身邊的那個小厮曾露過幾手，確非省油的燈。」

紅玉郡主的眸光從雷震宇、閻王、林忠的臉上緩緩掃過，道：「依三位看，他們祖孫主僕三個會不會是大哥大、小弟小與女兇手白妞的化身？」

雷震宇道：「雷某亦有此想法，但從外表上又看不出任何端倪來。」

李思臉色微變道：「果是他三人，事情就嚴重了，鑰匙必非眞品。」

紅玉郡主大急道：「那就趕快開開看·假如開不開，就殺到藍田去，將他們碎屍萬段。」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夥意見一致，李思、李紅玉、雷震宇、柳一刀、閻五、林忠等人隨即大步出門，來到寶庫之前。

總護法梵僧普迦、八大護法，殺人不見血史光光則留在外面，負責警戒。

實際開門的工作由林忠來辦，黑衣教主李思對鬼見愁柳一刀道：「柳壇主，本教主交代你的事準備好了吧？」

柳一刀正容道：「俱已妥當，準備了二百條蔴袋，每條裝五十個大元寶，由二百人背負，百萬兩白銀一次便可搬走。」

李思聞言表示滿意，又對活閻王閻五道：「其中一半應即運交南陽王，充作軍費，另一半則留由本教支應，凡是有功之人定要重賞，以激勵士氣，務必要在極短時間之內拿下藍田，攻進長安，以慰老教主在天之靈。」

話才說完，佳音立至，林忠已將庫門打開，喜極而呼道：「開了，開了！」

這是天大地大的一件喜事，衆人一湧而入。

沒見伏兵。

沒見異狀。

侯三虎已被移走。

看在他們眼中只有鏢車、木箱、白花花的大元寶。

雷震宇喜上眉梢，動容道：「教主，想我雷震宇闖蕩江湖數十年，還從來不曾見過這麼多銀子，想是天佑本教，註定要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李紅玉更喜更樂，志得意滿道：「這是昏君的官銀，他做夢也想不到會用來打他自己，合該咱們一展抱負，大展鴻圖，成就一番彪炳功業，名垂千古。」

黑衣教主李思哈哈一笑，道：「好一個功業彪炳，名垂千古，本王正有此意，欲與太宗皇帝同留青史。」

利慾薰心，無耻之尤，與唐太宗李世民同留青史恐怕未必，以弟弑兄，篡位奪權則一，實乃李門之羞，夫復何言？

柳一刀是個馬屁王，順勢獻媚道：「吾皇高瞻遠矚，雄才大略，他日的成就定比太宗皇帝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個老小子眞會巴結，大軍尚未開到長安，便把黑衣教主當作皇帝來看，李思聽在耳中，好不舒坦，正經八百的道：「柳壇主說得好，果有此日，就封你做大將軍，賞地百里。」

柳一刀馬上跪了下去，高呼道：「謝主隆恩。」

「平身，快喚他們進來搬銀子吧。」

「是，陛下！」

一個以爲當上了皇帝，一個以爲做了大將軍，就在他倆陶陶然渾然忘我的當兒，黑衣教徒已洶湧而入，打破木箱，取出元寶，猛往蔴袋裡裝。

孰料，洞底、高處，有一個洞孔，突然流進水來。

有人驚叫道：「水！水！」

不旋踵間，又有人吆喝道：「油！油！」

果不其然，是油，不是水，有一股濃濃怪怪的油味瀰漫其間。

來源還不止一處，共三處，都在地勢較高的地方。

油勢並非很大，而且時斷時續，但因位於高處，流速極快，不久就浸透了大半個庫房。

時斷時續，表示這油並非自然湧出，而是有人從桶裡倒出來的。

油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火。

李思當然會想到這一點，嚇得他心驚肉跳，立即下令道：「馬上撤退，快！快！」

再快也比不上火快，第一個字甫出口，猛聽轟！的一聲響，火光乍現，火舌四竄，已呼啦啦的燒起

來。

油上加火，火上加油，一發不可收拾。

何況還有鏢車、木箱，都是助燃的好材料。

火、熊熊烈烈，越燒越猛。

油，源源不絕，越倒越多。

有火的地方就有油。

有油的地方就有火。

慘叫聲，此起彼落。

屍焦味，撲鼻難聞。

好似身在屠場。

彷佛人在煉獄。

才一刹那的工夫，便有數十名黑衣教徒葬身火窟。

火，仍在燒。

油，仍在加。

範圍迅速擴大，死人急遽增加，二百餘人僅僅只有李思、李紅玉、雷震宇、柳一刀、閻五等五人倖免於難，逃至門口。

「關門！」

話出李思之口，閻五、柳一刀奮勇而上，猛拉鐵門。

却見林忠滿身是火，從火場內狂奔而出，驚惶萬狀的喊叫道：「等等我，等等我！」

來不及了，人還沒到門邊，便大火焚身而亡。

門總算關起來了，將大火關在門內，五個人大大地喘了一口氣，頻呼：「好險！好險！」不迭。

也才有工夫思考，紅玉郡主咬着銀牙嬌叱道：「我們上了別人的惡當，中了歹人的毒計，掉進那三個混蛋的陷阱裡了。」

李思恨得牙癢癢地，道：「咱們走，這筆帳將來會找他們加倍討回來！」

想得倒美，可惜爲時已晚，猛抬頭，左右側的上方黑壓壓的站滿了人，可就是沒有一個是他們自己的人。

阿寶、曾妮、賴皮在左邊。

陳弘志、洪四海、慈悲婆婆在右邊。

正對面由三十名大內高手排下三道人牆。

左右兩旁亦由丐帮高手築起數重肉屏風。

飛鳥不渡。

鬼神難越。

所有的道路悉被密密痲痲的封死。

直驚得鎮西王李思透體生寒，大聲吼叫道：「總護法何在，快將這一羣不識時務的傢伙趕盡殺絕！」

紅玉郡主也驚極而呼道：「史壇主何在，本郡主命你立刻將這一羣攔路狗清除乾淨！」

白搭，梵僧普迦、八大護法、殺人不見血史光光不知人在何處，無人出面應話。

阿寶譏誚道：「王爺休再鬼叫，那位野和尚，還有八大護法，以及上百魔徒，正在接受武當七子、少林高僧的『熱情招待』！」

曾妮的話也充滿嘲弄。「郡主亦請勿再張狂，貴教的狐羣狗黨，蝦兵蟹將，與史光光壇主，正被大內高手，峨嵋諸尼『開壇超渡』！」

賴皮下了總結，言詞風趣而又幽默。「也就是說，在接受『熱情招待』、『開壇超渡』之後，很快就會死光光，同往『極樂世界』、『西方樂土』去集體報到！」

此乃實情，絕非虛語，白屋四周早已設下十面埋伏，天下英雄全部藏身深坑大洞之內，李思兄妹打開鐵門，召喚手下進入庫房搬運官銀時，洪四海一聲令下，大家一起殺出。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開始便佔得上風，一開始便將魔徒分隔成無數小塊，復在外圍的丐帮弟兄配合下，以壓倒性的優勢打得黑衣教落花流水，潰不成軍，已傷亡殆盡，接近尾聲。

黑衣教主的臉都氣紫了，將憤怒的箭頭指向欽差大人陳弘志：「閹賊，不用問，這一切是你一手安排的，本王但有一口氣，你就休想稱心如意。」

太監陳弘志報以一聲冷笑，道：「王爺說那裡話來，如無背叛朝廷的事實，就不會有今天被困將亡的厄運，是你咎由自取，怪不得誰。」

丐仙洪四海咬牙道：「黑衣教肆虐武林，爲禍江湖，殺了多少英雄好漢，毀了多少名門正派，今天就是你還債的日子。」

慈悲婆婆不慈悲，她破口大駡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此乃天公地道之事，你外援已絕，內有大火，就算脅生雙翅，也休想飛出天下英雄的手掌心，多行不義必自斃，今天就乖乖的認命吧。」

李紅玉雙目盡赤，彷佛要噴出火焰來，嬌叱道：「本教有數萬人馬齊聚藍田，隨時會有大軍前來馳援，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別得意的太早。」

阿寶冷笑道：「坦白告訴妳，藍田以東，王順山以西，這一帶已在羣豪掌握之中，難越雷池半步，退而言之，就算魔徒之中有人能突破防線，趕來馳援，那時候你們不是被燒成黑炭，烤成人乾，就是早已粉身碎骨，到幽冥地府去當貴賓了。」

紅玉郡主聽在耳中，怒在心頭，揚目望着阿寶、曾妮、賴皮道：「本郡主正想要問你們幾句話。」

大哥大謙恭有禮。「有話快說。」

小弟小加了一句：「有屁快

放！」

李紅玉道：「賣鑰匙的人想必是你們沒錯吧？」

小祖宗道：「沒錯。」

「誰扮老頭？」

「咱家。」

「誰扮孫女？」

「曾妮。」

「小斷是那個小流氓賴皮？」

「完全正確。」

雷震宇身為副教主，曾親自參與其事，竟未識破，甚為疚慚，亦復惱恨，怒沖沖地道：「這樣看來，本教前不久脫逃的三名叛徒也是你們三個娃兒了？」

曾妮昂首道：「你說誰是叛徒？」

「張天送、張天來兄弟與野玫瑰黃梅。」

「哦。」

「誰是張天送？」

「寶哥。」

「誰是張天來？」

「賴皮。」

「誰又是野玫瑰黃梅？」

「副教主這是明知故問，自然是本姑娘我。」

鎮西王李思一面尋思脫身之計，一面道：「金庫鑰匙，當年是被一個老頭兒拾去，怎會落在你們手中？」

阿寶道：「那位長者，正是家師，是他老人家要我拿來賣錢的。」

「令師何人？」

「獨行俠古來稀。」

「古老兒還沒有死？」

「不但古師父未死，情僧無垢、狂道杜非也都健在，而且都是在下的授業恩師，不過……」

「不過怎樣？」

「王爺請放心，三怪已金盆洗手，不再過問塵間之事，不會為難各位的，有咱家一人代表就夠啦。」

鑰匙是活閻王閻五買的，自責甚深，怒氣沖天的道：「毫無疑問，你們早已找到寶庫，打開鐵門？」

賴皮道：「這是不爭的事實，白痴也會想得到。」

「既已找到鏢銀，為何還要出售鑰匙？」

「多弄幾個銀子花豈不更好，同時也是黑衣教該付應付的利息。」

「利息？此話怎講？」

「太平鏢局是我們賴家的，你們劫了鏢銀，害得我們家破人亡，當然要付利息。」

「賴小子，你怎知本案是黑衣教所為？」

「是侯三虎親口說的。」

一語驚四座，李思、李紅玉、雷震宇、柳一刀、閻五齊都臉色大變，鬼見愁惶聲道：「你是說侯三虎還沒有死？」

阿寶道：「死掉就不會說話啦。」

「原來是這個叛徒帶你們找到此地的？」

「恰恰相反，是我們在此找到他的。」

「柳某不懂你的意思。」

賴皮道：「告訴你就懂啦，侯三虎等三人見財起意，想要黑吃黑，同謀私藏官銀，殺死同夥手下，不料，另外兩名香主比姓侯的更狠更毒，居然將他關在此地，打算活活餓死，那知侯三虎靠老鼠充饑活下來，兩位香主卻貪心不足，再生歹念，雙雙亡命老龍居。」

活閻王閻五道：「侯三虎如今安在？」

曾妮道：「關在縣衙牢裡待審。」

鎮八荒雷震宇聲若雷鳴。「你們的心腸也未免太狠太毒了，找到侯三虎，搬走大元寶，已經佔盡便宜，為什麼還要以此為餌，設下這個惡毒的陷阱？」

阿寶道：「難得有個好餌，不釣幾條大魚大蝦豈不太可惜？」

賴皮附和道：「小魚小蝦想已烤熟，大魚大蝦、紅燒獅子頭、烤乳豬、炸八塊差不多快要上桌啦！」

不是威脅，是鐵錚錚的事實。鐵門關住了大火，卻關不住油。

油從下面流出來。

火苗也跟着冒出來。

閻五等人嚇一跳，前衝數步，臉有驚容。

欽差大人陳弘志開口了。「王爺，懸崖勒馬，為時未晚，現在就束手就縛，隨本座進京面聖，皇上念骨肉之情，也許還有一線生機。」

黑衣教主李思怒眉雙挑道：「閹賊休得口出狂言，蚍蜉撼不動大樹，螞蟻拉不走大車，就憑你們這幾個跳樑小丑還困不住本王。」

丐仙洪四海道：「王爺以為可以敵得住天下英雄的聯手一擊？」

鎮西王的口氣好大。「游刄有餘。」

慈悲婆婆從從容容道：「話不要說得太滿，事實上根本不須羣豪出手，只要略施小技便可把五位解決掉。」

李紅玉態度強硬。「有甚麼毒招盡管施出來，本郡主如果皺一下眉頭就不叫李紅玉！」

阿寶提起一隻木桶晃一晃，道：「不用毒，只用油。」

曾妮補充道：「火上加油，結果如何你們心裡有數。」

賴皮挑明了說：「不是燒焦燒黑，就是烤乾烤臭，狗不吃，狠不要，禿鷹也不會咬一口。」

陳公公道：「可不是一桶，是無數桶，只要洪幫主一聲令下，各位立足之處馬上就會變成油池火海。」

果然，洪四海招招手，身後的丐幫弟子每人提着一桶油作勢欲潑，聲勢好不駭人。

門內的油不斷流出，大火已擴展至丈許方圓，丐仙洪四海朗聲道：「王爺如肯解散黑衣教，自縛面聖，現在還來得及。」

李思的答覆只有三個字：「辦不到！」

欽差大人陳弘志道：「生死存亡全在王爺一念之間，盼再三思。」

「哼！」

黑衣教主索性連話都不說了，僅回報一聲冷哼。

「潑！」

洪四海、陳弘志毫不猶豫，下令潑油。

「殺！」

「殺！」

李思兄妹等的就是這一刻，趁羣豪潑油，無暇出手攔截的一瞬間，五個人齊聲喊殺，同展「一鶴沖天」絕技，彈身拔起。

轟！的一聲，大火已起，冒出來丈許高的火焰，却連五人的腳底都沒燒到，人在空中，十掌交揮，主動猛攻兩旁的阿寶、洪四海等人。

陳弘志、洪四海、慈悲婆婆、大哥大、小弟小、曾妮的反應也不慢，立刻發掌相迎，在五人的上方築起一道掌牆，佈下一道網羅。

「看打！」

「看打！」

小祖宗打出一把黃蜂釘。

曾妮、賴皮打出六枚袖箭。

這一切，全部發生在電光石火一剎那間。

快得令人眼花撩亂，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快得叫人心驚肉跳，完全是本能的反應。

混亂中，活閻王閻五發出一聲殺豬也似的慘叫，墜落火海，化為焦屍。

接着，鬼見愁柳一刀也一頭栽下去，變作浴火鳳凰，成了乾烤全蝦。

李思、李紅玉、雷震宇三人却技深若海，神功蓋世，已達爐火純青，登峯造極之境，屢破強敵，屢渡險關，凌空蹈虛，其快如飛。

丐幫弟子攔不住。

大內高手截不下。

陳弘志、洪四海、慈悲婆婆無能為力。

阿寶、曾妮、賴文龍也奈何不了他們。

三個人好似長了翅膀，又似有鬼魂附身，彷若三條滑溜泥鰍，更像是天邊的星，突破重重的截堵，連破無數關卡，宛如一縷青烟一陣狂風般一掠而過，在大家的視線內消失。

一場驚心動魄，波浪壯闊的惡鬥就此告終。

外圍的殺伐亦隨之結束，所有的魔徒全數被殲，僅總護法普迦、八大護法與殺人不見血史光光，跟着李思、李紅玉、雷震宇落荒而逃。

主角雖逃，但不論如何，總算出了一口怨氣，給黑衣教一個重創，殺掉兩名壇主，毀掉十幾名堂主、香主，以及數百名魔徒，是黑衣教自創教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挫敗，也是天下英雄企盼已久的第一場大勝仗。

武當七子、少林高僧、峨嵋諸尼已相繼攏來，大夥在額手稱慶，喜形於色之餘，又不免齊為李思兄妹的脫逃，未能將雷震宇等人格斃而耿耿於懷。

賴皮想得更多，望着足下的熊熊烈火，道：「這火幾時才能滅？」

阿寶道：「快了，停止加油，很快就會熄掉。」

「要多久才會冷？」

「你想進去？」

「是啊。」

「進去幹甚麼？」

「看看我的大元寶有沒有被熔化。」

大哥大冷哼一聲，道：「哼，財迷鬼，守財奴，滿腦子的金子銀子，你放心好啦，就算熔成一大團，也飛不走，跑不掉，五十萬兩銀子不會少一分。」

賴皮死腦筋，不開竅，煞有介事的道：「熔成一大塊就糟啦，五十萬兩有三萬多斤，叫我怎麼分，怎麼搬，會愁死人的。」

曾妮故意逗他。「愁吧，愁吧，愁死了賴皮，我們就可以瓜分賴家的銀子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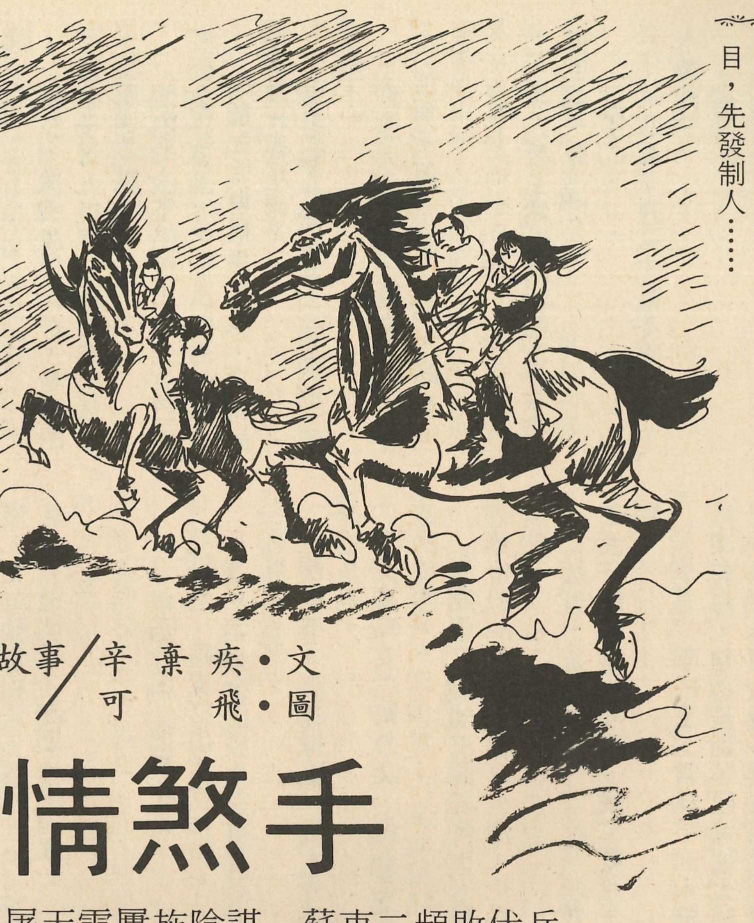
欽差大人陳弘志則說：「別愁，別愁，這裡的事全部交由丐幫及藍田縣來處理，待黑衣教一滅，本座自會奏明皇上，撥五十萬兩庫銀給你。」

聽陳公公這樣一說，賴皮這才轉憂為喜，隨大家歡天喜地的返回藍田縣衙。

那把銅鑰匙獨行俠古來稀只要求賣十萬兩，如今賣了二十萬兩，平空多出一倍來，阿寶毫不考慮，決定多餘的部份全部拿出來給大家。

送了老龍居的錢掌櫃三千兩，作為佣金介紹費。（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蘇東二等三人殺了東洋人後，三人三騎奔馳於山中路，夜晚住野店，老闆兩夫婦行動可疑，蘇東二運功窺聽，這對老夫婦果然是當年殺害中原十大高手的「河澗閻羅」屠天雲和施毒高手葛紅「老超渡」，當年僅霍天行一人劫後餘生。二人正在計謀要殺害蘇東二和朱全，再拐賣珍珠姑娘，被蘇東二認出兩人眞面目，先發制人……



愛情煞手

屠天雲屢施陰謀　蘇東二頻敗伏兵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老人搓搓雙手，指着左邊暗房，道：「就那一間，是個大通炕。」

蘇東二扶着珍珠就往暗房走去。

蘇東二就是蘇東二作風，他出刀之前不多言。

＊　＊　＊

朱全要跟過去，但老人却對朱全笑笑，道：「小客人，你就別去了。」

朱全道：「爲什麼？」

「看來他們是新婚夫妻，你去了算什麼？」

朱全道：「你還有別的地方給我住？」

「有，當然有。」

「在哪兒？」

「你瞧，就在那邊呀！」

朱全抬頭往右邊看，嗄，老人袖中有乾坤。

老人在抖袖了，忽聽左邊傳來吼聲：「阿全……」

朱全猛回身，老人不動了。

怎麼恁般巧的在他欲出刀時候有人喊叫呀。

老人與朱全同時回頭，就見蘇東二出來了。

珍珠沒出來，她躺下去睡了。

＊　＊　＊

蘇東二一直走到老人面前，他冷冷一哂，道：「你……哈……大概就是『河澗閻王』屠天雲，是不是？」

老人吃吃一笑，道：「誰是屠天雲？我是世代在這兒開野店的人呀！」

「別逗了，那個老女人乃是關內用毒高手，人稱她『老超渡』葛姑娘的便是，對不對？」

他點明了這兩個關內黑道煞星，便也令屠天雲忽的仰天一聲厲笑。

「哈……嘿……」

他祇笑了一聲便不笑了。「出來吧，個皮養的，葛姑娘呀，咱們遇上朋友了。」

「朋友？」老超渡出來了。

「是呀，有緣千里能相會。」

「我瞧瞧，他這位朋友什麼樣。」

老太太三脚兩步的走近蘇東二，她上下瞧一遍，道：「你是怎麼認識我二老的？」

蘇東二道：「中原十大高手會泰山，這可是一件震驚武林大事吧！」

他此言一出，老頭兒驚呼，道：「噢……你……你是怎麼知道當年那件事的？」

老超渡道：「難道你認識那個霍天行嗎？」

老太太也立刻張開嘴巴又道：「當年十個死九個，僅僅走掉一個霍天行。」

蘇東二冷冷笑起來。

老太太又道：「姓霍的若非是個老郎中，他也早死在我那天地毒網中了，哼！」

她似是很得意的道：「我老婆子祇用雙手上下揮，那大片無色無味的毒網，碰上必死。」

她忽然亮出右手，冷凜的又道：「我老婆子這就要超渡你們這兩個小子了。」

她帶着人皮手套，狠狠的抓了一把毒粉。

老頭兒已屏住呼吸了。

蘇東二却並不驚慌，他自腰上取出笛子來了。

朱全就吃一驚，道：「叔叔，我來……」

蘇東二道：「你去你阿姨身邊別出來。」

朱全立刻往左面屋中匆匆走去，這光景倒令屠天雲看了一眼葛紅。

葛紅已叫道：「你二人還想活命？」

却聽得屋中珍珠道：「快來！」朱全進房門了。

蘇東二拉把椅子坐下來，他吹起笛子來了。

蘇東二吹的是「萬馬騰奔在殺場」。

立刻間，葛紅的臉色變了。

屠天雲的面皮更是灰蒼蒼，他沉聲道：「神笛殺手，你是神笛殺手……」

蘇東二的笛聲在這茅屋之中盪漾着，頓時好像這屋內擁擠着無數怒馬奔馳，隆隆之聲不絕於耳，幾乎屋頂快要破了。

葛紅發動了。

她厲吼之聲是嚇人的，那種老而慈祥的表現早已不復在她的臉上了，代之的是殘忍的冷笑。

「死吧，我的兒……」

好一把「催命毒瘴」直往蘇東二撒罩過去。

再看屠天雲，他已退到二門外灶房邊去了。

於是，怪事出現了，祇見一片毒瘴在蘇東二的頭上一尺處盤旋着，凝聚着，久久而不往下落。

屠天雲已大聲地叫：「葛姑娘呀，快退啦！」

葛紅不退，她吃驚的厲叫：「妖法呀，莫非這小子是白蓮教的呀？」

笛聲更雄壯了，笛聲中宛似充滿了一片血殺在進行，而盤旋在蘇東二氣功擺動的旋狀毒物，慢慢的往四下裡擴大，然後飄落於無形。

蘇東二的頭上冒出汗珠了。

忽聽葛紅厲叱：「再看老超渡的『龍打鼾』！」

祇見她的手一搗一揮，然後又是雙掌一推。

她推的什麼？還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東西在撒播，往四下裡散開着也罩向蘇東二。

這乃是她的至寶，輕易的不使用。

想當年，她就是用這毒藥下毒手，害死九名高手而單單走了霍天行。

他們就是最忌諱霍天行，才逃出關外來的，但想不到被蘇東二無意間把二人的行踪識破。

這也算是天理昭昭吧！

＊　＊　＊

然而，蘇東二的笛聲更加的尖亢懾人，這表示他並未爲毒所侵。

而葛紅大爲吃驚的奪向二門。

就在此刻，忽聽得屠天雲厲叫，道：「停，停，你娘的，別再吹了。」

蘇東二收起笛子來了。

他冷冷的面對着二門不開口。

屠天雲走進來了，他站在蘇東二面前，道：「你的氣功已至化境，令人佩服。」

蘇東二道：「出刀之前，你還對敵人恭維一番，是不是表現你的風度？」

「風度？嘿……咱們祇知道保命。」

「倒也坦白。」

葛紅站在二門未進來，她大叫：「老頭子呀，我的能耐出盡了，剩下來的看你的了。」

她眞的改變了，手上各持一把刀。

蘇東二冷厲聲道：「你們應該聯手。」

屠天雲道：「當年十大高手會泰山，祇走了個霍天行，小子，你必是霍天行什麼人了。」

蘇東二道：「你去猜吧！」

屠天雲道：「沒有意思的事何必去猜？老實說，便霍天行在此，老夫自認還能同他打個平手，而你……」

蘇東二道：「我是我，我不是霍先生。」

屠天雲道：「那又怎麼樣？」

蘇東二冷冷一哂，道：「我出刀是絕對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他忽的自鼻孔中噴出兩粒珍珠，接在手上，收回腰袋中，看得屠天雲吃一驚。「你……鼻中還有避毒珠呀，難怪了。」

「所以你們最好來硬的，正面作戰才是君子之風，暗中害人乃小人行爲。」

屠天雲大怒，叱吒道：「娘的，乳臭未乾的小子，你敢教訓屠閻王呀！」

他也自稱自己是閻王了。

一聲冷笑，蘇東二道：「不是教訓，是要殺你。」

屠天雲忿怒的道：「咱們誰殺誰還未知呐。」

蘇東二道：「還等什麼？」

屠天雲忽的往蘇東二懷中衝去。

蘇東二根本不動，他也不閃一閃的便平伸雙手。

「叮叮噹噹，沙……」

「噢……」

這二人好像見面在握手，却忽然傳出一聲「唉……」

這聲音帶着幾分蒼老，當然是屠天雲發出來的。

屠天雲的尖刀垂下了，他抖着左臂直噎氣。

於是，二門的葛紅尖聲叱吒道：「老頭子呀……」

蘇東二本是要下第二刀的，但他站着不動了。

那葛紅祇一看到屠天雲的傷，便轉頭對蘇東二急叫：「你等等！」

蘇東二道：「等什麼？」

葛紅道：「强梁不如商量呀，小子。」

蘇東二道：「生死一剎間，還有什麼商量的？」

葛紅道：「就算你能殺了我夫妻二人，你沒有我老婆子的消息，你們還是活不成的。」

「怎麼說？」

「怎麼說呀，我便提個人名字你就會明白了。」

「誰？」

「王天柱，大都統鐵木雄手下第一侍衞王天柱。」

「王天柱？」

「不錯，怎麼樣？」

蘇東二道：「手底游魂，我會怕他？」

「你的武功是高，多年來有誰能殺得了我的老屠呀，你是第一人。」

蘇東二道：「王天柱又怎樣？」

「王天柱有陰謀呀，他的陰謀是弄死你們三個人，至於在什麼地方……嘿……」

突聽屠天雲道：「不要說，叫他們去送死。」

葛紅道：「咱們都是關內來的鄉親，不能看着他們去送死呀……再說，將這消息換性命，兩不吃虧嘛。」

她再對蘇東二又道：「怎麼樣？」

她邊說還邊爲屠天雲止血上藥，嚄，夫妻之情在此刻竟全流露出來了。

這正是人們常說的，樹靠一張皮，人靠兩片唇，又說：人靠兩片唇，盡說好聽的，剛才還要把人弄死呐，此刻又提到關內一家人了。

果然，蘇東二不賣交情，他冷冷的道：「我不在乎他們什麼陰謀，二位還是起來再殺……」

屠天雲抖着血臂，叱吒道：「怎麼殺呀，兒，你把老夫的一條臂幾乎切掉，我還能殺嗎？」

葛紅道：「我的幾手絕活也全栽了，我是個女人呀，一個不中用的老女人了，我怎麼同一個年輕體壯的年輕人動手，我找死不是？」

蘇東二冷冷道：「如此說來，我也祇有趁你二人之危了，那末，二位閉一閉眼睛，我出刀是不叫人感到疼痛的。」

「嗚……」

葛紅還會大哭，道：「老天爺呀，咱們幾曾受過這樣的欺辱呀，這是什麼時代了，瞧瞧，年輕人欺侮老人頭上了，何來尊老敬賢呀，何來仁義道德呀，這叫咱們死也死得不瞑目呀……嗚……」

這女人一時之間涕淚滂沱起來了。

蘇東二冷笑一聲，道：「欲要人之命，小心自己的命，你們生受吧！」

葛紅抹淚大叫：「誰知道你們如此扎手貨，一時間叫我失去了殺你們的機會呀！」

蘇東二沉聲道：「那就挨刀吧！」

「不甘心呐，小子……」

這時候她說實話，她當然不甘心。

於是，有個聲音自房內傳出來了。

「東二呀，就饒他們一次吧！」

蘇東二一怔，道：「放了他們？」

「換他們的消息嘛，也不是白白放了人。」

蘇東二心中一軟，這是珍珠的聲音，當然得聽了。

屠天雲已叫道：「謝謝了，姑娘。」

蘇東二沉吼道：「別謝了，快把你們知道的消息一字不漏的說出來。」

屠天雲對葛紅道：「說給他們聽吧！」

葛紅道：「前去兩條路，都通梅河口，那是去瀋陽必經的渡口，記住了。」

蘇東二道：「這條路我早就知道了。」

葛紅道：「你還未答應交換我說了以後，你放不放了咱們可憐至極的老夫婦二人呐！」

蘇東二道：「那要看妳說的消息實在不實在。」

「當然實在。」

蘇東二道：「那就快快的說。」

葛紅道：「此去大山中，一共兩條山道通大路，一條是茅草溝，另一條乃是石頭谷。」

她抹去屠天雲手上鮮血，齜牙咧嘴的又道：「看起來走石頭谷比

走茅草溝快捷，實際上你們應該走茅草溝才會平安無事。」

「怎麼說？」

「你們是騎馬的，凡是騎馬的都會走石頭谷，因爲大道也平坦，所以那兒有埋伏。」

「什麼樣的埋伏？」

「石頭谷中石坑多，兩邊山崖好藏人呐，如果有許多人藏在山道兩邊亂箭齊發，你們就完了。」

蘇東二嘿嘿一笑，道：「茅草溝不太平呀！」

「不錯。」

「這也是王天柱說的？」

「是呀！」

「如此大的機密他會隨便說？」

「他當然不會隨便說，嘿……」

蘇東二道：「你們又怎麼會知道？」

屠天雲沉聲道：「葛姑娘呀，妳是老人多磨呀，何不快快告訴他呀！」

蘇東二道：「我的耐性不高，妳還是快快的說。」

葛紅道：「我便直接了當的對你說，你小子聽了可別再發火。」

蘇東二冷然一笑不開口。

葛紅咬咬唇才道：「王天柱拍馬打此地經過，他順便邀我二老去幫他殺人，他明言，如果幫他能成功，二百兩銀子外加兩匹關東大紅馬。」

蘇東二道：「爲何不幹？」

「幹，當然幹，誰不知道咱們當年在關內做買賣獨來獨往呀，同人合作銀子不多嘛！」

蘇東二吃吃冷笑，道：「原來是想獨挑呀。」

葛紅道：「不錯，這也是咱們一貫作風。」

「爲何變了心志？」

「唉，我被那姑娘……喂，她眞是你老婆？」

蘇東二道：「你們應該知道的，她是我妻子那是假不了的。」

葛紅道：「我被你的美嬌妻子的美色迷住了，我不忍殺了她，原以爲收拾你們三個太容易了，不料……」

忽聽屠天雲對着葛紅咆哮，道：「都是妳，一進門他們坐下來，不知不覺的完事，那有此刻我挨刀呀，妳呀，被那女子玩了不說，還拖累我……」

葛紅道：「人有失神馬有亂蹄呀，難道說你吃芝蔴燒餅就不會掉一粒芝蔴的？」

蘇東二收刀了。

他指着對面的暗室，道：「有生之年我是頭一回放了想殺我的人，你二人是第一遭，祇不過……」

他重重的逼視着二人，又道：「快回去，我們不走，你二人就安安份份的別出來，否則，你二人死定了。」

葛紅扶起屠天雲便走，匆忙的回內屋去了。

這二人連一句話也不多說的就回去，走得眞快，就怕蘇東二變卦。

不多幾步，便聽得「砰」的一聲，門關上了。

蘇東二轉身往回走，他心中有了盤旋。

進得房內，珍珠已投向他懷中道：「他們會聽話嗎？」

「他們絕對不會聽話。」

「那樣，咱們不是同虎狼一起睡嗎？」

笑笑，蘇東二道：「睡吧，我的愛人呐，我爲妳吹奏着催眠曲，妳很快的就熟睡了。」

一邊的朱全道：「叔叔，你們睡，我爲叔叔、阿姨守這夜了。」

蘇東二道：「你也睡，等一等我吹笛子。」

朱全道：「好哇，叔叔，眞是妙。」

也祇有蘇東二想得出來，如此這樣，祇要有笛音，對面暗室中的人便知道這兒的人尚未睡，自然也就不敢再前來偷襲了。

於是，笛聲悠揚的飄出來了。

蘇東二坐在珍珠身邊，他與珍珠的雙目對視，那笛聲之柔和，之動聽，之妙曼，宛如天使的微笑般，直往珍珠的耳畔飄去。

蘇東二吹的聲音不大，誰聽過唱晚安曲的人似張飛大吼叫的？美啊，聽的人不用數幾隻羊了，祇慢悠悠的閉上眼睛，立刻沉睡入夢鄉。

珍珠已進入妙曼美麗的夢鄉中了。

朱全也睡着了。

朱全原想守在房門口的，但他聽了笛聲忍無可忍的頓覺眼皮重如鉛，睡了……

* * *

蘇東二眞能「吹」，這一吹直到三更天。

蘇東二並非單純的在吹笛，他在練功，他練的乃是至柔也至剛的絕頂氣功。

當然，他也把這功夫傳給了朱全，祇不過朱全的氣功比他蘇東二尚差十年修爲。

蘇東二還是把朱全拍醒過來，再大的本事不能不睡覺，蘇東二也是人。

蘇東二低聲道：「吹你學的安眠曲。」

朱全低頭看珍珠，心中不自在，他對蘇東二道：「叔叔我去守夜，你同阿姨……」

他在蘇東二耳邊，小聲道：「人說春宵一刻值千金呀，叔叔放心啦！」

蘇東二叱道：「這種情況下，怎麼去做愛？與緻早被這兩個該死的磨光了。」

朱全道：「我出去……」

「不用，祇在這兒吹。」

蘇東二想是太累了，他歪身在珍珠身邊睡下了。

朱全接着吹，他當然也吹的是安眠曲，而且也吹得十分柔和。

朱全便在他吹奏下，進入忘我之境，也一遍遍的吹着這柔和的調子。

他也調氣運行氣功了。

好歌人人愛唱，好曲人人愛聽，朱全在笛上的功力雖比不過蘇東二的紮實，却也是有板有眼的，他爲了不把一邊的叔叔、阿姨吵醒，吹得便也十分小心了。

* * *

笛聲就在這山谷野店中整夜的吹個未停，一般人必然累得口乾舌燥吹累了，然而對蘇東二與朱全二人而言，他二人反而有精神。

外面現出灰蒼蒼的晨曦色，朱全不吹了，他得把那一雙老夫妻叫起來。

於是，朱全慢慢的拉開門，又慢慢的移向對面暗室外，輕彈門板，道：「喂喂，起來了，起來燒熱水了……」

一頓，他又叫：「怎不快起來呀，起來做吃的了。」

叫了一陣沒回音，朱全這就要去推門。

「等等！」

朱全忙回頭，蘇東二與珍珠走出來了。

蘇東二搖搖手，道：「阿全，冒然推門必然吃虧，你退回來。」

朱全愣然的退到蘇東二身前，道：「有陰謀？」

蘇東二道：「阿姨送你的兩粒避毒珠呢？」

朱全道：「在我袋子裡。」

「塞進鼻孔，咱們走……」

朱全道：「不吃不喝就走？」

「是的，咱們袋子裡有……」

朱全一聽，立刻把三個鞍袋取在手上，跟着蘇東二與珍珠二人走出這家野店外。

還好，三匹馬仍在林下拴着，三匹馬也正在吃草呐。

朱全忙把馬鞍放妥，蘇東二却已把珍珠扶上馬背，他不上馬，他取出笛子吹起來。

蘇東二既非吹的是戰刀曲，又非是血魂曲，他吹的曲子却是令人聽了十分不安煩燥的。

還未吹一半，三匹馬已仰頭嘶叫起來了。

林子裡傳來鳥叫聲，「噗噗嚕嚕」的飛上了天。

然而，茅屋中依然是平靜的。

於是，蘇東二不吹了，他騎馬，道：「茅屋中沒有人，他們早逃掉了……」

珍珠道：「再吹我就頭痛了。」

朱全道：「叔叔，我想去看看。」

蘇東二道：「一般人的通病，好奇不是？」

朱全道：「不去看，怎知叔叔的話是眞的？」

蘇東二道：「那就多加小心了。」

朱全一聽可樂了，他跳下了馬便往茅屋走過去，他是一心想知道，爲何店不要，而人跑了。

* * *

朱全並未進門，他走近一邊的窗子，他祇要掀起窗子往裡面看，就一眼明白屋內是否有人在。

又聽蘇東二開口了：「江湖上多少人死於好奇心，好奇心並非壞事，但却能叫人上當。」

朱全不去掀窗子了，他站在窗外大聲道：「叔叔，我放火了，放火燒了這茅草屋……」

他頓了一下，又叫：「放火了，放火了吔……」

再是叫，房中仍然一片冷靜得叫人以爲是鬼屋。

朱全火來了，他搬了一塊大石頭，對準那扇窗子便往上砸去。

朱全一共砸了三次，把窗子砸開個洞，面盆大的一個大窟窿！

「轟轟轟！」這三「轟」之後，就見一羣虎頭蜂爭先恐後的自窗洞中往外飛來。

朱全反應快，轉身拔腿便跑，他還大聲叫：「快呀，虎頭蜂來了！」

別看虎頭蜂飛得快，朱全反應更快，幾個騰躍已落在馬背上了。

他這是打馬要逃了，蘇東二開口了。

「別動，我來！」

於是，蘇東二又把笛子吹起來。

這一回他吹的笛子十分妙，聽的人以爲山洪欲爆發了，也似天欲搖地欲動。

再看羣蜂，已被他的笛聲震在兩丈外，就是不敢往他三人挨過來。

蘇東二這是先穩住羣蜂，然後忽然改了調，他吹起如怨如訴的血魂曲來了。

想這些毒蜂被人囚在暗室中出不來，門窗加着布被堵得緊，早就發火了。

蘇東二的血魂曲一共吹了三遍，祇見室中羣蜂忽然轉了個身，正就是一窩蜂的往山谷中狂飛而去。

這時候再看看蘇東二，他已是滿頭大汗了。

這一回他用盡了內勁在笛上，也是以震懾的功力，生生把羣蜂阻

住。

他在大喘氣了。

* * *

珍珠姑娘取出絲巾爲蘇東二拭汗水，她嘆口氣道：「東二，眞神笛吔。」

蘇東二道：「眞怕救不了妳，我就罪過了。」

珍珠一聽，就在馬上送上香唇，蘇東二立刻迎上去一個甜甜的吻，太妙了。

朱全見羣蜂已走，又奔到大窗外，這一回他看清楚了，他看見床上放了個大蜂巢，還有幾隻毒蜂在上面游動着，還未飛出來呐。

朱全道：「叔叔，祇有個蜂巢在床上。」

蘇東二道：「咱們走吧。」

珍珠道：「快離開這裡。」

朱全上了馬，他低聲的道：「人不知逃到那裡去了。」

蘇東二未回應他的話。

* * *

人去哪裡？人就在附近的山頭上，深林之中往下瞧着，祇聽得一聲吼：「他娘的，不是白蓮教是什麼？」

這吼罵的人正是「河澗閻王」屠天雲。

屠天雲指着自己的野店，他對正在發楞的葛紅又道：「葛姑娘，妳出的鬼主意。」

葛紅道：「我的主意好呀。」

屠天雲道：「好個屁，去他娘的，他們怎麼會那麼平安的走了？」

葛紅道：「那小子的笛聲也能阻住那麼多的毒蜂呀，奇聞嘛！」

屠天雲道：「娘的，妳叫我半夜三更天爬上咱們後面半山上，摘下那麼大的一個蜂窩，害我背上還挨一傢伙，千辛萬苦的擱在床鋪上，白幹了。」

葛紅頓足，道：「那麼漂亮的女人，我會這麼大方的眼睜睜看她自老娘的眼皮下走掉呀，我不甘心呐！」

屠天雲道：「就是因爲妳看上那女子，害得咱們差一點完蛋，妳看看我挨的這一刀，若非老子是出刀高手，這一刀我的一條手臂就報廢，娘的，還聽妳的上樹去摘蜂巢，妳呀，喪門神一個！」

葛紅道：「早知如此，端燈出去我就把他們薰倒死掉算拉倒。」

屠天雲道：「這就叫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妳早聽我的話，那會有現在呀！」

葛紅道：「說來說去都是那個女子太美了，你……你可曾見過那麼美的女人？」

屠天雲道：「什麼樣的女人也沒有我的老超渡夠勁也夠味，嚄，葛條瓜當梨兒……看着不值吃着值。」

他說了一句山東大土話，哈，喜得葛紅拍巴掌！

「哈……你個河澗閻王眞會逗老娘，明知你口是心非放響屁，我還是舒服至極。」

緊接着她托起屠天雲的大毛臉，嘖嘖嘖一連三嘖，吻得屠天雲也笑了。

* * *

手臂上那一刀夠嗆的，但屠天雲却也不在乎。

在乎又怎樣，在乎能不疼嗎？

「娘的，人未幹掉，三匹馬也損失了，老超渡呀，這一回咱們的損失可大呀！」

葛紅突的站起來，道：「老屠呀！你以爲兩條路他們會走哪一條？」

屠天雲道：「我猜嗎？」

「猜猜看，他們聽我的說詞以後，會走哪一條路，咱們翻山越嶺走近路，趕去瞧熱鬧，也許……嗯，有機會咱們撿便宜……」

屠天雲想了一下，道：「總得回去取些乾糧帶身上，他娘的，這一夜眞好折騰……」

「老超渡」葛紅道：「老屠呀！你等着，我回去取吃的，咱們走飛龍嶺過白雲山，必定趕在他們面前。」

屠天雲道：「去茅草溝呀……」

「對，我以爲他聽了我對他們說的石頭谷中有埋伏，必然會走茅草溝，咱們先去找地方躲起來，這種熱鬧一輩子沒幾回可以遇上的。」

屠天雲道：「好，咱們決定走去茅草溝瞧瞧！」

於是，祇見這「老超渡」葛紅擺動着面盆似的大屁股，飛一般的往山下奔去。

屠天雲一個大翻身仰面躺在一片草窩中，他，閉上眼睛還罵大街。

就聽他罵得好難聽：「操你娘的，老子是不是眞老了，這一刀是怎麼挨的，眞他娘的『歪嘴屁眼』，有點邪門……」

他仔細的想，忽的又起身好一陣比劃。

要知道這「河澗閻王」屠天雲當年在北五省可也是個厲害人物，當他與「老超渡」葛紅二人一拍即合的相聚在一起的時候，更是嚇退不少找他們報仇的人。

祇不過仇人多了，再加上厲害的霍天行，使他二人撈足油水之後暗中便潛來關外了。

他二人原是撈也撈夠了，存的銀子這一輩子也花不完，然而，如今遇上這件事，他們的凡心又動了。

其實，這就是人心不古，誰還

嫌銀子多呀！

* * *

屠天雲仰天閉上兩隻眼，他糊里糊塗的睡着了。

屠天雲是被葛紅用足踢醒的。

「嗨嗨，老屠呀，你怎麼睡着了，起來走……」

屠天雲瞇着眼睛，道：「什麼時候了？」

葛紅道：「快走就是了，走！」

她把一個鹵好的醬肘子拋在屠天雲手上，自己邊吃邊往深山中走去。

屠天雲眞似餓壞了，他邊啃邊走，還口中含肉的道：「個老超渡，怎不把酒給我喝？」

「回來有你喝的酒，中途喝酒會誤事。」

* * *

二人吃得好，客人上門祇有麵一碗，其實他二人才不是爲生活而開店，能爲客人做上一碗麵，那已經不錯了，當然，好吃的他們不會賣，好吃的留着自己吃。

這二人拚命的往山峯上奔，對他們而言，攀山越嶺就如履平地一般，剎時翻過兩座大高山，前面……

嚄，前面是個溜平川。

長白山也出現一片平坦地，平坦地就叫溜平川，溜平川是北國人的土話，祇不過葛紅與屠天雲所看的這段平坦之地並不大，還沒三里那麼長。

* * *

笛聲響着傳過來，那蘇東二坐在馬上還吹笛子，別看那匹馬粗腰擺臀的把個蘇東二搖晃得閃呀閃的不穩當，蘇東二仍然吹笛子不走調。

蘇東二與珍珠二人騎的兩匹馬似已聽上癮了，把二人馱在背上還對應着傳來幾聲嘶叫。

朱全策馬走最後，他是年輕火力旺，腰眼上的皮肉之傷早就不痛了。

策馬走山道，原來是一種很辛苦的事，祇不過有蘇東二的笛曲，還眞有振奮人心的妙用。

珍珠最是愛聽蘇東二吹笛子了。

蘇東二不在乎被敵人聽了他的笛聲追殺上來。

蘇東二祇關心珍珠一個人，他祇要珍珠一人快樂，他就快樂。

蘇東二不再吹那些充滿了殺伐之音，更不喜歡吹些哀怨凄苦的曲調，見過霓裳仙子翩翩自天而降嗎？蘇東二便祇吹這些喜洋洋而又輕鬆的笛曲。

太妙了，珍珠姑娘騎在馬上露出十分滿意的表情，如果能併肩而馳，多好呀！

可惜這些山道不寬敞，她祇是緊緊的跟在蘇東二的馬後面。

現在，三騎已上得一道山嶺上，往下望過去，明顯的是兩條山道在面前。

蘇東二不吹了，他攏住馬，他也遙遙看向遠方。

珍珠姑娘道：「這兒是三岔口嗎？」

蘇東二指着對面一座山，道：「這是兩條山道，一通對面大山南，另一條通向西北方……」

他頓了一下，又道：「南面的叫做茅草溝，西北方的一條山道通往石頭谷……」

珍珠道：「咱們要走哪一條？」

蘇東二道：「石頭谷中眞的有什麼埋伏嗎？哼，倒要前去試一試……」

珍珠道：「東二哥，路總是要走的呀！」

「對，妳說得對……」

他對朱全又道：「阿全吶……」

朱全立刻回應，道：「叔叔，你吩咐……」

蘇東二道：「一旦交上手，我祇有全力保護你阿姨了，你可得自己小心吶！」

朱全一笑，道：「叔叔安心了，阿全不是一般人，想叫我吃虧上當，敵人總得抖兩手絕活亮一亮。」

蘇東二抖動韁繩，道：「咱們去闖一闖王天柱的甚麼樣埋伏吧！」

他這是不信葛紅的話了。

葛紅要他走茅草溝的，因爲葛紅以爲她說了石頭谷有埋伏，蘇東二必走茅草溝，而且她對蘇東二也分析過，石頭谷有利於埋伏。

但葛紅怎知蘇東二的毛病？

蘇東二就是不信邪，蘇東二是個頂着刀叢過日子的人，他不在乎。

如果他在乎，那祇是因爲他對珍珠的安全要放在心上，如果珍珠有個三長兩短，他這一輩子就苦了。

* * *

三騎下得這道山嶺，蘇東二果然撥馬往西北方，朱全却搶在前面，他要打先鋒戰了。

蘇東二對珍珠道：「我的好珍珠呀，一旦有了動靜，妳一定要緊隨在我身邊，好嗎？」

珍珠露齒一笑，道：「東二哥，我是不會離開你的，我也想幫你些什麼……」

蘇東二道：「妳幫我就是不要離開我！」

珍珠甜甜的笑了。

* * *

有一條小河橫在石頭谷口處，河水不深也不寬，祇不過三四丈。

蘇東二早就想試一試胯下坐騎的功夫，他對珍珠與朱全二人，道：「且看我躍馬過這小河……」

就在他話聲甫落，厲吼一聲：「哈……」

抖韁繩，猛挾馬腹，祇見他騎的這匹雄馬把頭猛一沉間，已撥開四蹄往河那邊飛躍……

怒馬四蹄已騰空，煞是好看……蘇東二伏身馬背上，他的人似已與馬身合而爲一了。

這匹雄馬在「轟」的一聲躍到河對岸，嗬，牠還多躍出一丈多遠，令蘇東二大爲滿意的拍拍坐騎笑了。

珍珠也隨之一聲低吼：「起……」

珍珠騎的是雌馬，雄馬過了河，牠當然不示弱，立刻飛蹄過了河。

現在，祇有朱全了。

朱全當然要過河，祇不過河是過去了，却差一尺馬的後腿未落在河水裡。

* * *

蘇東二又吹起笛子了，他沒把王天柱的埋伏看在眼裡而又放在心上，他幾乎雙目也微微閉上了。

他全神似乎放在吹笛子上而忘了前面有危險！

沿着一片林子到了一道谷口處，蘇東二抬頭看，祇見這道山谷中一棵小樹也沒有。

巨大的石頭塞得山谷滿滿的，好像這兒專門放置所有大石頭的石頭庫。

便在這滿谷石頭中間，一條小小山道伸延到谷底處，看上去至少三里長。

蘇東二在猶豫，這兒確實是個埋伏的好地方，隨便把人藏在石頭後面，就會帶給進谷的人威脅。

珍珠道：「東二哥，有埋伏……」

蘇東二道：「不錯……」

珍珠道：「怎麼辦？」

朱全開口了：「叔叔，我先往裡面衝過去瞧瞧……」

蘇東二道：「對殺沒問題，怕的是暗箭難防。」

「颼」，朱全自腰際拔出那把東洋寶刀，道：「叔叔，聽我的呼叫，你們再入谷……」

蘇東二道：「阿全，夠了……」

朱全一怔，道：「叔叔，什麼夠了？」

蘇東二道：「你的勇氣與義氣已經夠了……」

「怎麼說？」

蘇東二道：「阿全，如有三長兩短，你的父母，還有那位萬愚和尚，我就無顏見他們了。」

朱全一怔，道：「我不會怪叔叔的。」

蘇東二道：「這是你的仁厚，阿全，你守在你阿姨身邊，看我的！」

他不等朱全多考慮，拍馬便往石頭谷中衝去。

於是，一種奇怪的現象令人看得咋舌。

祇見蘇東二的衣褲如被充氣般的鼓漲起來了。

蘇東二的氣功已臻化境，此刻他騎在馬上宛似一個大胖人般，令珍珠也拍手笑了。

* * *

朱全心中在想：何時自己才能學會叔叔的這手功夫，就不再怕大伯了。

他心中的大伯是個十分陰毒的王爺。

那人也正是朱英的大哥。

* * *

蘇東二已衝入石頭谷中半里之地了，忽的一聲梆子響，梆子聲傳播在石頭谷中有廻聲，聽得人們嚇一跳。

蘇東二不往裡面衝了，他欲撥馬退出石頭谷。

就在這時候，兩邊大石堆中發出「颼」聲不斷，那正是射箭聲，祇一瞧便知退路被亂箭堵住了。

蘇東二怎會把這種小場面放在心中，祇聽他暴吼一聲如虎。

「哈……」

有幾隻箭射在他的身上穿不進又落下地，他祇貼身在馬背上，兩手一刀一笛，把射向馬身的怒矢打落掉。

蘇東二護住他的坐騎，立刻又退出石頭谷。

他拍馬來到珍珠與朱全二人面前，道：「想不到野店中的老太婆沒騙咱們，石頭谷中有埋伏……」

朱全道：「叔叔，咱們走茅草溝？」

蘇東二道：「我以爲茅草溝中也有埋伏……」

朱全吃驚，道：「怎麼說？」

「王天柱不會祇在石頭谷中設埋伏，茅草溝他是不會放棄的。」

朱全道：「如此要到梅河渡口就困難了。」

蘇東二道：「走，船到橋頭不打橫，咱們去了再說。」

珍珠笑了。

她爲什麼在這種時候還高興？那祇有她才知道，而蘇東二也祇以爲珍珠見他安全退出石頭谷才笑的。

* * *

不走石頭谷，那得再退到三岔路口才能往南轉，因爲這兒不是蠻荒老林子，便是斷崖峭壁。

蠻荒林子深，不知身處何方，抬頭不見天。

斷崖峭壁相連數十里，滑溜得難站人。

蘇東二吹着笛子到了茅草溝口，他勒馬一看吃一驚。

他發現附近靠南邊有個地平川，那是往回頭路走的，他們當然不會回頭走，因爲他明白後面還有追兵正在窮追他們。

蘇東二關外女眞國住了兩年，知道各地的王爺權勢大，他殺了烏拉西王爺，這是滔天大罪，何止是滅九族，九十族也要殺光！

蘇東二當然急於要進關，他太明白了，這兒是別人地頭上，在這兒祇有自己一個人，想造反那得看人檢地方了，這兒不成。

* * *

現在，蘇東二立馬遠處望，好一道山溝正中央出現一條山溪，山溪的兩岸蔓延到山壁下，盡是茅草與烏拉草。

原來這兒出烏拉草吔。

要知這烏拉草乃東北三寶之一，人們在嚴冬把烏拉草塞在鞋底上，就不會凍傷了足，至於另外兩寶，乃是人參與貂皮，這兩種寶物也祇有權勢富人才擁有，不少窮苦的人便看也看不到。

* * *

朱全又來了。「叔叔，這可怎麼辦？萬一……」

關外有許多地方草深一丈比高粱還高，極容易藏身，蘇東二便是這麼想。

他對朱全指一指山崖，道：「你去山崖上瞧瞧，居高臨下看草裡是不是藏了人？」。

朱全一聽之下，立刻躍下馬來，飛一般的到了斷崖下面，他祇是稍一打量，便騰空而上，看上去宛似猿猴一般，刹時到了一座突出的崖石頂上。

朱全在上面仔細看着，不由得笑笑，他還高興得往蘇東二與珍珠揮揮手。

蘇東二也向朱全招手，那朱全高興得下了山崖奔回到蘇東二面前。「叔叔，草叢中不見有埋伏。」

蘇東二道：「上馬，便是有埋伏，咱們也要闖過去。」

朱全上了馬，蘇東二吩咐道：「善加保護你阿姨。」

珍珠笑笑道：「有你們兩個的呵護，我很放心，東二哥，別爲我擔心啦！」

蘇東二已當先往茅草溝中拍馬馳去。

珍珠隨之跟上去，那朱全把刀拔在手上，他準備隨時同敵人幹了。

* * *

蘇東二又吹起笛子了，雖然茅草溝深有五里地，但當他策馬一里遠仍未見什麼動靜，便抽出笛子吹奏起來。

祇見他吹了一半，迎面傳來一聲嘿嘿冷笑聲，就聽得有人大吼：「今天看你們還往那裡逃？」

蘇東二一聽，便知道是大侍衛王天柱的聲音。

他把手一擺，三匹馬停下來了，珍珠暗中對蘇東二道：「溝底有山洞，聲音來自山洞中。」

蘇東二點頭，道：「不錯，正是山洞中的傳音。」

朱全道：「難怪了，我怎麼未看到人！」

忽又聽得遠處聲音，道：「蘇東二，你們三人已入羅網，還不快下馬受縛……」

蘇東二忽的仰天一笑，道：「王大侍衛，你敢出來與蘇某決一死戰？」

「放肆，你有什麼資格同本大侍衛交手，你祇有死！」

蘇東二側耳聽，他要找出王天柱在什麼的地方。

「你是個縮頭烏龜，你不敢面對蘇某。」

「哈……你已死定了，兎崽子，你何不往前衝過來？」

蘇東二猛的拍馬便衝，珍珠叫道：「有埋伏！」

當然有埋伏，蘇東二要知道是什麼樣的埋伏。

就在蘇東二剛衝出不過二十丈深，忽然一道火光衝天而起，火光就橫在他的前面！

此刻吹起落山風，火苗子立刻往山溝口方向刮過來了，這光景使蘇東二也吃一驚。

還不祇這些吶，當蘇東二三人調轉過馬頭來，嚄，自山溝口處又起了火苗子。

蘇東二祇一瞧，便下了個斷然措施，他厲叫：「快，趁着山溝口的火苗剛起，咱們快馬退回去……」

就見他先是在珍珠的馬屁股上拍一掌，兩匹馬當先往谷口疾衝回去。

朱全也不敢多留，茅草溝中盡是人高的乾草，一旦放火燒，再大的本事也施不出來了。

他當然拍馬緊緊的跟着往溝口退。

* * *

火苗子已升起來了，祇是還未大片的燃燒起來，蘇東二與珍珠二人騎的是寶馬，到了火苗子附近，蘇東二擔心的是怒馬見火怕了，不敢直衝過去。

然而兩匹千里駒似乎也知道不衝沒命，祇見那雄馬一聲厲嘶，忽的騰空而起。

什麼叫天馬行空？

誰又見過天馬行空？

此刻，祇見兩匹怒馬就在半空中平身直往前飛躍而去，那一片火燄就在兩匹馬腹下燃燒開來。

「轟轟轟」幾聲響處，怒馬兩匹兩次在火燄中彈起，再落地已是溝外了。

蘇東二見珍珠就在身後，他放心了。

「珍珠，我的珍珠，倒叫妳受驚了。」

「東二哥，我不怕，有你我就不會怕的。」

「我心中不忍啊，妳跟了我過着這種心驚膽跳的日子，吃不好，住不暖，實令我心中難安。」

珍珠不回答，她伸手拉住蘇東二的手，放在自己的面頰上，光滑暖暖的，令蘇東二頓感愉快的微微笑了。

兩個人似乎沉浸於愉快中了。

* * *

茅草溝中的大火燃燒着，熊熊的火苗子已遮掩了整個山溝而使得山鳥直冲上天空，野獸發瘋般的往山溝外奔，可也燒死不少。

忽的，蘇東二楞住了。

「不好！」

珍珠道：「怎麼不見阿全的影子？他……」

蘇東二就要下馬往山溝奔過去，却被珍珠叫住。

「別去！」

蘇東二道：「朱全吶，他不能死！」

「他死不了……」

「珍珠，妳怎麼知道他不會死？」

「因爲他是你教導的呀，不是嗎？」

「可是這大火，他怎麼躲得過？他此刻……」

蘇東二急得直跳脚，又道：「祇怕完了……」

珍珠道：「阿全不是短命相，他死不了的，東二哥，咱們且等火燒光了再去找阿全……」

「找阿全的屍體？」

珍珠道：「你別這麼說嘛，看你急的樣子，我的心中都難過唷……」

蘇東二道：「我也說過，阿全如果死了，我怎麼對他的父母交代，他……背着一身仇恨啊！」

珍珠道：「你看，火正燒得旺，這光景恁誰也進不去，剛才若非你的果斷，咱們便是有寶馬也完了。」

蘇東二想着剛才兩匹馬的表現，不由拍撫坐騎，也便發現坐騎身上不少毛已燒焦了，祇差未被燒傷皮肉。

* * *

蘇東二立馬茅草谷口抬頭看，有一股窒人的熱氣自谷中飄過來，他急得直着脖子喊起來……

「阿全，阿全吶……」

猛古丁，他吃一驚的指着一塊石頭邊，叫道：「看，那是什麼？」

珍珠一看，驚道：「一匹馬呀……」

「是一匹被燒死的馬，咯，阿全完了……」

他對珍珠道：「我進去看看……」

珍珠道：「再等一等，等溝中熱氣散了再進去……」

蘇東二道：「也許阿全躲得好，受點傷是難免的，進去早了他有救，進去晚了他便死定了……」

珍珠抬頭看看那條小小山溪，道：「如果你堅持進去，吶，你自山溪中走吧！」

蘇東二雙目一亮，立刻跳下馬來。

蘇東二正欲奔到山溪岸邊了，他奇怪，這條山溪水不深，似乎溪中還有小魚兒在游動，爲什麼溪的兩邊沒石頭，光禿禿的兩岸盡是乾茅草！

此刻，乾茅草正在兩岸對着燒，發出辟哩叭啦的，一股股乾草便又隨着聲音帶出濃濃的黑煙飄上了高空，再往溝外吹出來。

落山風壓着黑煙幾乎掩住了蘇東二的整個人。

蘇東二正欲跳往小溪中，忽然間一個人自溪中走過來，這人的頭上包得緊，溪水把衣衫弄濕透包緊了頭與手，便自溪中艱難的走出來了。

蘇東二大吼一聲：「阿全！」

包着頭的人用力拉下包頭的濕衣衫，果然是朱全，蘇東二哈哈笑了。

他很少對着朱全如此高興的大笑。

是的，他太高興了，他再也不擔心朱全會被燒死在這茅草溝中。

朱全一躍上岸，他抖抖濕衣衫，道：「叔叔，那麼好的一匹馬，我看着牠燒死了。」

蘇東二道：「但求人平安，阿全，你阿姨擔心吶……」

朱全再奔到珍珠面前，笑笑道：「阿姨，謝謝妳爲我阿全操心。」

珍珠道：「滿坑滿谷大火，你還能活着出來，眞是太幸運了！」

朱全道：「我祇有爬在溪水裡，我把身子濕透，再用衣衫包頭，我是一步步的摔了無數次的跤才走出來的。」

蘇東二笑了，道：「我們又變成兩匹馬了。」

他回頭看看大火燒的茅草溝，冷冷的道：「這也未必不是咱們衝過這一段險道的機會。」

他的臉上一片冷漠又出現了。

蘇東二對朱全道：「阿全快騎上你阿姨的馬，咱們待火勢稍減，立刻快馬衝過去。」

（未完・六）

上文提要： 柳和傳授蔡根賭技，皇甫青也要求指點他，並說明他因懷疑蔡根而跟踪。柳便將爆炸事件起因告訴他，可能是記仇而引起的，並將當年蔡大年輸船事說出，那是第一次武林高人在黃山的豪賭，赫連光贏了蔡大年五十艘船。柳和請皇甫青代表他參加第二次豪賭……皇甫青救了蔡根兩次，蔡根才告知炸船的是陰陽雙妖，蔡根因有人要殺他滅口，求皇甫收容……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武林滑頭

尋夢園發現三老　萬人迷義助兩小

皇甫青與蔡根 既不在岳陽樓上，也不在 三個亭子上。

這樣觀察二人就方便多了。天色暗下來，就在這時，有兩個人上了岳陽樓。

這兩人一男一女，那兩個人還向湖中丟了兩塊石頭。

這工夫赫連兄妹似乎發現了岳陽樓上的兩個人。

目前在皇甫青及蔡根處，已無法看清岳陽樓上二人的面貌，也看不清他們的一些細微動作了。

「蔡根，我們要近一點才行。」

赫連兄妹上了岳陽樓，似乎說了幾句話，是不是江湖切口，由於是逆風，也未聽清，只好再接近些。那知太接近了，對方警覺。

那兩個人大喝一聲，竟向赫連兄妹撲上。

赫連兄妹全力抗拒，三十招不到就岌岌可危了。

皇甫青有點懷疑，似乎剛才雙方本不是仇敵，似乎在發現皇甫青和蔡根時才翻臉的。

當然，皇甫青未聽清他們交談，還不敢確定。

皇甫青此刻非救人不可，往樓上衝去。

只不過就在此刻，赫連兄妹躍身自樓窗跳落湖中。

這一點，皇甫青却不躭心，因爲梅花島的人泳術都十分高明。

當然，這一男一女見赫連兄妹自湖中逃走，就轉過身來，發現了皇甫青和蔡根二人。

蔡根微微一震，以「蟻語蜨音」道：「皇甫青少俠，這就是炸船的『雌雄雙妖』，又稱『陰陽雙妖』。」

一個叫覃天，一個叫卓地。

現在是卓地男裝，覃天女裝。

當然，他們根本沒有固定穿男衣或女裝。

皇甫青一聽就是這二人去炸人炸船，瞬間仇火塡膺，手握蟠龍匕把手，道：「你們就是『陰陽雙妖』二賊？」

二人微微一怔，似乎未想到這兩個年輕人認識他們。

覃天道：「正是，你小子何人？」

皇甫青道：「爲什麼要那麼狠毒？」

卓地齜着牙陰笑道：「狠的不是我們。」

「不是你們又是誰？」

「不久自知！小子你是……」

「我就是島主赫連光的外孫皇甫青。」

「嘿！還是名宿之後哩！『離魂劍客』皇甫敢就是你老子？」

「正是！」

「小子，你的運氣不好，遇上了我們。」

皇甫青道：「我却以爲運氣不

錯，遇上了你們兩個人妖，也就縮短了復仇的時間。」

二妖怪笑了一陣，皇甫青已証明，那天在厠所中聽到隔壁的交談，女聲即卓地，但她穿了男裝。

「爲什麼？你們不敢說出理由？」

覃天冷笑道：「多此一問。」

這工夫皇甫青已經攻出一匕，爲復仇而出刀，非同小可，覃天也不敢太輕敵，撤下緬刀。

用這種兵刃，耐力一定精湛。

如果不夠熟練，往往傷不了人先傷了自己。

這工夫卓地也撤下緬刀，撲向蔡根，未出二招，立刻認出蔡根的身份了。

第一是蔡根的招術和他的兵刃——鋼拐。

其次是他的長相，易容術不高明，近了就可以認出。

「老大，這個是蔡根。」

「兩個都要生擒，可以弄點油水。」

還眞不是吹大氣，兩小應付雙妖，不要說蔡根，十五招內就敵不住了，連皇甫青也不成。

他的招術學自皇甫敢，非同小可。

只可惜他學得不多，對付高手就不成了。

蔡根腿上挨了一緬刀，又被踩了一脚而被制住穴道。

皇甫青用光了蟲鏢也未產生絕對的作用，儘管射中了覃天一鏢，還是在四十七八招上被擊昏。

＊　＊　＊

「砰」地一聲，赤髮老人拍了桌子一下，道：「皇甫青，你外公被炸時你在附近是不是？」

「正是，但不太近！」

「炸過以後現場上你看過？」

「當然！」

「找到屍體沒有？」

皇甫青躺在地上，地面上鋪了地毯，這兒很氣派，設備也很週全，除了主位上的赤髮老人，還有「陰陽雙妖」及另外陌生漢子五六人。

「廢話！」

「小子，你敢對老夫這麼無禮？」

「對你們這種施計害人，卑鄙齷齪的小人，應該用什麼語氣？你叫什麼名字都不敢說，你還有什麼身份？」

「老夫刁藝民。」

「原來是『紕漏雙刁』的長輩，這就不意外了。」

「小子，你還沒有答老夫的話。」

皇甫青道：「大概是炸藥放在座位之下，外公粉身碎骨了。」視野仇芒中一片汪洋，那當然是淚水。

「你確定赫連光已經死了？」

「我但願他老人家仍然健在。」

刁藝民道：「你父皇甫敢近來和你聯絡過？」

「沒有。」

「要說實話，不然的話，你會後悔的！」

皇甫青冷冷地道：「說不說實話，其結果都差不多。」

「如不說實話就會死，你也不考慮？」

「因爲我說的都是實話！」

「你多久未見到你爹了？」

「至少已在三年以上了。」

刁藝民皺眉凝思了一陣，抬抬手道：「把他們處理了吧！」

一個陌生的漢子道：「請問是那一號？」

「第三號。」刁藝民伸出三個指頭。

於是陌生漢子兩人把皇甫青及蔡根提了出去。

當這兩個漢子拉着兩人，另兩人在後迴護，來到絕壁之上，且隱隱聽到絕壁下湍急的流水聲時，他們知道完了。

甚至皇甫青也能猜出第三號是甚麼意思了。

「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水是名列第三的。

水葬就是第三號葬法。

兩個陌生漢子放下來並未馬上丟下，其中之一道：「兩位命該如此，不可挽回，但死後能好好安葬，入土爲安，却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如果兩位付出點代價，我們必然爲之厚葬！」

連將死的人也不放過，也要剝削一番。

這種人能守信把你交出的錢爲你自己厚葬嗎？

皇甫青不屑搭腔。

蔡根道：「人要死了，留着金銀財寶又有甚麼用，四位眞能厚葬我們，我可以奉送一筆巨大的財富……」

「你……你不過是本組織中外圍中的外圍，你會有甚麼財富，快別吹了！」

蔡根道：「正因爲我是個小嘍囉，所以擁有一筆驚人的財富却無人知道，連我老子都不知道。」

「你可眞夠孝順的了！」

「不，我不告訴家父，也是爲了他的安全着想。」

「你有甚麼財富，怎麼弄的？」

「有個富人和僕人過渭水河，三個箱子沉了底，人已死了，連船伕也未例外，正好被我看到了……」

「箱子裡面是甚麼？」

「原來此人是個大藥商，一箱老山參，最大的九兩半，人所共知

，人參是七兩爲參，八兩爲寶，九兩半的你們就可以想像了。」

四人似乎有點信了。

「另一箱是『牛黃』，計七十三塊，第三箱是『馬寶』，也有五十二塊之多，這三箱東西運到北京，同仁堂全包了，但我仍然吃了虧。」

「怎麼會吃虧？」

「外行嘛，我以爲牛黃一兩換半兩黃金已經不錯了，那知市價是黃金一兩半買一兩『牛黃』。」

「儘管如此，你還是發了財？」

「對，所以我的生活放浪起來，甚麼好吃我就吃甚麼，甚麼好玩我就玩甚麼，我好醇酒女人，就到處玩女人，現在還有二十七個固定的……」

「二十七個固定的？」其中一個道：「不固定的呢？」

「那至少也有七八百個了……」

「小子，你吹！」

「這樣好不好，咱們來証明一下，在附近就有三個，四位去問問看，如有一字不實，就回來摘我的瓢如何？」

「誰有閑工夫去求証這個，我們要的是金銀財富，也就是黃、白之物。」

「當然有，可是那麼多的金銀財寶，換不了我們一條命，老實說，我已覺得有點不甘心！」

「不甘心又能如何？」

「既然八百多萬兩紋銀，換不了一條爛命，我爲甚麼要送人？」

「你的意思是……」

「換一條命！」

「一條，你是說不管他了？」指指皇甫青。

「當然不管他！」

「可以，只要你說出藏金地點，我們饒你一命。」

蔡根道：「你們四位都同意嗎？」

「當然。」

「不見得吧！我看瘦的那位就憸有不妥協之色。」

三人一齊向那瘦子望去。

瘦子一楞，不知蔡根爲何說他不同意。

可是他這麼一楞，另外三人以爲他眞的不同意，萬一回去報告上級，那還得了？三人一交眼色就上了。

那瘦子大叫道：「他的話怎可相信？」

現在財迷心竅，似乎蔡根的話比這瘦子的話更可信。

那瘦子怎麼解釋都不成，而且連連中掌。最後他大叫道：「他在拖時間，以便那一個解穴！」

三人一聽有點道理，回頭望去，皇甫青一動也不動，也許正在解穴而尚未解開，一旦解開他們四人如何應付？

不過臨來時，「陰陽雙妖」爲兩人各點了兩個要穴，一般高手也不能在兩個時辰內解開。

三人心意相通，還是小心爲妙。

他們看看蔡根那個鳥樣子，實在不像個很有錢的樣子。

三人停止攻擊，那瘦子道：「快看看他們的穴道。」

瘦子先去看皇甫青的穴道：「還好，還沒有解開……」那知語音未畢，「蓬」地一聲，瘦子被皇甫青一腿掃了出去。

皇甫青立刻就解了蔡根的穴道，道：「蔡根，你這緩兵之計還眞管用！」

「人急了甚麼辦法都能想出來。我這塊料，不要說百萬兩，就是八百兩也拿不出來呀！」

兩人大笑中，四人瘋狂地撲上。

現在他們才想到事態嚴重，萬一上面知道這件事，可能沒命，只不過四人合擊，仍非兩人敵手。

於是，他們只好逃走，但結果仍被抓到兩個。

皇甫青和蔡根找了個隱蔽之處，坐下來審問。

皇甫青道：「你們是甚麼幫會？」

「我們根本不算是幫會。」

「不是幫會有頭子？」

「也沒有頭子呀！」

「萬能老爺子是甚麼人？」

「這我們也不大淸楚，但我們只知道一點，像萬老爺子這種人物，我們有四五位之多。」

「有那麼多？那四五位一定有個主腦人物？」

「好像大家平起平坐。」

另一個道：「所以我們的組織『一字併肩會』，四個人說了都算，好像輪流作主當家……」

「另外三人是誰？」

「我們也不知道。好像也有一個是梅花島的人……」

皇甫青大爲震驚，道：「是誰？」

「這就不知道了！只是偷聽到的。」

皇甫青道：「你們四人只知道這些了？」

「是的。」

「你們認不認識赫連璧及赫連珠二人？」

四人都搖頭。

當然，這二人還不可能成爲「一字併肩會」的中堅份子。蔡根道：「『陰陽雙妖』在你們會中身份有多高？」

這工夫有人自側面岩叢中走出來，道：「不高不低，不大也不小，還有什麼問題就一併提出來吧！」

兩小回頭望去，不由眼前一花。

這是個不能再醜的女人，而且頭不梳臉不洗，最大的特徵是一隻眼大一隻眼小，還有一臉雀斑。

蔡根道：「妳他娘的是什麼人？」

「我是你娘！」果然是女聲，却是易裝。

「妳是我娘？嘖嘖！這表示妳能生下我？」

「當然！」

皇甫青揮揮手阻止蔡根吃豆腐，道：「姑娘可否見告芳名？」

「我叫『萬人迷』！」

蔡根大笑道：「妳是『萬人迷』，我那相好的『沙發床』，那不是變成了『億人迷』……」立刻打住。

剛才差點說溜了嘴，那是他的一件丟人的事。

皇甫青抱拳道：「姑娘是來救他們的？」

「他們這種貨不值得救，在緊要關頭違背上面的命令，隨便處置人犯，已犯了會規而當斬。」

蔡根道：「這麼說，妳也是『一字併肩會』的一份子了？」

「那還用問。」

蔡根道：「你能自我們手中搶走他們二人？」

「如果我要搶，八九不離十兒！」

「我看妳吹的功夫倒是十分出色！」

「你要試試看？」

「我當然要試……」蔡根往前一滑，伸手就抓她的左肩，蔡大年敎的活兒眞不含糊。

只不過這個不起眼的女人使兩小完全走了眼。

她的招術詭異，好像任何一招都不用完。

若是一招四式，最多用三式。

僅是這樣，蔡根居然未搪過十二招就被一個大擒拏手摔在地上，半天未爬起來。

「姑娘眞了不起，不過我也要試試！」

「你也不行！」

「試試看吧……」皇甫青全力施爲，二十五招就支持不住，又拖了五招，也被制住了穴道躺在地上。

醜女道：「你們服不服？」

蔡根道：「我是服了！」

醜女指指皇甫青，道：「你呢？」

皇甫青道：「佩服是佩服，但並非折服。」

「三十招內敗了爲何不服？」

「妳的招式詭異有餘，渾宏正大却不足，算是左道旁門！」

「道就是道，無所謂左道正道。和武功一樣，自己用之正則正用之邪則邪，你不懂這道理。」

皇甫青道：「一種堂堂正正，氣勢渾宏的劍法或刀法，一但被壞人學了，就會變成偏邪。」

「你說我用的武功如在正人君子手中使出就會堂堂正正？」

「正是！」

「二人動手，總要制敵機先，或殺敵致果，根本就不能穩操勝算，什至敗亡，堂堂正正又如何？」

「堂堂正正也不會敗亡！」

「如果這樣的話，你就有矛盾了！」

「怎見得？」

「令外公是不是堂堂正正的人？」

「當然是。」

「既然他是堂堂正正的人，爲何敗亡，而且死得如此之慘？」

「這……」皇甫青一時無言以對。

他不能不佩服這女人的辯才了得。

「說不出道理了吧？可見你的說法不正確。」

皇甫青道：「姑娘怎知此事？」

「赫連光被炸死及八百艘船被炸燬大事，武林中那個不知？」

「但姑娘知道的必然多些！」

「也許！」

「姑娘身爲『一字併肩會』的要員，一定知道貴會的幾位頂尖人物了？」

「我也不知道。」

「不可能！」

「現在先不談這些，你要我放了你，必須爲我作一件事，要不，我就要把你們交給上司處理了。」

蔡根道：「爲妳作什麼事？」

「爲我洗脚！」

「我幹！這差事我歡迎極了……」

「你不成！下輩子再談！我要的是他！」

「他娘的！我蔡根一表人才，難道爲妳洗脚也不夠資格？」

「你當然還不配！」

「我爲妳洗屁股也不夠了……」

蔡根臉上有一口唾沫，而且隱隱作痛，他眞服了這女人。

「怎麼樣？皇甫青？」

「妳作夢！」

「如果我長得很好看，很迷人，你洗不洗？」

「那有什麼分別？」

「這麼說，甘願被我送給上級了？」

皇甫青道：「妳如果仍有良知，就該及時回頭，此會以那方式炸船炸人，人性已泯，妳難道不以爲他們的部下是作孽？」

「你怎知赫連光確實是個君子？」

「妳不要侮辱我的長輩。」

「至少赫連光被炸，也有其不

平凡的原因吧?」

「什麼原因?」

「當然不外乎仇恨哩!」

「什麼私仇?」

「赫連光昔年也殺過不少的人。」

「如果那些人取死有因由，罪有應得呢?」

「如果:定要說被殺的人是罪有應得，赫連光剛剛起家時，却是利用數十艘船在海上劫掠往來船隻……」

「我不信!」

「我也不勉强你信，現在我要把你們帶回去了。」

提起二人就走。蔡根道：「姑娘，妳一定要皇甫青洗脚是什麼意思?我洗得比他好啊!」

萬人迷道：「你是一頭山豬，却總是以爲自己是一頭梅花鹿。」

蔡根道：「皇甫青少俠，洗洗脚似乎……」

「閉住你的嘴!」

這工夫來到河邊，萬人迷突然把二人丟入河中，由於穴道被制，當然立刻下沉。

皇甫青的水性好，那是梅花島水中名師教的。

只不過蔡根可就慘了，他是一隻旱鴨子。

往下一沉，不久就「咕嚕咕嚕」地灌水了。

不一會，一騎飛馳而來。這匹白馬上是個二十出頭的青年人，衣着華麗，頗爲英俊。

只不過在顧盼之間，隱隱可以看到一股傲氣。

當然，除了傲氣，此人目光中不時有精銳內功外洩的華光，顯然是個罕見的年輕高手。

「萬姑娘在這兒幹甚麼?」

「路過。」

「萬姑娘如要回會，何不同行?」

「我還要再去辦一件事。」

「要不要在下援手?」

「謝了。這件事我自己可以處理的!」

「那就先走一步了，」青年人抱拳，夾馬緩緩離去。估計此人已去了二三里，「萬人迷」才一頭鑽入河底，顯然，她把兩小丟入河中，是怕此人看到兩小。

她發現皇甫青在水下不動，蔡根口中還在冒泡。

只不過氣息已微，水泡也很少了。

她急忙一手抓住一人，出水放在河邊沙灘上。

仔細一看，皇甫青原來閉了氣，難怪他一動也不動了。他的水性好，可在水底躭十個時辰而不會死。

蔡根很不妙，如不急救，就要完蛋。

她把沙弄成一堆，把蔡頭俯在沙堆上，正好是腹部頂在沙堆頂上，兩頭下垂，於是腹中積水壓了出來。

「萬人迷」不能不佩服皇甫青的功力，他必須先解開穴道，然後才能運功閉穴，也就是「四門緊閉」。

這就是最早內功的基本大法。

在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西漢早期「導引圈」中，還繪有人體各種運功姿勢。有的閉目靜坐，有的雙手抱頭，有的收腹下蹲，有彎腰打躬，有的站立仰天，也有屈膝下按的，這就是以後氣功的源流。

淮南子：「……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蠼，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

人類以動物的養生之道來治病或强身。

陶景宏輯錄了六朝以前的養生經驗，編成了「養生延命錄」如：靜者壽，躁者夭，靜而不能養，減壽。躁而能養，延年，然靜易御，躁難持，盡順養之宜者，則靜也可養。

這是說明練功應重視內養，又說：納氣有一，吐氣有六，納氣有一，謂之吸；吐氣有六，謂：吹、呼、嘻、呵、噓、呬、都是出氣。

吹以去風，呼以去熱，嘻以去煩，呵以下氣，噓以散滯，呬以解極。

這已証明那時就能以這文字訣來練功治病了。

蔡根腹內的水擠出，人就醒了，又咳了好一會，才道：「皇甫青少俠呢?他……他怎麼了?」

「萬人迷」坐在一邊靜靜地道：「死了!」

「死……死了，不，他不會死!」

「爲甚麼他就不會死?」

「因爲他是個好人!」

「好人就能不死嗎?」

「至少不該夭壽。」他奔到皇甫青身邊，一試心脈不由大驚，果然脈已停止不動了，不由悲極而大哭。

「萬人迷」道：「一個大男人，哭個甚麼勁?煩死人哩!」

「我×你媽!都是妳害的!我和你拚了。」

往上一撲，立被砸了出去。

蔡根連撲三次，都被擊退，而且她還坐在沙灘上。

這顯示他們的差距還有一大截。

蔡根急了，道：「他既然死了!妳還坐在他身邊幹甚麼，我X你娘!是不是誰玩妳都不過癮，只有他玩妳才過癮?所以他不甩妳，妳就害死了他?」

那知「萬人迷」道：「對呀!」

蔡根不由一楞，她居然如此坦白。

「他眞的無救了嗎?」

「在某種情況下，他還有救!」

「在哪一種情況下?」

「他能給我洗脚!」

「還要洗脚?妳他娘的眞有點毛病，他的人都死了，就是願爲你洗又能如何，妳再消遣我，我就把老二掏出來!」

「萬人迷」道：「你要掏出來誰也不會攔你!」

「妳不怕?」

「笑話!那東西又不是毒蛇猛獸!」

蔡根恨透了她，害死了他的好友，他以爲他自己才該死，却讓他活着，於是他扯下褲子掏了出來。

人在發怒時不會挺起來。

只不過擺弄兩下就硬起來了。

他望着她，以爲她會以袖遮面，那知她笑笑道：「普普通通，不怎麼夠看。」

蔡根計窮，連這個她都不怕，只好瞧着她尿了泡尿提上褲子，走近再次試試皇甫青，果然仍是氣息全無。

蔡根抹抹淚，挾起就要走。

「把他放下!」

「幹甚麼?如果妳不許我安葬他，就連我一起殺了吧!」

「殺你還不容易?放下!」

「我就偏不放下!」

「萬人迷」正要動手，忽見那匹白馬又馳了回來，原來他根本未走又折了回來，他遠遠地看到個大概。

蔡根一打量此人，不由大爲吃驚。因爲這青年人太像他了，也可以說他太像這青年人了，道：「這位少俠貴姓?」

青年人睨了他一眼，却沒有搭腔。

蔡根以爲他未聽清，又重複了一遍。

青年人這一次連頭也不回了，却對「萬人迷」道：「萬姑娘，這不是皇甫青嗎?怎會在此?」

「萬人迷」道：「你不要管成不成?」

「可以，可以!」青年人下了馬，走近打量一下，道：「他乃是『四門關閉』，類似『冬眠大法』對不?」

「是的!」

「萬姑娘打算如何處置他?」

「我說過，你不要管!」

「我說過我不管的，只是想問問而已!」

「既然不管，又何必問?」

「好好，在下不問就是了，但可以幫姑娘的忙。」

蔡根隱隱聽出，皇甫青似乎未死。

這下把他樂透了，大聲道：

「他還活着嗎?」

青年人道：「這傢伙很討厭!」

「是啊!」

「在下把他趕跑如何?」

「那就先謝了……」

青年人緩緩走向蔡根，蔡根道：「你沒有發現咱們兩人很相似嗎?」

「相似又如何?天下相似的人太多了!」

「咱們不會有甚麼血統關係嗎?」

「誰和你有血統關係?」

蔡根可不信這份邪，那醜女人厲害，這小子難道也和她一樣厲害，那不大可能吧!如果他和她一樣厲害，爲什麼會對她低聲下氣?

這似乎言之成理，蔡根迴身猛攻一招。

那知人家根本不退，反而欺上，差點揑住他的脈門。

蔡根一驚，還不死心，再攻一招，這人仍然不退。往上一逼，一腿把他掃倒，却停止不前，似乎不屑傷人。

蔡根知道厲害，疾退五步，道：「請問，皇甫青還活着嗎?」

「我只能告訴你，到現在還活着。」

「還活着那太好了，天哪!您還是公平的，好人是不會死的。」

青年人道：「滾吧!別來找死!」

「你不以爲我們可能……」

「滾!你滾不滾?」青年人又要逼近，蔡根以爲，既然皇甫青未死，慢慢再想辦法不遲。

蔡根走了，却在數百步外監視。

青年人打發了蔡根，回頭望去，却不見了那醜女人。

他哂然一笑，喃喃地道：「不妨，我的耐心好得很哪。」

他立即開始追踪尋找。

*　*　*

「萬人迷」把皇甫青帶到小鎭附近一個小破廟中，由於焚毀倒圮，又很偏僻，無人來此。

她要等他自動醒來。

由於他們的衣衫盡濕了，她在小鎭上買了兩套衣衫，先爲皇甫青換上，她自己再換上了。

直到天亮，皇甫青才醒過來。

他發現醜女在一邊半倚在牆上假寐。

看了好久，他以爲這女人不醜，甚至還很美。

由於她是易了容的，下水之後，臉上的易容油彩流失了不少，雙目一大一小已經不見了。

臉上的雀斑也大半不見了。

仔細打量，衣著雖土，却掩不住她的窈窕身段，可以說她是個很成熟的女人，全身不見一根骨痕。

骨骼之美，才是一個美人最重要的條件。

有很多的胖子，都可以看到他們身上的骨頭。

當然，有很少數的瘦人，在他們身上却看不見骨痕。

這就是「瘦不露骨」，不論男女，瘦而不見骨痕，在相法來說，却是主貴的。

這工夫她忽然睜開眼來。

她當然會大吃一驚，因爲皇甫青盯着她目不轉睛。

「你醒了多久？」

「有一會了。」

「你怎麼那樣看我？」

「我以爲妳很耐看。」

「什麼意思？」

「有的人越看越好看，有的則乍看好看，看久了就不好看了，因爲缺點都一一出現了。」

「我……」

「妳耐看，也就是越看越好……」

「這可是第一次有人說我好看。」

「至少妳的一大一小的鴛鴦眼都不見了。」

「這……」她有點不安，但不論她的急智如何，這是無法自圓其說的局面。道：「你這個人可眞會挑毛病。」

皇甫青道：「有毛病才能挑出來，沒有毛病如何能挑出來。」

「你還會詭辯哩！你的水性很絕！」

「如果不絕我不就完了，我的朋友呢？」皇甫青突然一坐起，道：「他怎樣了？」

「他沒有你幸運。」

「沒有我幸運是甚麼意思，是不是死了？」

「差不多！」

皇甫青一躍而起，正要掠出小破廟。女郎道：「別急呀！我的『差不多』並不代表他死了。」

「沒死和差不多有多大的差別？」

「差一點就死了是不是差不多？」

「巧辯！到底死了沒有？」

「當然活着，我該向你道賀，你交了個好朋友，這樣的朋友，世上是不多的了。」

「怎麼說？」

「萬人迷」說了一切。

皇甫青道：「那一位青年人是……」

「他叫蔡培森。」

「是『一字併肩會』的人？」

「正是。」

「你們都這麼年輕，爲什麼武功都這麼高？」

「不能算高嘛！」

「也許是我們的武功太低！」皇甫青道：「聽姑娘的口氣，如非姑娘相救，只怕蔡培森也會對我不利，所以不得不把我們丟入水中？」

「我可沒有那麼說。」

「但在下可以聽出一點口風。」

這工夫有人在後窗外道：「其實皇甫青大俠猜得一點也不錯，那小子本不想放過你，却又不敢得罪這位連老二都不怕的姑娘，所以姑娘才把你弄到這裡。」

皇甫青聽出是蔡根的口音，道：「蔡根，你還好吧？」

「差一點去見龍王爺！」

蔡根進了破廟，道：「有件事我以爲很怪。」

皇甫青道：「什麼事？」

「雖說蔡培森以爲天下相似之人很多，但我却以爲，他很像我，我也像他，我們可能有血緣關係。」

皇甫青道：「有此可能嗎？」

「你問問這位『萬人迷』姑娘，尤其我們都姓蔡。」

皇甫青道：「只怕姑娘的本名也不叫『萬人迷』吧？」

「我叫萬靜。」

「萬姑娘一定知道他和蔡培森有無血緣關係？」

萬靜道：「我查查看再告訴你們。」

蔡根道：「萬姑娘，你不要皇甫少俠給你洗脚了？」

「說說而已！」

「救我一命，洗也無妨！」

那知萬靜反而靦覥害羞了，道：「不必！不必！那怎麼敢當，我也要走了。」

就這樣，萬靜飄然而去。

蔡根道：「這是一個很奇特的女子。」

「當然，尤其身在『一字併肩會』，却協助咱們。」

「對，至少已知炸船及炸令外公的人是此會中人。」

二人邊談邊往外走，忽然間皇甫青又縮身子。

「怎麼回事？」

「赫連兄妹來了。」

「這兩個傢伙眞是陰魂不散哪！」

「這次可能不是爲我們而來，而是巧合的。」

二人藏起，赫連兄妹坐在小廟外石階上，還向內打量了一番，由於自外向內看，一目瞭然，二人也未進廟。

這兒當然也不大可能有人在。

赫連珠道：「入會眞沒有意思！」

赫連璧低聲道：「這話可不要隨便對別人說，再說，入會也沒有什麼害處！」

「不然，在島上逍遙自在有多好？現在却要別人來管。」

赫連璧道：「在島上也未必能逍遙自在。」

「炸船的不正是他們？」

「不要亂說，這事一定有重大的原因。」

「這不就是逼上梁山？炸了船也炸死了人，叫我們乖乖地就範！這樣能讓人心服口服嗎？」

「還是那句話，少說話多觀察，一定有原因的。」

「還有一件事我也不明白……」

「什麼事？」

「就是皇甫敢這個人，眞的那麼猥瑣，消磨了志氣，而且武功已經失去了？」

「妳以爲會是假的？他裝假能騙得了那麼多的高人？」

「的確，如武功仍在，實在瞞不過會中那麼多的高人，而把他放在『尋夢園』，他也不跑！」

赫連珠又道：「哥，我們走吧！我不喜歡『尋夢園』那個地方。」

「這也要暫時忍耐，不會永久要我們在那裡的。」

二人離去，皇甫青大爲震驚，道：「蔡根，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皇甫老伯似乎陷在他們手中。」

「的確，而且可能已被廢了武功。」

蔡根道：「既然老伯陷在『一字併肩會』的『尋夢園』中，爲何刁藝民又問老伯的下落？」

「對，蔡根，你的記憶力很好，這當然就多矛盾了。如果家父眞在『尋夢園』中被制，他們爲了保密，問我們就更會使我們以爲家父絕不會在他們手中了。」

「對是對！可是老伯怎麼會在他們手中，聽他們兄妹二人的交談，似乎他們要到『尋夢園』去。」

「快走！我們跟去看看。」

蔡根的輕功差，只好在後面，由皇甫青在前，技巧地跟踪。大約十七八里左右，來到一處林木茂密的山谷中。

顯然這兒是個秘密所在，有人看守。

隱隱可見谷中林木隙縫中洩出燈光。

這時間赫連兄妹已入谷不見。皇甫青和蔡根避過谷口的卡哨，自側面上了樹，由樹上入谷。

當然，入谷後也有些卡哨，但戒備不很嚴。

快到谷心時，有個原木建造的房子，內有燈火。

似乎有一二人在內擦桌子作粗活。

二人在後窗外向內望去。

原來這是一個廚房，有兩大灶，灶上有些餐具如碗盤杯箸等。兩個老人正在洗碗盤。

一般來說，這是婦女的工作，因爲看來這兩個老人並非廚師，而是專作下手粗活的老工役。

二人正要離去，其中一個老人突然廻身去抱另一疊碗盤，瞬間，皇甫青被這景象吸引住了。

怎麼會呢？是他嗎？

昔年叱咤風雲，俠名遠播的「離魂劍客」皇甫敢，怎麼會在此低三下四地作此賤役呢？

由於蔡根未見過皇甫敢，也未看到皇甫敢剛才回頭，所以對皇甫青木然發呆甚感不解。

「皇甫少俠，怎麼回事？」

皇甫青還在發呆，但一種父子親情統御了他。

他已泡在淚潭中，大丈夫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任何一個有心的人，乍見老父作此苦役，能不傷心欲絕？

蔡根不是傻子，立刻隱隱猜到，這兩個老人之一可能是「離魂劍客」皇甫敢。

因爲不久前赫連兄妹提過這事。

「皇甫少俠……不要難過……我們把老伯救出去就是了。」

皇甫敢是個高佻身材，現在上身佝僂，鬢髮半白，那還有當年的豪氣干雲之概？

就在這時，忽然進來一個人。

此人一亮相，蔡根差一點驚呼出口。

這個人居然是他的父親——「三手伽藍」蔡大年。

兩小都楞在後窗外，而此刻的皇甫青反而冷靜下來，輕輕以肘部撞了蔡根一下，叫他不要出聲。

蔡大年負着手東看看西瞧瞧，另一老人却向他點頭爲禮，皇甫敢也向他點頭示敬。

蔡大年連看也未看二人一眼，然後用手指抹碗邊，道：「這是誰洗的？」

另一老人指指皇甫敢道：「是他洗的！」

蔡大年道：「連個碗都洗不乾淨！看！看！上面的油膩還在！重洗！」

「是……」皇甫敢接過來洗着。

「上面派我來督導你們，老實說，這是一份善意，因爲期限一到，二位就可以位居要津了！」

另一老人道：「我們知道。」

蔡大年道：「知道就要認眞地作事！」

「是……」二老就像一直作粗活的下人，在領隊的訓斥下「唯唯喏喏」一樣。兩小都呆了。

有所謂：人窮志短，馬瘦毛長。

這兒的「窮」不僅是指貧困，也是指勢窮。

過去的雄風蕩然無存，也未免

太沒有出息了。

怎麼會？怎麼會？怎麼會？

皇甫青不知問了自己多少遍，但事實擺在眼前。

至於另一老人，本未看清，這時蔡大年外出，二老人恭送時，完全面對兩小，這一次，皇甫青却又差點失聲驚呼。

這又怎麼會呢？不可能的呀！一個被炸得粉身碎骨的人會在此洗碗？

是不是遇見了鬼？

荒山野嶺，山精木怪，夜裡出現也不是不可能的，兩小都有這種想法。

當然，蔡根也未見過赫連光。萬沒料到，這兩個老人都是名噪一時的武林名宿大人物。

皇甫青忽然掉頭就走。

蔡根也可以猜到他的心情。反正皇甫老伯在此，要救人可以從長計議。

內心極度不安的是，他的父親居然在此。

居然會由他的老父來監督這兩位武林名宿。

這是不是刻意安排的？

小心翼翼地出了谷，二人走出很遠，蔡根惘然地道：「皇甫少俠，我代我爹向你道歉！」

「不必了……」

「我眞想不通，既然他也在一字併肩會中，爲何還要你到處找我？」

「一切都出乎意料，就像作夢一樣。」

「的確，剛才的一切，如同春夢一場！」

「你可知道另一老人是誰？」

「是誰？當然也是成名人物了？」

「正是被炸死，屍骨無存的外公赫連光。」

蔡根陡然一怔，吶吶道：「看走了眼吧？」

「看別人可能走了眼，看家父及家外公就不會。」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意志不堅，雄心壯志消磨殆盡，於是就會貪生怕死起來。這大概就叫着晚節不保吧？」

「皇甫少俠，我以爲咱們應該把二老救出。」

「他們安於現實，又何必爲他們操心？」

「話不能這麼說，他們也許另有苦衷？」

「什麼苦衷？『威武不屈』這句話二位長輩應該知道的。」

「無論如何，還是該把他們救出來的。」

「你以爲那麼容易？」

「你是怕死的人嗎？」

（未完・三）